

第33年
21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刊出多篇，曲折緊張的故事情節，鋤奸除惡的英雄事跡，大大激發人心，而故事主角馬獅龍對毒品的憎恨，使他不畏艱險地去面對各種兇惡、狡猾的對手，每每能在險中求勝，使爲非作歹的毒梟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因此深得各讀者的歡迎，今期的「一矢三鵰」描寫戚家和甄家兩大家族之間的恩怨糾葛，再加上和高利貸集團之間的爭鬥，使故事情節變得曲折緊張，離奇怪誕，俠客馬獅龍面對複雜，驚險案件，沉着應付，終被他偵破。

*　*　*

麥穗先生所著短篇故事「絕情簫」在今期貢獻給大家，故事題材新穎，短小精幹，值得一讀。

新篇「奪命人種」乃雲飛雁先生所著，多篇新作展現在你眼前，包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石中蓮先生所著「沉冠記」，故事描述江湖十大門派獲得「雲雕白玉冠」後，交由鐵涵青代爲保管，誰知鐵涵青突遭人殺害，「雲雕白玉冠」也失其踪迹，引起一場風波……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1期
(總號167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一矢三鵰

屍沉海底

馬獅龍把車子泊好。

他的心情實在不錯,吹着口哨,本想直上他的辦公室,不過,他感到需要方便一下。

這座商業大厦,座落在市區中心,設備非常完善,雖然是停車場內的公衆厠所,但也打掃得非常清潔。

馬獅龍推開了洗手間的門。

這洗手間相當大,一望進去,便是一列有門的坐厠。

馬獅龍的口哨停了。

因爲他看見那第一個坐厠,是關上了門,但那門並不是全封蔽的,下面有相當大的空間。

他停止吹口哨,是因爲他看見那坐厠門下,出現了四隻脚。

是的,四隻脚。

兩隻是脚尖向外,非常正常的坐姿。



內情離奇

另外兩隻是脚尖向內,是另一個站着的人。

兩個都是男人!男厠之內,除了男人,還有甚麼人?

除了四隻脚使馬獅龍停止了吹口哨之外,還有另一原因,便是裏面傳來粗暴的吵架聲。

看來,是一宗普通的吵架事件。

馬獅龍本是推着厠所門的手,立時離開,門自動關上,他轉身離開。

馬獅龍不想理會這種雞毛蒜皮般的事,這是一個大都市,人們生活緊張,暴戾之事難免發生。

仇殺事件,也是無日無之。

當他想到仇殺二字,他的脚步慢了下來。

如果是仇殺事件,自己這樣不理,豈不是無端斷送了一條生命?

雖然,他不知道這兩人之間發生了甚麼事。

但無論如何,人命關天。

他本來已走到了升降機處,想到這裏,立時轉身,或者應該去通知一下保安人員,也許救回一條人命也說不定,他想離開這升降機。

可是,升降機門剛剛打開,走出了很多人,而他站的位置是在升降機的另一邊,他一定要等到所有人離開,他才可以轉出去。

他等待着,待人羣散開。

而另一批要上這商業大厦的人,又再湧近。

一時之間,馬獅龍等了差不多三分鐘,那部升降機又載滿了人,向上升去。

馬獅龍直往大厦的詢問處。

可是,走了幾步,他的好奇心又起,他想:「也許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還是自己去看看!」

他從樓梯下去,來到停車場。再轉一個彎,才是那洗手間。

他再推開門,裏面並沒有吵架聲。

張目一望,那第一間坐厠並沒有關上門,只是半掩。

馬獅龍快步入內,那坐厠內完全沒有人,其實,當時整間厠所都沒有人。

他們都走了,馬獅龍舒了一口氣。

也許自己太敏感。

可是,當他再把門完全推開,只見兩邊牆上都有一些鮮血!

是的,是一些還未乾的鮮血!

這些鮮血並不完整,部份是被一些厠紙所揩抹過,但可能是匆忙之間胡亂揩抹了一下,留下了這些痕跡。

看來這裏是發生了打鬥,可是,那兩個男子呢?馬獅龍立時有些埋怨自己,如果當他推開厠所門的時候,當時他只要說一句話,也許便可以阻止這血案發生。

血案!是的,他們應該還沒有遠離。

這時,馬獅龍聽到外面一陣急促的汽車聲。

外面是個停車場,沒有理由有這麼快的汽車聲,他立時推門衝了出去。

剛巧有人要進來。

馬獅龍與那人撞個滿懷。

那人退後,怒道:「要撞死人?」

馬獅龍並沒答話,閃身離開,希望可以看到那輛迅速離去的汽車。

他果然看到。

那是一輛看過便不會忘記的汽車。

金色,最新款的「賓士」跑車。

那汽車剛轉向出口,因此,馬獅龍只能看見車牌的一小部份,相信是最後一個字,是個八字。

他再追出,汽車已完全離開。

這種汽車性能極佳,聽說是從靜止至一百米的時速只要八秒。

因此,如果一個良好的司機,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使車子進入高速。

馬獅龍無法再追上去。

他轉回厠所處。

那個與馬獅龍撞個滿懷的人衝了出來,面青唇白的對馬獅龍道:「有血!」

「你明白我衝出來的原因?」

那人點點頭。

馬獅龍道:「你在這裏看着,我去通知管理處。」

那人又再點了點頭,通知了管理處。

一個年輕的管理人員立時與馬獅龍下來,直往洗手間,可是,當他們來到,那人已不在。

看來，當他驚魂甫定，不想再多惹麻煩，自動消失了，城市人大多如此，見怪不怪。

馬獅龍與那管理員入內，並且把自己所見的，簡單敘述了一遍。

那年輕的管理員立時拿了對講機出來，道：「廁所有血漬，看來要報警，免至日後我們有麻煩！」

「好極！」是對講機傳來的聲音。

那管理員對馬獅龍道：「先生，請你留下，因為你是目擊證人！」

馬獅龍點點頭。

不一會，另外一些管理員也下來了，再一會，有兩個警察下來，他們問了一些循例的問題。

馬獅龍耐心地解答。

再等了十分鐘左右，有一隊警員來了，又有人向馬獅龍詢問同樣的問題。

這時，馬獅龍却有點後悔，好奇心使他引起了如此麻煩，雖然這是市民的義務。

因為有血跡，另外有法醫前來。

左弄右弄，馬獅龍把一切所見所聞的寫下，並把個人資料告訴了警務人員。

那個沙展是聽過馬獅龍的名字，對馬獅龍道：「馬先生，請你先回去，我代表警方多謝你的幫忙！」

馬獅龍道：「假如需要我再協助，請立即通知我！」

馬獅龍離開了現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本來，他是十時左右到達商業大廈的，但結果是差不多十二時才能坐在自己辦公室之內。

這事情發生了三天之後，馬獅龍並沒有接到警方的通知，而報紙上也並沒有報導這件事。

城市暴力事件，無日無之，看來這件小小的案子，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故事。

馬獅龍也幾乎把事情忘了。

那天，當馬獅龍一起床的時候，他便接到警署的電話：「馬獅龍先生，我是戚探長。」

「戚探長，有甚麼事？」

「我是戚義！」

「甚麼？戚義？你甚麼時候回來？而且當了探長？」

「我從倫敦回來不久！」

「為甚麼沒有通知我？」

「我剛剛安頓好，正想找你，你的名字便在我的眼前出現！」

戚義是馬獅龍一個舊同學，他中學還沒有畢業便去了英國。

之後，他們並沒有甚麼聯絡。

不過，他們在學校時是同坐在一起的，因此，感情並不錯，雖沒有甚麼聯繫，仍有十分良好的印象。

「我的名字在你眼前出現，看來並不是好事！」

「不，你是一個好市民，你可能是一件兇殺案的目擊證人！」

馬獅龍想起那公眾洗手間的事。

「那件案子落在你手上？」

「是的，看來並不簡單！」

「有甚麼線索？」

「你來一次好嗎，不，我來接你！」

馬獅龍連臉也還沒洗，戚義要駕車子來接他，剛好有足夠的時間梳洗，因此，馬獅龍答應了他。

只有十五分鐘，門鈴已响。

馬獅龍開門，只見戚義已在門外。

「怎麼？不認得我？」戚義道。

「不，我只是想，你怎麼會這麼快！」

「這個時候，路上車子不多。」

「而且你的駕駛技術出色！」馬獅龍道。

戚義笑了。

馬獅龍道：「我實在想不到，你會當警探的！」

「我也想不到！」

「原因……」

「我到了英國，那裏讀書嚴格，學校生活刻板，我反而想多些活動！」

「你以前並不喜歡動！」

「物極必反！」

兩人笑了起來。

馬獅龍請他進入客廳。

「這小案子怎會由一個英國回來的大探長查？」

「開始我也以為是如此。」

馬獅龍道：「那麼事實並不如此，是件大案子？」

「我想是，但只憑直覺！」

「憑甚麼直覺？」

「你告訴過我，有一輛車子，是一輛非常名貴的賓士跑車！」

「你找到了？在那裏？」

「在海底！」

「海底？」這時，馬獅龍也感興趣起來了。

「事情是怎樣的？」

「有人報失汽車，這事主是本市大商家！」

「誰？」

「姓甄的。」

「甄哲？」

「是的，正是甄哲！」

甄氏家族在本市地位不低，尤其是當他們家族的公司在股票市場上市之後，更為街知巷聞。

「是甄哲自己的失車？」

「不，車子是他們公司的，不過，車子一向由他的大兒子甄仕傑所駕駛的！」

「那也沒有甚麼大件事！」

戚義道：「汽車由我們打撈到，而在附近的海面上，我們發現多一樣東西！」

「甚麼？」

「屍體！」

「誰？」

「戚其鋒！」

「姓戚的，與你們家族有關？」

戚義點點了頭。

「是你的……」

「可算是一個堂兄弟，你知我去了英國多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堂兄弟，我對他也沒有甚麼印象！」

「你們姓戚的，在本市也很著名！」

「看來近年是沒落了！」戚義嘆了口氣。

「你是受害者的親屬！」

「這也是我來找你的原因，上頭知道我與死者有親屬關係，他們不想我直接參加查探行動，不過，我堅持要去查，因此，他們有一個提議。」

「甚麼提議！」

「他們根據一些蛛絲馬跡，懷疑這事牽涉頗大，最低限度，兩家在本地都是名流紳士！而你也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

馬獅龍道：「他們開玩笑！」

戚義道：「我已知道你近年來已得了一個現代俠客的稱號！」

「他們是取笑我的。」

戚義道：「不用再謙虛了，太謙虛會變成虛偽。」

馬獅龍也不是那麼嚕嗦的人，道：「好極，他們有甚麼提議？」

「提議由我請你協助！」

「朋友之情？」

「是的，我再告訴你一些事情，我想你一定會答應我的，因為甄仕傑也被他家人報案失踪！」

「有沒有發現屍體？」

戚義搖了搖頭。

「現在把各項事實聯接起來，應當是相當有趣！」

「是的，你告訴過我兩個男人在廁所內，他們當時做些甚麼？另外，兩人失其所踪，只留下一些揩抹過的血漬，而一輛金色賓士迅速離去，那輛車可能便是我們在海底打撈到的一輛。」

「再加上其中一個姓戚的，屍沉海底，另一個姓甄的，却是失踪，這一連串的事情，是否有關聯，而其間的糾纏，會不會是有不可告人的內幕？」

戚義的說話技巧極佳，馬獅龍陷入沉思。

「你答應協助我！」

馬獅龍道：「我也好奇，不過，你明白我的性格？」

戚義却搖了搖頭。

「你不同意？」

「不，我不明白你的性格。」

「對，你離開了多年，我意思是，我要用我的方法去查，你不能干涉！」

「但我要與你一起！」

「為甚麼？」

「因為我知道書本上的知識與實際並不相符！因此，我想向你學習！」

馬獅龍再沒有異議。

他想了一會，覺得這事情既複雜，也耐人尋味，他問道：「戚義，調查這件事，因為你姓戚，而顯得相當尷尬，不過，事實上也佔了便宜，究竟你們兩大家族有甚麼關係？」

戚義道：「到了我們這一代，已經再沒有甚麼關係，我在家中，已很少聽到父親或母親提及甄家，這十多年來，我離家往外國求學，更加不清楚！」

「不過，我從你的話中知道，事實上你們甄戚兩家是有一些瓜葛的！」

「這是我不能不承認的。」

「你如何得知？」

「從兩方面，第一方面，我年紀很小的時候，甄家的小孩子常常來我們家，我們也常常往他們家裏玩，因此，我們兩家是相當熟悉而且和好，不過，後來……兩家的大人不知為了甚麼爭吵起來，因而不再往來，而那時我也開始離開！」

「第二方面？」

「我一直在英國，假期也沒有回來，因此，甄家的事與人我已漸漸淡忘，這事情一發生，我立即追問我父親，他年紀已近八十，他不大願意再說，也有很多事情，是十分模糊，想不到我認識一個記者，只是因工作關係偶然認識，她却是相當熟悉我們這兩家族的事！」

「記者？為甚麼他會熟悉？」

「她是個女記者，因為她一直採訪新聞，而且她協助報社搜集了一些資料，寫有關本地富豪列史！」

「啊，原來如此，有機會也要見見她！」馬獅龍頓了一頓道：「把你所知的，告訴我。」

「可以，不過這些都是道聽途說的資料，並非一定正確。據說我們姓戚的與姓甄的，在我們祖父的時代，是非常要好的，好到兩位祖父幾乎要結拜成為兄弟！」

「有沒有？」

「聽說沒有真正的結拜，但事業上的合作却是非常有成就！本來，他們都是難民，但經過一番努力奮鬥，兩人都賺了不少錢。」

五六十年代來到本市的難民，經過一番掙扎而成為了富翁的故事，實在是很多，耳熟能詳。

戚義續道：「他們有了錢之後

，仍然合作，韓戰使他們兩人眞正的發了達！」

「不正當生意？」馬獅龍問。

「不可以這麼說，不過，我也相信，其中有些是與走私有關係，但那個時代，似乎很多人也是如此！」

馬獅龍道：「讓我猜一猜，韓戰結束，他們仍然合作，投資地產？」

「對，他們投資地產……」

「因而更發大財？」

「這點却是大錯！」

馬獅龍聽了，非常詫異。

戚義續道：「別人投資地產，都是大刮一筆，而他們不知是否不熟行，還是所托非人，幾個大地盤的工作，不是因天雨不能趕工完成，便是因工人罷工，總而言之，沒有一項工程是賺了一大筆的！甚至有幾個地盤因判工的問題，幾乎破產！」

「他們並沒有其他生意？」

「沒有，因爲他們一直用現金購買地皮，地皮一直在升，他們沒有了生意，出賣地皮，反而賺了一些，不過，以後兩個家族，絕不再淌手地產！」

「那實在是出人意料，他們沒有在地產上賺錢，却在甚麼行業發大財？」

「出入口！」

「出入口？甚麼行業？」

「他們甚麼貨物都運到外國。」

「有沒有涉及走私？」

戚義有些猶豫，他想了一下才道：「我從那位記者口中，知道其中是涉及一些非法的買賣，不過，在法律上來說，他們並沒有犯罪的記錄！」

馬獅龍笑道：「簡單來說，他們實際上是做些非法勾當，但沒有被警方緝到！」

戚義有些尷尬，道：「我看是如此！」

馬獅龍道：「是的，我明白你的處境，你是他們一份子，你不想家族的名字玷污，不過，作爲一個執法者，我想，你是應該本着無論甚麼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犯罪者一定要得到懲罰！」

「我明白！」

「如果我們在查案的時候加上私人的感情，我想倒不如完全置身事外，感情……甚麼感情也好，都會把事情弄壞的！」

戚義道：「是的，我會努力更正自己！」

「之後，他們怎樣？」

「表面上他們都做出入口生意，不過，據那記者指出，他們是收買贓物，運出外國，謀取暴利！」

「那實在是一項生意！」

「不過，甄戚兩家後來因發生齟齬而分開，那時候，已不再是我們祖父的天下，我的父親戚澤風與甄天正兩人，代替了他們！」

「那是第二代，他們如何？」

「他們不單守業，而且發揚光大！」

「從事甚麼生意？」

「甚麼也有，工業、旅遊業、金屬，應有盡有！」

「老本行？」

「我相信仍然有，不過他們的表面功夫做得更好，因此他們成爲了名流，成爲了大富豪！」

「你相信他們是從正途或是……」

「我相信一半一半，正途方面，七十年代本市經濟大起飛，有很多人發財！」

馬獅龍道：「七十年代，因爲經濟的躍進，也形成社會更趨複雜，犯罪更猖獗！」

「這點我不否認，我也是一個眞正而直接的受惠者，我被父親送去英國求學！」

「你有很多兄弟？」

「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二個妹妹！」

「你排行第二？」

「是的！」

「爲甚麼不送你哥哥去？」

「因爲他讀書不太好，但很早便可幫助我父親；而我有能力讀書，因此送了我去！」

「你願意？」

「我那時只有九歲，沒有選擇！」

「甄家又如何？」

「他們有幾個兄弟，比我們更好，分別是各往美加澳各地，這些我不大清楚！」

馬獅龍道：「我們查案，想不到成爲向你查家史似的，對不起！」

「你不是說過，我們要置身情感之外！」

馬獅龍笑了，道：「看來這件事也因爲雙方家庭方面的複雜，而可能成爲了一件相當複雜的事，不過，我們還是從發生的血案開始！」

「我也認爲這樣做比較好一些！」

「好，我明天開始跟你上班！」

* * *

馬獅龍當然不會跟着戚義上班，不過，翌日他一早到警署，知會了陸署長，使他知道自己對這案件有興趣。

陸署長一向認識馬獅龍，有了他的協助，他當然是求之不得。

戚義帶馬獅龍往他的辦公室。

他的桌上放滿了各種資料，看來戚義是一個相當勤懇的人，他接手這案件，已經下了很多的功夫。

他先把戚其鋒的照片與檔案交給馬獅龍。

馬獅龍打開一看，只見戚其鋒是一個非常英俊的男子漢，他臉部輪廓分明，眉清目秀。

馬獅龍道：「他不像那麼早死！」

「照片把他的優點盡量顯露了出來，却沒有把他的劣點勾劃！」

「他有甚麼缺點？」

「我查過，他其實是有點娘娘腔的男人！」

馬獅龍點頭。

他再看戚其鋒的檔案，他是屍沉海底幾天才找到，因此，當他的屍體被撈上來的時候，肺部積水，而皮膚腫漲，因此，很難斷定他眞正致死的原因。

「他的父親戚繼祖，是你大伯父？」

「是的，他一直幫我父親，我並沒有和他有甚麼交往，他也沒有來過我們家！」

「爲甚麼會這樣？」

「因爲他並沒有甚麼學識，老粗一名，但聽說是我父親的好助手，至於他有甚麼其他能力，我不知道。」

「他的家庭環境也不錯！」

「是的，我父親十分重用他，表面他是個傍友，但我看實情並不是！」

「他有甚麼反應？」

「你是指他對兒子的死亡？」

「是的。」

「他並沒有甚麼重大的表示，也許，他因子女多，而戚其鋒是排行七或八，我對他印象不深！」

「戚其鋒是個游手好閒的人？」

「我想是。」

「他不是沒有學問的一種？」

「他，他唸過大學，但沒有畢業便出來！」

「爲甚麼？」

「我看是交朋友的問題！」

「他的朋友，良莠不齊？」

「是的，不過，有些與他一起玩，但大家也一樣畢業，可是他並不太有能力讀書！」

「玩却不錯！」

「是個典型二世祖，車、酒、飾物，無一不精！」

馬獅龍道：「欠缺了一樣！」

「甚麼？哦！」

「是女人！」

「說也奇怪，他並沒有甚麼桃色新聞！」

馬獅龍自忖：「這可能是個關鍵！」

戚義又把另一個檔案交給馬獅龍，那是甄仕傑，馬獅龍也詳細看了一遍。

「甄仕傑也沒有甚麼！」

「也是個二世祖，不過，他比較好些，他是個設計家，一個廣告設計家！」

「稱得上家，他有一些成就！」

「有，不過，他有很大的藝術家脾氣，很多時候都不上班！」

「他家有錢！」

「是的，不過，你知道設計這項東西，可說是無價寶，遇到有人喜歡，甚麼價錢也可以！」

「因此，他甚麼都不用愁！」

「只有繁華的社會，才會有這種人的出現！」

「嗜好甚麼？」

「與戚其鋒差不多！」

「女人呢？」

「我反而沒有注意到！有，他有幾個女朋友，不過，看來只是普通交往！」

「沒有結婚？」

「一直都沒有結婚！」

「同居？」

「不大清楚。」

「我看要在這方面下點功夫！」

戚義點頭。

「他們兩人怎會成爲好朋友？」

「我想是偶然，在某些場合，有人介紹。」

「他們知道不知道，他們兩姓，有衝突？」

「這點我不知，但以我的經驗，我們這一代多數並不清楚，不過，既使知道也沒有甚麼好說的！」

「當然，那是上一代的事情！」

馬獅龍再看了一些資料。

總括來看，這兩件事：戚其鋒被殺、沉屍海底與甄仕傑失踪，加上在厠所內發生的事，由那輛金色賓士跑車聯係起，警方認爲這兩件事確實有關連，因此便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調查。

戚義所有的資料，都十分有用，不過，看來他仍在整件事的外圍，而沒有進入事件的核心。

一般以學識來查案的人，都犯了這一個毛病。

他所搜集的資料雖多，却總不能進入事件之內。

馬獅龍道：「我們出去逛逛？」

「往那裏？」

「酒吧！」

「甚麼，這個時候，酒吧仍未開門！」

馬獅龍沒有答他，一直往停車場。那時，只是早上十時多，這個時候，的確不是往酒吧的時候。

馬獅龍道：「這時候，去喝酒當然不是時候，不過，去問一些消息，也許有想不到的收穫！」

「問那個酒吧？」

「那條長長的斜路上那幾家！」

相信凡是住在本市一段日子的人，都明白馬獅龍所指的長長的斜路，那是一處有歐洲風味的地方。

戚義道：「爲甚麼我一直沒有

想過？」

「想起甚麼？」

「同性戀問題！」

「啊，你想到了，也不算遲！你開始想不到，是因爲你身在其中，有親情的關係蒙蔽了你！」

「是的。」

他們一直到了那條長長的斜路。

天空的太陽，射在這部份是鵝卵石，部份是碎石鋪成的道路上，一切都顯得十分懶洋洋。

這地方的情形，實在配不上這繁華喧鬧的大都市，却有非常獨特的風味。

「這裏有四五間同性戀者的酒吧！」戚義道。

「有沒有來過？」

他搖了搖頭。

馬獅龍道：「這地方也沒有甚麼！他們喜歡同性，就是這點對你、我來說，是有點怪！」

「你認爲這些人……」

「你在英國，比我見得更多！」

「是的，在外國也許有點不同！」

「有甚麼不同？」

「他們有些人，奇裝異服，頭上梳隻大鷄冠，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怪人，身上滿披鎖鍊，其實他們並沒有甚麼，可能在學校是一個優材生！」

他們進入了最近他們的第一間酒吧。

門是虛掩，雖然外面早已寫上了「休息」二字。

裏面非常幽暗，只有幾個本地的清潔工人在工作，他們看見有人來，也覺詫異。

「沒有開門營業呀！」其中一人道。

「老闆呢？」

「我們不知道誰是老闆！」

「叫你們來清潔的人呢？」

「也還沒有上班！」

「那你們怎麼進來？」戚義問。

那些人沒有作聲。

戚義拿出他的身份證明文件：「我是警察！」

其中一人看了，道：「他們給我們鎖匙，每日都是這個時候來清潔！」

「你們知不知道這酒吧的情形？」

沒有人回答，馬獅龍道：「走吧！」

他們再進入了第二間酒吧，情形也差不多。

直至進了最後一間，情形似乎有些不同，沒有人清潔，整間酒吧十分齊整，所有燈飾沒有開，只有那處調酒吧之內，有一盞射燈射着，射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人是個外國人。

他閉着眼睛，似乎在享受，還是陶醉着一些甚麼似的，他們推門，那人似也不大知道。

兩人走近那調酒處。

那人睜開了眼睛，道：「你們……」

戚義用英語道：「我嗅到一些燒草的味道！」

那人醒了過來似的。

戚義再拿出證件，道：「我是警察！」

那人眞的醒了過來，道：「我沒有甚麼！」

戚義道：「我問你幾個問題，如果你答了，令我們也滿意的話，那當我沒有嗅到那些燒草的味道！」

那人有些惶恐。

戚義在袋裏拿出了戚其鋒與甄仕傑的照片，道：「看見過這兩個人嗎？」

「常常來的！」

「與他們交談過嗎？」

「沒有，只是一般客人！」

「你看他們之間，怎樣？」

「我不知道。」

戚義道：「馬先生，這煙草的味道極濃，據說最近有新貨上市，這東西……」

那人道：「SIR，我們只是開門做生意，大多數的客人也是如此，他們之間的事，我們不會過問，你也明白我們的處境。」

馬獅龍道：「他們來了很多次？」

「是熟客！」

「他們的態度？」

「很好！」

「甚麼意思？」

「很親密，很老朋友！」

「那麼他們那個是男的？」

那人道：「實情是他們才知道！」

「以你的經驗，你只從外面看來，也知道多少吧？」

戚義再把相片放在桌上。

那人看了，道：「這個是雌的吧！」

他所指的是戚其鋒。

看來他也並不是亂指，因爲戚其鋒是有點娘娘腔的。

戚義道：「最後是甚麼時間見過他們？」

那人想了一下，道：「差不多有三個星期了！」

這話應該也是誠實，因爲整件事情已發生了三個多星期。

「記得他們有沒有甚麼異樣？」

「好像是有些問題。」

「甚麼問題？」

「有一些爭吵，然後他們一起離去。」

「他們……」

那人道：「我只知道和記得這

些，其餘的實在不知道。」

戚義道：「好極，不過，我會再來，下次我不再希望嗅到這些燒草之氣味！」

那人唯唯諾諾。

兩人推門出外。

外面陽光非常眩目，他們要站定一下，才可以繼續走路。

戚義道：「收穫也不算少。」

馬獅龍道：「也算不錯！」

他們回到了車子裡。

馬獅龍道：「我們已證實了這一點，這兩個人是同性戀者，而在事件發生之前，他們已有一些爭執，他們是否同住？」

「我不知道。」

「可以查到嗎？」

「相信可以！」戚義道：「我沒有了香烟，你等我一等。」

馬獅龍道：「沒問題。」

當戚義離開，馬獅龍正想關上車窗，以便開了汽車內的冷氣，因爲這時外面氣溫已相當高。

可是，汽車玻璃並沒有捲上，突然有一個人走近，向馬獅龍問道：「先生，有火嗎？」

馬獅龍並不吸煙，不過，汽車上是有一個點烟器，他道：「沒有，但你可以等一下！」

那人突然一手伸了進來，道：「讓我上車！」

馬獅龍看着他，其實他是有力量推開他，或者用玻璃窗夾着他的手。

不過，那人手上有硬物。

馬獅龍反而高興，因爲自己未裝餌，已有魚兒上釣，應該是讓他來。

馬獅龍道：「你讓開一些，我才可以開門！」

「打開後車門，快！」

他縮開了一些，那人手中果然是一柄手掌般大的手槍，顯然是不好惹的。

馬獅龍開了後面的門。

那人竄了進來，伏在下面，道：「開車！」

這時，戚義已從另一邊馬路過來。

馬獅龍無法，只有先開車，道：「往那裏？」

「向前！」

馬獅龍一踏油門。

戚義正在過馬路，有些愕然，爲甚麼馬獅龍會不顧他而去？

可是，他怎知馬獅龍在那人威脅之下而去？

他一直把車子駛往前面大馬路。

那人道：「往山頂！」

馬獅龍道：「老友，你想怎樣？要錢？」

「不，你駛往山頂，如果你使詐，我是懂得開槍的！」他的語氣十分有自信。

越有自信的人，越是顯出他知道不少。

車子一直往山頂駛去，馬獅龍完全沒有反抗，因爲他想知道這人的目的，也許因爲這人而可以接觸到他後面的人，那是一個好的開端。

到了山頂，那人道：「往上面的停車場！」

山頂的地方，有兩處停車場，下面接近纜車的停車場，來來去去的人比較多，而且有很多大型的旅遊車，一隊一隊的遊客。

但另一邊的停車場，却靠近一個小公園。

假日時，遊人也是不少，不過，而今是沒有幾個人，十分幽靜。

馬獅龍把車子停了，一動也不動。

那人道：「你是甚麼人？」

馬獅龍道：「老友，你怎樣出來幹的？你連我是甚麼料子也不知道，你便打我主意？」

「我知道你進過那酒吧，你一定是想找草的！」

「草？」馬獅龍一時之間，並不明白。

「你向那酒吧老闆問長問短！」

這時，馬獅龍才明白，這人以爲自己是在找尋大麻的人，「草」是他們行家之間的術語。

「是的，我想要大量的草！」馬獅龍順水推舟的道。

「你是警察？」那人道。

馬獅龍道：「我像嗎？」

那人道：「你把銀包拿出來！不過，千萬不要亂來，我的手槍是沒有眼的！」

馬獅龍道：「好極，你小心，手槍很多時候是會走火的！」

那人道：「快！」

馬獅龍把銀包拿了出來。

那人看了一看，只看到一些証件，信用卡等，並沒有其他。

「我早知你不是警探，好了，你究竟往那酒吧內找些甚麼？」

「你早說過我是找草的，你一猜便中！」

「你一向是……」

「我常常往外地跑，因此，我是獨來獨往！」

「你有沒有幫襯過阿尊？」

「阿尊？沒有！」

「你老實告訴我，我們有大量的貨！」

馬獅龍心中想，這人原來是一個「大麻」的推銷員，但推銷的手法極其惡劣，而且愚笨。

那人續道：「我們不想阿尊霸了這裏整個市場，因此，我請你來……」他收了手槍。

「啊，原來你想做我生意！」

那人道：「是的，我要查清你

的底子！」

「隨便！」

「你吸煙嗎？」

馬獅龍搖了搖頭。

那人自己取出了煙，並且點了火，猛地吸了一口，道：「你想要多少？」

「我明天便要往尼泊爾，一個公文箱那麼大的貨，我可以從容運上飛機！但我要看貨辦。」

「好極！」他頓了一頓，道：「老友，你貴姓？」

「我姓牛！」馬獅龍道。

「牛先生，你等一下，我只要打一個電話，便可以給你貨辦！」

他拿了一個小型的手提電話出來，並且迅速地按了一組號碼。

「你盡快來。」

馬獅龍只是聽到這句話，這人態度十分奇怪，而且一切都似乎不合情理。

聽他說的話，這人似是一個新崛起的大麻集團的賣家，不過，用手槍威逼客人來買貨，實在沒有理由。

如果是另有企圖，就不應威脅馬獅龍來山頂。

更不會貿貿然的給人看大麻貨辦。

一切的一切都顯示不合情理。

本來馬獅龍有很多機會反抗，並且逼問這人正在弄甚麼玄虛。

不過，他直覺上感覺，這件不合理的事情，突然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如果用暴力的話，可能聽到一個謊話。

況且，他召人來，多一個人，也便可以多知道一些幕後的事實。

當那人吸完那支香烟之後，左邊有一輛跑車駛了過來，那人到了這時，才鬆了口氣似的。

馬獅龍小心地看着，來者究竟是甚麼人？

那是一個戴着墨鏡的男人，高高瘦瘦，是一個相當有性格而冷傲的模樣。

馬獅龍忽然感到這人並不簡單。

在馬獅龍車後面那人，已經推門下了車。

馬獅龍並沒有動。

那人跟那戴墨鏡的男子說了幾句。

戴墨鏡的男子走近馬獅龍處，道：「你是要貨的？」

馬獅龍點點了頭。

可是，他還未開口說話，馬獅龍已發現那人右手一揚，他立時知道，戴墨鏡的他要動手。

馬獅龍一閃。

但是，那人出手極快，馬獅龍雖然可以閃開一些，但仍不夠他快，那拳並沒有把馬獅龍打個正着，不過，仍然打中了他的面頰。

馬獅龍感到火辣般的痛楚。

那人道：「戚其鋒往那裏去了！」

馬獅龍十分鎮定，他沒有辦法回擊，因為他是坐在駕駛座位內。

「你說甚麼？」馬獅龍道。

「你不用再多說話，我知你是戚家的人！」

「戚家？我並不是戚家的人，也不知……」

「你不用說其他廢話，我知你在酒吧之內，查問過有關戚其鋒與甄仕傑的事！」

「我是想買貨。」

「你不用再多說廢話，我那個伙記只不過是用辦法留你在這裏，等我來，你不要以為他說的話是眞的！」

馬獅龍到了現在，才明白那人目的是留他在這地方，等這戴墨鏡的人來，因而是順口開河，亂說一頓。

馬獅龍道：「原來如此！我也不是個大麻買家！」

「我知，不過，我為了知道戚其鋒的所在，是不惜一切的！」

「你是戚其鋒甚麼人？」

「你不用知道！」

「我也不用告訴你。」馬獅龍已得到了機會，一拳打向那人腹部。

那人並沒有想到馬獅龍坐在車內，也有攻擊的能力，因此並沒有閃開，中個正着，整個人飛了去。

馬獅龍乘機推開車門，走出車外。

那人倒在地上。

而那個威脅馬獅龍來山頂的人，立刻走了過來，並且向馬獅龍襲擊。

馬獅龍虛晃一拳，讓他撲了個空，然後是一脚，重重的一脚，把他也給踢倒了。

戴墨鏡的人站了起來。

馬獅龍道：「你想知道戚其鋒的事情也可以，不過，你們先要告訴我，你們是誰？」

兩人仍然不作聲。

馬獅龍道：「我們在這裏打架，一定會引來警察，這樣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戴墨鏡的青年道：「好，我們說！」

「你的伙記似乎……」

「彼德，你先坐我的車子離開遠些，需要時我會叫你。」

那叫彼德的，有些猶豫。

戴墨鏡的青年道：「這事由我處理便可！」

彼德無可奈何地上車，車子開走。

那戴墨鏡的青年道：「我叫他走開，表示我的誠意！」

「好極！貴姓？」

「我姓劉，劉秋生！」

「那又如何？」

「請問閣下高姓大名？」劉秋生問。

「你並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馬獅龍道。

「可以，只要你告訴我有關戚其鋒的事！」

「我並不認識戚其鋒！」

劉秋生笑道：「戚先生，你也實在太小看我們了，我們出來收數的人，那會亂來？」

馬獅龍聽了，非常愕然。

因為第一，這劉秋生是認錯了人，以為馬獅龍是姓戚的，第二，這人原來並非與大麻有關，而是一個收數的人，換句話說，這人來自高利貸集團。

「收數？收甚麼數？」

「戚先生，我知道你與戚其鋒是親戚，是甚麼貴親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你們姓戚的一定要負責他所借下的數。」

「多少？」

「三百萬！」

馬獅龍抽了一口氣，那人道：「三百萬元對戚其鋒來說，並不算是一個大數目。」

「不過，」劉秋生頓了頓，才繼續說：「三百萬元是本，利疊利已超過了一千萬元！」

「一千萬元？」馬獅龍抽了一口涼氣，才慢慢道：「怎麼會有這麼一個數目？」

「因為這已是一年以前的數！」

「一年，一年的利息也不會這麼多！」

「戚先生，你也明白我們是做生意的，我也不用把數字計算清楚給你聽，我只有一句話，你找出他的父親或者是祖父，還清這數！」

「借據呢？」

「如果你找到他們還錢，我們自然有借據！」

「如果沒有呢？」

劉秋生大笑起來。

馬獅龍補充道：「不是他不還，而是他再沒有能力還，他已死了。」

劉秋生聽了，有點震驚，不過，他很快便恢復了原來的鎮定，道：「你不要說笑！」

「不是我說笑，而是事實！」

「事實？」

「記得上幾個星期有人發現一輛名貴汽車墮海，警方打撈之後，並發現了一具屍體！」

「這些案本市無日無之，我沒有注意，而且警方也沒有發表姓名！」

「是的，這事事關重大，警方並沒有發表姓名，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他便是戚其鋒！」

「你怎知道？」

「你也知我是姓戚的！」

劉秋生默然。

馬獅龍道：「照江湖規矩來說，戚其鋒人已死了，甚麼高利貸，甚麼江湖恩怨，亦應一筆勾銷！」

劉秋生仍然默然。

馬獅龍道：「而今我已把事情說清楚，你們怎樣做是你們的事，我要走了！」

「不，」劉秋生道：「這事牽涉數目太大，我也拿不了主意，老友，你不是戚其鋒近親？」

馬獅龍敷衍地道：「並不！」

「那麼，你也想賺一些錢？」

本市的人，個個喜歡賺錢，馬獅龍聽了，表示有些興趣，道：「那又如何？你叫我打我的親戚主意，我是不會做的！」

劉秋生道：「我當然不是叫你出馬，只要你提供資料，那便可以！」

「我有甚麼好處？」

「一千萬，伍個回佣也不得了！」

「五個佣？一千萬元，五個佣也有五十萬了！」

「是的，怎樣？」

馬獅龍想了一想，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想我既使想，也沒有資格賺這些錢！」

「不，你聽我說，我們集團也風聞戚其鋒已死，不過未得證實吧了，現在你是戚其鋒的親戚，你的話應該是眞的，不過，那數目實在太大！」

「那又如何？」

「就算他眞的死了，我們也要收！」

「那你們是不顧江湖道義！」

劉秋生道：「戚先生，你跟我回去，然後你與我的上司談條件！」

馬獅龍知道，這事又再牽涉多一方面，從這高利貸集團開始查起來，一定得到更多有關戚其鋒的事實。

「你怕？」劉秋生問。

「我當然不怕，五十萬元，甚麼也不怕！」

「好極，你隨我來。」

他們上了那跑車。

劉秋生道：「你的車匙呢？」

馬獅龍道：「怎樣？」

「你的汽車由我伙記駕駛，我們一起回去，談妥了之後，你也有車子回家！」

馬獅龍道：「我自己駕駛汽車跟着你！」

「戚先生，你是明白道理的人！」劉秋生道。

馬獅龍無可奈何，把車匙交了給他。

劉秋生叫彼德過來，把馬獅龍的車匙交了給他，道：「你引路，

我們回寫字樓！」

彼德沒有說話，開車帶路。

他們從山頂一直下去，竟然回到中區，實在想不到他們的寫字樓會在鬧市。

不過，他們並沒有停下來，沿着中區向着海傍駛然後轉向西區。

他們終於在一間古老的貨倉停了下來。

西區一帶的海傍，有很多這種貨倉，專門存放一些從內陸運來的乾濕貨。

這些貨倉非常古老，陰森森的。

他們把汽車泊在了貨倉之內。

劉秋生帶了馬獅龍直入一個閣樓的寫字樓。

出乎意料之外，這寫字樓相當大，而且光亮，也十分現代化。

有幾個職員在外面打字寫信。

他們一直進了裏面，在一間房間前停了下來。

劉秋生敲門。

「進來！」

劉秋生推門而入，恭敬地道：

「星爺！」

馬獅龍也跟隨進內。

辦公室非常的整潔，桃木的辦公桌後面，坐着一個西裝畢挺的人。

這人戴金絲眼鏡，臉孔端正。

如果你說他是以高利貸爲生的人，你一定會被人笑破肚皮，應該說他像個專業特許會計師。

劉秋生道：「星爺，這位是戚先生，我在酒吧處見到他，勸他回來，跟我們合作！」

星爺道：「請坐，戚先生！」

馬獅龍坐下。

劉秋生仍然站着。

星爺道：「戚先生可以協助我們甚麼？」

這人外表斯文，說話也極其斯文，外表上實在沾不上所謂高利貸集團的一絲一毫。

劉秋生道：「我照老規矩，而且，從他口中知道，戚其鋒已去了閣王處報到！」

星爺似乎並不詫異，道：「戚先生，你可以提供我們多少協助？」

馬獅龍道：「看你的要求和你的報酬！」

星爺道：「戚先生是快人快語，依照江湖規矩，你可以收五個佣！」

「沒問題！」

「不過，我們這種生意，每分鐘都可能有不同的意外發生，因此，我只能對你說，並不是一千萬的五個佣，而是我們收得多少，就以實數作爲依據！」

「好爽快！」

「第二點，我們並不再依老江湖規矩，人死了便一了百了，我們一定要追究他的家人。」

馬獅龍面有難色。

「不，我並不是指你，是指他的直系親屬，譬如父母、祖父母，甚至妻子兒女！」

馬獅龍道：「我不理會你們怎樣收，我只是想，你們要甚麼消息，看看我有沒有辦法提供。」

「好極！」他頓了一頓，反問道：「你究竟知不知道他向我們借錢的經過？」

「不知！」

「好，我簡單的告訴你，戚其鋒去年年中，向我們借一百萬元，目的是買一間屋！」

「買屋？他的家族有很多物業！」

「這點我也知道，不過，他並不想讓他家人知道，因此，才與我們商量，而且，他是公子哥兒出身，並不是買普通屋子，而是一間郊外別墅，價值三百萬！」

「郊外屋子也這麼貴？」

「你看過那屋子之後，你也會說值得！」

「爲甚麼他要買這屋子？」

「結婚！」

「結婚是好事，爲甚麼他要隱瞞家人！」

「你眞的不知道？」

馬獅龍搖了搖頭。

「因爲他的對象是個男人！」

馬獅龍還以爲自己聽錯了。

「是個男人！」星爺重覆地說。

「現在我才明白！」馬獅龍嘆了口氣，道：「好了，他憑甚麼還給你們！」

「我們查過，他有收入，每月有大約十萬元左右，另外他的公司信用咭，也可支十萬！」

「他有了這樣的資產，他不用向你們借！」馬獅龍表示不相信。

「是的，本來以這樣的資產，不用向我們借，不過，他有兩個條件，第一要快，不用審查，第二，他不想他的家人知道！」

原來這兩個理由倒也容易成立，因爲戚家生意大，與銀行往來密切，如果戚其鋒與銀行商議，雖然銀行要保密，不過，也一定會讓他的老頭子知道。

「那究竟是個怎樣的男人？」馬獅龍改變了話題。

「我們只知道，那人叫甄仕傑，其他一切，我們不想理會，因爲那是他們私人問題。」

「那後來的二百萬？」

「一百萬用來裝修，他們的要求與人不同，銷費當然又與人不同！」

「再一百萬元呢？」

「生活費！」

「怎麼？他們都有收入！」

「是的，不過戚其鋒後來改變了計劃！」

「甚麼計劃？」

「他已接近三十歲，據他知道，他可以在家族基金之內收取千萬元的基金！既使他收了基金，也沒有用！」

「爲甚麼？」

「因爲要還給你們！」

「不，那時，他欠我們六百萬左右，收了基金，還有一大筆，可以優哉游哉生活！」

「爲甚麼會弄成目前這樣？」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家族發現了他們同性結婚，因而取消了他的基金發放。」

對於戚其鋒來說，不但夢想變成肥皂泡，而且陷入了一個高利貸債務的羅網。

馬獅龍道：「好了，你要我怎樣協助你們！」

「第一，我們是先禮而後兵！你找到他至親的人，他的父親或祖父，直接與我們對話！」

「那可以！」

「第二，你也要向他們說出利害。」

「我不能恐嚇他們！」

星爺有點慍意道：「我們從來不恐嚇人，和我們工作的人也不恐嚇人，我們一切都循法律的！」

「我盡力而爲！」

「是五十萬的佣金！」星爺提醒他。

「我會的！」馬獅龍道。

星爺沒有說話，電話响起來，他接了電話後，並沒有說甚麼話，祇是臉色有些改變，不過，又立即平復，然後道：「你好好弄妥！」

馬獅龍知道這是該告辭的時候，道：「星爺，你的聯絡電話是……」

「我的手下會告訴你！」

馬獅龍覺得有些不對，不過，還是要走。

劉秋生仍在外面，見了馬獅龍，道：「這是你的車匙，你自己可以開走！」

「我與星爺的聯絡方法……」

「不用了！」

他指示了馬獅龍的出路，馬獅龍跟着指示下到了停車場，見到那個叫彼德的人。

彼德道：「你向後面駛去，那裏更加方便，也會更快離開！」

馬獅龍點頭，開動車子，依他所指示方向而去。

甄戚會商　危機四伏

當他駛往後面，有一條狹窄的路，看來是通往另一個較大的停車場。

馬獅龍駛過了小路，裏面似乎並不是通往另一個停車場，他想回去。

但一轉頭，便發覺事情不對。

那個門口已站了幾個人，劉秋生帶頭，似乎手上還有一些鐵枝。

馬獅龍知道麻煩來了。

如果不下車，這車子首先要遭殃，而且車子損毀之後，仍然要出去，倒不如早一點出去的好。

馬獅龍故作不明白，開了車門，迅速閃身出外，道：「甚麼事？」

劉秋生道：「你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我實在不知道。」

劉秋生道：「你根本不是姓戚的。」

馬獅龍恍然大悟，他們已發現自己並不姓戚，看來他們可能是發現了戚義。

「我不姓戚，那又如何？」

「你是來查我們的。」

「並不，是你們自己搞錯了。」

「怎麼也好。」他頓了一頓，道：「上！」

那七個人已拿着鐵棍齊上。

馬獅龍並不害怕這種場面，他避開了兩個，踢中了一人，另一人怒吼一聲衝上來，馬獅龍看準其來勢，一閃身便奪了他手中的鐵枝。

劉秋生似乎完全沒有想到馬獅龍有這樣好的武功，他自己也加入了戰圈。

「擒賊先擒王」，馬獅龍見他加入，也正合心意，三兩下閃身，已接近劉秋生。

劉秋生武功也是不弱，他並不是拿鐵枝，而是閃閃發光的刀子。

他刀子一出，刮面的勁風襲來，馬獅龍閃開，想空手入白刃，不過，他的來勢極兇而且靈活，他一時之間無法搶到他的刀子。

他揮動鐵枝，暫時使劉秋生無法近身，而其他人鐵枝劈下，馬獅龍一擋，發出震耳欲聾的聲响。

劉秋生趁這機會竄身切入，並且一刀刺向馬獅龍的腹部。

馬獅龍一脚飛起，踢中了他的手腕，他的刀子立時脫手飛出，他奮身撲向刀子。

馬獅龍也同時撲上。

兩人都有顧忌，因此兩人都沒有接到刀子，刀子墜在地上，兩人同時撲上。

馬獅龍一脚踏着刀子。

劉秋生也一脚踏在馬獅龍的脚背上。

馬獅龍另一脚飛起，劉秋生退後，兩人便赤手空拳的打了起來。轉眼，他們交了十多招拳與脚。

馬獅龍說：「劉秋生，你先停下來，你要打我殺我，也要先聽我解釋。」

「有甚麼好解釋，你是來踩我們的盤！」

「不，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沒有錯，我們也正在找戚其鋒的死因，但完全沒有來探查你們的意思，你好好想一下，是你們誤會了。」

「那又如何？」

「其實，我們立場相同，我雖然不姓戚，但有甚麼關係，我們可以合作。」

「合作？」

「是的，我一有資料，我自然會第一個找你們。」

劉秋生有些猶豫。

馬獅龍說：「你可以向星爺交代，我不會做任何對不起你們的事，這對我有何好處？」

劉秋生想說話，却又不知說些甚麼，他覺得難以下決定。

馬獅龍說：「你殺了我，也沒有甚麼好處，如果你不能拿定主意，你可先問星爺。」

劉秋生想了一下，說：「我有甚麼拿不定主意，你不要在我面前要花樣！」

「我不會和五十萬鬥氣！」

「好，我放了你，你要好好的找尋資料，否則……」

「我知，我是逃不出你的手的。」

劉秋生似乎氣已順了一些。

馬獅龍說：「那我可以走了？」

劉秋生推開了打手，按了一個掣，原來這是一個小車房，馬獅龍立即上車，一踏油門，揚長而去。

他出了大街，才覺一身冷汗。

如果說服不了他們，自己並不一定能倖免，他們人多，自己勢單力弱。

他離開了那貨倉之後，下車撥了一個電話，他想像中，戚義應該回警署了。

他猜測沒有錯。

「怎麼，馬獅龍，你爲何不等我便離去？」

「有人威脅我，事情有了一些轉機，但我不能回警署，因爲我不想有人知道我與警方有關係。」

「好極，我來你家？」

「不錯。」

放下了電話，他發覺附近有人似乎十分注意他，看來一定是劉秋生派來的人，想好好查探清楚馬獅龍的底子，看來要擺脫他們並不難。

馬獅龍再上車子，駛向一間百貨公司的停車場，下了車進入商場。

走了幾個圈，他已完全擺脫那些追踪的人，再從側門走出，叫了一輛的士回住所去。

想不到戚義已在他門口等地。

「你這麼心急！」馬獅龍道。

「有甚麼新資料？那些人爲甚麼威脅你？」

馬獅龍與他進了屋內。

「其實，他們是想找你的，却誤會了我……」

「甚麼？」

馬獅龍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

戚義道：「這又牽涉到金錢、同性戀，問題越來越複雜了！」

馬獅龍點點頭。

戚義道：「想不到我這一個出身不錯的堂弟，竟然會弄到如此田地！」

馬獅龍道：「你去了英國讀書，比較幸運一些。」

「不，英國的毒品與同性戀同樣是非常厲害。」

「是的，看來一個人的天生質素是非常重要的，老兄天生聰穎過人。」

「不要說笑了！」

馬獅龍道：「對了，你今後出入也要小心些，因爲他們本來是找你的，陰差陽錯的找了我，我想他們一定會再找你，如果知道你是正式的警探，我想麻煩也更大。」

戚義道：「我會小心，不過，與他們周旋一次，我看是少不了的。」

這時，戚義的傳呼機響了。

他看看內容，知道是警局找他。

戚義道：「警局找我，我們稍後再聯絡。」

「好極。」

當戚義離開半個鐘頭，馬獅龍的電話響了，傳來戚義緊張的聲音：「我們的伙計發現了甄仕傑的踪跡！」

「在那裏？」

「在一艘渡輪上。」

「抓住了他沒有？」

「沒有！」

「我在港外線碼頭等你。」

馬獅龍看着手錶，已是晚上九時多，這個時候港外線渡輪多數已經停航。

不過，他沒有猶豫，駕車前往。

當他到達碼頭的時候，那處並沒有甚麼人，而戚義正與幾個探員在說話。

馬獅龍走近道：「抓到他嗎？」

「沒有！」戚義道。

「那麼他逃往那裏？」

其中一個探員答道：「他出現在這個碼頭，但轉眼失踪，後又有人說他上了一艘遊艇。」

「遊艇？」

「是的，據說是往東去的。」

馬獅龍道：「你們還站在這裏？」

戚義道：「我們召了水警協助。」

「發現甄仕傑踪跡之後，離現

在多久？」

「有二十多分鐘。」

「爲甚麼還沒有船來？」

馬獅龍心想：「如果甄仕傑是要逃離本市，三十分鐘已經是一段不短的時間，再等下去，他已到了公海也說不定。」

戚義道：「船來了！」

那是一艘古老的水警巡邏船，船身頗大，看來速度也不會快。

馬獅龍道：「這船有甚麼用？」

戚義也道：「你們怎麼要這一種？」

探員道：「我們也想要快艇，不過，所有快艇都被調往追查走私了。」

馬獅龍有點焦急，如果讓甄仕傑逃離，這件案子更難查到眞相。

忽然，不遠處他看到一艘快艇，正泊向一個公衆碼頭，他記得那是一個朋友的遊艇。

馬獅龍與這位朋友稔熟，於是他對戚義道：「跟我來，看看有沒有辦法。」

他說完便走向那公衆碼頭。

馬獅龍看見那朋友在甲板上。

「老伍！」馬獅龍叫道。

那姓伍的人也看見馬獅龍，道：「老馬！上船來遊船河啊！」

馬獅龍果眞不客氣，跳上了船，道：「你們剛出海回來？」

「是的，不過，如果你想再出去欣賞海上月色，我也不介意。」

馬獅龍道：「我想借用你的船。」

「爲甚麼？」

「追一個疑犯，這是戚探長。」

老伍與戚義握了一下手，道：「既然警方要徵用我的快艇，老馬你要協助警方，我也是義不容辭的。」

老伍這人倒也是熱心的市民，他再問：「用不用我爲你們駕船？」

馬獅龍道：「你已辛苦了一天，如果你相信我，把船交給我吧！」

老伍道：「好極！」

他便這樣跳下了船。

戚義的幾個伙計已來了，他叫了兩個上船，其他的回警局等候。

馬獅龍立即開動了快艇。

離開了海港，向着東方而去。

幸好海面並不繁忙，一出了海灣，馬獅龍便高速航行，希望仍然可以追得到甄仕傑。

那夜是月明風清，尤其是出了海灣之後，迎面的海風實在是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馬獅龍駕駛快艇的技術非常好，而那艘快艇的性能也是第一流的。

過了十五分鐘，戚義用望遠鏡眺望，看到一個白點，因爲那時是黑夜，海水也是黑色一片，幸好有月亮映照，所有在海上移動的東西都變成白點。

「是甚麼東西？遊艇？」

「看來像是……」

「像甚麼？」

「不只一點，還有兩點較小的。」

「讓我看看。」

馬獅龍拿起了望遠鏡，果然，遠處的海面上，有三點白色的東西，前面一點較大，後面兩點較小，看來都是在高速航行中。

馬獅龍道：「看來事情又比我們想像中更複雜了一點。」

戚義道：「是的，這個時候沒有理由再有遊艇，看來並不簡單。」

馬獅龍道：「有沒有槍？」

「我們祇有隨身的配槍。」戚義頓了一頓道：「你呢？」

馬獅龍道：「我向來是沒有帶槍的。」

「我給你這一支。」

「不用。」馬獅龍想了一想道：「戚義，你來掌舵，讓我看看船上有些甚麼設備可以應用一下。」

戚義接過了船舵。

馬獅龍走下船艙，其實這艘外表像快艇的船，並不是普通的快艇，而是一艘設備相當完善的遊艇。

船艙下面有足夠的食物，還有很多用具，包括一些後備燃油，還有潛水用的東西，甚至漁槍，一概俱全。

馬獅龍看了一遍，找到一柄刀子，那刀子十分鋒利，是用來潛水防身用的。

這時，他們的快艇已接近前面的三艘船，而後面兩艘似乎也發覺了這艘追來的快艇。

馬獅龍道：「小心！」

忽然，兩艘艇都停了下來，轉向他們。

馬獅龍道：「有問題！」

話未說完，兩艘艇却發出了機關槍的聲音。

馬獅龍道：「快後退！」

船頭的地方，中了一些子彈。

他們的船迅速後退，而前面兩艘船又立即掉轉船頭，再追前面那一艘。

因爲這樣的一停，前面那艘船又遠了一些。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敢再追上，因爲這兩艘快艇之上，軍火厲害。

戚義道：「我們兜圈來追。」

馬獅龍同意，並吩咐另外兩位探員道：「你們伏在船舷，看看甚麼時候手槍可以發揮作用。」

馬獅龍再度掌舵，向外面兜轉一個半徑，因爲遊艇性能極佳，因此並沒有落後太遠。

而前面那兩艘快艇似乎也是十

分希望追到最前面的那一艘，因此，暫時也不理會馬獅龍從另外一面追上來。

馬獅龍突然有一個想法。「假如最前面那一艘眞的是甄仕傑的船，那麼，何不來個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他立時把船速減慢。

戚義問道：「怎麼了？」

「看看他們會採取甚麼行動，我們相信可以撿到一些便宜的。」

戚義會意。

這時，後面兩艘船已逼近前面一艘，並且响了幾下槍聲，馬獅龍和戚義都可以看到火光。

不過，那兩艘追上來的快艇立時還擊。

兩艘快艇用的不再是手槍，而是機關槍。

前面那艘船也停了下來，看來，他們知道火力無法與追來的兩艘船抗拒。

戚義提着望遠鏡，道：「你看，果眞是甄仕傑！」

馬獅龍急忙拿了望遠鏡，看看甄仕傑，因為他只從相片上見過此人，如今看來，那站在船頭的人，個子很高，相當結實，但臉容並不清楚，只是感覺上覺得他非常緊張的樣子。

兩艘船也停了火，慢慢的一艘從左面泊上，另一艘由另一邊泊上。

每艘船上都有人提着機關槍。甄仕傑似乎在和他們說話。

忽然，甄仕傑倒了下來。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戚義問。

而同時，這兩艘船亦分開，並且發出機槍的聲音，接着左邊的一艘猛攻右邊的一艘。

不一會，兩艘船離開甄仕傑的船，而往東面的海面互相追逐，互相駁火。

一時之間，槍聲响徹海面，震耳欲聾。

馬獅龍立刻發動了引擎，轉向另一面，兜截甄仕傑的船，因為那兩艘船在專注駁火，竟然沒有留意從另一邊而來的快艇。

當他們駛近，甄仕傑正坐在甲板之上。

戚義叫道：「甄仕傑！」

甄仕傑似乎十分恐慌。

馬獅龍道：「你們試試把他抓過來。」

戚義吩咐他兩個手下一起行動。

不過，當他們一接近，甄仕傑便大叫：「你們不要上來，我不想回去！」

馬獅龍當然不理會他的叫喊，把船駛近。

當然，甄仕傑向他們開了兩槍，而船上面另一個人也向他們開槍。

戚義與他的手下也同時開槍，而他們終究是用槍的老手，一連幾顆子彈落在甄仕傑的身旁，嚇得他整個人也軟了下來。

甄仕傑道：「好了，好了，我不再反抗。」

戚義與兩個伙計上了甄仕傑的船。

他們先扣押了甄仕傑，然後又再扣押船上一個掌舵的船員。

而這時，那兩艘駁火的船仍然在槍戰中，機關槍的聲音仍然不絕於耳。

忽然，其中一艘着了火，另外一艘的引擎也停頓了。

戚義叫道：「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們放下武器！」

馬獅龍想阻止戚義已來不及。

另外一艘船立時轉向馬獅龍的船，並且發動了引擎。

可惜，戚義估計錯誤，那艘船仍有良好的前進能力，立時又向他們開槍。

馬獅龍道：「你們小心！」

馬獅龍立時把船加速，船身衝開波浪，顚簸前進。

那艘船卻是窮追不捨。

看來兩艘船的性能都差不多，問題是後面那艘船火力充足，只要稍為慢了下來，便會被子彈打中。

忽然，其中一個探員叫了一聲，看來他是中了子彈，另外一個又中彈。

戚義道：「我們火力不及他。」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無法可想。

戚義一手擧起了甄仕傑。

那邊的人一見就不再開槍。

他的估計正確，那邊的人也想活捉甄仕傑，甄仕傑成為他們手上的皇牌。

馬獅龍迅速把船退後，然後打算用最快捷的方法從另一邊離開。

不過，那艘船雖然沒有再開槍，但並不是表示他們放棄，他們仍然鍥而不捨地追來。

馬獅龍用最高速前進，可是，走了十五分鐘，仍然無法擺脫那艘船，不過，他們只能追到港口，因為在這公海或接近公海的地方，他們仍有勇氣追，只要一接近港口，他們便要掉頭。

戚義按着甄仕傑，問道：「你想離開本市？」

甄仕傑沒有回答。

戚義又再問道：「你殺死了戚其鋒？」

甄仕傑也沒有回答，但臉色蒼白，非常緊張道：「沒有，沒有，我沒有。」

「你沒有殺死他，那為甚麼要逃避？」

他已在哭泣，而且神情非常委頓。

馬獅龍道：「戚義，我們想個辦法對付他們。」

這時，對方又開始開槍掃射，看來他們也知道，越是接近港口，他們抓回甄仕傑的機會就越微，因此，他們要採取迅速的行動。

忽然，那艘船的船身晃動。

「甚麼事？」戚義問。

「看來他們要把一些東西推下海中。」

戚義道：「他們搞甚麼鬼？」

甄仕傑忽然叫道：「他們可能有炸彈！」

馬獅龍和戚義聽了，十分震驚，如果是深水炸彈的話，他們是非常危險的。

看來，那艘船的人抱着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想法。

他們得不到甄仕傑，就寧願他死掉。

馬獅龍道：「我們走也走不掉，來，你來掌舵。」

戚義接了過來。

馬獅龍心想：「先下手為强，如果讓他們先下手，那一定遭殃，倒不如我們也下手。」

船上並沒有炸彈，但有汽油。

這也可算是一個炸彈，問題是怎樣運用得宜。

馬獅龍下了船艙，把那桶電油搬了出來，他向上面叫道：「戚義，你把船減慢，然後停下來。」

戚義依言，在這段時間內，馬獅龍已把那桶電油扛了上來，那桶東西並不輕。

「他們怎樣？」

「他們也慢了下來。」

「還有沒有搬東西？」

「好像也停止了。」

這時，海面傳來人聲，是那艘船上的人叫道：「我不理會你們是甚麼人，只要交回甄仕傑，否則……」

馬獅龍上了甲板，也回應道：「你們是誰？」

「你毋須知道。」

「那我們同歸於盡好了。」這雖是恐嚇之詞，但也收到一些效果。

那艘船慢了下來。

馬獅龍一邊說話，一邊把那桶電油倒下海中，並且示意戚義圍着那艘船駛去。

電油的氣味非常濃烈，不一會他們便發覺了。

「你們在耍甚麼花樣？」

馬獅龍道：「你們不要再追來。」他轉向戚義道：「我們衝出電油圈。」

因為他們接近電油圈，一衝便衝出了。

那艘船的人一發覺，再發動引擎，也需要一段時間，不過，他們仍追出。

馬獅龍道：「你們不要逼我。」

對方並不理會，在這情形下，馬獅龍再無選擇，因為如果讓他們一衝出電油圈，引爆了那個在水中也可爆炸的炸彈，他們便再沒有逃出生天的希望。

馬獅龍用打火機燃點了那個電油桶，拋了下海，浮在水面的電油迅速燃燒起來，而轉眼之間，那艘船已在一個圓圈的火海之中，當他們要衝出時，剛好那個電油桶已爆炸，碎片濺開，有些飛了上船，燒着一些東西。

船上的人極為狼狽。

馬獅龍更趁這個機會，使勁開動快艇往港內飛馳而去。當他們遇上另一艘水警輪，戚義用燈號通知了他們，後面有船追來，水警得知，就加速往外邊搜查。

那艘船遠遠見到一艘水警輪，便不敢再追來。

馬獅龍一直把快艇駛進港內，一上船已有救傷車在等候，那時天色已微亮，可能是水警已知會了警方。

戚義的手下也在碼頭等候，另有一些記者也在場。

救傷車的人員抬了甄仕傑上車。

戚義道：「這些事情由我來，你先回家休息。」

馬獅龍道：「記者也來了，那麼，事情一定鬧大，既然如此，這幾天一定沒有甚麼事，你要好好叫人守着甄仕傑，否則定會有人冒險來搶走他的。」

戚義道：「好了，我會打點一切，多謝你。」

馬獅龍笑道：「如果沒有你，我也回不來了。」

他感到非常疲倦，由一名探員駕車送他回家。

*　*　*

一切如馬獅龍所料。

這件事情被記者發覺後，弄得很大，成為頭條新聞，因此沒有人敢再作進一步的行動。

這包括甄家那邊的人，也包括戚家那邊的人。

甄仕傑在醫院內，康復得也不錯。

不過，他一直沒有說話，因此，弄得戚義十分苦惱，明知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很多眞相，可是，他却守口如瓶，怎樣也不能錄取到他的口供。

馬獅龍也去過醫院，同樣是不得要領。

再過三天，事情仍然那麼靜，看來其間是有些不對勁，也許這是暴風雨來臨前的一刹那。

馬獅龍冒險打了一次電話給星爺。

出乎意料之外，他表示十分冷淡，照一般常理推斷，目前最大的受益人應該是星爺這個集團，因爲無論姓甄或姓戚兩個家族的人如何打算，星爺都可以從中收回那筆巨大的款項。

只要甄仕傑不死，星爺便可以依照江湖規矩，雖然並不一定可以全數收回，但最低限度也可以收回其中一大部份。

連星爺這個集團也表示冷漠，那實在太奇怪了。

馬獅龍知道一定要採取主動，否則，一定有大慘劇發生，而慘劇發生之後，可能一切灰飛湮滅，那時再動手去查，便會事倍功半。

事情發生的第八天晚上，馬獅龍在家中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

馬獅龍問：「你是誰？」

那聲音似乎有些怯意。

「我是甄仕傑。」

馬獅龍怎麼也想不到他會打電話給自己，而且他一直沒有跟甄仕傑談過話，因此從沒有聽過他的聲音。

「怎麼樣？」

「你知我是誰？」

「當然知道，是我救你回來的，否則你早已葬身大海了。」

甄仕傑道：「我仍在醫院的拘留病房內，這幾天，我發覺日間我的病房下面有不尋常的人出現。」

「他們來騷擾你？」

「沒有，我病房外面有廿四小時值班的警察，不過，我跟你說了也沒用。」

「不，你說！」

「你相信我？」

馬獅龍明白甄仕傑的忐忑心情，安慰道：「你當然知道那些人會對你採取行動。」

「雖然我在病房之內，我知道他們神通廣大，特別是星爺的手下。」

「你今晚有沒有甚麼特別發現？」

「有，又好像沒有。」

「說給我聽聽。」

「……」

馬獅龍道：「你不用過份擔心，你所住的是拘留病房，他們如何神通廣大，也不能在病房內採取甚麼行動的，你暫時可以放心。」

「不過，我始終也要離開。」

「警方一定會保護你，不過，你一定要把事情的眞相說出來。」

「好，我知道再不說出來，我也沒有好結果，不過，我實在不想把事情說給警方知道。」

「你想說給我聽？」

「你與警方有聯絡？」

「有，不過，我會把事情彈性處理，然而，你也要明白，犯罪的人終於要得到懲罰的，這是我幫不到的。」

「我明白。」電話傳來他的一聲嘆息。

「甄仕傑，我立即來，好嗎？」

「好……」他的話似是意猶未盡。

馬獅龍覺得事態有些嚴重，但如果甄仕傑一直在拘留病房內，他應該是安全的。

然而，有這個好機會，馬獅龍不再猶豫，立刻披衣上路。

他來到醫院時，已是深夜。

醫院顯得一片沉寂。

馬獅龍把車子駛進地下停車場，那時候，車輛並不太多，但其中一輛客貨車似乎有人隱伏其中。

可是，那輛車的車頭玻璃是茶褐色的，在地下停車場的黯淡燈光下，看不清這車內有甚麼人。

馬獅龍想走近一看，發覺那客貨車並沒有關上引擎，看來是快要離去。

而且，其中是有人在車內。

他在等人，並沒有違反規矩。

馬獅龍心想，趕快見到甄仕傑才是上策，否則有甚麼變化，那才誤事。

他從停車場附近的升降機直上病房。

當他步出電梯，看見一個白衣人影閃過，本來，在醫院看見醫生或護士行過，也沒有甚麼出奇。

不過，馬獅龍總是覺得其中好像是有一些問題，可是，一時之間却又不知有甚麼問題。

出了電梯，往甄仕傑的病房走去。

走廊平靜如昔，那個值班的警員正在看書。

他見了馬獅龍，起來招呼。

馬獅龍問道：「有沒有甚麼事？」

「沒有甚麼，甄仕傑剛才打了一個電話之後，入房便睡。」

「我去看看他，剛才他打了那一個電話，是找我的，我知道他的情緒有些問題。」

「好！」

他用鎖匙開了房門，裏面一片漆黑。

馬獅龍輕輕的敲了一下門，但沒有反應，他索性按了牆上的燈掣。

燈亮了。

床上有人躺着，不過，是蓋着被子，馬獅龍叫了一聲：「甄先生。」

仍然沒有反應。

忽然，一陣風從窗口吹入。

馬獅龍立時覺得不對勁，因爲這是一間有空氣調節的病房，沒有理由開窗的。

他一個箭步走近床邊，已經可

以看到，床上沒有甄仕傑。

他拉開被子，只有兩個枕頭。

他再撲向窗子一看，只見一條繩子從上面一直垂下來，繩子仍是緊繫着的。

馬獅龍望向窗外，這兒是七樓，離地下不算遠，不過，當時實在太黑，只見下面有三兩個人影閃動。

其中一個穿白衣，因此馬獅龍可以看得較爲清楚，那一定是甄仕傑。

有人劫持了甄仕傑離開。

馬獅龍急忙走出病房，對那警員說：「有人把甄仕傑劫走了！」

那警員聽了，呆着，不知所措。

馬獅龍撲向樓梯，叫道：「快通知戚探長！」他說完便往樓下奔去。

當他走到病房對下的地方，已沒有了人影，馬獅龍想起那神秘的客貨車。

他決定直往停車場。

當他來到停車場出口，那客貨車正以不正常的速度離去，這一切跡象都顯示甄仕傑被劫走了。

馬獅龍跑往自己的車子，「戛」的一聲，駛出停車場，幸好前面是一條直路，他仍可以隱約看到很遠的前面，仍有那客貨車的影子。

馬獅龍踏盡了油門，汽車像箭一般往前去。

幸好那時是深夜時分，醫院附近一帶並沒有太多汽車，當馬獅龍發現那客貨車之後，他盡量保持一段距離，希望可以跟踪他們。

不過，因爲馬路上甚少汽車，馬獅龍又害怕失去他們的踪跡，因此，也不敢離得太遠，不知那客貨車上的人有沒有發現他。

無論如何，一定要跟踪下去。

客貨車一直駛往西區郊外，當駛入公路時，車子更快，馬獅龍也趕快跟上。

從公路轉入另一條普通的路，過了幾個彎，便有一條斜路通往山上。

那客貨車駛上那斜路，然後不見了。

馬獅龍也尾隨着。

過了那個隱蔽的公路的彎後，前面沒有房屋，但那客貨車却停了下來。

也沒有人下車。

馬獅龍覺得奇怪，等了一會，仍然沒有動靜，馬獅龍實在按捺不住。

他下了車，小心地向那客貨車走去。

當他接近時，他便停了下來，叫道：「有沒有人？」

沒有回答。

馬獅龍又再走近。

忽然，他看見一隻手從前面的窗遞了出來，似乎是有些血漬！

馬獅龍衝上前去。

豈料一接近那個玻璃窗，突然，一陣煙霧噴了出來，那煙霧隱隱有香味，馬獅龍在避無可避之下，吸了一口，不過，他立時已提高了警覺，沒有再吸。

可是，那煙霧的力量極大。

他感到一陣暈眩，而且脚軟，身體不由自主的倒下，馬獅龍也趁勢用手臂掩住鼻孔，希望不再吸入。

這時，他已有一些昏眩，手脚無力的感覺，但頭腦仍十分清醒。

所以就將計就計倒在地上。

有人下車，一脚踢開馬獅龍，他先看清楚馬獅龍是否眞的暈了。

「暈了，怎辦？」他問車上另一人。

「推他下山坑，不死也得重傷。」

馬獅龍心中一驚，這時却無從反抗。

「不，這人好像是上次曾與我們交手的人。」

「你想怎麼樣？」

「帶他回去，可能多得一些功勞。」

「也可能多一些麻煩。」

「你決定。」

「把他鎖在後面。」

這種客貨車並沒有行李箱，但裏面一排座位之後，也有一處擺放貨物的地方。

那人也下了車，二人合力把馬獅龍搬上車廂內，在關上車門之前，其中一人拿出一支噴霧劑，向馬獅龍再噴了兩下。

馬獅龍已閉住了呼吸。

車子又再開動。

馬獅龍仍然聽見前面有人說話：「那人的車子如何處理？」

「暫時不用理會，這條路是通往那個已封閉了的石礦場，一兩個星期內也沒有人會到來。」

馬獅龍閉住呼吸太久，實在需要呼吸一下，車廂之內仍有那種噴霧劑的味道。

馬獅龍吸了一口，又覺得手脚軟弱無力。

幸好他仍然清醒，他躺在車廂內，可以看見前面一張長沙發上躺着一個人。

他幾經辛苦，在顚簸的車廂內移動少許，終於可以看見那人，他正是甄仕傑。

看來自己暫時是沒有能力行動，他躺着，不知不覺之間昏昏入睡。

他知道自己不能完全入睡，否則到了他們的目的地，也許有大災難降臨在自己的身上。

馬獅龍一直在半醒狀態之下。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那兩個人似乎並不理會馬獅龍，他們首先把甄仕傑撳了下車。

馬獅龍幾經辛苦爬了起來，並推開了後車門滾了下去。馬獅龍根本上是沒有力量，只不過是憑自己的意志暫時還可以移動。

他跌在地上。

他感到異常的口渴，不遠處有一個水缸，看來是用來淋花用的。

馬獅龍不理會那是甚麼，開了水缸，把整個臉放在水下，邊洗臉邊喝水。

有了水，他覺得精神多了，再多喝兩口，整個人更覺清醒。

他嘗試站起來，似乎恢復了力量，走了兩步，證明沒有困難。

前面是一座兩層平房，看來面積也不小。裏面透出燈光。

忽然，有腳步聲走近。

馬獅龍閃身靠着那車子。

兩人走向車尾廂，換句話說，他們是來找自己的，馬獅龍閃身再走近車尾，那時門已開了。

馬獅龍用力把其中一隻門拍入。

站在旁邊的那人，避無可避，被車門打倒，昏了過去。

站在另外一邊的那人，立時警覺，跳了開去，不過，馬獅龍早料到他會這樣做，也同時躍出，一拳打向他的太陽穴。

那人受了這一下襲擊，有點暈眩，站不住腳，馬獅龍再閃身上，一手扣着他的手腕，再反手一扭，那人已在他控制之下。

「你……」

「上面有甚麼人？」

「只有一些伙計。」

「甄家的人呢？」

「暫時沒有來。」

「帶我上去。」

那人沒有反抗的能力，只道：「上去也沒有用！」

「那麼他們劫了甄仕傑來有甚麼用？」

「這是上面的吩咐。」

馬獅龍用力一扭。

那人叫了一聲，道：「明天，也許明天他們會再下命令。」

「我們先上去。」

那人只好領着馬獅龍上去。

上面並沒有其他人，看來這個地方是他們預備用來囚禁甄仕傑的地方。

不過，甄仕傑昏昏迷迷的睡着，如果現在救他出去，也沒有甚麼意義。

倒不如就在這地方等着。

馬獅龍先把那人綁在上面，再走下來，把那個被車門拍倒的人也拖上去綁在一起。

馬獅龍再去察看甄仕傑，只見他昏昏迷迷，看來是吸入那些毒霧，相信還會有一段時間的昏睡。

一切安排妥當，馬獅龍也要在這個賊巢之內過一夜，再看看明天的發展。

翌晨一早，馬獅龍醒來，感到全身腰酸背痛，可能是那些迷藥的反應。

他叫醒那個沒有昏過去的人，那人道：「甚麼事？」

「這裏有沒有電話？」

那人有些猶豫。

「你們怎麼通訊？」馬獅龍道：「不要逼我用武力。」

那人道：「我的汽車有電話。」

馬獅龍下樓去找，果然，那部客貨車上有一部汽車電話。

馬獅龍拿起了聽筒，撥了一個電話給戚義，戚義正在為找不到馬獅龍而忙得不可開交。

「你走到那裏？」戚義問。

馬獅龍來不及回答，他又說道：「甄仕傑失踪了。」

馬獅龍道：「我救了他。」

「你在那裏？」

說起來，馬獅龍實在不知道自己身在那裏，他把昨晚的情形簡單的描述了一遍。

「我們來救你。」戚義道。

「不，我看這是一個大好良機，千萬不要打草驚蛇，否則，過後再難找到這麼好的機會。」

「那你怎樣？」

「我會盡量與你聯絡，一有新發展，我便通知你們，暫時沒有甚麼可做。」

「危險……」

「甚麼都有危險！我可以應付的。」馬獅龍把這個汽車電話號碼告訴了他，並道：「可能並沒有甚麼用。」

馬獅龍再上去。

房內有一些即食麵等東西，馬獅龍弄了一些給大家吃，想不到來到這賊巢還要當傭人。

「你的上司甚麼時候來電話？」

「我不知道，不過，他們大約會在上午。」

「好，我們一起等。」

馬獅龍領着他，上了那客貨車，等待電話的來臨。

「這姓甄的吸了你們的毒霧，有沒有生命危險？」

「沒有，多喝一些水便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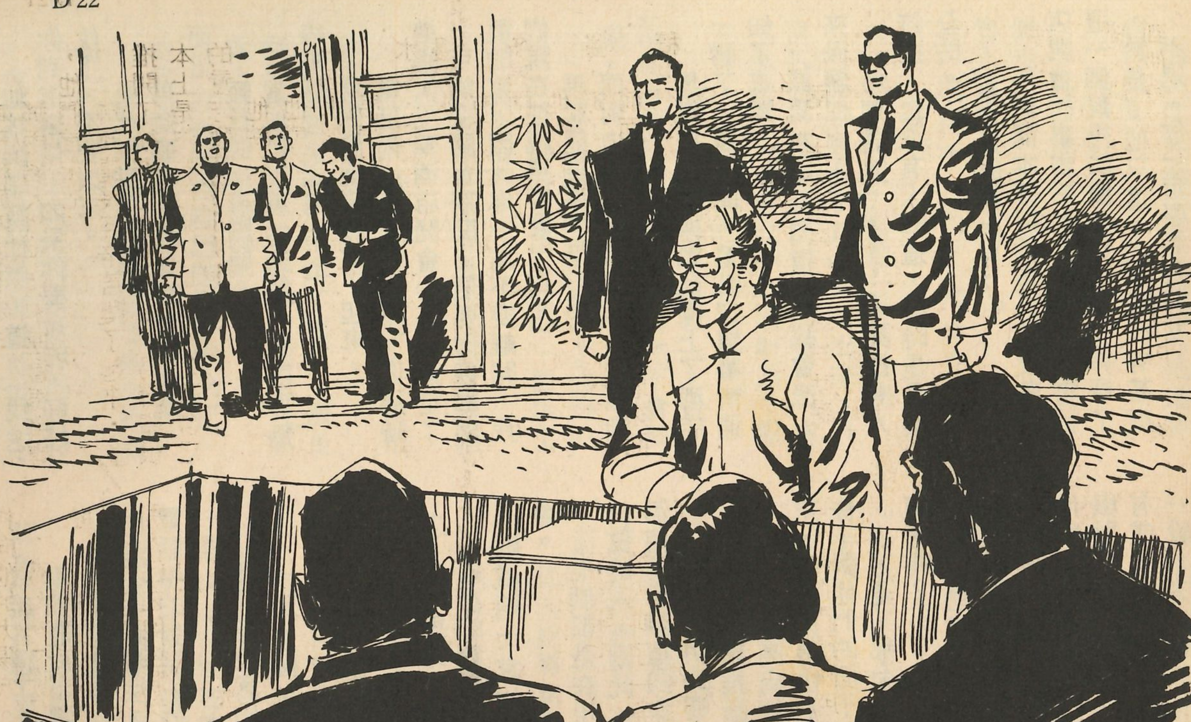
兩人在車中等候着，這一段時間相當難等，不過，電話終於響了。

馬獅龍拿起電話之前，道：「你要小心，如果你亂說話，第一個受害人是你。」

那人點點頭，接過了電話。

「是，是，是。」

馬獅龍在旁也聽到一些，並不十分清楚，大約是問清楚甄仕傑是



星爺帶着兩個隨從步入會議室中。

否被擄，另外說出一個地方，好像是甚麼談判的地方。

那人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道：「怎麼樣？」

「他們說叫我好好看守囚着的那個人，然後，在他們談判完畢之後，再接命令。」

「在甚麼地方談判？」

「文華酒店。」

「甚麼？你說甚麼？」

「是文華酒店。」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

那人道：「現在的人，尤其是做大買賣的人，不再在地痞茶樓談判的了。」

「甚麼時候？」

「今晚七時。」

「甚麼人出席？」

「你也聽到，他們並沒有提及。」

馬獅龍心中立刻有了一個打算，他領着那人，再上樓上，先看看甄仕傑，並灌了他多喝兩口水。

甄仕傑甦醒過來。

馬獅龍向那人道：「你們那些迷魂噴霧呢？」

那人無可奈何的拿了出來。

馬獅龍接過，問道：「這東西有效時間多久？」

「如果沒有防備的人吸入，會昏睡一兩天。」

「看看是否有這麼耐用！」他向着那人噴了幾下，那人想說話，吸了一大口，立時昏倒過去。

馬獅龍又向他的夥伴噴了幾下，那人也昏迷了。

接着，他走向甄仕傑身旁道：「你可以行走嗎？」

甄仕傑張開眼睛，有些茫然。

「你不要命了？」

甄仕傑稍為清醒了一些。

馬獅龍道：「你跟我來。」

甄仕傑跟着馬獅龍往樓下去，登上那部客貨車。

「我先送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甄仕傑沒有任何表示，他的身體似乎仍然很虛弱。

馬獅龍開車，一直駛出大路，到了大路，他才知道他是在新界一處偏僻的地方。

他立時駛回市區。

他並不想把甄仕傑交給警方看管，因為他在拘留病房中居然被人劫去，可想而知，這些歹徒是無孔不入的。可是一時之間，却又不知應該把他安放在那裏。

忽然，他想起：越是多人出入的地方，歹徒越是難以下手，於是他決定駛往遊客區內一間大酒店。

大酒店內，人來人往，守衛也頗森嚴。

甄仕傑在車內，亦是半睡半醒，到了大酒店，他駛入停車場。

他搖醒了甄仕傑，道：「我送你到這裏住，如果你要命的，好好住下，不要出來。」

甄仕傑點了點頭。

馬獅龍害怕他會想辦法逃離，便道：「你明白自己的處境嗎？」

甄仕傑又再點頭。

當他們下車的時候，車內那無線電話響了起來。

馬獅龍把電話拿了起來。

電話內傳來：「亞標，你隨時準備，文華酒店開會的事已鐵定了，可能在開會期間，便要你押那姓甄的來，因此你千萬不要離開，我們現在往現場佈置一番。」

馬獅龍模模糊糊的應了。

而對方也沒有再多言，電話斷了。

馬獅龍立時與甄仕傑上了酒店，開了一個房間，並且把這事情通知了戚義。

戚義在電話內道：「我會派人來保護他。」

馬獅龍道：「不，這裏沒有人打擾，也沒有人知道，暫時是最安全的。」

「事情有甚麼進展？」

馬獅龍本想將兩幫人在文華酒店開會的事告訴他，不過，他害怕這一個難得的機會會被警方弄垮了，於是，他只道：「暫時沒有甚麼，不過，你一定要等我消息。」

戚義答應了。

馬獅龍放下電話。

他本想休息一下，可是，躺在床上，總是無法入睡，忽然想起那電話中的對話，他們會往現場佈置一番。

那是甚麼意思？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想不出來。

他起來，往浴室洗了一個冷水浴，多天來積聚的疲倦一掃而光。

他的思路也較爲清朗了。

這次的開會談判，相信是姓甄與姓戚兩大家族的一次歷史性聚會。

他們都是在現今社會有名望、地位的人，因此，他們談判也在大酒店的會議室內。

他們會用武嗎？

依照常理推斷，應該是不會的，因爲那是高尚的地方，一動起武來，警方來得快，而事情也傳播得快，對他們的面子極有損害。

可是，那句「佈置一番」是別有深意嗎？

當然不是普通的佈置。

那麼會是怎樣的佈置？

馬獅龍又再思索一番，忽然，他對自己說：「這兩個家族，智力與財力都是不相伯仲，而且他們各有成就，他們做事並不一定與常人一般。」

他思索着。

對，他們做事並不依照常規，所謂不按牌出牌，往往會使對方措手不及。

他們會用武？

如果是事實，那麼，明天的報紙可能要出號外。

想到這裏，那「佈置一番」便有了正確的解釋：他們的手下先在開會的現場藏下一些武器，譬如刀子，甚至是槍！

馬獅龍不再想下去。

他立刻離開酒店，駕駛車子直往文華酒店。

那時，已是下午五時許，街上人如潮湧。

馬獅龍把車直駛進停車場，轉入了酒店後面的幾個工場內，這些大酒店爲了使服務達至一流水準，很多工作，例如洗衣、熨衣等，都由自己的工場包辦。

馬獅龍找了一套侍應領班的制服穿上，然後大模大樣的從工人電梯進入酒店內。

他首先打聽酒店訂大廳的情形。

頂樓最重要的會議廳果然早已被人訂了。

他立刻上會議廳。

當他抵達的時候，只見那些酒店工作人員剛要離去，其中一人對馬獅龍道：「快去吃飯，一切都做好了。」

馬獅龍支吾以對，仍然走進會議廳。

會議廳內已沒有人，四周都擺放了鮮花，看來，果眞是一個非常隆重的會議將要舉行。

他小心看了一遍，並沒有甚麼東西值得可疑。

看看手錶，還有個多小時才會有人到來。這段時間，自己應躲藏在那裏最安全？

若到外面走走，很容易被人認出。

最安全的地方，反而是在這會議室之內。

他看見一塊屛風，後面是一個躲藏的好地方，就算一直躲下去，偸聽他們開會談判也是一個恰當的地方。

馬獅龍決定躲起來。

一靜下來，這廣闊的會議廳更顯得空曠，只有冷氣聲音在空間迴響。

忽然，會議廳內一道門打開了。

一個人鬼鬼祟祟的走了出來，這人雖然身穿西裝，但行動却像個小偸。

他小心看了一會，然後往會議廳的四周走了一圈，似是弄了一些東西在那些花束之內。

馬獅龍無法看見他放了些甚麼，因爲他躲藏的地方剛巧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那人迅速的離開了。

馬獅龍等了一會，見沒有人，便走出來，看看那人究竟放了些甚麼入花束之內。

他探手入內，是冰冷的東西——槍！

不是一支，而是一排共五支。

馬獅龍拿了其中一支出來，只見那是一種極爲新型的手槍，只有手掌般大，却可以一口氣射出十顆子彈，而且前面還配備滅聲器。

如果拿起這些手槍殺人之後，再從容離開，外面的人仍然不會發覺。

況且這麼重大的會議，他們一定早已安排好，沒有吩咐，酒店工作人員不會入內。

馬獅龍正在盤算，如何處理這些東西。

他既不知那是甄家的人，還是戚家的人所佈置的。

貿貿然把子彈拿了出來，那是無形中助了其中一家，這兩家人事實上沒有一家值得幫助。

但是假如不把這些東西拿走，肯定有一場大血戰。

他沒有理由眼看着這場血戰發生。

正當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忽然，他聽到了一陣細碎的脚步，似是朝這裏面來。

馬獅龍匆忙跳回原來躲藏的地方。

大門開了一些，一個白衣侍者走進來。

看來他的動作並非一般侍者，他也是鬼鬼祟祟的。

那人看了一會，便從袋裏拿出一件黑色的東西，看來像一個小型收音機。

他並且跳了上那張大枱上。

大枱對上，是一盞極大的水晶燈。這種水晶燈十分別緻，並不是全部都是垂下的水晶粒，最上面的一部份，有幾個光電管，下面有一些蔽光的物體，這樣可以使光線向上射，而不影响下面的視線。

那人把那東西放在那些蔽光物體之內。

然後，他跳了下來，迅速消失。

馬獅龍又再等了一會，走了出來，也跳上了枱，看看那人放了一些甚麼古怪的東西入吊燈之內。

那黑色的東西竟然是一個小型的計時炸彈。

馬獅龍實在吃了一驚。

想不到所謂「佈置一番」，竟然是那麼大陣仗，連炸彈也出動了。

不過，他十分冷靜。

他小心打開那個蓋子，裏面果然有一個跳字鐘，而預定爆炸的時間，應該是八時。

開會時間是七時，談判若是談不攏，放計時炸彈的一家先走，留下那一家便要遭殃。

那實在是比放槍那一家更心狠手辣。

一時之間，馬獅龍實在不知該如何處置。

炸彈一定要拆去訊管，不過，這東西十分精密先進，並非一般計時炸彈。

馬獅龍想了一下，還是決定先拆了訊管，因爲這東西一旦爆炸，危害的性命實在太多。

於是，他試圖看看有沒有甚麼可以截斷電源的。

可是，當他研究了一會，仍然沒有甚麼頭緒的時候，外面又再傳來脚步聲。

馬獅龍一手把那東西放回吊燈之內，然後迅速的跳回那屛風的後面。

門開了，這次並非一人進來，而是幾個侍應，看來他們是作最後的準備。

馬獅龍看看手錶，原來轉眼之間，已接近七時。

接着，有一個看來是宴會領班的人進來，對那些人道：「客人隨時會來，各位緊守崗位。」

看來他們不會再離開。

馬獅龍心中十分着急，因爲他並沒有在那些東西動手脚，看來假如他們的談判沒有結果，一場浴血之戰已不可避免。

他躲藏的地方十分隱蔽，而一般人客或是侍者也不會走近。

時間飛逝。

不一會，已有人到來。

進來的是一個穿着長衫馬褂的人，後面有一個中年男子，他們進來之後，看了一眼，便坐在面對門口的兩張椅上，後面站着三人。

他們低聲說了幾句。

再過了大約五分鐘，又有一些人進來。

同樣是一個老人，後面跟着一個中年男子，尾隨還有三個跟班。

看來他們的人選是經過協議的。

兩個老人並沒有招呼一句。

反而那兩個中年男子却有點頭招呼。

人既來齊了，應該開始談判了，可是，他們分別坐下之後，竟然沒發一言。

那實在奇怪。

難道他們還在等人？等的是甚麼人？

應該是兩大家族在談判，他們還等甚麼？

馬獅龍實在無法想像。

幸好，不久之後，又有三個人進來。

第一個他一眼看去，便認出是星爺。

星爺也來談判？

星爺後面也有兩個人，他們相貌兇悍，看來並非善類，但星爺本身却是從容不迫。

星爺恭敬地向兩位老人家道：「甄老先生、戚老先生！」

兩個老人臉色不大好看。

他繼續招呼道：「甄先生、戚先生。」

兩人祇點點頭，同聲道：「坐！」

侍者拿杯爲他們倒了茶。

甄先生道：「我們先吃晚飯，然後開會。」

侍者道：「好極，我們立刻上菜。」

其他隨從也坐了下來，一共是九個人，但負責招待的侍者，却有十一人之多，因此，他們除了拿起茶杯之外，甚麼也不用動手。

他們一直沒有多說一句。

那一頓飯看得馬獅龍也餓起來，不過，這個時候他不敢稍作移動。

看來是非常豐富的一餐，終於完了。

甄先生招手對那侍應領班道：「我們有非常重要的會議，如果沒有吩咐，不用任何人侍候。」

領班點頭，帶領所有侍者走出會議室，並關上了大門。

勾心鬥角　事敗潛逃

星爺用笑容打開話匣子，道：「兩位，果眞是不同凡响，我能夠出席這個宴會，感到非常榮幸。」

甄老爺道：「不用多言，你說出事實。」

戚老爺也接口道：「把借據拿出來。」

星爺仍然保持笑容，道：「區區千萬元，其實不用驚動兩位老人家。」

「千萬？」兩個老人異口同聲地道。

「是的。」星爺示意其中一個手下，把借據從一個公文箱拿了出來。

那是一大疊紙張。

馬獅龍從空隙中望出去，也看到那是一些非常整齊的文件，並非一般借據。

戚先生道：「星爺，你知道我們是甚麼人，也知我們出身，我們也幹過高利貸。」

甄先生也道：「現今一切都有法律的。」

星爺笑道：「兩位稍安毋躁，我們鄭重聲明，我們並不是幹高利貸，而是正式的借貸，法律承認的借貸，並且得到兩位公子的簽

署。」

甄先生道：「本金是多少？」

「兩年以來，三百萬左右。」

「那麼本利呢？」

「一千萬元零……那些小數目，我們不用算得那麼清楚。」

「一千萬？你們的行徑比賊……」

「不要這麼說！」星爺依然態度從容道：「我們是做生意的。」

戚先生道：「法律規定，借錢利息是不能超過百分之六十的。」

星爺道：「我當然明白，我們有足夠的律師、會計師在我們公司內工作，根據我的點算，每一張借據上的利息，都沒有超過百分之六十，是五十九點九九。」

甄先生道：「你們在耍些甚麼把戲？」

戚先生也道：「不要在我們面前耍花樣。」

星爺道：「這個我們豈敢在老夫子面前賣文章，事實上我們一分一毫也計算得很清楚，而且，在他們借錢的時候，我已經清清楚楚的告訴他們，他們是知道利叠利的數目是非常可怕的。」

他們分別審視幾張大的借據，星爺事實上也沒有亂說，上面有他們的簽署，一切都沒有假。

戚老爺與甄老爺也分別細看，兩人一邊看一邊搖頭，並且嘆息。

一時之間，整個會議室也沉寂下來。

甄戚兩家人互望了一眼。

戚先生道：「星爺，江湖有規有矩，你們是否依着來做？」

「那要看看甚麼環境。」星爺依然面不改容。

戚先生道：「我的兒子死了，怎麼算法？」

「這件事我們也感到遺憾，不過，因爲他們一同借這筆數，因爲數目大，我們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特別要他們簽了一張，假若有人死去，他的家族也要負責賠償。」

星爺在公事包內再拿出一份文件。

那實在是一份罕有的文件。

甄先生道：「我從來沒有看過，甚至聽過有這種文件，父債子還，或是子債父還已是不合道理，有甚麼理由，還要整個家族負責。」

「是的，我們也考慮過，不過，他們要錢，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星爺只是把那份文件拿在手上，並沒有交給他們任何一個人看。

看來，這份文件一旦被毀，這罕有的承諾是很難令人相信的，因此，星爺並不肯交與二人細看。

甄戚兩家人都知道這文件重要。

年紀最大的兩位老爺，不知爲甚麼，竟然同時站起來，想搶奪星爺手上那份文件。

星爺縮手，把文件放入公文箱。

兩位老爺站起，他們身後的隨從也緊張起來。

星爺稍爲把椅子移後，他的隨從也緊張起來，也都站了起來。

一時之間，是劍拔弩張之勢。

還是兩個中年人較爲冷靜。

戚先生道：「爸！」

甄先生也道：「爹！」

兩位老爺也是經歷過江湖風波的，不過，這三十年來，只有他們威脅別人，那有人會威脅他們，因此才會有此橫蠻的衝動。

兩位老爺終於坐了下來。

馬獅龍在他的躱藏處，也看得非常緊張，而且以爲這場面，火爆程度一觸即發。

兩位老爺坐下，星爺也坐下。

其他隨從也坐下。

戚先生道：「星爺，你想如何處理這事？」

星爺冷笑道：「這話似乎應由我來問你們才對。」

甄先生道：「你我都是江湖人，那麼，我們便用江湖的規矩解決。」

他說得十分堅定，斬釘截鐵。

星爺道：「好，兩位都是大家族的中流砥柱，你們說出來，我們會考慮。」

戚先生道：「我們來此之前，已有一個協議，星爺，我出一個價錢。」

星爺道：「說來聽聽。」

「兩折！」

星爺聽了，似乎在按捺着他的怒火，道：「戚先生在開玩笑！」

甄先生也重複道：「兩折！」

這件事因爲牽涉兩家人，因此，他們重複表示他們是同意這個數目的。

星爺道：「兩位似乎沒有甚麼誠意。」

他想站起來。

戚先生道：「星爺，這個價錢，若你不滿意，我們可以再談。」

甄先生也道：「有道是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這兩個家族主持人果然是老練過人。

星爺知道，與這兩位要人談判，並不是一件易事，他們時軟時硬，實在難以對付。

不過，他也不是個普通人。

星爺道：「好，你們都是爽快的人，我也還一個價給你們，九折！」

一時之間，甄戚二人都沒有說話。

兩位老爺竟然站了起來。

甄老爺道：「我走！」

戚老爺道：「我也走！」

兩個老人似乎失去了往日雄風，在這種場合當然是不能一走了之的。

可是，有道是老人變年輕，難道他們果眞如此？

甄先生與戚先生也站起來，分別勸兩位老人家坐下來，星爺仍然從容坐着。

兩位老人仍堅持要走的模樣。

當他們走近門前，甄戚兩家人所有隨員都已離開了那張大圓桌。忽然，四個隨從轉身向前，這樣，他們的形勢是保護着他們甄戚兩家的大人物。

而他們手中已有了槍。

星爺那兩個隨從，也隨即起來。

他們並沒有手槍，而是兩挺小型的腋下機關鎗。

這更是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場面。

而那兩個老人故意要離開，其實是一早已有預謀。

星爺仍然坐着。

沒有人開鎗。

星爺道：「我想，如果這件事需要武力解決，我認爲這裏既不是適宜的地方，這個時候也不是適當的時機……」他頓了一頓，又道：「坐下！」

他吩咐他的兩個隨從先坐下。

兩人慢慢的坐下，但腋下仍挾着機鎗，這種先進的機鎗，一分鐘可發六十粒子彈，收藏容易，發射更易，如果用鎗解決，兩人勝十人。

星爺叫他的手下先坐下來，這顯得星爺更有江湖豪氣，更具英雄本色。

兩大家族似乎臉上沒有了光采。

甄先生笑道：「好了，好了，我們再好好的坐下來談，世間上那有事情談不妥的！」

戚先生也道：「是的，我們再談！」

兩位老人家也坐回座位。

他們似乎更無神采。

在他們心目中，也深深佩服這位星爺。

當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座位，星爺又回復了那氣定神閒之態。

甄先生道：「星爺，你出的價錢，並不合理。」

戚先生道：「給我們另外一個價錢。」

星爺想了一下道：「好，八折。」

「八折是八百萬！」甄先生道。

戚先生道：「三百萬變成八百萬，只是兩年時間，看來也是太過。」

甄先生道：「你還可以……」

星爺道：「我來這裏，並不是查案……不過，給我一些時間，讓我打一個電話。」

甄先生道：「也好，我們大家各自休息商量一下，再談下去。」

星爺道：「這大宴會廳的外面，還有一個休息室，我們出去打電話，你們談談！」

甄先生道：「外面已經下了鎖。」

星爺道：「我不會走的，不像……」

他們三人退出了大宴會廳。

甄老先生第一個打開了沉默道：「老戚，想不到幾十年後，我們仍要合作！」

戚老先生也十分感慨地道：「並不是合作去拿別人的錢，而是要送錢給人家。」

這話眞有些諷刺。

甄老先生道：「我們相交二十年，也互相不再見面二十年……而眼前所發生的事，實在羞耻！」

戚老先生道：「我還失掉了一個孫兒。」

甄老先生道：「我那個孫兒仍失了踪影，我看還是凶多吉少。」

兩個老人是有點悲從中來的感覺。

甄先生道：「我們正式談談……」

甄先生道：「這件事十分棘手，我看用武力解決並不是辦法，還是先用錢……」

「我也是這個意思。」

「多少？」

「你家的孩子引得我家的……」

「你說什麼？引誘？男人也會引誘男人？」

「如果不是，那會……」

兩位中年人，實在是接受不了這種同性戀的事情。

這話題一開，兩位老爺更加爭吵起來。

戚先生道：「我們不要再吵，事實已在眼前，再多吵架，只是表示我們兩大家族不成氣候。」

甄先生道：「是的，我們之間的事，暫擺在一旁，將來再算，如今是出一個價錢。」

戚先生道：「半價如何？」

甄先生道：「我想也只有如此，他們用我們家族的名字，如果我們不負責還，以後不論是黑白兩道，我們再也沒有信用。」

「你們負責三百萬！」戚先生道。

「爲什麼？」

「因爲我的兒子戚其鋒已死！」

甄先生道：「我的兒子失踪。」

「那麼……」

甄先生道：「你我都不是爲了多付一百萬元而吵架的人，這事算

了，我多付，不過，以後解決的時候，我們也各不再拖欠。」

「好極！」

事情在兩大家族方面來說是暫時決定。

還要看星爺又有什麼建議，有什麼反應。

馬獅龍實在想也想不到，躲在這地方，竟然能夠看到一齣好戲，而且明白了這件事的大部份來龍去脈。

有人敲門。

星爺道：「我們可以進來嗎？」

隨從把門打開了。

星爺進來，大家又再坐回原處。

甄先生道：「好了，我們已經有了決定，我也不想再多言。」

「多少？」

「一半！」

「那是五百萬元！」星爺道。

他沒有再表示什麼，你不能從他的臉孔找到任何滿意或是不滿意的線索。

星爺終於開了口，道：「我想事情總要解決，既然你們是還了一個價，我也大方地答應……」

他身邊兩位隨從似乎有些話要說。

星爺道：「什麼時候付錢？」

甄先生道：「至低限度，也要我家的甄仕傑回來才可以！」

星爺道：「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那我們要等一下了！」

星爺道：「但我們等不了太久！」

甄先生道：「也許你們出一點力，便可以早日收錢，否則……」

星爺道：「甄先生，請你不要把令郎失踪的事也放在我們的身上。」

甄先生道：「只要你們肯出力……」

這話是强力的暗示，星爺這方面的人是擄劫了他的兒子。

看來星爺倒沒有什麼，他兩個隨從反而是沉不住氣。

甄家與戚家兩家族的隨從也十分機警，因爲他們早知這兩人有機關鎗，因此，一定要先下手，否則，永遠也無法佔上風。

他們一見這兩人有所動作，他們立即拔鎗。

這是第二次劍拔弩張的情形。

馬獅龍恐怕這一場可怕的鎗戰是免不了，而他躲的地方可以躲得過人眼，却躲不過子彈。

他實在想跳出來。

可是，如果情形有變，他走出來，反而事情更爲不妙。

他眞不知如何是好。

星爺道：「咦，你們怎樣了？一切事情既已決定了，你們還要拔鎗，你們先收起來。」

兩人把機鎗收了。

其餘的人也慢慢收回配鎗。

星爺道：「好，我也盡力而爲。」

他收拾好了一切，再禮貌地向甄家與戚家兩位老爺微微躬身，表示他的尊敬。

然後，他道：「告辭！」

想不到一場鎗戰暫時止住。

星爺與兩個隨從離開了。

戚先生道：「我們也走吧！」

甄先生道：「不，我們有話要說。」

甄老爺接口道：「我不想與你們再見面。」

他說得非常笨拙，這話沒有轉圜餘地，相信甄老爺年輕時叱咤風雲，一定不會這樣，而今人老了，一切都變得沒有了當年的風範。

戚老爺也不甘示弱地道：「我也不想！」

甄先生道：「你們想怎樣？」

戚先生道：「我們會協助你們找甄少爺，不過，找到以後，我們是不會付錢的。」

甄先生道：「爲什麼？」

「因爲我的兒子已死！」

「但你不要忘記，我的兒子雖沒死，但不能讓他一個人承擔日後的一切惡果。」

「那是你們的事了！」戚先生這話說得很風涼。

「什麼？」甄先生勃然大怒。

戚老先生也是憤然站起。

甄老先生當然不甘示弱。

戚老先生道：「過去的恩怨，我不想再提，這件事既已發生，我們要面對，但事後我也不願再見你們。」

甄老先生道：「我也是！」

甄先生道：「好極，你想我們怎樣？」

戚先生道：「先分頭追查令郎的下落，然後，我們一齊聯手，把這星爺的集團打垮。」

甄先生道：「既然你們識大體，我們也就合作這一次，看看那個星爺還有什麼本領在我們面前裝鎮定。」

戚老爺道：「不，我不想聯手！」

甄老爺也道：「我也不想！」

兩位中年人都有這麼頑固的父親，一時之間，倒也是十分尷尬。

「爸！」

「爹！」

戚老爺道：「上！」

甄老爺反應也快，自己先退後，道：「上！」

一時之間，大家都有手鎗在手。

甄先生道：「老戚，我看我們不必爲老人家的事而鬥氣，好

嗎？」

戚先生點頭。

兩人都喝令隨從放下手鎗。

可是兩個老人仍然吹鬚瞪眼，氣似乎沒有平下來。

戚老爺忽然推開了椅子，一個轉身撲向那一排的花束處，伸手入內。

甄老先生也不猶疑，同時轉身，也是同時伸手入那些花內。

兩人動作速度一樣，靈敏程度也差不多。

仍是寶刀未老的動作。

兩人都拿了一支鎗出來，同時指着對方的胸膛。

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會預料到有此變化，一時之間不知所措，鴉雀無聲。

兩人在這情況之下，沒有開鎗，只是僵持着。

甄先生道：「爸！」

戚先生也道：「爹！」

兩人不敢有所移動，因爲他們稍一妄動，都會有一個人受傷，而同歸於盡的機會是極大的。

甄先生忽然叫道：「好了，好了，你們兩位老先生，就這樣解決吧！」

這是負氣的說話。

戚先生也明白其意，道：「我也不理了。」

衆人散開。

兩位老先生仍然對峙着，可是兩人都沒有了支持者，一時之間，似乎又失去了那種勇氣。

甄先生問：「你們爲什麼有鎗在這裏？」

戚先生也道：「我也說過，我們的身份不宜配鎗在身。」

甄老先生與戚老先生趁這一個機會，慢慢的分開了。

戚老先生道：「我早有預謀。」

甄老先生也道：「我早有佈置。」

他們都分別看着他們的隨從，而那幾個隨從都低下頭來，看這情形，大家都明白。

戚老先生道：「想當年，我們出生入死，那一次不是佈置周密？」

甄老先生也道：「對，想當年，我們在險死還生的局面，那一次不是早有佈置，否則一早便已被人槍殺了。」

甄、戚兩中年人都明白過來。

馬獅龍躲在那裏，聽了兩位老人的話，明白剛來的時候，有人鬼崇崇進來放置鎗械，原來是這兩位老人家的意思。

甄、戚兩中年人對望一眼，對於兩位老頭子，他們似乎都遇到了同樣的難題。

甄先生道：「好了……老戚，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救了我的兒子甄仕傑，然後再定下一步行動。」

戚先生道：「有什麼高見？」

甄先生道：「這些年來，我已不喜歡暴力！」

戚先生道：「我也是，如今這個世界，暴力只是電影、電視上的鏡頭，眞正厲害的，是沒有流血的殺戮。」

甄先生道：「好極，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分別在各區搜尋，一有消息，互相通知。」

兩人又談了一些細節。

本來這兩家已成爲世仇，但而今爲了這件事，被逼合作，倒也是天意。

馬獅龍一直小心偷聽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可惜，他們說話聲音放低，沒有辦法聽得清楚。

他看着手錶。

還有三分鐘便是八時。

他想起那吊燈內的計時炸彈，他記得那是調較了在八時爆炸，還有三分鐘。

馬獅龍一時之間，不知怎樣才好，如果在八時之前散去，一切都沒有問題。

而今他們還在商量。

馬獅龍想立刻跳出去，這樣，可以救了他們及自己，不過，卻會引起軒然大波。

這時，電話响了。

其中一個隨從往接。

他聽了兩句，臉色便變，放下電話，叫道：「這裏有炸彈。」

他的話立時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走！」有人叫道。

戚先生道：「慢着！」

衆人停了下來。

「炸彈在那裏，什麼人打來？」

那人道：「我不知道，那人只是說，這室內有一個計時炸彈，在幾分鐘之內爆炸。」

其他人又哄動起來。

有兩個人已走到大門，一推之下，竟然不能開啓。

「爲什麼會這樣？快叫人來！」

「不，我們吩咐過侍者，沒有我們的吩咐，他們不用來招呼我們，因爲這是一個非常秘密的會議。」

「那怎麼辦？」

「快找炸彈！」

於是，所有人一起去找。

他們分別在所有角落去找，也有往厠所，馬獅龍知道，自己不能再躲，因爲這一搜索，自己也是無所遁形，倒不如自己先現身。

馬獅龍跳了出來，叫道：「你們停下來！」

忽然出現了一個陌生人在會場之內，衆人更覺詫異。

兩位老先生大叫：「有奸細！」

馬獅龍道：「你們想不想死？」

衆人搖首。

「不想死，便先把炸彈拿下來。」

衆人面面相覷。

馬獅龍知道不能再等，他一躍而起，上了大枱，再從吊燈之內把那個盒子拿了出來。

衆人聚攏起來。

馬獅龍叫道：「你們看，還有一百秒便爆炸！」

衆人立時散開。

馬獅龍把盒子打開，只見裏面那個液晶體數字鐘在跳動。

馬獅龍道：「有沒有人有髮夾之類尖利的東西？」

有人遞上一條鋼絲，看來是一種百合鎖匙。

馬獅龍道：「你們避開，我拆這些訊管並沒有一定把握。」

衆人都非常害怕的讓開。

馬獅龍用那條鋼絲挑開了兩條電線，一紅一綠，假如拉下一條，炸彈應該失效。

當他要決定拉的時候，忽然，另外一條電線却從後面彈了出來。

馬獅龍立時冷了半截，以他對炸彈的知識來說，多了一條電線，麻煩事立即多了。

因爲三條電線中，一定有一條是直接觸動電池，那是說，如果拉錯了其中一條，炸彈便要立時爆炸。

而液晶體跳字錶上出現：三○！

還有三十秒！

馬獅龍想把最後那一條抽掉，可是，最後的一條可能是最危險的一條。

他這麼猶豫了一下，液晶體跳字錶又少了十秒！

還有二十秒！

馬獅龍心想，再猶豫下去，炸彈也要爆的，倒不如賭一下運氣。

他決定抽那條最後的電線。

那是一種以毒攻毒的心理，橫豎都是危險，那便抽最危險的一條。

他一抽，液晶體跳字立即停了，停在那三字上！

馬獅龍伏了下來。

沒有爆炸！

過了一會，大家才轟然叫好！

馬獅龍也如釋重負的坐了下來。

兩位老先生立時你一言、我一語的追問馬獅龍。

「你是什麼人！」

「你怎麼進來？」

「你偷聽我們的事情？」

「你是星爺派來的人？」

一連串的話，令馬獅龍不知如何答起。

戚先生道：「不用問，讓他自己說。」

甄先生道：「你是……」

馬獅龍道：「你們不必知我是誰，你們要聯手對付星爺，我也不會洩露。」

「你究竟是什麼人？」

「是幫你們的人。」

「怎樣幫我們？」

「我可以把甄仕傑送回你們手上。」

這話一出，甄家的人大爲驚詫。

馬獅龍道：「你們只要派一個人跟我回去，我可以立刻把甄仕傑送回你們。」

甄老爺第一個說道：「我去！」

馬獅龍還沒有回答。

甄先生也道：「爸，你讓我去！」

馬獅龍見他們再沒有異議，便道：「好！」

戚先生插口道：「我也去！」

甄先生開始並不明白，他想深一層，他是預防其中有詐，如果沒有的話，也可親眼看到甄仕傑，親自問他，也大約可以找出戚其鋒死的原因。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道：「你們兩個跟我走！」

這時，已有侍者進來，因爲其中有些隨從已撥了電話到侍者的房間。

侍者看到桌上凌亂一通，而且又有一具古怪的東西，不過，馬獅龍一手把那些東西收了。

甄、戚兩人隨着馬獅龍往外面走。

馬獅龍把他倆載到那個「囚」着甄仕傑的地方，並且把甄仕傑交給了他們。

甄先生似乎十分感激馬獅龍，道：「先生，我們如何報答你的恩典？」

馬獅龍道：「你不用報答我，你們聯手摧毀了這個高利貸集團，已是爲我做了一件事。」

戚先生道：「先生有過人魄力，也許將來我們也需要你助一臂之力！」

說話是誠懇而有禮，馬獅龍道：「以你們的力量，需要我的時候，自然可以找到我。」

兩人無法，甄仕傑身體也不好，只有即時離開。

馬獅龍也再度鬆了一口氣。

＊　＊　＊

當馬獅龍完完整整把他遇到的經過告訴了戚義之後，戚義也覺得這事的發展確是出乎意料之外。

一對同性戀者，牽起兩個世仇的家族，更惹來一個高利貸的集團，這些故事，說起來有些天方夜譚，但現今的世界，事實是如此。

戚義道：「他們會追踪你？」

「當然，不過，擺脫他們並不

太難，因爲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星爺那個集團。」

「還錢？」

「看來，他們已找回甄仕傑，還錢已經不再會這麼容易的了，我想，這一次應該有一些非常嚴重的事情發生，例如大規模的械鬥。」

戚義道：「我們應……」

「我們應袖手旁觀，看看他們兩虎相鬥，自相殘殺一下，使社會也多一分安寧。」

戚義道：「我們警察的責任是……」

「防止罪案，不過，有很多時候，我們要靈活一些，讓他們互相殘殺，總比你們出動更省人力物力。」

果如馬獅龍所言，五天之後，西區與兩個新市鎮地方，發生了一連串的集體械鬥案件，有很多人受傷，不過，他們都在警察來到之前，已作鳥獸散。

戚義從線人方面知道，這一連串的仇殺，都是由甄、戚兩大集團聯手對付星爺的集團。

這次星爺那個集團損失了不少人手，看來他的千萬元欠款也暫時沒有機會收到。

不過，他們當然不會罷手。

馬獅龍與戚義都靜觀其變。

一日，馬獅龍接到了一個電話，聲音有點熟悉。

「你是馬獅龍？」

「我是……」

「好極，我姓甄，甄仕傑的父親。」

馬獅龍笑道：「你把我的底子也查了出來？」

「其實我早該想到，有這麼大膽子的人，而有能力救我的兒子出來，看來在江湖上，也不會有多少人。」

「我並不是江湖中人。」

「這點我明白！」

「甄先生，有什麼指教？」

「我想你替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

「我知道你有一個外號，是『現代俠客』……」

「那些都是記者、朋友的謬讚。」

「我請你做這件事，簡單來說，是徹底剷除星爺那個高利貸集團。」

馬獅龍聽了，已沒有興趣。

甄先生立即接口道：「我並不是請你去殺他，我只希望你爲社會盡一點力，因爲，不只我是受害人之一，而且還有很多貧苦大衆做了他高利、吸血下的犧牲品。」

馬獅龍仍然聽下去。

「你需要什麼都可以，我們談談……」

「你想利用我？」馬獅龍問。

「不……」甄先生道：「我是個商人，我一向都講求價值，你提供服務，我會付與報酬。」

「我不是個殺手！」

「我知道，而且我並不是給你報酬，而是如果你有本領把這個集團連根拔起的話，我會捐一筆款項給本地的慈善團體，而且可以由你指定。」

「這倒是一個新鮮的法子。」

「馬先生，請你考慮一下，如果你下了決定，你可以找甄氏企業，便可以找到我的了。」

電話放下。

馬獅龍從來沒有接過這樣的僱請。

他當然不喜歡被僱，不過，他自己也有想過，當事情淡了下來，如果星爺集團並沒有被剷除，他也會想些辦法把他們弄個落花流水。

而今，既然有人提供資料，更提供了對社會有益的報酬，這實在是一個好機會。

馬獅龍把這事告訴戚義，戚義聽了，也大表贊成，道：「既剷除罪惡集團，也造福貧民百姓，何樂而不爲？」

馬獅龍心下仍有一個顧忌，他知道甄先生在利用自己，不過，手法也算高明。

他暫時並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

過了差不多一個星期，馬獅龍又再接到一個電話，並不是來自甄先生。

那聲音也有一點稔熟。

「我姓戚！」

想不到另一個星爺的對頭也來了。

「戚先生，你是……」

「我是戚氏企業的……也是被你救過的……」

馬獅龍其實早已知他是誰。

「有什麼賜教？」

「我的孩子死了，這事牽涉太多，相信你也明白，不過，他還是一個犧牲品。」

「犧牲在什麼之下？」馬獅龍故意這麼問。

「高利貸集團之下！」

「啊！」馬獅龍故作恍然而悟。

「我是個爽快的人，我有一個這樣的提議，不知馬先生是否接納？」

「你怎知我姓馬？」

「馬獅龍先生！對於我的恩人，仇人，我一律會查探得清清楚楚的。」

「好極，你找我作什麼？」

「我只是一個提議，是否接納，我並不介意，那個高利貸集團，不但害了我們，還害了很多人，我想，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剷除了他們，豈不是大快人心？」

「對！但我並不是一個殺手！我也不是警務人員！」

「這點我當然知道，其實，在這個社會內，有很多事情並非殺手，也並非警務人員可以做得到。」

「你僱用我？」

「不，我絕沒有資格僱用你。」

他似乎連馬獅龍的性格也查得很清楚。

馬獅龍道：「那麼，你有什麼好提議？」

「我會捐一筆爲數不少於一千萬元的基金，造福本地貧民。」

「咦！」馬獅龍覺得奇怪，這個提議與甄氏的提議不約而同。

「什麼？」

「你是單獨要求我這樣的？」

「還有誰？」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戚先生又道：「請你好好考慮一下！」

他放下了電話。

看來甄、戚兩人都想用馬獅龍來對付星爺，而且手法同樣漂亮。

馬獅龍實在有些意動。

剷除一個吸血集團，還有兩千萬元作慈善用途，那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行動。

他把這事告訴戚義，戚義見馬獅龍有些考慮，便說道：「你不去，我去，我用你的名義，替那些貧苦人賺回兩千萬。」

馬獅龍知道這事是義不容辭。

「他們兩人利用我，你以爲用不用通知他們。」

戚義道：「不用，利用他們之間的仇視與矛盾，看來對你偵查有更大幫助。」

馬獅龍也同意。

於是，他決定行動，並獲得戚義的答應，隨時提供最大的方便。

馬獅龍終於下了決定，分別通知甄、戚兩人，但並沒有讓他們知道，他是接受了兩方的。

他分別見過了甄氏與戚氏兩人，對於星爺這個高利貸集團的資料，他分別從他們兩人處獲得不少。

這個集團的名稱就用高利貸集團，他們是一種既用正途手法，用眞正商業登記來借貸的公司，同時也用了另一種非常卑鄙的手法，向低下層的市民吸取血汗金錢。

這種經營手法，很多時候是難於對付的，怪不得甄、戚兩人，也不願再沾手。

因爲這高利貸集團非常懂得走法律罅，遇到一些對他們有利的地方，他們便用正確的法律途徑，但對他們不利的，又以卑鄙手段。

他們的行徑是無所不用其極，也異常卑鄙。

馬獅龍聽過他們提供的資料，也可以感覺得這高利貸集團的存在，豈止是社會上的一個血瘤，更是一個有毒的惡瘤，內裏的病毒隨時都會散播到整個地方。

因爲高利貸集團受了甄、戚兩人的對付，傷亡不少，所以他們所有活動暫時都偃旗息鼓。

不過，正規的貸款工作依然進行。

馬獅龍上過這間高利貸集團的公司，裏面佈置輝煌，馬獅龍試探式申請過一些貸款，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看來最重要的，還是找到星爺。

他是這集團中一個最關鍵人物，可是，馬獅龍問警方，也向一些線人找尋，沒有了他的踪影。

看來，他好像在人間消失了。

這一次，本來是找到一個好主顧，想不到事件弄僵了以後，他自己本身的地位也保不了。

看來這件事本來是非常容易到手的，想不到弄到如此，星爺實在是死不瞑目。

何況他並沒有死。

他也下了決心，總有一天，他一定要爲公司找回那一千萬元。

星爺是個非常小心謹愼的人，他躲藏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再在鬧市出現。

當他一出現，馬獅龍便立刻知道，因爲黑白二道之內，都有他的線人在。

馬獅龍接到線報，以第一時間往看他的出現。

星爺似乎並沒有什麼改變。

他仍然是那麼從容不迫，以馬獅龍的經驗來看，這是一個辦大事的人。

成敗不能論英雄，星爺一次的失敗，並不能算他永遠失敗，可惜的是，他是從不正當的途徑着手，假若他向正途發展，應該是有不錯的發展。

馬獅龍第一次並沒有與他接觸。

這個人是非常機靈的人，這樣突然的前去與他接觸，肯定刺探不了多少，反而儆醒了他，讓他有足夠的準備，反爲不美。

馬獅龍一直跟踪了他一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之內，他都是游手好閒，晚間總是在同一間酒吧出現。

看來他是在等一個人的出現。

不過，足足一個星期，那人並沒有出現。

第八天，星爺又在那酒吧出現，不過，他再沒有等人的神色，反而是與一班酒友在鬧酒。

這不是他一向的作風，當然，其中一定有問題。

馬獅龍也在有意無意之間，在他們鬧酒之間出現。

星爺開始並沒有注意到他。

到了酒吧差不多打烊的時候，那時，酒吧之內，只剩下八個人左右。

馬獅龍詐醉，伏在一張離星爺不遠處的桌上。

星爺也有些醉意。

馬獅龍起來，却走不了兩步，便跌了下來，星爺脚步踉蹌，却走來扶了他起來。

於是，兩個人糊裏糊塗，搭着臂膊，便出了酒吧。

外面接近清晨。

晨風撲面，使他們的酒意醒了一些。

星爺笑着，道：「你跟我上酒店！」

馬獅龍聽了，嚇了一跳，想不到這人，竟也是一個同性戀者。

其實馬獅龍一早應該想到這一點，如果他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他就沒有理由可以認識到戚其鋒與甄仕傑這一對，而且把他們陷入了一個羅網之中。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他，詐作沒有聽到什麼。

但星爺依然撲向馬獅龍，叫道：「上去，上去！」

一時之間，弄得馬獅龍不知如何是好。

他心下想：「既然要多了解此人，正好趁這大好的機會，看看他的來龍去脈。」

於是，他詐作你推我讓，你追我趕的一直往附近一間中上的酒店去。

酒店是通宵營業的地方。

那是大清晨，酒店大堂之內，並沒有什麼人。

星爺雖是醉了，但仍然懂得走近接待處。

馬獅龍還以爲他往註册登記。

那知道，他對接待那人道：「三七五！」

「好，岑先生，你等一下！」

原來星爺這人姓岑，鎖匙並不是在接待處，不過，那人服務精神良好，去爲岑星拿了鎖匙。

馬獅龍隨着他，兩人跌跌撞撞的走向升降機。

酒店內的人，無論是客人，或是工作人員，似乎已見慣這種場面，並沒有什麼詫異。

升降機來了，星爺一把拉了馬獅龍進內。

到了三樓，他又再一把拉了馬獅龍出去，並且扯着他走往三七五號房間。

他費了好長時間，才能把門開啓，這證明他並非詐醉，而是眞的醉了。

星爺把門推開，整個人撲向裏面。

馬獅龍只好跟着進去。

星爺已躺在走廊處。

馬獅龍先關上了門，道：「星爺！星爺！」

星爺並沒有反應。

馬獅龍試試用腿踢了他一下，仍然沒有反應。

馬獅龍心想：「這次眞痲煩，要服侍個酒鬼。」

當然，他不會服侍這位星爺。

他趁這個大好的機會，搜索一下這個房間，因爲這個房間並不是他而今才租來的，一定是已住了不少時日。

馬獅龍入內。

他開了燈。

房內的床鋪是十分齊整的，不過，那些抽屜却是十分凌亂，看來像有人搜查過似的。

他提高了警惕。

他閃身進浴室，裏面並沒有什麼。

反而最奇怪的是那衣櫃，並沒有搜索過的痕跡，馬獅龍突然有一種預感。

難道這衣櫃之內……

他正在懷疑，那衣櫃門便突然自動的開了，跳出了一個人，那人手上拿着一柄明晃晃的刀。

刀是劈向馬獅龍的。

馬獅龍下意識地閃開，然後向橫一脚。

那人身手極佳，稍稍躍起，避過那一脚，然後又再劈來，一刀接着一刀。

刀風撲面，使馬獅龍再無還擊之力。

他只能退後。

那人又再攻上，他的刀法純熟，是一個慣用這種刀的人，馬獅龍在後退之時，已看清楚他的來勢。

當他退無可退，他突然一個矮身。

他像一隻弓身的貓，撲向那人的腰部。

他人未到，雙拳已到。

馬獅龍這「雙龍出海」，用了八分之力，那人狂叫一聲，向後翻了一個觔斗。

他跌在地上，撫着腹部，這兩拳給他的創傷實在不小，馬獅龍再上，俯身奪他手上的刀。

這一俯身，重心稍失。

那人在痛苦之中，竟看得清楚，雙腿成了一對剪刀脚，橫掃馬獅龍。

馬獅龍重心已失，再被一掃，整個人倒了下來，而那人雙刀向橫劈。

馬獅龍眼看避無可避，要吃這一刀。

不過，馬獅龍是個臨危不亂的人，他一手插出，插向那人的腋下。

腋下是非常敏感的地方，那人

手中刀不穩，刀在半空，也無法劈下。

馬獅龍反而趁這機會，一手搭向他的手腕，用力一拗，那人手中的刀已落在他的手上。

這一招反敗爲勝，實在是險極。

馬獅龍有刀在手，當然是更加生龍活虎。

那人讓開，馬獅龍撲上。

他不能及時起來，再在地上滾了兩滾。

只見有一本書的東西跌了出來。

那人也發現，但來不及去拾。

馬獅龍却被那書吸引了，他刀稍慢，那人移開，馬獅龍便上前，把書拾了起來。

那人實在機靈，就在這短短的一剎，弓身彈起，撲向門處，跳過了躺在走廊上的岑星，開門出去。

馬獅龍看看了那本書，似乎是一本手抄的東西，他納入懷中，追向門口。

這一稍遲，外面已再無那人的踪影。

馬獅龍知道再追下去，也無益，倒不如回到岑星的房間，看看情形如何。

岑星顯然醉得厲害，因爲剛才猛烈的打鬥，竟然沒有弄醒他。

馬獅龍看看衣櫃之內，只見裏面亂作一團。

看來那人是正在房間搜掠，但聽見他們回來，便躲在衣櫃之內。直到馬獅龍要開櫃，他無處可以再躲，只好撲出，並下殺手。

衣櫃之內，有幾件衣服。

地上放着一個手提旅行袋。

馬獅龍把旅行袋打開，裏面有一些衣物，旁邊的袋中，裝有一叠美金，還有旅遊證件。

美金數目不少，沒有失去，證明剛才的人並非爲錢而來。

馬獅龍把懷中的簿子拿了出來。

他打開一看，赫然是一本名單。

名單之內，竟然有一些是非常出名的人，有男有女，每個名字之下，既有詳細地址，常常出入的地方，也有車牌，每個人重要的朋友。

再下去，便是一個銀碼。

這個銀碼數目也相當大，全是超過五位數字。

馬獅龍一直看下去，到了中間左右，發現了戚其鋒與甄仕傑的名字。

兩人資料十分詳細，並且有一堆數字。

馬獅龍約略計算一下，總共在一年之間，借下三百萬左右。

這數字正是他們向星爺所借的，後來變成了千萬元，那是因爲利叠利所致。

馬獅龍心想：「這一本定然是他們交易的名單，如果讓這本東西公開，一定是鬧得滿城風雨，有很多人一定有大痲煩。」

馬獅龍再看新的一頁，看到一個議員、一個明星、幾個騎師，甚至還有一些政府官員的名字。

馬獅龍似乎已知道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他把抄本納入懷中。

他再看一下，房內再沒有可疑的地方或東西，他跨過了岑星的身體，離開了酒店。

＊　＊　＊

馬獅龍並沒有回家，他叫了一部的士，直向戚義的住所而去。

戚義正在吃早餐。

他看見馬獅龍有點衣履不整，便知道有事發生。

馬獅龍把簿子遞了給他。

戚義一看，越看越是驚異，道：「那裏來的？」

馬獅龍道：「岑星所住的地方，一個賊的身上！」

戚義聽了，摸不着頭腦。

馬獅龍便把事情經過簡單的講述出來。

戚義聽了，半晌道：「這個高利貸集團，似乎與很多名人有來往，看來這事情定會弄大。」

「不過，他失了這本東西，一定非常徬徨。」

「他會來找你？」

「不一定，因爲他那時酒醉，並不知道我是誰。」馬獅龍道。

「那你打算怎樣？」

馬獅龍又把戚氏與甄氏的話告訴了他。

戚義道：「他們利用你？」

「被人利用，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且他們利用我，可以使很多人得到好處，這點却是無妨。」

「對！我們如何對付岑星？」

「我看他袋中有美金、證件，可能是想隨時離開本地，想剷除他，當然是現在這個時機。」

「我們無法拘捕他。」

「當然，因爲我們並沒有確實的罪證，不過，他能夠在這個圈吃得開，自然是有一班人跟着他。」

「從那些人下手？」

「你的線人也可……」

戚義明白馬獅龍的意思。

馬獅龍便在戚義家中睡了，而戚義也自己上班去，到了黃昏時分，馬獅龍被電話吵醒。

「馬獅龍，我接到線人的報告，現在已有很多人想把岑星找出來。」

「爲什麼？」

「是那本名單！」

「他們怎知？」

「我想是那個想偷那本名單的

人故意放出了這消息，這份名單牽涉太大，黑白二道的人也想找他出來。」

馬獅龍道：「那麼我們有辦法找他！」

「有什麼辦法？」

「你先回來。」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又再撥了一個電話。

「阿全，偷渡的情形怎樣？」

電話中那人說了一大堆，馬獅龍只是聆聽着，當他說完，馬獅龍道：「岑星一出現，先通知我。」

那電話中的人似乎有些猶豫，不過，終於也答應了馬獅龍。

馬獅龍梳洗一番之後，戚義也回來了。

戚義一進門，便道：「有什麼辦法？」

「等！」

「等什麼？」

「等電話！」

「什麼電話？」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一個極有辦法的人，專門替人偷渡。」

「往那裏？」

「除了大陸、蘇聯，什麼地方都可以。」

「換句話說，岑星只要是想偷渡離開的話，便離不開你的朋友？」

「正是如此！」

「你朋友對你這麼好？」

「因爲我救過他一次，不過，他爲人義氣，我叫他注意岑星，他不會放過的。」

那夜並沒有電話。

到了第二天黃昏，阿全的電話果然來了。

「台灣貨輪，今晚十一時上船。」

馬獅龍只是接到這簡單的消息。

不過，本地資訊發達，他很容易便查到那艘貨船，並且查到貨船果然在十二時左右開出。

如果岑星眞的坐這艘船偷渡，他應在十一時左右上船，馬獅龍與戚義準備好了一切。

戚義爲了這件事，特別向他的朋友借了一艘快艇，因爲他們知道，偷渡上這種台灣船，一定要自己乘小型電船往貨船。

晚上十時左右，馬獅龍與戚義已在那艘快艇之上。

他們早已查出那艘台灣船所泊的浮標，當他們駛近，果然是阿全口中的那艘。

爲了掩飾，馬獅龍把快艇駛近一些大船的旁邊，那是已近夜十一時，台灣船上一切已安靜下來。

忽然海面上响起了一艘快艇的聲音。

並不是普通的快艇。

馬獅龍從望遠鏡中看去，發覺那是一艘輕便型的快艇，而且後面不止有一個推進器，看來那應該有三個以上，爲什麼有人在這時候用這種快艇。

馬獅龍監視着。

那艘快艇果然駛近台灣貨船。

戚義看着手錶，道：「看來是時候了。」

馬獅龍點頭，戚義立即開船。

他從衆大船之間出來，一直追向那艘快艇。

那艘快艇起初不知，但幾下閃燈之後，似乎發覺有些不對，立即改變了方向。

馬獅龍從望遠鏡看見船上有一個人，身形極像岑星，但由於燈光黯淡和船上顚簸，一時之間，却又不敢太肯定。

不過，時間、地點，一切符合，應該是沒有錯。

馬獅龍道：「他也許以爲被人發現，我們既來之，則安之，追！」

戚義依他所言，開足馬力。

當那艘快艇發覺有人追來，也立刻開足馬力，而且方向也轉了，不再駛向台灣船。

那快艇改向西面。

戚義也不再考慮，直追其後。

因爲當時是接近深夜，海面並沒有太多船隻進出，因此，他們可以高速追逐。

那快艇直向西面的狹窄水道飛馳，一出了外面，便是十分廣闊，但水流非常湍急。

兩艘快艇劃破了平靜的水面。

戚義發覺自己那艘快艇，似乎無法追及前面那一艘，因爲那快艇實在太快。

不過，他依然是鍥而不捨。

忽然，兩邊的海面上，射出了探射燈。

戚義道：「不知什麼事？」

馬獅龍看了一會，道：「可能是警方的船。」

「爲什麼這時候也有警方的船？」

馬獅龍看看這個海面，恍然而悟道：「這一帶海面，經常有走私快艇出沒，看來他們是在抓走私客。」

「是捉走私客！」

戚義的船其實馬力不差，不過，比起那艘船就差了一些，一時之間，他反而被警方的快艇追着。

那快艇一直向華界那邊去。

戚義道：「快進入華界，怎辦？」

「要停下來，否則有大麻煩！」馬獅龍道。

戚義把船停了下來。

兩艘水警輪從兩面切入。

當他們迫近，戚義便拿出了證

件。

那些警察看了，害怕有人冒充，戚義也費了一番唇舌，才得以解圍。

當馬獅龍與戚義回到住所，已是清晨。

他們都覺得有點可惜，這次抓不到，希望再有個好機會！實在太難。

過了兩天，仍然沒有岑星的消息。

馬獅龍把這件事分別的告訴了甄氏與戚氏。

他希望他們也有能力協助，其實他們也是正在找岑星，他一天沒有出現，他們一天也不會安樂下來。

戚義向華界警方探過了消息，只要岑星一現身，他便會被那些公安人員拘捕。

岑星現在是四面受敵，他總不能露臉。

再過三天，大陸有消息下來，據說是有人看到他在一些大酒店的餐廳出現。

大陸的大酒店，由本地人經營的並不算多，因此，馬獅龍決定，北上直接與他接觸。

戚義害怕他有危險。

馬獅龍道：「你不用擔心，他也想見我，因爲這本子在我手中，對他也極其重要。」

戚義明白，馬獅龍早已慣於出生入死，對付岑星這種人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於是，馬獅龍駕車由陸路入華界。

他本來不想這麼舟車勞頓，但這個時候剛巧是遇上長假期，很多人回鄉，連飛機票也無法定到，他害怕岑星會趁這個時候，在人潮中混雜，可能會走到另外一些地方，因此，馬獅龍決定駕車北上。

北上的公路，經過多年來的翻修改建，比起以前好得多了，那些無限制駕駛速度的公路，實在是使人眞眞正正領略到駕駛的樂趣。

馬獅龍的汽車全速向北駛。

入了華界，大約還有六個鐘頭才到達省城市區。

他沒有休息，一口氣駕駛了三個鐘頭，吃了晚飯，再駛上去，如果一切順利，九時左右就可以入住酒店，這是一個理想的時刻。

汽車在公路上奔馳。

偶然有一兩部迎面而來的車輛。

長途駕駛，很容易使人入睡，馬獅龍開了收音機，聽着並不使人喜悅的音樂。

忽然，他前面有一輛大大的貨櫃車。

貨櫃車也是高速行駛。

馬獅龍駛近。

他想找機會超車，可是試了幾次，也無法超越過去，馬獅龍也不急躁。

再過一會，那貨櫃車慢了下來。

馬獅龍也只好慢着，然後，把車開向另一面，當他的汽車剛看到迎面來車，兩盞强大的射燈正射向他。

强光使他目眩了半刻。

當他再看清楚，前面是另一輛迎頭而來的大貨櫃車，他急忙扭轉駕駛盤。

似乎已是太遲。

不過，迎頭那輛大貨櫃車却是及時剎掣。

馬獅龍心中有點慶幸。

可是，他的慶幸實在太早，因爲他的車子，右面是一輛大貨櫃車，前面也有一輛，而左面是山谷。

他已坐了包廂，只有退路一條。

然而，那兩輛貨櫃車的司機都跳了下來。

他們手中有大鐵枝。

而跟着又多兩位。

一共是四個人。

馬獅龍想退後，可是，已來不及，一人撲上，一枝鐵枝打下，他的車頭玻璃全碎。

接着尾窗玻璃也碎了。

有人叫道：「下來！」

「你是馬獅龍？」

馬獅龍當然沒有回答。

不過，他還是下了車，因爲被他們强迫下車，也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馬獅龍下了車，閃在一旁，道：「什麼事？」

「你是馬獅龍？」

馬獅龍仍沒有表示。

四人已不理會一齊撲了過來，鐵枝相繼擊下。

馬獅龍閃開，連連後退，他是希望可以退至後面，那裏可以退回公路外面。

不過，那四人也不蠢，已分別圍攏。

馬獅龍看到其中一個較弱，突然翻起了一脚，專攻那人，那人手足無措。

馬獅龍看準了機會，一手拉着他的手，以他手上的鐵枝作棍，與他們三人對打起來。

三人如狠似虎。

馬獅龍奪了那人鐵枝，可是四個人手上已多了一柄長長的牛肉刀。

他們起初以爲，四個大漢定然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制服馬獅龍，那知道，馬獅龍以一敵四，猶有餘刃。

牛肉刀一出，形勢立緊。

馬獅龍只能守，不能攻，如果

稍有一兩下攻過去，也沒有太大的作用。

馬獅龍手中一揚，喝道：「要命的退下！」

看來像一柄鎗。

四人猶豫，但仍收刀退下。

馬獅龍迅速再向後退，一出了這個包廂，便向車後躍去。

馬獅龍知道，死纏下去，對自己沒有好處。

他轉身躲入了草叢。

四人追來，不見了馬獅龍。

有人道：「他並沒有鎗。」

「你怎知？」

「他有鎗，怎會不對付我們，而自行失踪。」

「他走不了多遠。」

「我有探照燈！」

兩人往找探照燈，另外兩人分別向兩旁的草叢走去。

馬獅龍躲在右面。

那人一近，馬獅龍用力一勾他的脚，那人滾下，而馬獅龍看準他的刀，一手搶了過來，並用刀背壓着他的臉。

「不要開聲！」

那人不敢開聲。

「喂！你在那裏？」那邊的人叫。

「回答他！」

「怎麼回答？」

「叫他過來！」

那人道：「來，來，我在這邊。」

那另外一人，循聲而至。

馬獅龍突然一手推了他出去，那人突如其來的見一人影撲出，一刀劈下。

那人被馬獅龍大力的推出，根本無法穩定自己的身體，那刀劈中他的胸前。

那人大叫一聲，道：「呀……是我……」

不過，這一刀已使他再無法說下去。

那人正在驚疑，馬獅龍又再撲出，他手上的刀也劈下，那人用刀一格，馬獅龍再刺。

那人叫了一會，刀已刺入他腹部。

那兩個去找探照燈的人用燈射去，只見血花四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馬獅龍對着這兩個人，已毫無懼色。

他一脚踢開了一人的探照燈，另外一刀刺出，那人閃開，馬獅龍也不再刺，撲身向前，轉眼之間，馬獅龍又再失去踪影。

那剩下的一人，並沒有受傷，但他在刹那之間，看見那刀光血影，他那敢再追。

他回頭看他的同伴。

馬獅龍閃了出來，跳上了向北那輛貨櫃車，先把後面的貨櫃弄開了，然後開走了那車頭。

沒有了貨櫃，車子可以開得很快，而且可以讓他們在這公路上延遲一會，不能立刻追來。

馬獅龍一口氣往北駛，直到他見到燈光，知道已經進了城內，他才把車頭棄在一旁，他很幸運，剛巧有一輛計程車經過，他給了加倍的車資，那司機並沒有多問一句，便送他入省城中最大的酒店。

那時已近深夜，馬獅龍的衣衫並不整潔，入住這些大酒店，本來是有些麻煩，不過，他出手闊綽，很快便有了一間房間，並且可以找到替換的衣服。

其中一個叫亞榮的侍者，特別乖巧，他知道馬獅龍是個大客，因此侍候週到。

這個時候，本來沒有什麼可口的東西可以叫來吃，但他也有辦法，弄了幾個小菜上來。

吃過了飯，馬獅龍覺得元氣恢復，便向亞榮道：「我想找一個人，你可以替我辦嗎？」

「是個甚麼人？」

「那個人叫岑星，我不知道他入住這些酒店，是否用眞名字。」

「我看除非他的回鄉證有另外一個名字，否則，在這裏他是無法不使用眞名字的。」

「那好極了，我得到消息，他是入住這裏最大的三家酒店其中的一家，你可以替我查一下？」

「可以，這裏三間大酒店，我們這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兩間也不遠。」

「我想要盡快找到！」

「可以，我們這一間，我一會往下面看看登記的名册，便可以立刻知道，不過，另外兩間，現在太晚了，我無法立刻去，明天天一亮，我會去找些老朋友幫忙。」

馬獅龍把一叠紙幣交與他，道：「這是你的活動費，我要找到岑星，以及他的行動消息。」

亞榮歡天喜地的接過了鈔票。

當馬獅龍還沒有入睡，亞榮已經打電話上來，告訴他這間酒店登記名册內，這一個星期以來沒有岑星的名字。

馬獅龍讚了他幾句，然後入睡。

翌日，亞榮的資料又來了，他道：「我已查到，岑星是入住了黑天鵝酒店的七〇七號房。」

「住了多久？」

「我的朋友說他已住了多天。」

「一個人？」

「是一個人，不過，每日都有一些人來找他。」

「什麼人？」

「不知道，是本地一些有辦法的人。」

馬獅龍知道，岑星也許是想辦法離開，其實，他一早便想離開往台灣，可惜被自己破壞了計劃。

台灣？

從這裏往台灣，也是有辦法的，看來要亞榮多多留意他的行動，否則又會讓他逃離，如果讓他去了台灣，再在台灣找他，那便費時費事。

當馬獅龍想到這裏，電話又响。

「亞榮，他要退房？好，你等我來！」

馬獅龍立刻起來，往下面找了一部計程車，再往那黑天鵝酒店。

其實這酒店離開馬獅龍所住的並不太遠，但司機兜了一個大圈，收了他雙倍的車資。

亞榮焦急地在等候。

馬獅龍問道：「走了沒有？」

「他快要下來，看來他是要立刻離開這裏。」

「好極！」

這時，馬獅龍果然看見岑星下來，前後還有幾個人，看來好像是保護他似的，他們走近了一部車子。

馬獅龍道：「糟糕，他們要走了。」

亞榮道：「沒問題，我們可以駕車追踪。」

「那有車子？」

「我有辦法。」

亞榮走向那些貨客車處，與那裏的司機談了一下，並且付了一些錢，然後，他跳上了車子，把車子駛到馬獅龍的跟前。

各出心裁　邪不勝正

馬獅龍上了車。

而岑星一干人等，也上了一部房車，並且開動。

亞榮不用吩咐，機靈地遠遠的跟着他們。

汽車往公路上駛去。

亞榮道：「看來他們出公路，可能是過省。」

「過省？這方向是往那裏？」

「往東，往東還有一段路才出省，先是到汕頭……」

「然後？」

「這裏最近的外省便是福建！」

「福建？可以偷渡往台灣？」

「是的，那裏幾乎是有輪渡往台灣的。」

「輪渡？」

「不，只是開玩笑，不過，這是說從福建往台灣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如果他們眞是往福建，我們要想辦法截住他！目前，我們看看他們是否往福建。」

車子駛了一個上午，差不多下午一時，才到達一個較大的鄉鎮。

他們下車吃東西，馬獅龍並不想打草驚蛇，便叫亞榮買東西回車上吃。

當亞榮買了一大包東西回來，他緊張地道：「我聽到他們的談話，其中更有一個福建人，看來他們眞的是想往福建去。」

「從這裏還有多少時間才能到偷渡的地方？」

「還有一大段路程，如果下午車子再走，晚上休息，那麼明天下午才可以到達。」

「那麼還有一大段時間。」

他們吃着東西。

不久，岑星的車子開動。

亞榮立刻再度跟踪，岑星的車子極快，而且一直的駛去，直到黃昏，他們來到另一個鄉鎮。

他們的車子進了一個貨倉的地方。

馬獅龍問：「他們做甚麼？」

「加油，我也要去加油，不過，這些加油的地方，並不是人人可以去的。」

「錢？」

「是永久的通行證。」

有了永久通行證，當然一切都沒有問題。

加了油後，岑星的車子又再開動，他們並沒有停下來吃飯，只是在一家酒樓買了一大包東西回來。

馬獅龍道：「看來他們是連夜登程。」

「我看他們正是這樣。」

「那麼，開足馬力，今晚可否……」

「如果他們高速行駛，午夜時分，也許可以到達福建的海岸！」

馬獅龍實在有點心急。

亞榮道：「你想阻他前去？」

馬獅龍點點頭。

「天黑之後，可以隨機應變。」

亞榮果然是一個非常機靈的人。

車子在公路上奔馳，天黑以後，車子更是快疾如風，亞榮的駕駛技術高超，一直緊緊的跟在岑星的後面。

公路的兩旁開始是一些山崖，有很多地方十分危險。

忽然，在一個轉角處，岑星的車子停了。

亞榮也遠遠的把車子停了下來。

馬獅龍道：「他們在弄些甚麼花樣？」

「可能是車子壞了。」

「這附近都是荒山野嶺，沒有人來，應該是沒有甚麼事情可做的！」

岑星車子沒動，也沒有人出來。

這樣等了一段時間。

亞榮道：「我們上去看看。」

「是否一個陷阱？」

「是陷阱也要去看看，難道在這裏等到天亮？」亞榮想了一想道：「馬先生，那岑星認得你？」

馬獅龍點了點頭。

「那由我去看，你駕車跟來！」

「危險……」

亞榮道：「我去過越南打仗，從地雷陣闖出來，甚麼危險都見過。」

「小心！」

於是，他們駕車駛近，在轉角之前，讓亞榮下了車，亞榮走近岑星的車子。

當他還沒有走近，車子門已彈開，三個人走了出來，向亞榮攻擊。

馬獅龍也把車子駛近，急向打鬥中的人走去。

岑星坐在車上，看見了馬獅龍，冷笑道：「果然是你，我還以為誰有辦法跟踪我至此。」

那三人手上都有刀。

不過，亞榮身手靈活，雖然身上中了一刀，不過只是皮外傷，他轉了幾轉，已搶了一柄刀在手。

馬獅龍加入了戰圈之後，他們已穩佔上風。

亞榮一刀劈出，使那人滾了出去，他再加兩刀，三個人突然向山後跑去。

馬獅龍不用再戰，走近岑星，道：「你還是跟我回去，把你的事情弄好！」

「我有甚麼事情沒有弄好？」

「如果沒有，你也不用走。」

「有又怎樣？」岑星突然把一支手槍擱在汽車的窗門上，臉上出現陰陰的笑容。

馬獅龍道：「你想怎樣？」

岑星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好極！」

這時，亞榮已把三人打倒，跑了過來。

岑星十分緊張，把槍提起，指向亞榮，大聲叫道：「站住！」

亞榮也看見了手槍。

而馬獅龍也看得清楚，他的槍提起，他趁着這個難得的機會，一腳踢起。

岑星那支手槍飛起。

而亞榮也十分機警，竄身而至，把車門拉了開來，馬獅龍再上前，把手槍也奪了。

馬獅龍用手槍指着他，道：「下來！」

岑星沒有其他選擇。

馬獅龍道：「走過那邊。」他指的是懸崖，岑星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走向崖邊。

馬獅龍道：「亞榮，如果在這荒山野嶺之中跳下崖去，要有多久才會被人發現？

「如果好運也要一年半載。」

「為甚麼？」

「這地方沒有人來，汽車經過也不會停下，很多時候，被野狗吃了也沒有人發現。」

「跳下去。」馬獅龍道。

岑星道：「馬先生，我與你無仇怨，為甚麼這樣逼我？我實在不明白。」

馬獅龍道：「是的，你我沒有仇，不過，你的所作所為，你自己也明白。」

「他們叫你來殺我？用多少錢？」

「你太小看我的人格。」

岑星滿頭大汗，道：「對，我眼光短小，不過，我相信任何人都有一個價錢？」

「我沒有。」馬獅龍傲然地道。

「不，有，你給我一個價錢。」

「跳下去，我殺你，是因為你為害太衆！你的吸血行為，很多人被你無辜害了。」

岑星道：「你殺我是為大衆？」

「是的，而且你是死有餘辜！」

「我承認，可是，有更多人比我更死有餘辜，為甚麼你不去為民除害？」

「有這些人嗎？」馬獅龍故意這麼說。

「當然有，譬如姓戚的，姓甄的。」

「甚麼？他們是你的受害人。」

「不，他們的子侄向我借錢，並不是由於他們沒有錢，而是他們獨霸了大權，我們才有這個機會，我提出的是，這兩家大企業，以前的錢，也並不正當。」

「你在中傷？」

「不是，他們早期兩家人是結拜兄弟。」

「那兩個老爺？」

「是的，後來是爭地盤、爭生意，反目成仇。」

「他們做甚麼生意？」

「走私、販毒。」

「甚麼？」馬獅龍也想不到，這兩家大富豪竟是如此起家的，對於販毒，馬獅龍尤為敏感痛恨。

「他們起家時是購買贓物，以低價錢買入，高價賣出，而財富的積聚，則是毒品了！」

亞榮插口道：「推他下去，還和他說甚麼！」

馬獅龍示意亞榮嚇他。

亞榮上前，作勢推他。

岑星已嚇得褲襠也濕了。

馬獅龍道：「慢着……岑星，你想將功贖罪？」

「好！」這時，他甚麼也會答應。

馬獅龍道：「你有沒有他們的罪證？」

「他們現在已是大企業家，當然沒有這麼容易找到他們的罪證，不過，我有足夠的資料。」

「好極，我們合作！」

「一定！」

「不過，還有一點，你手上的名單，有很多是無辜的，尤其是一些中下階層的人。」

「我可以把他們的帳一筆勾消。」

「那些大帳，重要人物呢？」

「他們的帳目，我要收回……」

「你還想……」

「不，我收回之後，捐給慈善機構。」

「這也好！」

看來越來越多人做善事了。

於是，他們一起回到亞榮的車內。

馬獅龍問道：「那三個人呢？」

「他們只是受傷昏倒，醒來之後，他們自會有他們自己的打算。」

「好極，我們先回省城。」

亞榮把車子一直駛回酒店。

＊　＊　＊

馬獅龍與岑星先住在酒店，因為馬獅龍想在這地方與岑星詳細談談，可以抓到足夠的資料，回到本市，立刻便可以採取行動。

岑星提供的資料，也頗為驚人。

他在黑白二道的日子不淺，所得的資料，應該是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問題是他的誠意。

馬獅龍道：「岑星，你如果欺騙我，以後你飛到地球上甚麼角落，我都會抓到你。」

岑星十分嚴肅道：「我來這裏，都給你抓到，我當然不會再弄玄虛。」

馬獅龍道：「你說的甄、戚兩家，現在仍有毒品生意，做得大嗎？」

「我不十分清楚，我借錢給人，但我從來不沾毒品這一門生意，因為……我在一年前，還知道他們往泰國接洽，並不是兩家老爺，而是兩位當家的。」

亞榮送馬獅龍與岑星離開，他對馬獅龍道：「我希望有一天來和你合作。」

馬獅龍道：「我們合作得不錯，不過，你在這裏也會有一番作為。」

「這地方問題太大。」

「不過，你要記住一句話，一顆鑽石，無論放在那裏，也一樣光芒四射。」

亞榮明白馬獅龍的心意。

馬獅龍道：「我也希望再見你。」

為了安全計，馬獅龍與岑星坐飛機回去，當他們回到本市，馬獅龍讓岑星回家。

他並不害怕岑星會再走，因為岑星也有報復的心理，那兩大家族不還錢給他，反而派人來殺他，因此，他決心反噬兩人一口。

馬獅龍立即往找戚義。

戚義聽了馬獅龍的故事，也大為讚賞，因為他看過岑星資料之後，發覺其中很多有關毒品案件，都是警局中的懸案。

現在有了這些資料，相信可以給這兩大集團來一個迎頭痛擊。

戚義在警局中與劉署長商量了之後，決定先把這個久已存在的製毒工場剷去，並且邀請了馬獅龍一起行動。

他們小心的部署了一切。

一天晚上，他們帶同了特種部隊，一連突擊檢查了兩個船廠。

在船廠的秘密地牢中，果然抓到了幾個製毒人員，並搜到大批的製毒工具，毒品却並不多。

可能是因為他們售出了一次貨。

這船廠之內，泊有很多貨櫃，表面全是一些重型的工具，是用來造船用的。

這些東西都從泰國運來，因為泰國的造船業（小型的）也實在發展得不錯。

打開了那些貨櫃之後，才發現其中那些大型工具之中，是藏有一些製毒原料。

這些原料在泰國來說，並不大值錢，但一經加工製造之後，利潤是天文數字。

馬獅龍心裏十分高興。

戚義也受到了上司的誇讚。

岑星的資料十分正確，不過，馬獅龍仍有遺憾。

他自己走訪了兩大家族的當家人，因為岑星一直沒有再露臉，因此，他們實踐他們的承諾，兩人都開出了支票，馬獅龍把兩千萬元捐給了各大慈善機構。

他在訪問他們的時候，有意無意的刺探一下他們，不過，他們都是十分機警的人，馬獅龍一無所獲，但並不感到特別失望。

不過，岑星一向與銀行相熟，他派了他的一些手下，查探到這兩大家族在工場被搜之後，似乎發生了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這問題外界的人並不知道。

馬獅龍聽到了這消息之後，心下有了一種預感，他們如果週轉有問題，一定會想辦法找錢。

而找錢最快的方法，是毒品出售。

一批發出市面，便有現金回籠。

可是，沒有原料，雖有人員、機器也是無用，要找材料，他們就非親自出馬不可。

於是，馬獅龍與戚義分別暗中監視二人。

馬獅龍負責追踪戚氏。

他日夜不停的跟踪，十分乏味的追踪，整整三天，一些效果也沒有。

戚義也是像他一樣，甚麼也查不到。

馬獅龍並沒有氣餒，他堅信自己的預感。

那晚，戚先生在一間大酒店參加完了一個隆重的宴會之後，便回到他的住所。

馬獅龍跟踪了他一整天，十分乏味。

當戚先生進入了屋內，馬獅龍並沒有離去，他看看手錶，已接近凌晨，他坐在汽車之內。

聽着柔和的音樂，他在不知不覺之中竟然睡着了。

當他睡意正濃，忽然，被一陣汽車聲驚醒。

不遠之處，有一輛汽車自戚氏的家裏出來。

那是一輛小汽車，並不是戚先生日常所用的。

馬獅龍立刻發動了引擎。

這個時候，戚先生應該再沒有甚麼地方可去！然而，小汽車內，的確是戚先生。

汽車是朝海邊去的，一直來到了避風塘。

那時，雖是凌晨，但避風塘仍是十分熱鬧，因爲很多人都喜歡在這個時候來這裏飲酒消夜。

避風塘內，泊着一艘一艘的小遊艇。

戚先生把車子泊在一處較爲少人到的地方，下了車，走向避風塘的遊艇停泊處。

當他走近一艘中型遊艇之前，遊艇內發出一些探照燈光訊號。

馬獅龍一看，便知是向戚先生招呼。

戚先生走向那一艘遊艇，那艘遊艇已解了纜，似乎正在等他。

他跳上船。

馬獅龍跳上泊在旁邊的另一艘船。

忽然，有人在戚先生那艘船的下面，閃出一下燈光。一時之間，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

他一動也不動，定睛一看，赫然發覺戚先生這艘遊艇上的一艘小救生艇下，本是用帆布蓋着的，有些異動。

遊艇似已動。

馬獅龍已無選擇，錯過了這唯一上船的機會，便是錯過了可能發現戚先生這次行動的秘密。

他跳了上船。

他伏在甲板上。

「快來這裏！」

是熟悉的聲音，原來躺在那救生艇內的，竟是戚義！他連忙也鑽進了救生艇之內。

遊艇已開動，迅速的離開了避風塘。

他們躲着，一動也不動。

戚先生曾經在他們面前經過，看來他是巡船一周，這些工作也要他親力親爲，他可能只是單身一人在遊艇之上，這麼一個人出海，那表示甚麼？

當遊艇離開了鯉魚門之後，速度加快。

兩人躲在小艇之內，又被帆布蓋着，感到不大舒服，幸好有這帆布蓋着，否則海風這麼大，一定會把人冷僵。

馬獅龍對附近的海域十分熟悉，雖然看來是大海茫茫一片，但他也知道船是朝東南而去。

兩個鐘頭之後，應該是公海的海面。

船的速度已開始減慢。

馬獅龍道：「我們出去看看。」

戚義點點頭。

他們小心出了外面，伏在船舷，閃身出去。

甲板完全沒有人。

只見那高高在上的駕駛艙，有一個人影。

那是戚先生，他似乎在找尋一些東西，不過，前面的大海，只是黑茫茫的一片。

戚義在船頭的地方，找到另一處有帆布蓋掩的地方，他告訴馬獅龍道：「我躲在那邊，遇有事情發生，也不致一起被擒，大家也有照應。」

馬獅龍同意，就在這時，前面出現了光點。

那光點迅速擴大，是一艘古怪的漁船。

戚先生正利用燈號，與那艘漁船交換了訊息，不一會，那艘船已近。

馬獅龍與戚義都分別躲了起來。

那邊的船有人走出來，操着非常濃重潮州口音道：「鈔票呢？」

戚先生從懷裏拿出了一張鈔票。

當他把鈔票張開，却原來是只有半張，對方那人也是拿出一張半張的鈔票。

兩人互相合起來，再小心看看。

那潮州口音的漢子又道：「好極，怎樣收貨？」

戚先生道：「多少？」

「二十個麻包袋，二千公斤！」

「吊過來！」

那人指揮了一下，而戚先生自己下了駕駛艙，開了通往船艙的門，並且按了一個掣，本是樓梯，竟多了一條滑梯似的東西。

當麻包袋吊過來時，戚先生把吊鈎拉向滑梯，當麻包袋一下來，便滑了下去。

這方法既快捷，又省力。

轉眼之間，二十袋已搬了過來。

戚先生並沒有與那人多談話，便開船去。

這種交收的手法俐落，而且快捷妥當，怪不得戚先生在這行業有了這長久的時間，並沒有失手。

凡是任何事情，一經過多人的手，麻煩的事也多，這是獨行賊難以擒拿的原因。

戚先生便是這種獨行賊。

當遊艇離開了那處海面，以正常的速度駛回本市的方面，戚先生又再下來。

他小心的看看船艙，然後走向船頭的甲板。

看來他是循例看看。

那時已是接近天亮，在大海之中，太陽雖然還沒有出來，但水平線上，已有光芒。

忽然，船頭傳來了一些聲響。

馬獅龍心中一凜，難道發生了問題？

不獨有聲響，而且似是打鬥之聲。

馬獅龍知道，戚義一定是被他發現了，馬獅龍不再猶豫，從帆布中竄了出來，奔向船頭。

當他來到船頭，果然看到戚義與戚先生在打鬥。

戚先生雖然有一把年紀，但手脚仍然不弱，戚義是蓬頭垢臉，躲在那些帆布上，被一些黑油弄花了臉。

他們你一拳我一脚。

拳怕少壯，戚義總是佔了上風少許，但由於船頭甲板面積不大，而且船身顛簸，兩人一時之間，仍然未分勝負，馬獅龍並沒有衝上去。

忽然，戚義踢起一脚。

戚先生閃避不及，被踢個正着，在地上翻滾了一下，然後又再躍起。

當他躍起之時，手中已多了一柄槍。

他怒道：「勿動！」

戚義不敢動。

「舉起雙手！」

戚義只好舉起雙手。

馬獅龍懷內並沒有槍，如果這樣一撲過去，戚先生一定先轉身開槍。

這裏躲避的地方並不多。

馬獅龍人急智生。

右脚一踢而出，而那鞋子也隨着走勢，射向戚先生的頭部，鞋子雖小，但馬獅龍的勁力十足。

戚先生被鞋子射中，向前撲去。

戚義也趁此良機，一撲上前，握着他持槍的手腕向天上舉起。

「砰」的一聲，子彈射向天空。

戚義再用力一拗，手槍已到了他的手上。

「你究竟是誰？」

戚義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在後面，叫道：「是我！」

戚先生回首，道：「原來是你來抓我！」

「幹壞事的總不會永遠逍遙法外！」

馬獅龍走近，一手反扣着他，戚義遞上了一個手扣，馬獅龍把他扣上，並道：「人贓並獲，我也不想多說！」

戚先生冷笑。

「舉手！」

聲音來自駕駛艙。

馬獅龍與戚義愕然，明明這船上只得一個人，爲甚麼霎時之間，又多了一人？

他們聽到了聲音，但沒有人。

駕駛窗處，先是露出了一個槍口，不是普通的槍口徑，而是那種輕型的機關槍。

戚義想動，可是一連串的子彈已飛射而來，他不敢再動。

這時，一個人慢慢的露出了頭。

是甄先生。

戚義道：「我看見他來，但並沒有上船。」

馬獅龍道：「爲甚麼我這麼疏忽？」

「甚麼？」

「我應該早知他船上有另外一人。」

「你怎知？」

「我跟踪他的時候，他上船之前，船上是有探照訊號的，沒有人，那有訊號。」

馬獅龍實在是犯了一個大錯，一個致命的大錯。

戚先生輕易地從戚義身上拿出鎖匙，開了手扣，他慢慢的上了駕駛艙。

戚先生道：「想不到我們沒有合作十多年，再一起合作，也是天衣無縫！」

甄先生道：「不要多說，怎樣對付這兩人？」

「而今還在公海？」

「是的。」

「那簡單之極，讓他們餵鯊魚！」戚先生冷靜地道。

「好主意！」

馬獅龍與戚義却想採取行動，不過，甄氏手上那挺機關槍並不是好玩的。

馬獅龍的估計，這槍一分鐘可以發射一百二十粒子彈以上，一秒鐘發射兩粒。一個人無論如何快，

也難逃過一連串的子彈。

「你們自己跳下去？」甄氏問。

當然沒有人回答。

甄氏向他們身旁發射了幾响。子彈的聲音在這大海上，仍是震耳欲聾，兩人不由自主的退向船邊。

「攀上去。」戚氏命令。

他也從船邊處拿了一條長鐵枝，掃向他們。

忽然，一個大浪打來，海水潑在他們的身上，本來這是一個反抗的良機。

不過，甄氏仍然是那麼冷靜，他的槍嘴仍然是向着兩人，馬獅龍知道，這個險仍然冒不得。

他又再射了幾發子彈。

兩人無可選擇的攀了上船舷。

那時又再一個浪上來。

這次所帶來的海水更多，潑得他們全身濕了，不過，他們已身在船舷之外。

忽然，戚義用手一抹臉上的海水，當他抹完之後，用非常嚴厲的眼光望着甄氏。

甄氏剛巧也看到戚義的臉。

戚義的臉本來是十分汚穢，因爲帆布下的油汚，使他沒有露出眞面目，而今經海水一潑，他自己又再用手一抹，他的眞面目露了出來。

甄氏臉上忽然出現了非常驚訝的表情。

馬獅龍看得眞切，這實在是個難得的好機會。

他便立時奮身，雙脚齊起。

甄氏手上的機關槍已被他踢上半空，他整個人也跳了起來。

馬獅龍立時搶奪那槍。

戚義也撲上前去。

戚氏橫掃鐵枝，仍是向槍撲去。

馬獅龍是他自己主動發出一脚，因而他的時間最早也最先奪到了槍。

有了機關槍在手，形勢立變了。

甄氏的臉上猶有驚愕的表情。

甄氏看着戚義，顫抖地道：「你是……你是……」

「我是戚義。」

「不，你是戚細，戚細！」

「戚細？戚細是我的父親！」

甄氏聽了，才鬆了一口氣似的。

馬獅龍立刻趕了兩人入船艙，並且用那一對手扣扣着二人。

他們先上駕駛艙，只見二十袋東西已擱在那裏，船艙本來沒有這麼大，但移開了一些地板之後，可以綽綽有餘的載了這些貨物。

戚義在駕駛室上叫道：「這船看來並不是直入港內。」

馬獅龍上去一看，只見旁邊有一張地圖，上面有幾個用圈圈着的小島，而這艘船也正是向這島而去。

還有一段時間，他們才會到達那島。

戚義道：「不知道那姓甄的，爲甚麼這麼望着我？」

「也許，他以前見過你。」

「不，他見過我，便不會那麼驚懼！」

「是的，他是十分驚懼，特別是在你剛抹去臉上油汚，他整個人大受刺激似的。」

「我也是趁那個機會，反敗爲勝。」

「對，爲甚麼？」

馬獅龍道：「很簡單，你去問問他便知道了。」

這時，船艙傳來一些爭吵的聲音。

他們立刻下去。

只見戚甄兩人同扣在一起，竟然也爭吵起來。

戚義道：「吵甚麼？」

戚氏道：「你是戚義，是嗎？」

「那又如何？」

「你的父親戚細，是甄雄所殺。」

「甄雄？」

「那是他！」

甄雄道：「不……不是我……」

他的聲音顫抖。

他的可怕臉容，正告訴了每一個人，他便是殺死戚細的兇手，不容他否認。

戚氏道：「戚義，你父親是被他殺死的。」

「甚麼？」

戚氏道：「這事我一向也不知，還以爲他是在一場槍戰中被敵槍掃射而死。」

戚義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甄雄道：「不……我並不想的，他追我……」

他似陷入了回憶，他的臉孔仍滿是驚悸。

戚義道：「甄雄，我們上一輩都是生死之交，那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甄雄道：「是的，他搶了我太多的東西！」

「甚麼東西？」

甄雄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插口道：「錢銀？女人？」

看來人生的爭執，都不會離開這兩件事。

甄雄承認道：「是的，他把我的錢奪去，也把我的女人也奪去了。」

戚氏道：「我看戚細並不是搶你的，公平競爭之下，你敗了。」

甄雄俯首無言。

戚氏道：「本來這些成敗，也並不是那麼重要，更不應殺他。」

甄雄手脚顫動。

戚氏道：「就算是他不對……也應該光明正大。」

戚義聽了，也有些激憤，道：「你怎樣殺他？」

甄雄沒有說話。

戚義再催促幾次。

甄雄道：「好，我告訴你，當時，我們兩姓人仍是合作，在一次打鬥中，我們兩人都受了傷，躲在一起，我的傷沒有那麼嚴重，而戚細……他……」

甄雄泣不成聲。

這無疑是默認了。

戚義一拳打過去，道：「你是男人？還算是出來混的人？」

他十分激憤，想再打他。

馬獅龍拉着了他，道：「冷靜點，戚義！」

「當你知道了這些事情，爲人子者，如何冷靜？」

「我明白。」

他們沉默了，戚義畢竟也冷靜了下來。

戚氏道：「原來眞是你害死我們姓戚的人，怪不得這十多年來，我們根本沒有合作，你們也處處逃避我們，原來你們是心中有愧。」

「我……我對不起……」

「天理循環，果是報應不爽！你們祖父輩相互合作，結拜成生死之交，結果是互相殺戮，想不到這新一代，却是同性戀收場，還闖下彌天之禍，這一切一切，都是你們的自作孽！尤其是毒品……」

戚義道：「這船是駛往那裏？」

兩人默然。

戚義道：「其實你們不說，我們到了那島之後，大事搜索，也必然找到。」

兩人依然默然。

戚義又再威逼利誘的與他們週旋一番。

馬獅龍忽然計上心頭，道：「我們已近目的地，上去看看。」

戚義隨着馬獅龍上了駕駛艙。

馬獅龍道：「我看讓他們單獨相處，還會有更多的發現。」

「爲甚麼？」

「因爲他們之間，有太多的恩怨，他們自然不想外人知道，不過，我們這裏也可以聽到。」

他在那一排艙板之中，安下一個電鈕。

果然，傳來船艙內的聲音。

原來這船上的幾個房間都有通話器，因此，戚氏與甄雄的聲音是清晰可聞。

甄雄道：「其實這些年來，你還殺了我們多少的人？」

「沒有……沒有……」

「其實現今甚麼也不用隱瞞了，這次落在這個馬獅龍的手上，我們是不會超生的。」

「不，我們有律師。」

「沒有用的，人贓並獲，神仙也救不了我們！」

戚氏沒有作聲。

甄雄道：「這次我們聯手收貨，應該是萬無一失的，你認爲我們怎會被他們發現？」

「我不知道。」

「是你行踪洩露？」

「沒有，這事關乎我們家族的……」

「對，也關乎我們家族……我記起，在收貨前兩天，我們決議過，把那小島發展成一個新的工廠……不過，有一段時間，我是無法找到你的。」

「我……我並沒有甚麼。」

「一定是你告密。」

「不，怎會是我？如果我去告密，我沒有理由也在這裏，讓他們一起來抓着我們。」

「那麼，那一段時間，你去了那裏？」

戚氏道：「沒有甚麼，我只是……」

他欲言又止，引起了甄雄的懷疑。

甄雄仍然追問，但戚氏無法說出，沉吟不絕，甄雄也是江湖世家出身，如何不知其中有詐。

他們又再說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些含糊不清的事實，外人是無法了解的。

他們越說越憤激，不一會，兩人竟然對打起來，那通話器傳來他們的打罵聲。

馬獅龍想下去。

戚義道：「不，讓他們互相殘殺一下！」

「爲甚麼？」

「我們這樣拘捕了他們，他們無疑一定入獄，不過，在獄中，因爲他們有錢，又有面子，不會受苦太大，而今就讓他們在肉體上受一下苦。」

兩人對打之聲更爲激烈。

兩個被縛在一起的人，互相對打，那實在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

馬獅龍把對講器關了。

他們向外面望去，太陽早已出來，紅霞滿天，海浪映着眩目的金色。

前面已接近一個海島。

這海島看來並不太荒蕪，海灣之前，有一個相當長的碼頭，可以泊船。

馬獅龍把船泊好。

他們出了駕駛艙，先下去船艙看看二人，只覺他們經過一番扭打，口血鼻血齊出，兩人是慘不堪言，各自躺向一邊。

馬獅龍道：「先叫救傷車，但

是這裏沒有，還是召水警輪來。」

「是的，這樣讓他們死去，也太便宜了他們。」

戚義上去用無線電召水警來協助。

馬獅龍上岸去。

只見在海岸不遠之處有幾個吊機，吊機之下，竟然有幾列貨櫃。

不遠之處，豎立着一個大木牌，上面寫着：甄氏企業，貨櫃箱重地。

原來這地方是甄雄的一個私人貨倉，這海島不大，看來買下了整個海島也並不太貴。

戚義追了上來，道：「水警輪在十五分鐘內會到，有甚麼發現？」

「你看，這是甄氏的貨櫃箱。」

「他們竟這麼明目張膽的，用這些貨箱來收藏毒品？」

「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馬獅龍打趣地說。

他們走近那些貨箱。

一列一列的叠起，足有五層高。

馬獅龍道：「如果不是用來儲貨，也可以用來作工場——毒品工場。」

戚義道：「對，這是一個掩人耳目的好辦法。」

可惜附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讓他們撬開貨櫃。

馬獅龍試用石頭，但無法砸開那些非常堅固的鎖，當他在撞擊那些鎖的時候，他們聽到了船聲。

戚義道：「是水警來了。」

「讓他們來試，他們船上會有工具。」

於是他們離開了那些貨櫃，再走向海的那邊。

可是，碼頭並沒有水警輪。

「咦？」馬獅龍叫了一聲。

「甚麼事？」

「不對，他們走了？」

馬獅龍飛快的跑向他們的船，外表看來並沒有甚麼異樣，可是，船艙之內，沒有了二人的踪影。

「怎麼？他們在這裏也有辦法溜走？」

馬獅龍頓足輕嘆，道：「對，這地方是他們的地方，而船也是他們的船，一切都是他們熟悉的，他們要逃，當然有辦法。」

戚義道：「剛才那船聲，是他們逃走的船。」

馬獅龍道：「我們叫水警截他們。」

戚義開了機，道：「水警七三八，七三八！」

「七三八，甚麼事？」

「我是戚幫辦，你們快來我們這島！」

「快到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你們的船，是一艘相當大的遊艇！」

「是的，你們有沒有看見一艘快艇？」

「有，是向另一邊駛了去。」

「快截他們！」

「截他們？我看水警輪的速度根本不及他們，我會替你找人堵截他們！」

「好極，千萬勿讓他們逃去！」

「沒問題，我們還是來你們處！」

「好極！」戚義關了機。

他望着馬獅龍，道：「我實在不相信，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身受重傷，也有辦法逃離。」

「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

「他們是逃不了的。」

「是的，不過，那又要多費一番功夫。」

馬獅龍往下面看。

忽然，他似乎是嗅到了一些東西，一些似是燒焦了的東西。

馬獅龍急叫道：「走！」

戚義追問：「甚麼事！」

馬獅龍已一把拉了他，走上甲板，想從甲板跳上岸去，可是，已經太遲了。

船艙內傳來一聲爆炸。

幸好爆炸並不太响。

馬獅龍與戚義跳上了岸，拚命向前走。

可是走了十多二十步，回頭再看，船並沒有再爆炸，但船似是往下沉。

馬獅龍道：「那些毒品原料！」

可是船正下沉，一時之間，也沒有辦法。

「爲甚麼他們不炸了整艘船？」

「我想他們也想的，但因爲要逃走，而船上備有的炸藥並不太多。」

這時，水警輪已到，並迅速泊在另外一邊。

有一個督察上來，道：「這船正下沉。」

戚義道：「有沒有辦法？」

他搖了搖頭。

那船慢慢的沉下去，幸好這碼頭水並不太深，不一會，船已半擱淺在水中。

其他警員也上了岸。

馬獅龍把情形簡略的告訴了他們，然後，他們帶齊了工具，往貨櫃箱去。

他們撬開了其中一個，發現裏面有一些是普通的建築材料，但其中的幾個貨櫃箱却完全沒有東西。

馬獅龍與戚義也往裏面去看，幾個裝有貨物的貨櫃箱，圍着一些空的貨櫃箱，內裏就形成一個相當廣闊的空間，看來做一個秘密的工場十分適宜。

四周已有了抽氣的設備，因此

，他們入內並沒有感到呼吸上的困難。

戚義道：「如果遲來一些日子，可能他們已安上了設備，我們收穫更大。」

馬獅龍道：「現在也弄得他們七葷八素了。」

他們出外，再向碼頭的另一邊走去。

只見一堆礁石之後，有一個山洞，洞內有幾隻舢舨，有一條繩子剛被拉斷了，那是他們用來逃走的船，匆忙之間扯斷的。

馬獅龍道：「這裏一切都可以交給水警了。」

戚義道：「是的，不過，我們還是要回去落口供。」

「好極。」

他們與那位水警督察分手。

可惜，那艘遊艇已半沉，水警方面用了一隻快艇把他們送了回去。

戚義一回到警局，便向署長報告，並且要求發出兩張通緝令，通緝甄、戚兩人。

馬獅龍把一切過程告訴了負責落口供的警探，經過這一段長時間的追踪，他實在感到異常疲倦。

他回到家裏，心裏總是記掛着甄、戚兩人逃離之後，又會有甚麼新花樣？

不過，他也不再理會，等恢復了精神之後，才再作另外一番的打算。

戚義經過一天的休息之後，又再度投入工作。

他的屬下監視着甄、戚兩家人的行動，但總沒有找到那兩個失踪的人的踪影。

他們躲不了多久，他極有信心。

不過，他一直等了五天，仍然沒有半點訊息。

馬獅龍也試從黑白兩道的人物中加以打探，也是沒有半點端倪。

最悶熱的時刻，也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

馬獅龍在半夜，接到了一個電話。

他一聽便知道是甄雄。

甄雄道：「馬獅龍，你一定想捉到我們？」

「對於製毒與販毒的人，我從不放過。」

「我知，那麼，你想抓我嗎？」

「當然。」

「好，你來吧！來我們的船廠。」

「船廠？」

「你早來過，不過，我並非要與你對敵，我只想你作一個證人，我知道，我是逃不了的。」

「還有甚麼人？」

「老戚也與我在一起，我不希望你與戚義同來，當我們要你作證的事一了結，我會與你一起自動投案。」

「作甚麼證？」

「你來到便知。」

馬獅龍想拖延一些時間。

「十五分鏡之內，你可以到船廠，否則你再找我們，恐怕又要費一些時間。」

馬獅龍打了一個電話給戚義，電話已截斷了。

可惜他既不在家，也不在警局，他只能單身赴會。

馬獅龍以盡快的速度，來到了船廠。

船廠十分昏暗，外面遠處有一輛汽車，是有人在內，看來是戚義派人監視的。

不過，可能是監視太久，裏面兩個探員都睡着了，連馬獅龍停了車、入了廠，他們也不知道。

廠內只有一點燈光透出。

馬獅龍向着燈光走去。

上面是一間寫字樓，甄雄竟是站在樓梯迎接他。

「果然是英雄好漢，一個人來。」

馬獅龍道：「我只是來作證而已，是你說的。」

「請！」

甄雄臉色似有點憔悴。

馬獅龍當然知道，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不過，如果不來，豈不是大失良機？

馬獅龍往內看。

戚氏在場，是意料之內的事。

但有一個人，却是大大出他的意料！

那是岑爺——岑星。

岑星雖然是已被馬獅龍帶回本市，但他一直沒有出現，而且是馬獅龍替他向這兩人反擊，爲甚麼這個時候他們又在一起？

岑星是個不平凡的人，在這一段期間，可能是已經發生了重大的事情。

既來之，則安之，這是馬獅龍的哲學。

他從容地進內。

「請坐！」

馬獅龍在當中坐了。

甄雄道：「好了，岑星，你先問。」

岑星有點期期艾艾。

甄雄道：「你不問，表示你承認一切。」

岑星道：「馬獅龍，他們先收買了你！」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甄雄道：「馬獅龍，他再反收買你。」

馬獅龍仍然不回答，他希望可以從他們言語中，首先了解他們之間的形勢。

戚氏也道：「那你是沒有守諾言，在江湖上來說，你是二五仔！」

所謂二五仔，那即是反叛告密之人，在他們來說，是非常嚴重的罪。

馬獅龍道：「我根本不知你們在說甚麼？」

岑星道：「你明白的！」

戚氏也道：「你是個明白道理的人。」

甄雄道：「只要你說出來，我們之間會有一個了斷，快說！」

馬獅龍道：「首先你們要弄清楚，你兩個托我去殲滅岑星，既報仇，也不用再還錢。」

岑星怒道：「你先收買人殺我！」

甄雄道：「我們並不是給他錢！」

馬獅龍立刻接口道：「是的，我並不是殺手，也不會收錢殺人。」

岑星道：「你的話說得好聽。」「我只是叫他們捐錢往慈善機關，我只是做善事，你們大可去查查收據。」

岑星道：「那麼我也不急收買你。」

馬獅龍斬釘截鐵道：「當然不是，而且你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甚至雙倍價錢？」

「甚至一萬倍價錢。」

甄雄道：「那馬先生你也是要他做善事？」

馬獅龍點頭。

三人立刻站了起來。

馬獅龍退開。

看來他們三人眞的要用武力去解決這件事情，馬獅龍火上加油道：「你們千萬不要動手。」

這話未完，他們已動手。

馬獅龍退後了幾步，對於這些人來說，讓他們自相殘殺，那是最好的事了。

果然，他們三人越打越厲害。

忽然，岑星尖叫一聲，跳了開去。

甄雄與戚氏却並不理會岑星，仍然互相扭打。

岑星站了起來，望着他們，也回首望着馬獅龍，他忽然高叫道：「你們停手！」

他們兩人並沒有停手。

岑星又再高叫，道：「我們都被利用了，罪魁禍首其實是馬獅龍！」

甄雄與戚氏聽了，互相打了一拳之後，便退開。

岑星道：「你們想一下，馬獅龍一直利用離間計，讓我們互相殘殺，他坐收漁人之利。」

這話果然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馬獅龍想不到岑星果然是一個冷靜的人，他在財迷心竅的情況下，仍然想到被人利用。

他們三人聚攏而來。

馬獅龍退下，但後面是一些寫字樓的枱椅，並沒有甚麼去路。

岑星第一個出手。

馬獅龍當然不會讓他佔半點上風，對於這些吸盡無數人血的高利貸者，他也是恨之徹骨。

岑星一出手，甄雄與戚氏也相繼而來。

三人之中，甄雄年紀是大了一點，對馬獅龍並沒有構成重大的威脅。

不過，他們似乎在這一刹那之中，明白了馬獅龍一直在他們之間挑撥，他們的一腔怒怨，都發洩在他身上。

因此，他們拚命打。

人一拚命，便是難於應付。

馬獅龍一直被他們纏得透不過氣來，間中受了岑星的一拳一脚，也不好受。

三人來勢，似有死不罷休之勢。

馬獅龍當然不會讓他們死纏，可是，一時之間，却是無法擺脫他們。

忽然，遠處傳來警車的警號。

馬獅龍希望那是戚義的援兵。

他們三人也聽到了警號，可是，他們越是發狠。

馬獅龍叫道：「你們投降吧，警方來到，我會幫你們說些好話。」

岑星第一個有反應，「他其實是想我們死！馬獅龍，今日我與你誓不兩立。」

不過，甄雄與戚氏却有些不同的想法，他們的手脚都慢了下來。

馬獅龍其實並不能肯定這話有甚麼效力，而只是希望找一個空隙，讓他可以逃離。

而這個機會終於來臨。

馬獅龍突然一竄，上了其中一張寫字枱，然後再向上一攀，突然撞開了那些假天花，上面是一條冷氣槽與一些電線，裏面塵埃瀰漫。

他不顧一切，爬過了那些假天花，一直往門外出口去。

可是，這寫字樓是廠房內所建，並沒有地方通往外面。一時之間，他覺得這次是自己陷入了一個羅網。

岑星想追上來。

無奈那些塵埃厲害，一時之間，他也不敢爬上去。

馬獅龍屏息着，一動也不動。

他聽到下面三人在商議。

甄雄道：「他逃不了。」

岑星道：「有甚麼辦法？先殺死他才說。」

戚氏道：「趁警方未來，用機關槍掃死他，他在上面，定然無路

可逃。」

馬獅龍聽了，更是一身冷汗。

戚氏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如果眞用機關槍掃上來，那有逃生的辦法？

這時，警車响號更近。

「快找機關槍。」

馬獅龍聽到他們開那些檔案櫃的聲音，他想：「讓他們拿到機關槍才行動，那太遲了！」

於是，他用力向空的天花板處躍下去。

那些天花是用發泡膠所造成，一經馬獅龍躍下，便完全塌了下來。

三人突然狂笑。

他們並沒有機關槍，不過，手槍倒是人手一支。

岑星道：「馬獅龍，你也有上當的一天。」

馬獅龍想動。

岑星先開了一槍，他的槍法欠佳。

然而，這一槍也令馬獅龍暫時不敢動。

戚氏道：「你先舉手。」

馬獅龍無法，只好舉手。

戚氏道：「我也有一雙手扣，馬獅龍，你好好嘗試一下被人扣的滋味！」

岑星上前，把馬獅龍扣了。

他又舉槍。

戚氏道：「不能殺他。」

「爲甚麼？」

那時外面已有吵雜的人聲，看來戚義的援兵已到。

戚氏道：「我想你來這裏之前，一定是通知那個警探，那個警探也是個不易打發的人，有馬獅龍，也許他會審愼一些。」

岑星明白，要衝出這個包圍，非要用馬獅龍作人質不可，他道：「好辦法！」

他立刻上前，把馬獅龍反手互扣了，然後用槍指着馬獅龍，道：「一切都要看你了。」

馬獅龍很想一脚飛起，不過，在這情形之下，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時，外面已傳來戚義的聲音，聲音是經過擴聲器的，戚義說道：「你們已被包圍，快放下武器走出來。」

岑星道：「我們應怎樣？」

甄雄道：「先開幾槍嚇他們。」

他說完便向外面放了幾槍。

外面的警探紛紛伏下。

戚義仍用擴聲器道：「你們再反抗……」

甄雄又再放了兩槍。

戚義沒有再說話。

馬獅龍道：「你們已被包圍，放下武器投降，我會和你們多說一句好話。」

岑星一拳向馬獅龍打過去，道：「說好話？有了你，我們三人幾乎是一鍋熟了。」

甄雄與戚氏也是怒目而視。

甄雄道：「不要再打他，只要他活着，我們就有生機。」

戚氏道：「怎麼利用他？」

甄雄道：「讓他們知道，馬獅龍在我們手上，然後跟他們談判。」

岑星道：「好！你們想想用甚麼辦法逃離，我押馬獅龍上前，讓他們知道，不敢放槍。」

岑星押着馬獅龍，往一個窗口，可以看見外面的情形，那時外面已有十輛以上的警車。

警員都埋伏着，因此一時之間，不知有多少人。

岑星一手把馬獅龍的頭推了出一個窗口，叫道：「你們開槍，先替我們殺死馬獅龍。」

一聽到馬獅龍三個字，戚義已經覺得事情已有了重大的變化，當他看到馬獅龍的頭被推出窗外，他立刻叫道：「你們千萬勿開槍。」

戚義道：「馬獅龍，你怎樣了？」

馬獅龍道：「我沒有甚麼，只是被他們扣押了。」

岑星道：「你們一動，我們便把他殺死。」

戚義道：「星爺，你千萬不要亂來。」

後面的戚氏與甄雄，商量已有了結果。

甄雄道：「叫他們盡快預備一輛車子。」

戚氏道：「並且叫他們不要追來，否則先殺馬獅龍再算。」

岑星向着外面叫道：「快預備一輛車子，並且不要弄甚麼花樣，我們一有事，便先殺馬獅龍。」

戚義道：「你們逃不了。」

岑星又向外面放了一槍，打斷了戚義的話。

戚義知道馬獅龍在他們手上，多說無益，便道：「你們等一下，我預備車子。」

三人聽了，押了馬獅龍往裏面。

戚氏道：「岑星，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好好合作，否則一定會死的。」

岑星道：「怎麼合作？」

「當他們預備好車子，你押着馬獅龍，用他作擋箭牌，我們一起上車，才有逃生機會。」

岑星道：「我們逃往那裏？」

甄雄道：「前面是荒野路，我們分別在荒野外下車，讓馬獅龍留在車上，滾下懸崖，走到了荒野，我們各自分頭走，到時才再想辦法……」

馬獅龍心想，這甄、戚兩人，倒也心狠手辣。

外面又傳來戚義的聲音：「車子準備好了。」

岑星道：「好了，我押着馬獅龍，你們兩人不要耍花樣！」

「這個時候，你還不信我們，你有馬獅龍在手，他們殺了我們，也不敢動你一根毛髮。」

岑星一想，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好，你押馬獅龍先行。」

岑星押着馬獅龍出去。外面果然停了一輛車子。

岑星押着馬獅龍，一步一步，非常小心的走向車子，他叫道：「你們去開車。」

可是，並沒有人上來。

他回頭一看，那裏有甄雄與戚氏兩人的影子。

岑星知道，這次又被他們出賣了。

馬獅龍心裏也覺得非常奇怪，不過，他仍在岑星槍下，一時之間，仍然沒有反抗的餘地。

岑星押了馬獅龍上車，然後他自己才上，不過，他精神並不集中，當他一低下頭走入車廂時，馬獅龍雙手向上撞去，岑星閃避不及，頭撞在車廂上面的部份，一時之間，有點昏眩，站也站不穩。

馬獅龍再雙脚撐出，岑星整個人也飛了出去。

戚義的手下已一窩蜂而上。

戚義上前，爲他開了手扣，道：「另外兩個呢？」

「我看他們有另外一條路走，他只是用岑星來擾亂你們的注意力。」

遠處傳來一些快艇開動的聲音。

馬獅龍道：「你早知他們有退路？」

「是的，我們一來便派人到處看，這裏是船廠，水路對他們似乎更有利。」

不久，幾個探員已押了甄雄與戚氏回來。

岑星也醒了過來，他怒道：「你們出賣了我，看來也是沒有甚麼好結果。」

甄雄與戚氏都沒有作聲。

戚義道：「馬獅龍，這一次你智勇雙全，一矢三鵰！」

馬獅龍道：「幾乎是一矢四鵰！」

「爲甚麼？還有一人嗎？」

馬獅龍笑道：「在寫字樓的時候，我也幾乎被他們殺了，幸好你來得及時。」

＊　＊　＊

這件複雜的案件，成爲了本市的大新聞。

戚義當然也受到上司的大大讚賞，可是，他似乎並不十分快樂。

照理他在這裏繼續發展，應該是大有作爲的，不過，他却向馬獅龍辭別。

馬獅龍特別跑到他家裏，與他話別，他也不大明白，問道：「你爲甚麼要離開？」

戚義道：「其實破了這大案，我心裏也很高興，不過，其中一家人是姓戚的，雖然，我一早離開這裏，與他們並沒有甚麼交往，也沒有甚麼感情，不過，他們總是姓戚的，我在感情上是不開心的。」

馬獅龍道：「作爲一個執法者，常常都有這個矛盾的。」

戚義沒有甚麼話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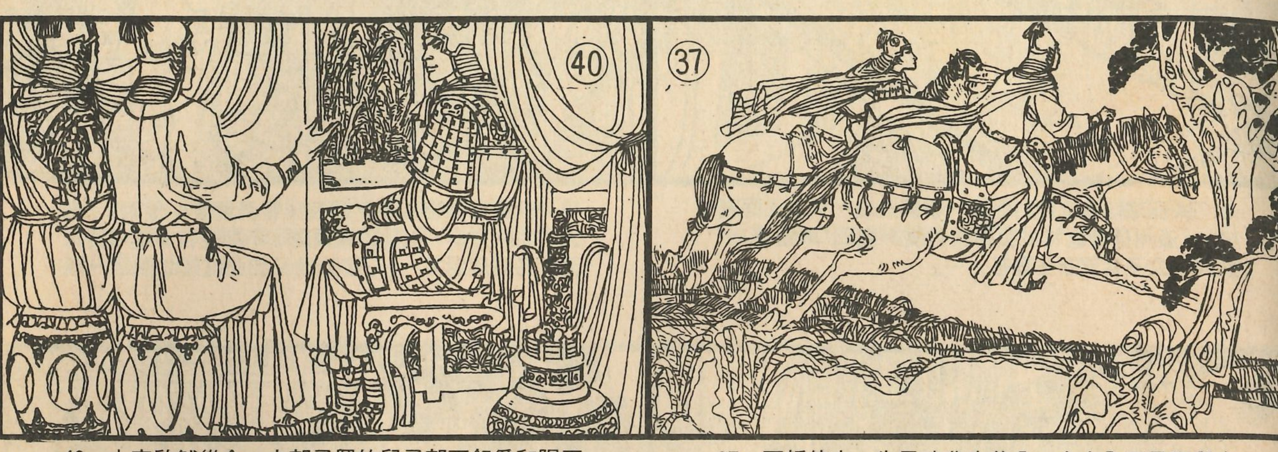
馬獅龍道：「不用那麼不開心，以後還有很多要學習的！」

「希望有一天能再與你合作！」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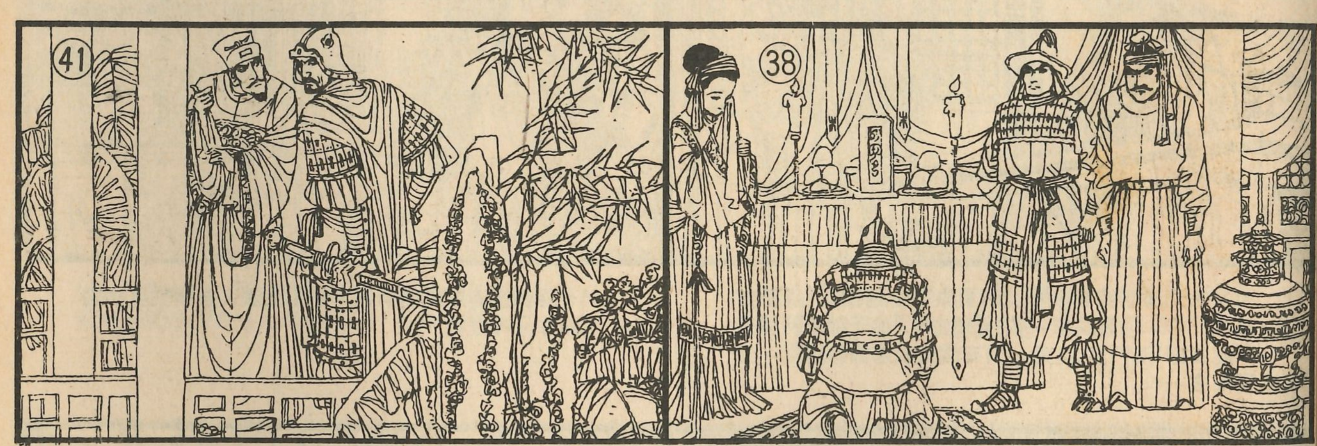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二　　張龍 · 編繪

百凉樓（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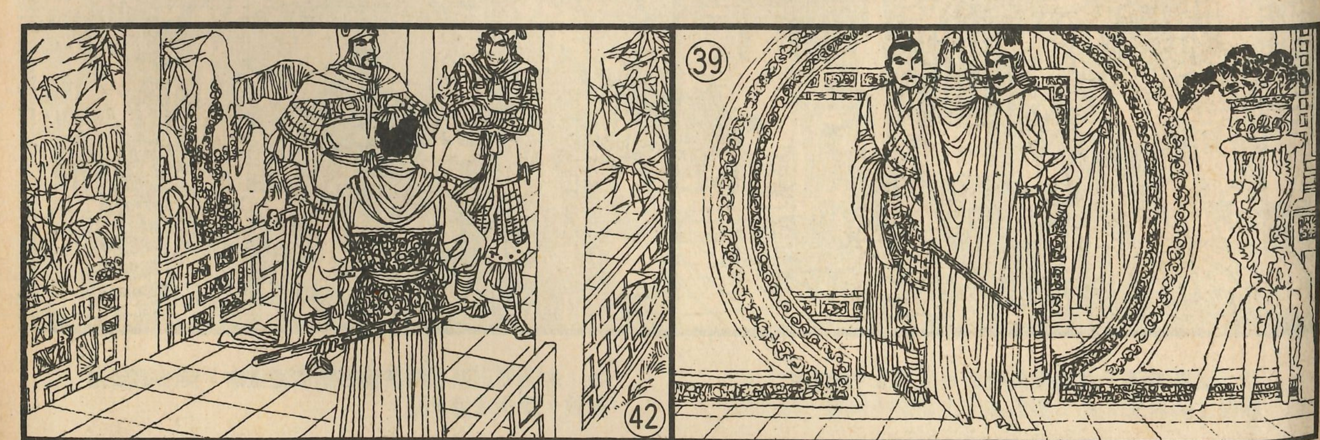
37　噩耗傳來，朱元璋悲痛萬分，命令全軍易服舉哀；自己星夜趕往滁州奔喪。

40　大家欣然從命，立郭子興的兒子郭天叙爲和陽王。郭天叙任命朱元璋爲兵馬大元帥；徐達爲副元帥。並將這任命通告了駐守濠州的孫德崖。



38　朱元璋趕到滁州，披麻戴孝爲郭子興舉行了隆重的葬儀。

41　孫德崖聞朱元璋升了兵馬大元帥執掌兵權，勃然大怒，忌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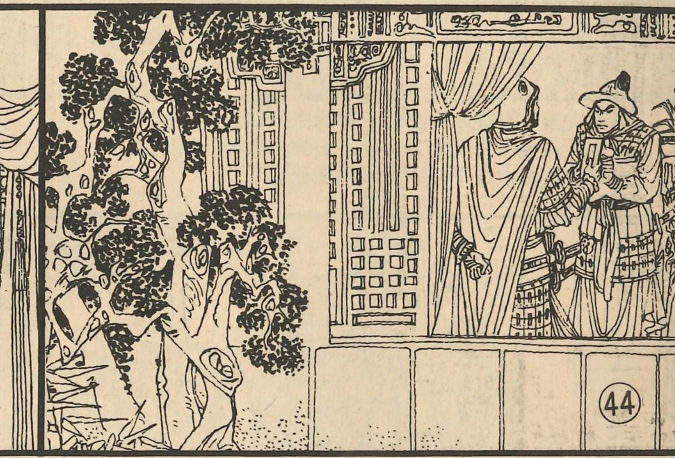


39　郭子興原來的部將，見朱元璋如此忠義，紛紛要立朱元璋爲王。朱元璋說：「我等受滁陽王大恩，滁陽王的公子郭天叙、郭天爵都健在，該立他們，這才對得起郭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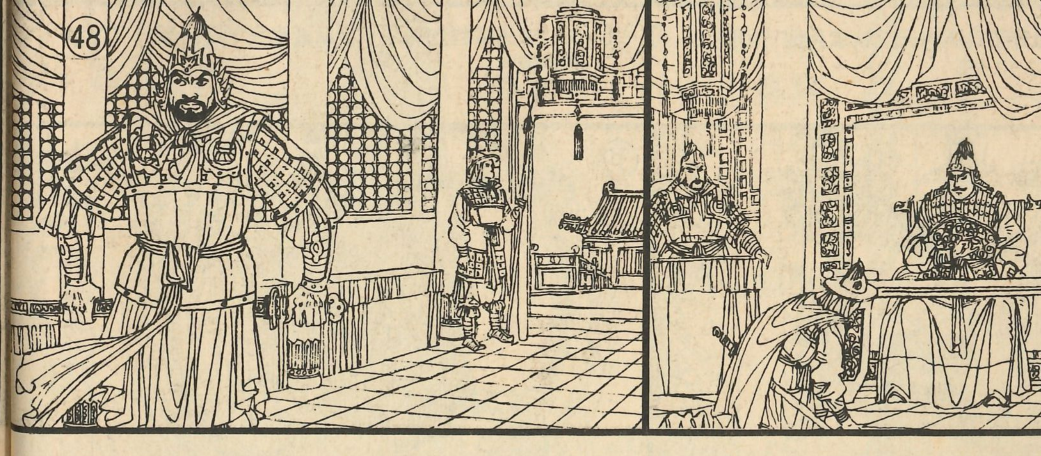
42　孫德崖對兒子孫和、部將吳通說道：「子興去世，朱元璋竟敢擅爲統帥，眼裏太無人了，我得去跟他算賬。」



43　吳通是孫德崖手下將領，智勇雙全。他說：「朱公子名位方盛，出兵恐難取勝，不如在百凉樓以賀新王爲名設起筵宴……」接着他又如此這般地說了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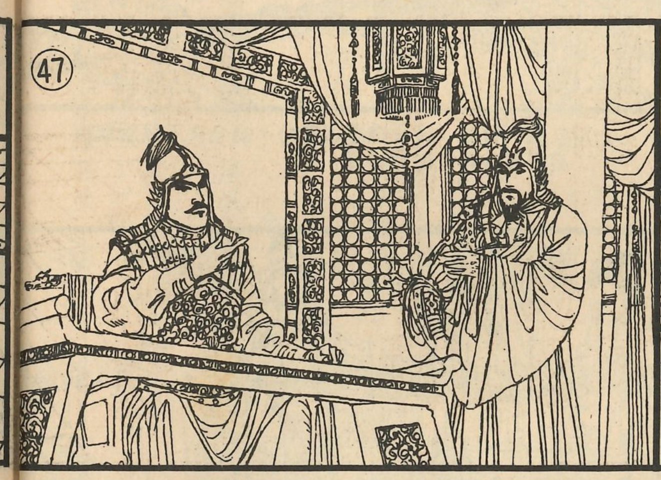
44　孫德崖連連點頭稱好，便馬上派人送請帖至和陽，請朱元璋赴宴。



45　朱元璋正與各路將領在議事廳議事，突然得到報告說，濠州信使求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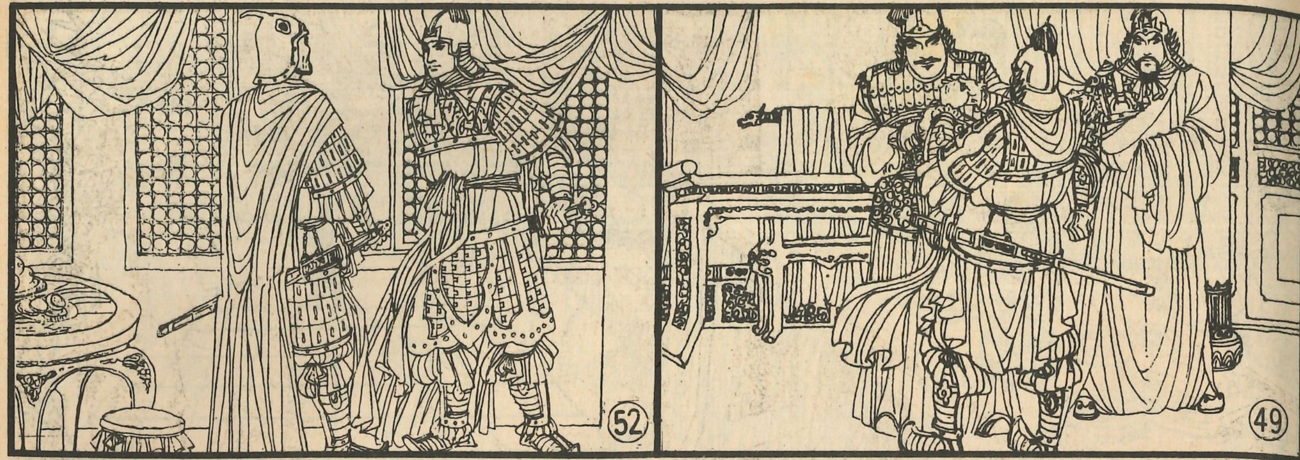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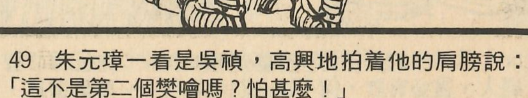
46　朱元璋接過信使的信件，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濠州孫德崖特於百凉樓設宴，名曰『興隆會』，願與朱公子共賀新王登基……」



47　朱元璋看完請帖，沉吟良久。徐達說：「孫德崖爲人奸詐，恐有陰謀。」朱元璋道：「徐元帥所料極是，此宴即『鴻門宴』之意，須有個文武兼備的隨從，方可前去……」

48　話音未落，忽見帳前閃出一人道：「末將不才，願保主帥前去。」





49　朱元璋一看是吳禎，高興地拍着他的肩膀說：「這不是第二個樊噲嗎？怕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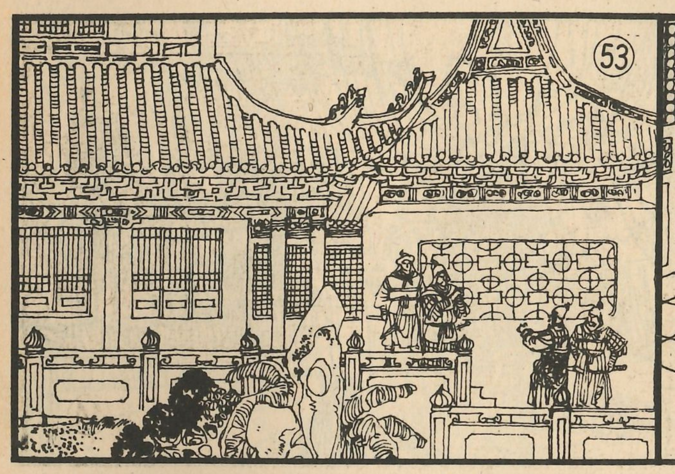


50　胡大海也嚷着要去。朱元璋道：「你與徐元帥等率軍後隨，以應急變。」徐、胡二人都唯唯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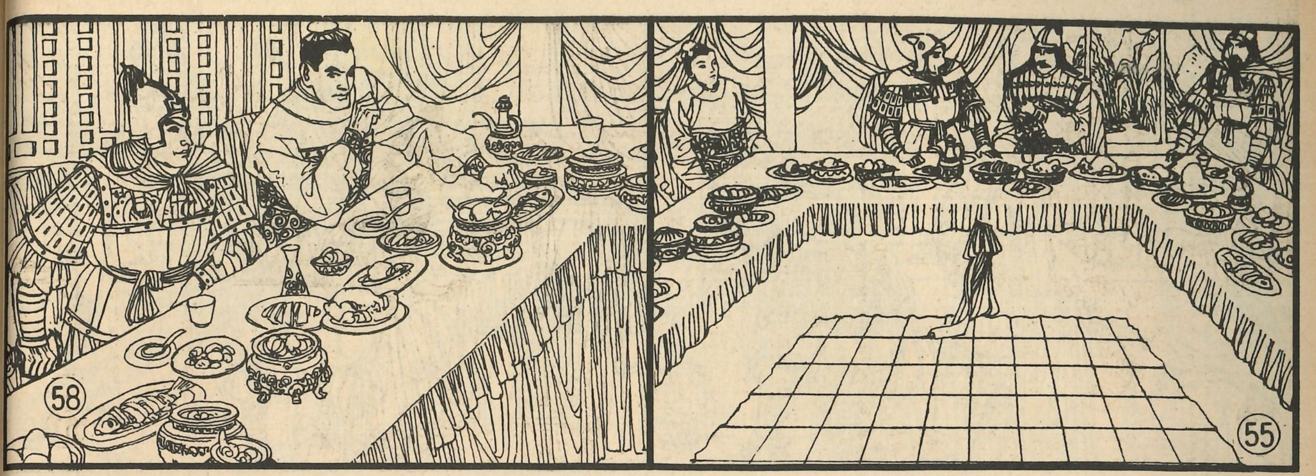
51　次日，朱元璋與吳禎跨馬直奔濠州去會孫德崖。胡大海、徐達率領壯士千名遠遠在後跟隨。

52　站在百凉樓上的孫德崖遠遠望見朱元璋如期赴宴，心中大喜：「這個傢伙到底送死來了！」急忙命令吳通按預定計劃行事。



53　孫德崖等一切都佈置好，才下樓來迎接朱元璋。吳禎緊緊地跟在朱元璋的身後，寸步不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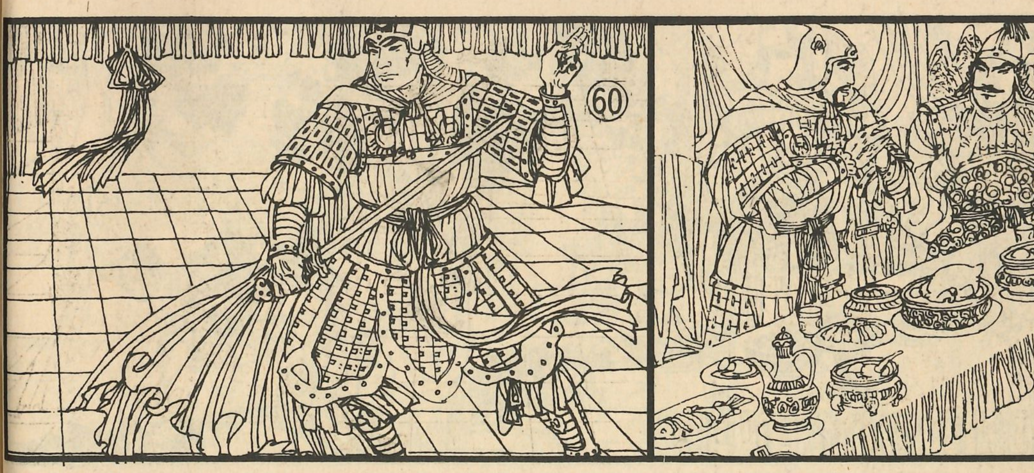
54　步入廳內，孫德崖請朱元璋立即入席開宴。



55 酒過數巡，孫德崖說：「滁陽王已故，兵權無統，以輩次論，應屬不才掌管，今足下却爲統帥，難道不分長幼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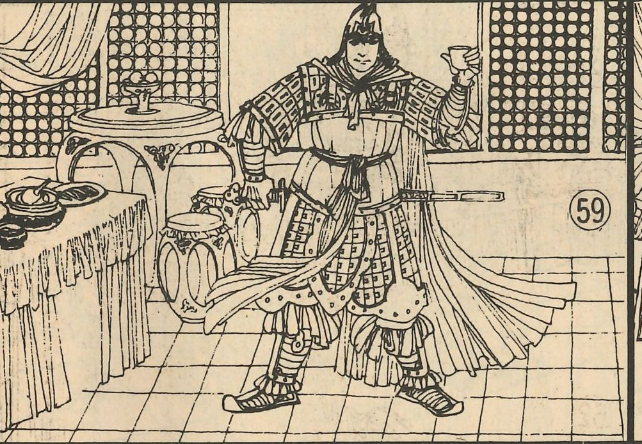


56 朱元璋聽罷暗暗一驚，但他靈機一動，便說：「這是元帥滁陽王舊部共同推戴，我不過權且統轄。你若想掌管兵權，待我回去告知和陽王，委你此任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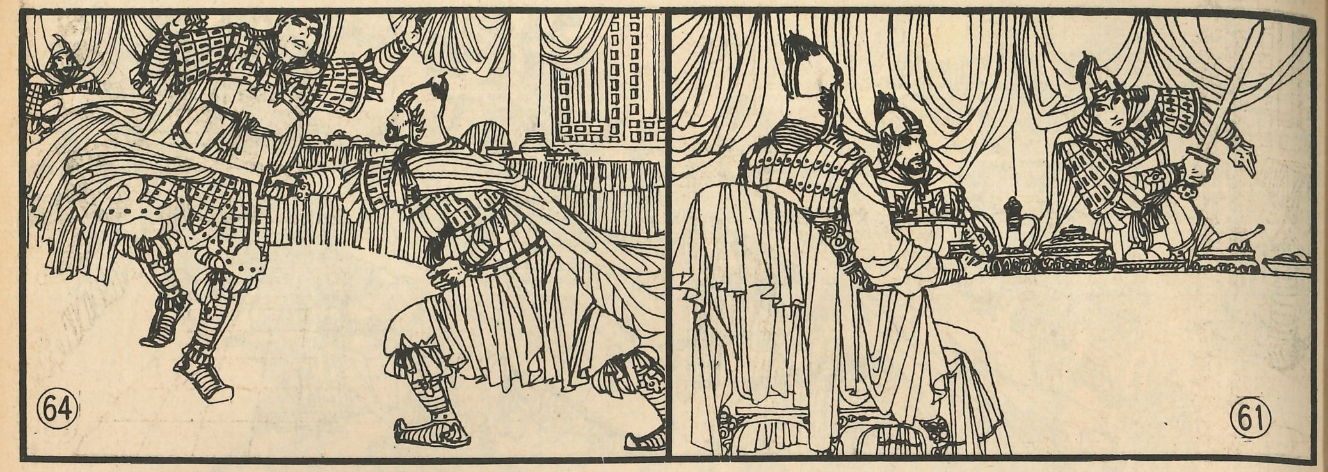
57 孫德崖一聽十分高興，連連拱手道：「如此說來，我錯怪足下了。」

58 孫德崖的兒子孫和心裏却嘀咕起來：朱元璋才智過人，言必有詐，何不乘此將他拿住……想到這裏，他向吳通遞了個眼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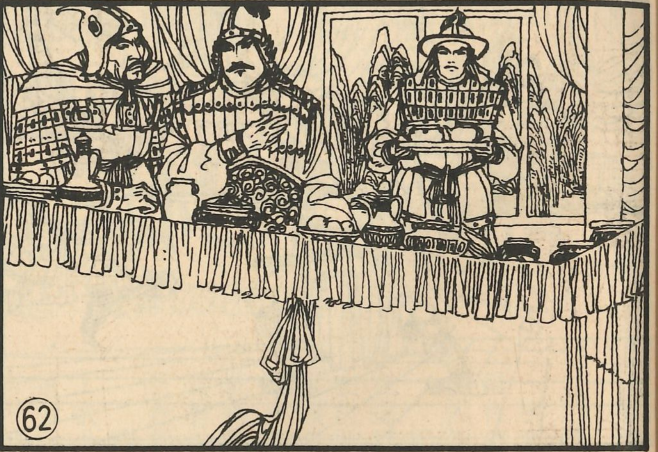


59 吳通心領神會，馬上持杯、握劍，對朱元璋說：「小將此二件，係周穆時西域獻來。這杯爲白玉之精，向天比明，水注便滿，香美甘甜；此劍切玉如泥。小將願持杯祝酒，舞劍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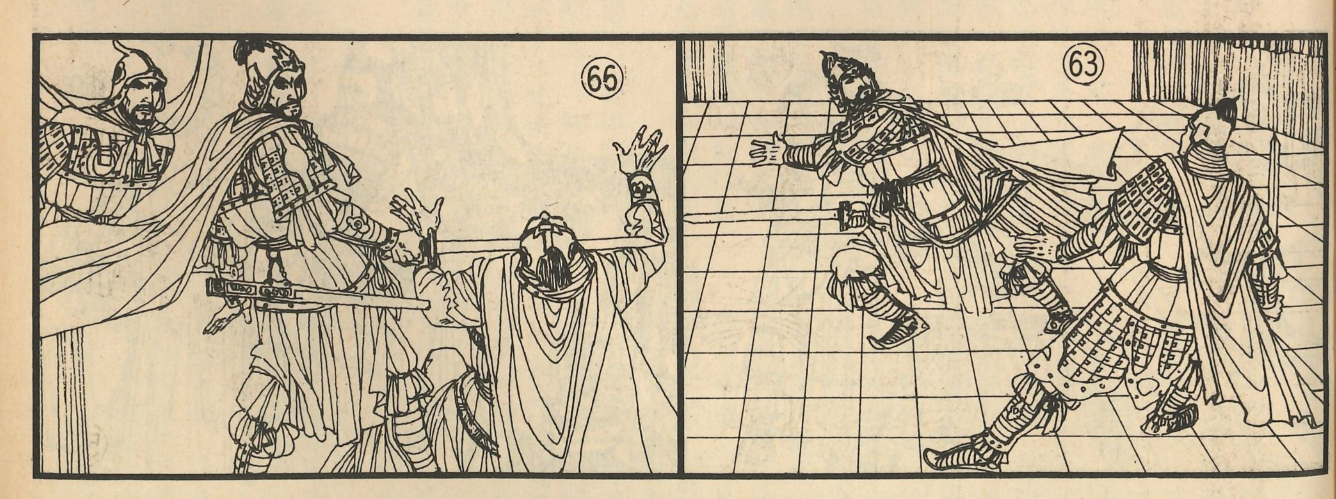
60 吳通說罷，便將那杯酒獻在朱元璋面前，然後拔劍起舞。



61 吳通舞了一陣，漸漸逼近了朱元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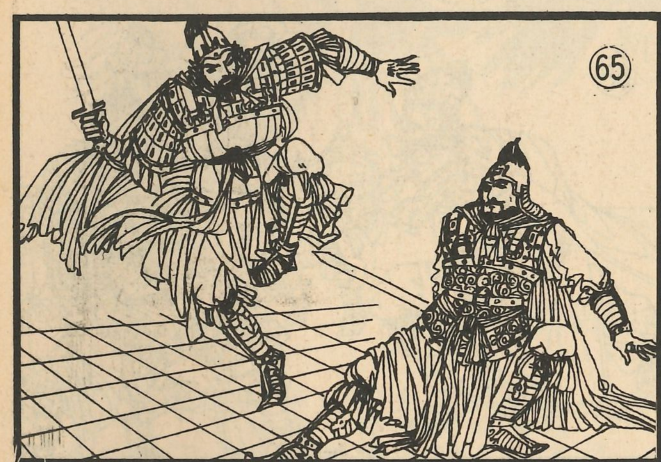


62 朱元璋見他行爲詭譎，便不動聲色地移身緊靠孫德崖坐下，並與他交談起來。吳通唯恐誤傷孫德崖，幾次上前都未敢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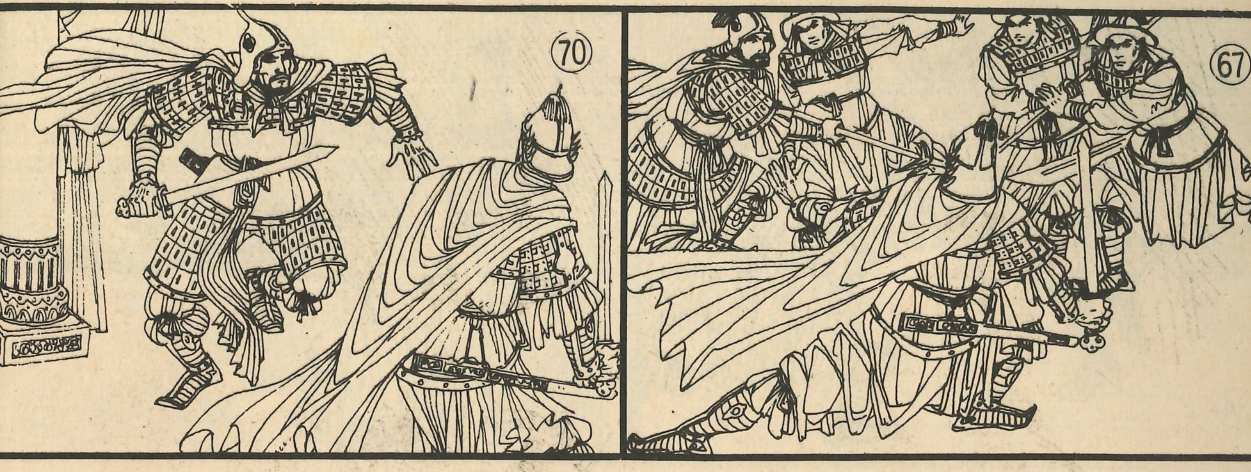
63 吳禎早已看在眼裏，忙拔出劍，叫了聲「將軍且慢」，也舞起劍來。

64 堂前刀光劍影，突然只見吳禎起手一劍砍去，把吳通攔腰砍做兩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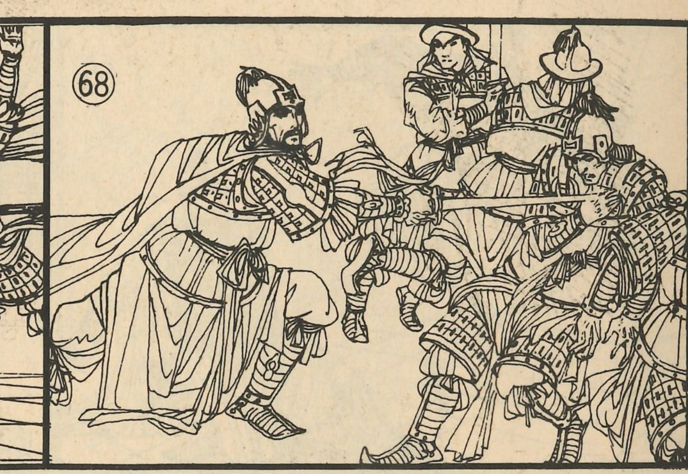


65 衆人驚愕萬分。孫德崖的另一部將呂天壽，拔劍向吳禎砍來。吳禎縱身一躍，騰空而起，呂天壽的劍落空了。

66 吳禎眼疾手快，一劍又將呂天壽的腦袋砍落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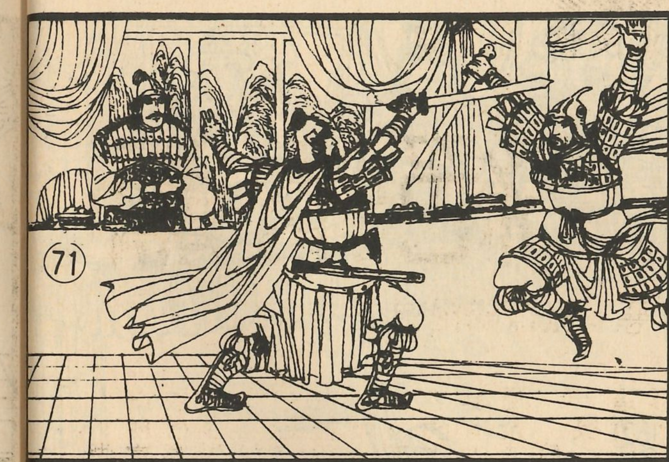
67 孫德崖大怒，高聲喊道：「衆將何在！」埋伏在門外的上百名士兵頓時刀械並舉，向吳禎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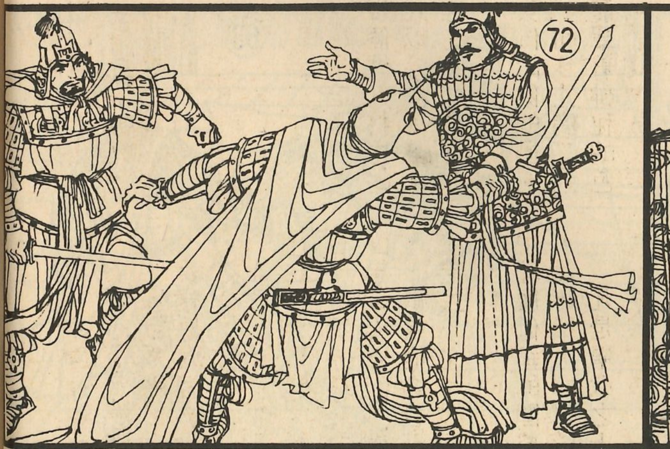
68 吳禎怒目圓睜，揮劍大殺大砍。孫德崖的士兵個個靠近不得。

69 孫德崖見狀喝令左右：「都是廢物！怎麼連一個人都抓不住！看我宰了這小子！」說罷剛要轉身，不料，却被朱元璋牢牢抓住，脫不開身。

70 孫德崖奮力從朱元璋手裏掙脫出來，拔劍向吳禎刺去。



71 孫德崖連刺三劍，都被吳禎一一擋開。



72 孫德崖剛要從右邊進攻吳禎，忽然朱元璋猛撲上來，「啪」的一聲，重重打了孫德崖一記耳光。

（待續）



新派俠情恩怨錄／麥穗・文 可飛・圖

絕情簫

鴛侶除奸惡　魔簫成絕響

湖南湘江之畔的山麓下，建了一所富麗堂皇的巨宅，紅牆綠瓦，雕樑畫棟，與附近的茅舍陋室，形成強烈的對比。

何以如此富有的人家，會居住在這窮鄉僻壤之中呢？多少年來，在村民心中一直是個啞謎，而且這座碩大無比的屋宇，好像是極少人住，平日裡祇見到幾個僕人打扮的老漢出城購物，除此以外，從來不見有人出入，而巨宅的主人是誰，更是無人得知。

饒是如此，但安份節儉的農人，很少過問這件事，而且他們感到這所巨宅好像經常籠罩着神秘的色彩，避之則吉，故向來很少有人接近。

但是三年之前的一個夜間，這座巨宅中，突然響起了一陣哀怨的簫聲，猶如鬼哭神號，此後的每一天晚上，這種如泣如訴的簫聲，從未間斷過，而所吹的調子，旋律雖是極為優美，但總帶着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感覺！

這一天晚上，夜涼如水，月色清明，在月光下的巨宅，更給人一種神秘飄渺的感覺，簫聲又嗚嗚而起了！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水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

一陣清吟響自西北角，在山腳下，蕩起了一陣陣回音。

吟聲飄散，大地又回復了寧靜，祇有微風送來的約斷約續的簫聲，使深秋的夜間，倍增悲慘淒涼。

不一會，從西北面的竹林中，走出一位少年，青袍摺扇，意態瀟洒，顧盼神飛，乍看之下，就像一位學識淵博的風流才子。

祇見他邁着不徐不急的腳步向前走去，在離那巨宅約二丈許的地方，突然站住了，仰首望着那巨宅中珠簾低垂的閣樓，嘴唇微作掀動，但聽不出他說些甚麼。

凡是學武之士皆曉得，這是一種上乘的武功，「傳音入密」了。

不久，那水紅色的珠簾緩緩地掀開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正在憑窗俯視，「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却是含愁默默。

當她看到那少年後，心中猛地一怔。

青袍少年向她淡淡一笑，右手揚處，一道白光已向那少女激射而去！

這突然而來的變化，直把那少女嚇得花容失色，趕忙退回房中，但已慢了一步，電光石火之間，那件白色的事物，已然嵌入她的髮髻中，但却絲毫無傷害到少女。

那少女驚魂甫定，伸出微微戰抖的玉手，將髮髻上的事物取下，

只覺得觸手柔軟，定眼看去，原來是一塊白絹，裏面還裹着一塊堅硬的東西，那少女立刻將白絹打開，一塊綠瑩瑩的玉珮立時出現在眼前，那少女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細看下，只見玉珮還壓着一封信，正待取出細看……

「盈翠！」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響自背後。

那少女心中一驚，白絹已隨着玉珮一同摔到地上，立時被另一人迅速無比的拾了起來！

少女抬頭一看，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年美婦已站在她眼前，冷若冰霜的面上，兩道寒厲的目光直盯着那少女。

被稱作盈翠的少女更是手足無措，連忙叫了一聲：「姑姑！」

那中年美婦冷冷的道：「這是甚麼？」

那少女道：「我也不知道。」

中年美婦人望了那少女一眼，然後退出了房間。

不到片刻，那中年美婦人又復竄入少女房間，神色極是張惶，焦急萬分地對那少女道：「盈翠，你剛才有沒有看過白絹寫的信？這又是誰給妳的？」

那少女道：「沒有……沒有，是誰給我，我也……看不清，只是，突然從窗外飛進來的。」

「眞的？」

「姪女敢騙姑姑嗎？」

中年美婦人像是甚信任那少女，長長地吁了一口長氣，面色也緩和了下來，輕嘆了一聲，說道：「妳不要怪姑姑對妳不好，只是妳父親葉天雄死了之後，我悲憤過度，以至性情大變，盈翠，妳必須勤練『絕情簫』，才有報仇雪恨之日呀！」

葉盈翠眼中已泛起淚水，正如「一枝梨花春帶雨」，幽幽地道：「姪女怎敢怪姑姑呢？」「姑姑爲我爹的事經常茶飯不思，更令姪女內疚萬分，只是姪女還有些地方不甚明白，望姑姑能爲我解答。」

「唔！甚麼事，妳儘管說吧！」

葉盈翠頓了一頓，終於鼓起了勇氣道：「姑姑說我練成『絕情簫』，就可以報父母之仇，但如今我練『絕情簫』已逾三載，仍參悟不出其中有何妙處可以誅殺仇敵，還有我的仇人又是誰？如姑姑能爲我解答，姪女則感激不盡了。」

中年美婦人點點頭道：「妳所練的『絕情簫』必須配合『眞陰玄功』，才能發揮效力，由下月開始，我就助妳練『眞陰玄功』，不消半年，妳就能手刃仇人了，至於妳的仇人，並不止一個人，他們是誰，現在暫不能告訴妳，等妳武功上有了成就，姑姑自會一一相告，妳繼續練習吧！我走了。」

「姑姑……」葉盈翠見姑姑要走，膽怯地叫了一聲。

「甚麼事？」

「剛才那封信……說些甚麼？」

只見那中年美婦人冷笑一聲，道：「是一個黑道中人約我見面，根本不干妳的事！」說罷，頭也不回，便走了出去。

葉盈翠關上了房門，走到窗前眺望，那青袍少年不知何時離去，只留下空山寂寂，翠影珊珊。

往事，又湧現在葉盈翠眼前。

葉盈翠本出身於武林世家，父親葉天雄是縱橫大江南北的著名鏢頭，母親則是峨嵋派女弟子，他們夫婦倆在長安城開設了一間「龍鳳鏢局」，在武林中如日中天，更加上葉天雄夫婦嫉惡如仇，綠林草寇，黑道中人，一見到龍鳳鏢旗，莫不豕突狼奔！

兩夫婦中年才得一女，夫婦倆皆視如掌上明珠，但葉盈翠體質孱弱，加上葉天雄夫婦飽經風霜，不想女兒將來再捲入武林仇殺中，所以只讓女兒學文，却不讓她習武。

直到她十五歲那年，葉盈翠仍是一個三步不出閨門的少女。

就在這一年的八月初七，正是葉天雄五十大壽，那天龍鳳鏢局的大門前，車如流水馬如龍，四方八面的武林豪客紛紛到賀，可謂高朋滿座。

但葉盈翠却被母親關在房中，因爲武林中認識葉天雄的人雖多，而知道他有一位女兒的，却只有幾位與葉天雄有莫逆之交的朋友。

直到黃昏，葉盈翠終於忍不住，偷偷走出房門，在花園的圍牆隙縫中，偷窺着門外的來賓。

這時，從走廊盡頭處走進兩位客人，後面跟着的是葉天雄。

葉盈翠心中一驚，立刻躲入假山，不料踢着一堆石頭，「砰」的一聲，驚動了來人。

葉天雄一步搶先，躍到葉盈翠面前，一看原來是自己女兒，便埋怨道：「妳一個人怎麼到處走？」

「哈哈，葉兄，你這人眞是的，怎麼整天把女兒關起來？」

葉盈翠回頭一看，原來是父親的老相識，忙叫了一聲：「張伯伯。」便低下頭去。

這位被稱「張伯伯」的人，是一位五十來歲的老者，神情氣宇高朗得儼如碧空古月。

葉盈翠曾多次與他見過面，也就是父親經常提到的「凌霄劍客」張陸飛，武功之高，在武林中屈指可數。

只聽得張陸飛又是「哈哈」一笑，說道：「盈翠！我來介紹，這位是我去年收的徒兒白雲峯，這位是葉大俠的千金葉盈翠。」

葉盈翠只是低頭輕輕一揖，叫

了一聲：「白公子。」

「葉姑娘不必多禮。」那白雲峯答道。

「葉兄，你看我這個徒兒如何？」張陸飛問道。

葉天雄笑道：「氣宇不凡，將來必能駕馭羣雄！」

「哈哈，你的眼光不錯呀！」

葉盈翠忍不住偷偷望了那白雲峯一眼，恰巧白雲峯也向她望了過來，並對她微微一笑，只見白雲峯面上雖然還略帶稚氣，但却丰神俊朗，有如玉樹臨風！

三年後的今晚，葉盈翠又見到他，雖相貌已略有改變，但葉盈翠却清清楚楚認得，他便是三年前的白雲峯。

記得當天晚上，酒盡人散之後，葉天雄將葉盈翠喚到後堂，這時，一個中年美婦人正和葉盈翠父母侃侃而談。

「盈翠，快上前叫姑姑。」

葉盈翠不禁一愕，但父命難違，只好上前叫了一聲：「姑姑。」

那中年美婦人讚道：「大哥，賢姪女資質上佳，美貌出衆，我眞替大哥高興呀！」

這可把葉盈翠弄得莫名其妙！

葉天雄向女兒解釋道：「這位便是妳父親失散了近二十年的妹子葉清玉，今天我們兄妹意外重逢，可說是雙喜臨門啊！」

葉盈翠也替父親高興，一家人暢叙直至夜闌人靜。

一個月後，葉天雄夫婦受人所托，要親自押鏢上東北，路途遙遠，葉清玉力言與葉天雄夫婦同行。

十日之後，一個凄風苦雨的深夜，在龍鳳鏢局門前，突然停了一輛遮掩着厚厚的黑布馬車，從車上跳下一個女子，這女子並非別人，正是葉盈翠的姑姑葉清玉！

葉清玉一下車，便直奔入盈翠房間。

鏢局中的人見她行動大異尋常，心中駭然，但鑑於她是葉天雄的妹子，也不便立刻詢問。

却說葉清玉走入盈翠房間，一把將她拉了起來。

葉盈翠從夢中驚醒，覺得一隻冰冷的手正緊緊握着自己，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又立刻認出，這正是自己的姑姑葉清玉！

「姑姑，甚麼事？」

這時，葉清玉將燈點上，在昏暗的燈光下，葉清玉面如紙金，神色凄愴，呆了半晌，才說出一句話：「妳爹娘已遭仇人暗害了！」

這句話，有如晴天霹靂，葉盈翠只覺眼前陣陣發黑，好一會，才戰聲說道：「我爹娘的屍體呢？」

葉清玉領着葉盈翠緩緩走到大門前，停在那輛車子之前，回頭向鏢局中正在驚惶失措的人一招手，鏢局中人立時趨之若鶩，將那輛車子團團圍住。

葉清玉慢慢將遮蓋在車子上的黑布掀起，當各人看清楚車中的情況時，聳然動容！

只聽得葉盈翠一聲撕心裂肺的驚呼：「爹，娘！」立時撲向車中，大聲痛哭起來。

直至聲嘶力竭，才站了起來，無限凄酸地向父母屍體望了一眼，這時，她發覺在父親背後的衣服上，像是穿了五個小洞，葉盈翠雖然見識淺薄，但也可認出，這正是被五隻手指插入過的痕跡！再翻母親背後，情況竟與父親一樣一模的。

葉盈翠正想追問，心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便住口不言了，只是追問葉清玉殺死父母的仇人是誰。

葉清玉搖搖頭道：「仇人是誰，我也不知，只是鏢局中各位兄弟暫時不要透露葉鏢頭夫婦的死訊，並且立刻解散龍鳳鏢局，我要帶盈翠遠走他方，以防仇敵前來斬草除根，至於葉鏢頭的大仇，盈翠一定可以親手報却，盈翠，妳願意跟我走嗎？」

葉盈翠已是六神無主，只有默默點頭。

鏢局中人本就不大願意如此離去，希望能查個水落石出，但既然少主人也同意跟葉清玉遠走，也就無話可說，龍鳳鏢局就在一兩日之間風消雲散了。鏢局中的人，也從此魚沉雁杳了。

葉盈翠在悲憤交織之下，被葉清玉帶到了山麓下的巨宅居住。

當天晚上，葉清玉含淚道出葉天雄夫婦遇害的經過：「數日前，當大哥及嫂子與我押鏢至河北薊縣時，晚上在一家客棧中投宿。

「當晚，他兩人却無聲無息離開了客棧，直到黎明，才見他們夫婦負傷回到客棧中，見到了我，立刻將一本書及一支簫交給我，又寫了一封血書。」說到這裡，葉清玉從懷中取出一片染滿血漬的白布。

葉盈翠含淚打開血書，只見上面寫着幾個觸目驚心的血字：

盈翠：練成「絕情簫」及「眞陰玄功」爲父母報仇，今後一切必須聽從姑姑指點，切記！父親絕筆。

看罷，葉盈翠已哭得變成個淚人兒了。

葉清玉接着說道：「妳父親寫完血書之後，已是奄奄一息，可恨我回天無術，妳父母終於雙雙而亡了。」

「那麼我父母仇人到底是誰？」葉盈翠抑住心中的傷痛，向葉清玉追問。

「盈翠，這一點，妳父母已對我說了，仇人並不止一個，但在妳武功未有成就前，我是暫時不能告訴妳的。」

開始，葉盈翠對這位相認才一個多月時間的姑姑，確是有所芥蒂，但隨着時間的飛逝，却使葉盈翠對葉清玉的狐疑漸漸地消減了。她祇感到這位姑姑除性情冷酷，及不讓她走出巨宅半步外，處處都感覺出她對自己及父親之事極度關心，且經常悉心指導自己練習「絕情簫」。

但是，今天晚上的事，葉盈翠却感到十分意外，一向道貌岸然，冷若冰霜的葉清玉，自見到那白絹及玉珮之後，立時變得焦躁驚惶，閃鑠其詞！

最重要的，便是那塊玉珮，葉盈翠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正是母親經常配戴的物件。

這一來，又重新使葉盈翠對姑姑產生了重重疑雲。因此，平時對葉清玉千依百順的她，這時居然對她說起謊來，這才把精明的葉清玉輕易的瞞過……

葉盈翠從沉痛、雜亂的回憶中清醒過來時，已是二更時份。正是，夜參半而不寢兮，惆悵盤桓以反側！

一日，兩日……七日的時間轉瞬間過去了，在這七日中，葉盈翠心中總無法平靜，她希望白雲峯再來，爲她解答心中的疑竇。

每天，她都停立窗前，希望再見到白雲峯那飄逸的身形，但每天給她帶來的，只是失望與惆悵！

直到第八天的晚上，這是一個雷電交轟的夜晚，葉盈翠在房中思潮如湧，低迴不已！

就在這時，突然一縷細若游絲的聲音在葉盈翠耳邊响起：「葉姑娘，我是白雲峯，妳能出來和我見面嗎？」

葉盈翠認出了，這正是白雲峯的聲音，心中又驚又喜。

但無奈自己完全不會武功，想走出這巨宅簡直全無可能，只好走到窗前，一到窗前，見到她日夕想念的人已站在遠處，向她招手，雨水不斷打在他身上。

葉盈翠只有擺一擺手，表示自己無法出外了。

這時，白雲峯的聲音又傳了過來：「葉姑娘，妳既然不便外出，可容我進入姑娘房中，因爲在下有緊急事情要與葉姑娘商量。」

葉盈翠究竟是缺乏了江湖兒女的豪邁氣概，覺得私自讓一個男子進入房中不甚方便，一旦被姑姑發覺，便會惹出很多麻煩，但她又多麼想能和他談談話。

沉吟了半晌，葉盈翠終於向白雲峯招了一下手。

只見白雲峯衣袂飄飄，已向前疾掠而來。

當他快要接近巨宅圍牆時，縱身一躍，已站在巨宅中一所房子的瓦面上，接着，又見他足尖一點，已輕飄飄地穿過葉盈翠房間的窗戶，安然立在葉盈翠面前。

葉盈翠被他那美妙無比的身法吸引得如痴如醉，直至白雲峯立在她面前才醒覺，不禁面上一紅。

白雲峯微微一笑道：「葉姑娘，三年不見，妳還認得我嗎？」

葉盈翠也笑了一下，說道：「你就是白公子，怎不認得呢？張伯伯他老人家可好嗎？」

白雲峯面上立時現出黯然的臉色道：「家師在一年前去逝了。」他頓了一頓道：「前幾天我路過此地，聽到這種奇異的簫聲，尋聲至此才知是妳所吹奏的，葉姑娘可知道這簫的名字嗎？」

葉盈翠一怔道：「白公子何以對此簫聲如此注意？」

白雲峯道：「這簫聲，可能與武林命運有莫大關連。上次，我怕妳不肯與我相見，才先把令堂的玉珮交與妳，我的信中已說明一切，相信妳已明白了。」

這幾天來，葉盈翠正爲這件事忐忑不安，信中寫些甚麼？她的確一點都不知，如今經白雲峯一問，更不知如何答覆才對。

葉盈翠躊躇不決的神色，如何能逃過白雲峯雙目，只聽他問道：「葉姑娘，難道妳沒有看過我的信嗎？」

葉盈翠本就不慣於說謊，在白雲峯面前，更是感到不該對他有所隱瞞，只有吞吞吐吐地說道：「那封信給我姑姑取去了！」

「怎麼，妳姑姑是誰？」

「她叫葉清玉。」

白雲峯一聽見「葉清玉」三字，面上勃然變色，急說道：「葉姑娘，妳可知殺害妳父母的人是誰？」

葉盈翠見他語無倫次，心中好生奇怪，茫然地搖了搖頭。

「唏，葉姑娘，她就是……」

「哈哈哈……」一陣尖銳無比的笑聲响自門外！

白雲峯心中一凜，知道自己行藏已被發現，心中暗叫不妙，當下身形一晃，已來到窗前，接着一式「燕子穿簾」已穿窗而出。

葉盈翠被這突來的變化嚇得目定口呆，就在這時，在葉盈翠面前閃過一條黑影，接着眼前一黑，就昏了過去。

站在昏倒地上的葉盈翠面前的，正是葉清玉，在她似笑非笑的面上，現出一副極難捉摸的神色，沉聲道：「好小子，看你有何本領走出我的『梅花陣』！」

只見葉清玉仰天發出一聲令人驚心動魄的尖嘯，隨着尖嘯之聲，從西北面的竹林中，人影一閃，五個紅衣少女，以極其怪異的身法，先後向白雲峯着地之處疾掠而出！

却說白雲峯自聽到「哈哈」笑聲，心想這回惡鬥難免，但這所巨宅危機四伏，還是先離開再作打算，於是毫不遲疑的躍了出去。

他一着地，便向前滑出！

但當白雲峯掠出四、五丈遠時，五個紅衣少女，已沒聲沒息地從竹林中掩出，頃刻間，便圍困了白雲峯，形成五瓣梅花式樣！

白雲峯見狀，連忙斂神凝立，游目四望，只見圍着自己的五個紅衣少女，粉面含煞，每人手中，都緊握着一柄藍汪汪的毒匕首，一看就知道淬有劇毒的！

白雲峯不愧爲名家子弟，大敵當前，仍面不改容，只是微微一笑道：「五位姑娘，這樣對付在下不知是何意思？」

那五個紅衣少女一聲不出，冷森森的目光一齊投在白雲峯身上，面上出現一派不屑的神色。

白雲峯心想：這五個少女的陣法，像是有些邪門，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不了解對方的底細而貿然出手，對自己甚是不利，還是以靜制動。

雙方一直相持了一盞茶時間，表面看來，各人面上皆淡然無色，又豈知這時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已達弓張劍拔，一觸即發的地步了！

白雲峯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少女的影子，她如今在何處？她會遇到危險嗎？

想到這裡，白雲峯情不自禁地向那大宅望去，希望能看到葉盈翠憑窗佇立而望。

但就在白雲峯神情一鬆懈之際，那五個少女已一躍而上，手中匕首化成五道寒芒直取白雲峯各大要穴！

白雲峯一怔，想還手已來不及，在百忙中提一口眞氣，身軀向上一竄，已拔起丈許，在空中一個翻身，一式「雁落平沙」，斜斜向外飛出。當他剛落到地上，五個紅衣少女已然向他撲到。

不等白雲峯有機會向外逸出，已然又被她們團團的圍住了。

白雲峯心中有氣，於是力透掌力，駢指如戟，向其中一個少女疾抓過去！

但就在白雲峯五指將要觸及那少女手腕時，四把藍汪汪的匕首，已從萬萬想不到的方位向他激射而來！

白雲峯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連忙沉肩縮肘，接着右掌斜斜向上拍出！

一陣勁柔的力道撲面而來。

只見五個紅衣少女身形展動，突地分開，又形成梅花式樣，並繞着白雲峯緩緩而動，位置步法，都配合得天衣無縫。

暴雨漸漸停住了，月亮的光華普照着大地。

五個紅衣少女，圍着一個青衣少年，一分一合，一來一往的動作，正有如霓裳羽衣舞，令人嘆爲觀止。

此時的景物，確可稱得上一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又豈知五個如花少女，與白雲峯正在進行生死之鬥呢？

這時，白雲峯心念電轉，對陣法的奧妙已有所領悟，主意打定，斷喝一聲，雙掌猛地掃出，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面前兩個少女當頭罩下！

那兩個少女却不甘示弱，皓腕一翻，也向前疾拍而出。

「砰」的一聲，那兩個少女各自拍出的一掌，正好與白雲峯雙掌交合，响亮聲兀自在耳邊縈迴不絕。

剎那間，三人又突地分開。

只見白雲峯退開一步之後，面帶微笑，神采飛逸。

那兩個紅衣少女，却有如斷線風箏般，向後倒退了六七步，一齊跌坐在地上，口角已滲出鮮血，顯然，那兩個紅衣少女已受傷不輕！

其餘三個紅衣少女，都被白雲峯驚人的掌力嚇得呆了一呆，半晌後，接着一聲尖嘯，已向外逸出！

在三個少女逸出之際，一條黑影却向着三個少女相反的方向撲來，動作凝而不滯，輕而不浮，自然是一流的輕功身法。

白雲峯心中也暗暗喝采。

只見那輕烟般的黑影，來到白雲峯面前五六尺外，便停了下來。

白雲峯定眼望去，却是一個秀麗動人的女子，面上却像籠罩一層寒霜。

那女子冷冷地打量了白雲峯一眼，道：「閣下武功不錯啊，竟能破我梅花陣，請問尊姓大名？」

白雲峯掀眉一笑道：「在下雕虫小技，何足掛齒，小姓白，名雲峯，不知閣下如何稱呼呢？」

那女子道：「在下葉清玉，白公子今夜亂闖少女香閨，豈非越禮行爲？」

白雲峯玉面不禁一紅，叱道：「原來妳就是葉清玉，妳殺人父母，奪人女兒，如今又逼葉姑娘練這種可迷失人本性的『絕情簫』，難道又是武林人的行爲嗎？」

葉清玉不聽尤可，一聽白雲峯說出這幾句話，神色大變，又驚又怒地道：「白雲峯，你休得含血噴人！」

白雲峯說這話，本屬猜度，如今看葉清玉神情，對自己的推測又確定了三分。

於是哈哈一笑，傲然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妳爲達到稱霸武林的目的，竟以慘絕人寰的

手段傷害他人，居心叵測，必為天下武林同道所不容！」

葉清玉突然一呆，隨即發出兩聲陰惻惻的冷笑，狠狠的說道：「好，一切你都知道了，但你也別想活着回去！」

一個「去」剛出口，只聽葉清玉一聲怪嘯，已連人帶掌，一齊向白雲峯撲了過去。

葉玉清那一掌，可說發得突然之極。

白雲峯已知面前的葉清玉絕非庸手，絕不敢輕率從事。因此，他身一側，避開葉清玉正面攻勢，順手也拍出一掌。

他那一掌，純是守勢，祇是把對方的招式封在離身三尺之外。

葉清玉見一招不中，身子突然一躍，立即向後退去，可是她在退後三步之後，身子突然彈向半空，竟在白雲峯頭上掠過，到了白雲峯的身後。

白雲峯一見敵人已到了身後，不禁大吃一驚，連忙轉過身來，他一轉過了身來，更是吃驚。

只見葉清玉正向他發招。

葉清玉到了他身後，自然是準備向他發招的，這本來沒有甚麼値得吃驚的，但是，他看葉清玉的招式，却是十指如鈎，圈成犄角向他襲來，而且葉玉清的十指，在黑暗中發出血般的紅光，駭人之極！

白雲峯腦中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血指羅刹！因為他曾聽師父說過，十年之前，在武林中曾出現一個年輕女子，專以血指傷人，濫殺無辜，不知多少武林高手喪命在她手中，但這個被稱為「血指羅刹」的女子，却在六年前突然消聲匿跡，此後，武林中很少提及她。

白雲峯這一驚非同小可，也不及還手，向後疾退而出！

那知葉清玉已如影隨形地跟在他身後，葉清玉輕功造詣已達登峯造極，如今既存滅口之心，更是快疾絕倫，轉眼間已追上了白雲峯，血紅的十指，已然又向他抓到。

葉清玉的右手五指，本是抓向白雲峯的頭部，但當她伸出的五指，將要接近白雲峯面頰時，突然招式一變，從上而下一滑，已改抓他胸前！

白雲峯萬萬想不到有此一着，要躲避已來不及，在頃刻間，已存了與敵同歸於盡的決心，遂以畢生功力運於右掌，向葉清玉胸口疾拍而出！

葉清玉也是一驚，身子微偏，招式却不改，說時遲，那時快，她那五指已插入白雲峯胸口三分有餘，但在她剛得手之際，肩頭也感到一陣劇痛，原來白雲峯那孤注一擊，也已經將她肩頭的關節全部擊碎，痛徹心肺。

葉清玉强忍疼痛，將肩頭各大要穴封住，再看白雲峯時，只見他胸口血如泉湧，一個踉蹌已跌在地下，昏了過去。

葉清玉發出一聲厲聲，說道：「我只傷了一條手臂，你却賠了一條性命，這也是値得啊，臭小子，不出半個時辰，你便魂歸地府了。哈哈……」

「師父！」一個惶急的少女呼叫聲，在遠處响起，不一會，那少女已跑到葉清玉面前，只見她面色蒼白，氣息不勻，正是剛才被白雲峯擊傷的兩個少女之一。

只見她急說道：「師父，葉姑娘已被一個蒙面人劫走了，是由大宅後面出去的！」

葉清玉一聽，面色又是一變，回頭望了白雲峯一眼，便一溜烟地向大宅那邊奔去。

那少女目送葉清玉身影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才一躍上前，將昏倒在地上的白雲峯輕輕抱起，右手連點他胸前要穴，阻止鮮血外滲。

只見那少女又機警地向四面環視了一下，然後抱着白雲峯向一條狹窄的小徑奔去。

那少女沿着那蜿蜒曲折的小道，一口氣奔至盡頭處，便停了下來，飛起兩脚，將前面的兩塊大石踢開。

石頭滾開處，出現一個僅可容身的小洞。

那少女助白雲峯進入洞口後，自己也一躍而進，隨手又用石塊將洞口封回。

然後，點着火摺子，在搖晃不定的火光下，那少女神色極是痛苦，呆了一陣，終於輕輕嘆了一口氣，將白雲峯扶起，一隻手放在他後心的「靈台穴」，另一隻手則緊貼白雲峯受傷之處。

如今却說葉清玉，當她疾馳到剛才葉盈翠被點暈穴而昏迷的地方，見到葉盈翠仍好好地躺在地上，那有甚麼蒙面人將她劫走，轉念一想，已知中計，心中恨到極點，一個箭步竄下樓，來到另一所房子之前，揮起一掌，已將房門劈開，只見房中盤膝坐着一個紅衣少女，正在運氣療傷，不用說，這位就是白雲峯傷的另一個少女。

葉清玉厲聲喝道：「李寶屏，妳妹妹去了何處？」

那喚作李寶屏的少女竭力掩蓋心中的驚惶，震聲道：「我不……不知……道。」

「妳不知！妳日夕與她形影不離，對李寶梅的居心行動焉有不知之理！我看妳說不說。」說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李寶屏的手腕扣住，並用力一捏，李寶屏痛得冷汗由額角滲滲而下。

葉清玉又道：「那不知死活的

丫頭一定救走了白雲峯，如果妳指出她的去向，便免妳一死，否則，哼哼！」

李寶屏滿面沮喪之色，低聲道：「師父，那妳就隨我來吧！」

於是李寶屏領着葉清玉，走出了大宅之門，直向前去。

葉清玉順着李寶屏所指點的方向，找了半天，仍不見李寶梅，已氣得七竅生烟，扣着李寶屏的手又一用勁，痛得李寶屏嬌呼連連，但她仍咬緊牙關說道：「我實在不知！」

葉清玉見硬來不行，心中一想，以李寶梅的脚程，必走不遠，於是帶着李寶屏在山脚下方圓數里的地方疾行了一圈，以她絕頂的輕功，不出半個時辰，已將附近一大片山林都搜了個遍，仍不見李寶梅的踪跡。

葉清玉又猜度了一會，已想出李寶梅極可能帶着白雲峯躲在附近。

於是，主意打定，便氣納丹田，高聲叫道：「李寶梅，如妳仍不交出白雲峯，妳姐姐李寶屏就立即死在我手中，但如果妳能交出他，我就可讓妳姐妹重獲自由！」她停了一下，又繼續高聲道：「李寶梅，在我數十下之內，妳如仍不回答，那妳姐姐便要命喪當場了！」

葉清玉眞氣何等充沛，她高聲一叫之下，山谷蕩起了陣陣回音，悠久不散！

這時，在小道盡頭，山洞裡的李寶梅正為白雲峯療傷，當她聽到了葉清玉的話時，確是五內俱焚，痛苦、懼怕、矛盾的心情，在她面上表露無遺，但到最後，她終能抱元守一，專心為白雲峯治傷。

但她的耳邊，又傳來葉清玉的聲音：「一……二……三……六……七……八……」

「寶梅，千萬不要出來！」這是她姐姐的聲音。

一聲撕心裂肺的少女慘叫劃破了夜空！

李寶梅已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在她慘白的面上，浮現了一陣茫然的神色，但她却拚命的控制自己，堅持，堅持……

黎明前的黑夜，寂靜得可怕，李寶梅也已然精疲力竭，百骸欲散，她緩緩地放下雙手，斜倚在岩石上大聲喘息！

第一綫陽光射進了山洞，照在白雲峯微帶蒼白的臉上，白雲峯緩緩睜開雙眼，眼前的情況使他吃了一驚，尤其當他看到黛眉緊鎖的李寶梅，更是不勝驚訝！

「姑娘，妳怎麼啦？」

李寶梅無神的雙目轉移到白雲峯臉上，便停住了，在她憔悴不堪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低聲道：「公子，你沒事了？」

白雲峯道：「我沒事了，姑娘，是妳救了我嗎？」

李寶梅點了點頭，說道：「我們昨天交手時，如不是公子手下留情，我們姐妹已命喪當場了。」

原來昨天白雲峯與李寶屏姐妹對掌時，本來是無意傷人，一掌拍出，已覺對方武功遠不如自己，才不惜逆轉眞氣，將掌力收回了一半，使她們不致受極重內傷而亡。

李寶梅又道：「小女子名叫李寶梅，與家姐李寶屏，本是農家女，六年前，那女魔頭葉清玉突然闖進家中，將小女子一家大小盡數殺死，又將我姐妹擄來，並且以歹毒無比的藥丸，給我們服下，此後，每隔一月，如得不到她的獨門解藥，必然毒發身亡，我們姐妹在此為奴為婢已達六年，也全然洞悉她的陰謀，我聽她說，如果葉姑娘練成了『絕情簫』，她就可以獨霸武林，如今，我們姐妹因感公子之德，又為了能够挽回武林浩劫，不惜犧牲性命，與那女魔相抗，我姐姐……昨天已死在葉清玉的手中了！」

白雲峯聽後，大是感動，忙道：「李姑娘，我眞不知如何感激妳們姐妹，但葉清玉必不放過妳，李姑娘，快跟我一起走吧！」

李寶梅這時的氣息極為微弱，只見她星眸微閉，吃力地擺了擺手，說道：「公子，多謝你的好意，但我一離開葉清玉，便不能活命！況且，我方才為公子療傷時，毒氣已深入體內，命在旦夕，在我死之前，我要將一件有關係武林命運的秘密告訴公子，兩日前，我無意中聽到葉清玉提及她教葉姑娘所練的『絕情簫』，任何武功都不能將之尅制，但她只擔心着一個人，這人名叫甚麼『段不磊』。我和姐姐知道後，本想拚着一死，逃出魔掌去通知武林各派，如今我將這件事告訴你，望能從中挽救武林浩劫！」

白雲峯聽到這裡，不禁滴下英雄之淚，他深為這位捨己為人的姑娘所感動。

他激動地道：「李姑娘請放心，我白雲峯赴湯蹈火，也要盡力挽救這場武林浩劫，為姑娘報仇！姑娘的偉大精神，千秋萬世，將使武林永遠傳頌！」

李寶梅滿足地笑了一下，又道：「白公子，你立刻由山洞後面的隧道走出去，就可以擺脫那女魔頭的搜索，祝你成功……」李寶梅的聲音已越來越弱了。

白雲峯向李寶梅安詳的面上望了最後一眼，終於黯然離去。

白雲峯走出隧道後，已到了一個頗高的山峯，山下的景色，可一覽無遺，當白雲峯向巨宅所在一望之時，不禁呆住了，原來那座巨宅

在一夜之間盡成灰燼！

白雲峯何等聰明，一想之下，已恍然大悟，那是葉清玉因白雲峯走脫，雖然生死未卜，但她心思極爲細密，爲了逃避武林人對她的虎視，便將巨宅付之一炬，帶着葉盈翠另走他方！

天涯海角，何處覓伊人，白雲峯懷着滿腔愁緒，折向東北，不分日夜，直奔嵩山少林寺而去。

＊　＊　＊

葉盈翠被葉清玉那女魔頭點了暈穴後，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時候，當她甦醒過來，發覺自己躺在一間簡陋的茅舍中，身邊坐着個熱淚盈眶的葉清玉，只見她無限凄酸，自言自語地道：「想不到白雲峯這等人如此毒辣無比，竟連大哥唯一的骨肉也要誅除殆盡！」

葉盈翠聞言猛地一驚，問道：「姑姑，妳說甚麼？」

葉清玉好像被葉盈翠的突然發問，嚇了一跳，呆了一呆，無可奈何地說道：「盈翠，到如今姑姑也不該瞞妳了，殺害妳父母的主謀，就是張陸飛和白雲峯師徒倆，那天晚上，白雲峯和妳會面，目的也是將妳剷除！」

葉盈翠更是吃驚不小，難道外表溫文儒雅，胸懷若谷的白雲峯竟會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

她想着，耳邊又响起了葉清玉無比關心的聲音：「盈翠，妳世故不深，不知會有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姑姑數年含辛茹苦，在深山窮僻之中教妳武功，是爲了甚麼？妳也許對姑姑的行爲有所懷疑，但這又是爲了誰？盈翠，妳相信姑姑的話嗎？」

葉盈翠是個胸無城府，生性柔弱的姑娘，她想：「對呀，若是姑姑對我心存不軌，又何必費了三載時光教我武功？」想到這裡，她深信姑姑對自己確是一片苦心，也不深慮到葉清玉的說話中，處處流露出的破綻。

只聽得葉清玉又輕輕的一嘆道：「妳不相信姑姑的話，也不打緊，只要妳學成武功，遲早也可從武林名宿、前輩高人中，打聽出眞正殺害妳父母的仇人，那時，妳姑姑也可了却這一宗心事，然後歸皈佛門，長伴青磬紅魚，了此下半生了。」她的一番說話，說得聲淚俱下。

葉盈翠也是淚花亂轉，撲到葉清玉懷裡，凄然道：「姑姑，別說了，姪女努力練習武功就是了！」

從此，葉清玉每天都帶葉盈翠到人跡罕到的地方練習「絕情簫」與那「眞陰玄功」！

＊　＊　＊

「絕情簫」這個可怕的名字很快就在江湖沸騰起來，正義的武林中人，一時風起雲湧，紛紛謀對策！

這天，嵩山少林寺外，數百僧人正在門前低頭頌佛號，梵音佛曲，有說不出的清靜莊嚴，少林方丈可眞禪師，武當掌門百極眞人，峨嵋掌門丘妙妙，青城派丹心劍客歐陽宏，一班人正與武林後起之秀白雲峯在少室峯下揮手話別。

何以少室峯下突然龍蟠虎踞呢？原來自「絕情簫」一事傳遍武林後，可眞禪師立時邀請各大派掌門到少林寺共謀對策，經過數天商議之後，他們決定用雙管齊下的辦法，以圖挽救這場武林浩劫。

第一，就是飛函武林中人，請他們密切注意葉清玉與葉盈翠的行踪，希望能及時制止葉盈翠練「絕情簫」！

第二，就是設法找到段不磊這個人。

而白雲峯就負起第二個責任——尋找段不磊。他聽武當百極眞人說，段不磊乃隱跡江湖已近十年的武林異人，傳說他隱居崑崙山的「海天坪」，但這却是毫無根據的說法，而段不磊又與葉清玉有何淵源？他是否有能力阻止葉清玉的歹毒惡念呢？

由嵩山至崑崙山的路途遙遠，而白雲峯也沒有一定找到段不磊的把握，更有前路茫茫之感覺。

沿路的如畫江山，只引起白雲峯惆悵的嘆息！

行了個多月，白雲峯已踏入了青海省，一望無際的崑崙山，山脈連綿千里，「海天坪」在何處？更令他躊躇不決。

起初，白雲峯所經的地方，還有些人居住，越往前走，便人跡越少，他向當地的居民打聽了千百次，仍問不出「海天坪」的去向及所在地。

這時，已是深冬季節，紛紛白雪，使天地間都蒙上了一片銀灰白的顏色。

又是一場大雪之後，白雲峯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峭拔奇突的山腹中，他稍爲忖度了一下，便沿着小徑向前滑去，突然，他發覺在舖滿白雪的地面上，出現了一些極淺的脚印，細看之下，竟然不是野獸足跡，而是一個輕功極高的人在雪中行走時留下的。

於是，白雲峯精神爲之一振，順着足跡向前追尋而去。

大約走出四、五里路，眼前的景色爲之一變，只見地上積雪至此已盡行溶解，形成了一條小溪，潺潺的流水，夾着落葉片片，正向前緩緩而流，足跡也至此中斷。

小溪的盡頭，景色又豁然的明朗，原來這裡正是一個小小的山谷，谷內野花迎道，芬芳襲人，更有不少嵯峨怪石，與叫不出名堂的樹

木鳥獸，儼然一個世外桃源。

這時，滿天黑雲，隨風飄盪，一抹夕陽，已是黃昏來臨了，白雲峯數天奔馳，已覺心力交瘁，於是，信步走入這個山谷，準備作小息一陣。

剛走入山谷，白雲峯又突然想起那個雪上行走的足印，不覺再走出山谷去，四處張望之下，竟然發覺在不遠處有一座小小的茅舍。

白雲峯連忙施展輕功，向那座茅舍掠去。

當他快要接近那座茅舍時，一陣朗吟的讀書聲從茅屋中傳了出來；「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聞有聲自西南來者……」

屋內之人，一連將後面一句話反複朗頌了數次。

白雲峯聽了，暗嘆這人聽覺的靈敏，這那是一般隱居的文人雅士所具有？

於是朗聲問道：「屋內朋友，可否出來與在下相見？」

不久，那茅舍的門已打開了，從裡面走出一位書生打扮的少年人來，清秀絕俊中，還帶有幾分高貴華麗的神態，令人忍不住要向他多望幾眼。

只見那少年人微微一笑，說道：「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這位仁兄自遠道而來，如不嫌棄的話，請進敝舍稍坐！」

他談吐的文雅，全是一個讀書人模樣，白雲峯心中暗自好笑，便答道：「如此有煩兄台了！」

茅舍內的陳設極是清簡雅緻，令人有一種飄然欲仙之感。

那少年書生問道：「請問仁兄高姓大名？」

白雲峯道：「在下姓白名雲峯，閣下大名，不知如何稱呼？」

那少年書生答道：「小弟姓凌名逸文，白兄，想你必是高人雅士，尋幽問勝到此，此地景物也不算壞呀，白兄可否吟詩賦詞，一展才華呢？」

白雲峯見他裝腔作勢，心中大是不耐煩。

笑了一下，沉聲說道：「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喔，原來白兄自比朱亥、侯嬴，而將我比成楊雄了？」

白雲峯苦笑一下，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凌兄也是武學之士，在下也不妨坦誠相告，當今『絕情簫』已出世，武林人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我來此目的，是爲了尋訪段不磊老前輩的下落，希能見告，當感激不盡！」

凌逸文聽罷面色一變，驚訝地道：「絕情簫？好，如白兄能接得住我三招，我引你與段老前輩相見！」

白雲峯眞是又驚又喜，轉念一想，便道：「如此，在下只有捨命陪君子了！」

說罷，兩人已走出屋外。

兩個少年人，就在屋外展開一場龍爭虎鬥，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轉眼兩招已過。

凌逸文見白雲峯武功不凡，人才出衆，更是暗自心儀，但又不想就此罷手，當下招式一變，使出生平絕學，直取白雲峯「帶脈」電光石火之際，白雲峯已從他身邊掠過，所帶起的一陣强烈勁風，竟把凌逸文戴在頭上的帽子拂落地下，立時露出如雲青絲，不禁使她心中一怔。

凌逸文竟然是易釵而弁，使白雲峯吃了一驚。

凌逸文見自己剛才手下留情，反給白雲峯佔了便宜，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

一扭身便道：「你跟我來！」人已輕烟般向前滑出。

白雲峯祇有跟在她身後，向前掠去。

過了一會，凌逸文已在一個頗大的山洞前停住了，只見她高聲叫道：「師傅，有人來找你老人家！」

山洞中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請他進來啊！」

凌逸文回頭對白雲峯道：「段不磊就是家師，你有何事儘管和他老人家說吧！」

白雲峯與凌逸文一齊走進山洞，只見一個老者正坐在一塊大雲石上。

白雲峯連忙上前，向老者深深一揖，道：「晚輩白雲峯拜見段老前輩！」

於是，白雲峯便將「絕情簫」出世之事情，詳細道出。

段不磊聽後，不禁感慨萬千。

原來那葉清玉，自幼就拜在段不磊門下，但她天性狠毒，在她已獲得段不磊六、七成眞傳之時，竟然毒害恩師，使段不磊武功盡廢，段不磊突然隱跡山林，便是這個原因了。

只聽得段不磊又道：「我在十多年前已料到『絕情簫』會再次出現，想不到竟落到那逆徒賤人手中，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在這十多年間，我已悟出可以尅制音波的武功。但是能否達到目的，却誰也不曉得，而且，練這種武功，成功則已，不成功的話，便會送命於『絕情簫』之下！」

白雲峯忙道：「爲了挽救武林浩劫，晚輩萬死不辭！」

段不磊讚道：「好，有志氣，但是這種武功非要兩個人合練不可，逸文，妳願意與白雲峯合作嗎？」

凌逸文望了白雲峯一眼，笑道：「師傅常教弟子俠義爲懷，難道

這點也做不到嗎？」

山中歲月，彈指而過，白雲峯在山中練武，不覺已有一年，他和凌逸文所練的武功已然告成。

他們二人雙雙拜別段不磊，準備到武林中負起了這項艱巨的任務。

行至大雪山麓下，他們已可見到武林人的行踪，打聽之下，不禁令他們大驚失色。

原來早在半年之前，「絕情簫」已經出現武林了，一個中年美婦人，帶着一位手執玉簫失去理智的少女，跋涉江湖武林之中，只要玉簫之音一到，那些不肯順從的武林人士，即盡遭毒手，半年以來，為虎作倀的黑道中人，竟趨之若鶩，恃勢行兇，武林中人已被弄得鷄犬不寧。

同時，白雲峯和凌逸文又聽說在十月初七，武林各大門派將要集結在嵩山太室峯與葉清玉作一生死決鬥，以維護武林正義。

他們二人聽後，不禁暗自焦急，因為據段不磊所說，除了他們所練的武功之外，已沒有一種武功能與簫聲對抗的，如今這決鬥，豈非白白送死！

十月初七，已距今不遠，他倆不分日夜，飛奔太室峯。

當他們到達太室峯下，已是十月初七的黃昏。

只聽得峯頂響起了靡靡之音，夾雜着厮殺之聲。

兩人不再猶疑，立刻向峯頂馳去。

太室峯頂，現出一場觸目驚心的畫面。

懾人心魄的簫聲，變化萬千，直把各大派的高手震得魄散魂離，情迷痴呆，而葉清玉血紅的十指，正向衆人揮舞，饒是各派高手功力深厚，但仍經不起簫聲的震動，對於葉清玉的攻勢，竟毫無還手之餘地，眼看着十多名高手已喪在她的「血指神功」之下。

就在這武林面臨厄運的危急關頭，突然響起了兩聲響遏行雲的清嘯。

一位英姿勃勃的少年與一位丰神絕世的少女，雙雙以快疾無倫的身法，撲向葉盈翠，也就是正在吹奏出殺人之音的那位少女！這兩人正是白雲峯與凌逸文。

只見他們兩人躍到接近葉盈翠屹立處三尺左右，便停了下來，又以極快的速度圍繞着葉盈翠旋轉。

葉清玉見狀，不禁大驚失色，猛地向葉盈翠撲去。

但當她接近白雲峯與凌逸文的包圍圈三尺開外，立時身軀突然被一股陰柔無比的力量震了開去。

這時，葉清玉更猶如喪家之犬，木然站在當地。

被白雲峯與凌逸文兩人包圍之下的葉盈翠，面色越來越難看，驚心動魄的簫聲，也漸漸微弱了。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白、凌二人旋轉的速度已由急而轉緩。

衆人皆屏息觀戰。

突然，白雲峯身形震動，閃身上前，五指一抓，將葉盈翠手中玉簫奪了下來。

但就在白雲峯得手的一刹那間，三點寒芒，成鼎足之勢向他疾射而來，要躲避已來不及，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只聽得一聲嬌叱，凌逸文已斜斜拍出一掌，三枚暗器立刻被震飛開去。

凌逸文冷哼一聲，已滑到葉清玉身邊，當胸一掌，拍在葉清玉胸前。

只見葉清玉「騰騰騰」一連退了數步，口中鮮血狂湧，慘笑一聲，跌倒在地上。

一直呆呆站立的葉盈翠突然發出一聲驚呼，眼睛發直地瞪着躺在地上的幾個武林高手，原來這些人的身上，都有五個深深的手指痕。

這時，白雲峯也走上前，說道：「葉姑娘，當年殺妳父母的仇人，正是葉清玉！」

葉盈翠身子猛地抖顫了一下，目光轉移到躺在地上的葉清玉。

葉清玉滿面猙獰之色，大聲叫道：「不錯，我當日確是殺死妳父母，因為他們要將無意中得到的『絕情簫』與『眞陰玄功』燬去！哈哈，如今我却是死而無怨！」

葉盈翠又驚又怒，一躍上前，向着葉清玉一脚踏下。

可憐這個一生作惡的女魔頭，立時間便死於自己姪女脚下。

葉盈翠殺了葉清玉之後，又呆呆的佇立，她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幕幕可怕的場面，自己以「絕情簫」殺死了無數武林高手，雖然自己當時理智全失，受了葉清玉的支配，但是，親手殺死這些人的却是自己。葉盈翠本是一個自卑感較重的人，一想到自己雙手種下的惡果罪孽，更是五內俱焚，痛不欲生。

只見她一手奪回白雲峯手中的玉簫，以哀切而又深情的眼光向白雲峯望了一眼，隨即發出反常的狂笑，直向懸崖狂奔。

衆人皆吃了一驚，連忙蜂湧上前。

葉盈翠走到懸崖邊緣，猛地回過頭來，嘶聲欲裂地大叫道：「我葉盈翠今天一死以謝武林！」

話聲未畢，已縱身一跳，萬丈深淵之下，雲騰霧湧，一個無辜少女，便葬身其中！

「阿彌陀佛！」可眞禪師低頌了一聲佛號。

衆人目睹一切，皆惋惜不已！

（全文完）

武俠傳奇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奪命人種

清酋血洗瑤山莊　男丁屍沉九龍塘

男在上是天，女在下是地；上天蓋下地，男女做夫妻……

歌聲清脆而悠揚，一個尖厲而粗獷的聲音嗔怪道：「現在還唱這種歌幹甚麼？我們瑤山眼看就要絕後了，還有甚麼夫呀妻呀的！」接着，濃霧中又傳出另一首憂憤的山歌：

蒼天無義又無情，淒風苦雨挾冰凌。如今天下血淋淋，世上活人吃活人。

旭日升空，山川清麗，現出兩位唱歌人的英姿，她們大約二八年紀，長相一模一樣，服飾也十分相似，上裝是花紋略有區別的紅色大領短衣，皆以白色鳥毛飾邊，謂之「鳥衣」，褲子綉着百獸花邊，頭挽高髻、髮插銀角，背上還繫着一種精工製綉的「背盤兒」。

看裝束便知她們是九龍山寨的土著紅瑤。

她們鹿伏鶴行，快如飄風。

她們回眸顧盼身後的寡婦嶺，清淚長流。

寡婦嶺這名字叫人心酸。

這一帶方圓八十里，峯巒疊嶂，素有「瑤山八十里，放不平一張椅」之說。

這裡山與山之間常以青藤古木溝通。天順八年，朱元璋平瑤，砍斷大藤以斷瑤漢往來，使瑤民們經歷了數十年茹毛飲血、芭蕉葉為衣的野人生活。

滿清入關後，為了生怕山中瑤民造反，在九寨八隘增設了千長、把總，施行殘酷的强化統治，捐稅如蔴：「草鞋捐」、「出身稅」、「青山稅」、「合巹稅」……道光初年，又頒佈了「治瑤八律」，更是苛政如虎。

道光十六年，九龍山武術師藍元曠組織「龍華會」聚義反清，攻城佔府，打遍湘桂十八縣，終因寡不敵衆，被縣城廩生劉坤一統制的團練軍所鎮壓。

劉坤一率兵血洗藍元曠的起義策源地——九龍嶺，全部男丁被殺戮，屍沉九龍塘，從此九龍塘稱沉屍塘，九龍嶺成了寡婦嶺。

但是寡婦嶺的遺孀們並沒有被清廷統治者的慘絕人寰的鎮壓所嚇倒，她們女繼父志，妻承夫業，掩埋了屍骨，擦乾了血淚，公推藍元曠的妻子——青山聖母，為寡婦嶺的都佬(首領)。

她帶領着寡婦幼女們崇武練打，據險自衞，在與山林和敵人的搏鬥中，終於使寡婦嶺變成了女俠雲集，巾幗薈萃的武術王國。

昨天，她們按照男人們在世時的規矩，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清明擂」，選拔本族武林高手。

「咚！咚！咚！」三聲銅鼓響過，打擂台開始。

土台上，一個身着蠟花藏靑瑤服的姑娘，輕掠了一下額前的頭髮，兩脚並步直立，挺胸收腹，雙手分持雌雄二劍，略靜片刻，輕移七星步，軟舒右手，抖了個「仙人指路」。

她叫盤五妹，有名的九龍劍能手。

只見她衣裙飄忽，脚彈飛英，雙劍分開，白光閃閃，身呈臥雲；左手護胸，右手護頂，仰觀太虛，呈「葉底藏花」之式。

接着，她便罩定在一片劍光雪影之中，只見雙劍變成數十輪光環，劍飛人翔，吞雲吐月！

台上塵土飛揚，台下掌聲雷動。

漸漸，盤五妹收劍還原，平靜地向台下問道：「那位姐妹上台對練？」

「我來！」話音未落，「颼」地一聲，一團紅影躍上擂台。

「金鳳妹妹，你爲何不拿武器呢？」五妹關切地問道。

「等會就有。」金鳳聲音清細，嫻靜溫柔。五妹知道金鳳要空手奪白刃，不敢怠慢，亮劍、進招，一劍直刺金鳳「膻中穴」。

這時金鳳正拂手彎腰行禮，劍鋒已近胸窩，台下不由得驚叫：「危險！」誰料金鳳已聞風而動，早已飄到了盤五妹的身後，伸手「摘桃」。

盤五妹慌忙一招「彩虹經天」擋回「摘桃」的玉臂，旋即連進狠招，金鳳身影飄蕩，踏地無塵，穿梭於刀光劍影之中，使開蟒形步。

每型爲一盤，每盤爲八式，以腰爲界，節節貫串，伸縮翻轉，首尾相顧，見隙而入。

眞個是動則靈捷剛勁，靜則安然柔綿，身形手法，勢如活蟒。

盤五妹尚未弄清怎麼一回事，雙劍已脫手而去，定睛一看，劍已操在金鳳手中。

盤五妹頓時滿面羞紅，金鳳也不好意思地捧着雙劍道：「盤姐姐你怕傷了我，手下留情了，其實你沒使出平日的功夫！」

盤五妹急忙拱手道：「金妹妹確實勝我一籌，你越發厲害了。」

盤五妹正說話時，台下傳來歡聲清脆而帶粗野的叫聲：

「輸贏已定，何必客氣，看我的繩功！」話音剛落，「啪！」地一聲，一條飛繩直射雙劍，雌雄二劍立即分開，飛射天空，金鳳和五妹伸手各接了一把。

這時叫喊的人已飛上擂台，原來正是金鳳的妹妹——玉鳳姑娘。只見她杏眼含慍，雙眉高飛，啟開皓齒道：「讓你二人雙劍對鞭。」

其實，那不是鞭，是一條虎筋紋成的長繩，名曰捆仙索。這是武林中最難練的奇門兵器，弄不好反會作繭自縛，而在玉鳳手中，那索上下飛舞，伸縮自如，時而硬如鋼棒，時而軟如絲棉。

金鳳、五妹皆知其「捆仙索」的厲害，也不謙讓留情，喊聲：「看劍！」

各自挺劍而上，玉鳳待雙劍交加之際，猛地一個旱地拔葱，騰起丈餘，隨手將繩索一攪，雙劍一齊飛出，直插擂台旁邊的古樟之上，反手又一攪，五妹和金鳳已被「捆仙索」緊綁在一起，貼成一塊，怎麼使勁也掙不脫，而玉鳳卻捏住另一端繩頭，一旁冷笑。

她那揮甩繩索的身形手法，眞是美妙絕倫。突然間，玉鳳將繩頭一拉，金鳳和五妹直如陀螺般旋轉數圈方站穩身子，同時一齊發現自己手掌神門穴冒出了一點烏青，原來二人被繩頭點了穴位。

「捆仙索」在玉鳳手中既是鞭，又是判官筆，遠打近攻，運用自如。

台下的婦女們讚嘆連聲，面露欣慰之色，然而坐在評判席的青山聖母卻突然老淚縱橫，衆寡婦一齊將詫異的目光投向青山聖母。

青山聖母本姓楊，父親楊鵬是抗金英雄楊再興的第十六代子孫，身材奇偉，武功卓著。

她自幼隨父學藝，十五歲便成爲九龍山區的名俠，人稱「玉面山狐」，十六歲時許配師兄藍元曠爲妻，積極從事藍元曠爲首的齋教活動，宣傳除暴安瑤的教義，被教徒推爲「聖母」，後來在反清組織「龍華會」中也擔任了副總教師。

她一生中歷經道光十六年的藍元曠起義，和道光二十六年的雷再浩起義，以及瑤山無數次的反迫害鬥爭，人家是戎馬半生，她可眞是戎馬一生！

在刀槍箭雨、血火相加的拚戰中，她算得上烈骨如鋼，義貫長虹。

此刻，她望着擂台下黑壓壓的瑤山婦幼，忍不住老淚縱橫地離開了裁判席，顫巍巍地走到台心，揮手制止了比武，帶着顫聲道：「老姐妹們，姑娘們，不要比了，今年的比武就到此結束吧！」

衆姑娘不知原因，面面相覷。

青山聖母更加悲傷地道：「謝謝衆姐妹信賴老身，推我爲九寨八隘的都佬，稱我聖母不敢當，但是我八面瑤山應該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多年來我們寡婦嶺的婦孺自強不息，忍辱負重，苦練武功，如今已是人人身負絕技，個個勇賽鬚眉，任何敵人都休想征服我們。但是，當年的襁褓幼嬰如今已成了二八閨女，瑤山長此下去，將會滅絕人種，如果不解決種族繁衍之事，那

時後果不堪設想，我又有何顏面見列宗列祖？」

一席話眞如刀戮，說得衆瑤女泣不成聲。青山聖母又突然痛聲疾呼道：「瑤山要發達，寡婦嶺要人種！誰下山去爲我們寡婦嶺搶人種，哪怕有一個也行！」

「人種！」二字，像驚蟄的春雷頓時震撼着每一個婦女的心靈。一時間，嘆息聲、啜泣聲、議論聲響成一片，擂台下像搗亂了的馬蜂窩，聖母也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良久，她突然提高嗓門道：「金鳳、玉鳳，你們立即下山去找人種！請也罷，搶也罷，瑤山要有傳人，但不要歪種！」

* * *

陽春三月，羣峯重疊的九龍山區，在早晨的藍天下，綠得透明，青得耀眼，蒼翠的赤松林，油綠的水竹叢，枝枝葉葉都滾動着珍珠似的朝露；陡峭的巖壁上，那一片片山裡紅，鮮潤妍麗，宛如抖開了一幅幅彩綢，無不顯示出一股强勁的生命力。

現在金鳳和玉鳳行走在紅花綠樹之間，像展開了雙翼的一對彩蝶，輕盈無比，日斜時分，便走完百餘里極其艱辛的路程，來到縣城東門外的亂葬崗。

這天，是清明節前三天，掃墓的人流熙熙攘攘，新墳舊墓，到處插滿了彩色的冥錢串，燭香縹緲，紙灰飛揚。

雙鳳頓時被這漢族人上墳的熱鬧景象吸引了，停步觀看，只見在一丘新墳堆旁圍了一圈人，她們擠入人墻一看。原來墓碑前跪着一個披麻帶孝的中年婦女，悲悲切切，邊哭邊訴說着自己的遭遇。

旁邊跪着的一個十三四歲的英俊少年，秀眉朗目，黑髮如雲，唇不染而潤，眉不畫而清，清秀機靈，他邊哭邊勸慰着娘親。「娘親，你別傷心，我賣身的錢給你養老……」

果然，那少年的頭上插了一根草標。二鳳好生不忍，生性慈善的金鳳早已淚水奪眶了，急忙擠身上前，柔聲問那婦人道：「嫂子，你爲何要將兒子賣掉呢？」

那婦人抬頭，見是一個美麗善良的山姑，便傷心地答道：「我叫周麗華，我兒叫尤臥虎，亡夫本是鳳凰縣的縣令，只因他生性耿直，亡夫不肯妄加殺戮，彈壓不力，被當地豪紳參本革職，回鄉後貧病交加，上月仙逝了。他欠下一身債務，誰知當初慷慨借錢的劉坤一，乃是鳳凰縣參本劣紳的同窗，他們勾結爲奸、設下金鉤吊，亡夫一去，便逼我賣身還債，孝兒爲了全我節操，硬要賣身……」說到這裡，那婦人已泣不成聲。

這時，那尤臥虎痛叫一聲：「娘！」便撲到婦人懷中，失聲慟哭，慘不忍睹。

圍觀的人們悲憤的罵道：「這是甚麼世道？清官落得如此下場！」隨即有揮淚解囊丟錢的。

金鳳聽得淚下，想不到漢家也有這麼些不平之事；玉鳳早已氣得鳳眼圓睜，出口便是火藥味，道：「你這女人好沒骨氣，辱沒了你的丈夫，好端端竟會賣兒求生，難道不能靠雙手養活自己？」

那婦人更加悲傷地道：「姑娘有所不知，那劉坤一乃是一縣把總，有人有槍，毒如蛇蠍，我縱然走到天邊，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因此，只盼虎兒找得一家慈善的主子，有一條生路後，我便爲夫殉節……」

「你也忒地糊塗了，不思報仇雪恨，想的卻是輕生，你若不怕苦，不妨跟我們進山去度日，山裡人決不會虧待你。」玉鳳說着便要扯周麗華走。

那少年尤臥虎也實在機靈，「砰」地一下，拜在二鳳脚下道：「謝謝二位姐姐救我母子性命。」

這時，忽從人羣外闖進兩個漢子，眼露兇光，盯住二鳳道：「哪來的騷瑤婦，竟敢管閒事，想挑唆賤婦賴賬？哼，沒那麼容易！」

玉鳳一聽來者口出穢言，哪裡容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睜大鳳眼罵道：「畜牲，你們敢罵姑奶奶，討打！」說着已擺開架式。

原來這二人是縣城把總劉坤一的保鏢，高的叫周進，瘦骨嶙峋，針挑無肉，人稱「穿山鼠」，慣於穿山越谷，武功精湛絕倫。

矮的周武，與周進是表親兄弟，慣使一把六合刀，兇殘狠毒，自稱「賽劉唐」，平日是市井無賴。

他們表兄弟受劉坤一之命跟踪監視這母子二人，剛才站在圈中見二鳳美貌，已是垂涎三尺，正想滋事，聽得周麗華母子要跟山姑進山逃債，便惡狠狠出面干涉了。

周武對周進道：「大哥，你看這兩個山裡貨眞鮮呀！何不一並拿了，獻給老爺，你我一定有賞。」說着，便伸手去扯玉鳳。

「瞎了你狗眼！」玉鳳兜胸一拳，直搗周武心窩。

那周麗華知道二賊武功厲害，害怕好心的救命恩人吃虧，急忙挺身上去拉玉鳳，正好碰上周武回手反擊，剛好打在周麗華的前胸，她慘叫一聲「哎呀」倒地而亡。

她的兒子尤臥虎痛聲狂呼「娘呀！」頓時昏倒於地。

二賊見周麗華死了，大怒，急於拿住雙鳳交差。周進將手中板刀一抖。「上！」

「好，來吧！姑奶奶正要爲天下的孤兒寡母報仇哩！」玉鳳熱血沸騰，猛地從腰間抽出了「捆仙索」來，杏眼裡噴射出憤怒的火光。

二賊見勢，有點心寒，不由退了兩步，但瞬刻又恢復了平靜，惡狠狠地舞動鋼刀道：「哪來的野貨，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玉鳳怕誤傷昏迷在地的尤臥虎，一鶴衝天，忽地跳到了旁邊一塊五尺高的墓碑上站定。

「喂！」「呀！」二賊鬼叫狼嚎地蹦跳上前！揮刀直砍玉鳳下盤，玉鳳一個倒翻，飛下了墓碑，「噹郎！」一聲，兩把鋼刀劈在碑頂，火星四濺。

這時，玉鳳已手持「捆仙索」，直向二賊滾來。一條繩索舞得虎虎生風，如波翻浪捲，似冰山傾倒。

那周進身形如鬼如魅，忽東忽西，雙刀像兩片隨風起舞的雪花，飄忽不定，在繩網中穿來穿去。

繩索「呼」的一個拽索，忽又打出，索頭分明對準周進的咽喉戳去，不想周進趁勢搶入圈內，一刀橫切，繩索頓時被裁了一截。

周武見狀大喜，揮刀夾攻上來。金鳳急忙放下正在搶救的臥虎，抽出青銅劍上前助陣，逼得兩賊連連招架。

玉鳳繼續舞動半截繩索，點、劈、掃、掛，快如旋風閃電，連擊二賊要穴，二賊不禁毛骨悚然，嚇得且戰且退，鬥了幾合，便逃之夭夭了。

雙鳳也不追趕，抬起寡婦周麗華的屍體，向新墳走去，準備掩埋，一旁觀看的百姓勸阻道：「二位女俠快走吧！那二賊回城報訊去了，等會就走不脫了！這婦人的屍體我們來收拾！」

玉鳳抬頭向縣城方向張望，果然塵土飛揚，馬蹄蹴地之聲隱約可聞，玉鳳疾忙背起昏迷未醒的臥虎，道：「姐姐，走！」二人撒腿便向西山飛奔。暮色中，她們像兩片紅雲在莽莽蒼蒼的山道上飄飛……

* * *

瑤山的秋天是十分迷人的。

這天清晨，乳白色的曉霧彌漫在剛剛甦醒的山林、田疇，籠罩着寧靜的山寨、竹樓，使得本來就很美麗的寡婦嶺，顯得如仙境一般。

尤臥虎被雙鳳救入瑤山已經三年多了，青山聖母將他視如己出，百般愛惜，萬般關心，雙鳳更是對他傾心愛護，每日裡給他傳授武功。

爲了讓他潛心學藝，聖母安排他們三人住在寡婦嶺巔的統制祠，這是當年楊再興練兵的地方。

祠後有一青龍潭，一泓綠水，左面有一道絕壁，高達二十餘丈。

凌晨，臥虎突然被一陣奇怪的聲音吵醒，他立即起床，跑到雙鳳的臥室叩門，但未有回音，推門一看，空無一人，顯然二人已練功去了。

臥虎急忙向青龍潭走去，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只見青龍潭邊百獸雲集，虎蹦狼跳，巨蟒戲水，毒蛇纏樹，猿猴追逐，獐麂交頸。更令人驚訝的是：金鳳和玉鳳卻在虎狼羣中，梳頭洗臉，抖開那瀑布似的頭髮，任憑猴兒翻摸捉蚤，掬水澆刷，彷彿是衆星捧月，百獸朝王。

臥虎嚇得目瞪口呆，雙腿顫抖，一聲驚叫，撒腿便逃。

誰知這一叫，驚動了猛獸，虎、狼、蛇、猴齜牙咧嘴，旋風般向臥虎撲來，其勢兇猛無比。

臥虎驚得「噗咚」倒地，眼看立飽獸腹，說時遲，那時快，潭邊傳來兩聲木葉聲，百獸立時扭頭返回潭邊。

金鳳和玉鳳披髮來到臥虎身邊，救醒臥虎，臥虎睜開眼皮一看，獸羣仍在雙鳳身後，又是一聲驚叫，臥虎雙臂死死抱緊金鳳。

玉鳳立即遣散諸獸，瞬間猛獸匿跡，毒蛇入洞，山林又恢復了寧靜。

金鳳被臥虎抱得滿面羞紅，因爲如今的臥虎不再是十四歲的少年，已經長成了一個高挑瀟洒的年輕小伙子。

「臥虎，別怕，快睜開眼。」金鳳推開他的雙手。

臥虎睜開眼皮，四下張望，可怕的毒蛇猛獸都沒有了，這才放下心來，詫異地問道：「你們怎麼不怕呢？牠們怎麼不傷你們？」

「那是我們的朋友。」玉鳳微笑着道。

「朋友？」

「當然囉，每年十月初十百獸都要到達潭邊來朝拜我們哩！」

「牠們爲甚麼要朝拜你們呢？」臥虎大惑不解。

金鳳解說道：「在我們瑤山，鬼神的名目很多，屬善神的有天神、地母、山神、獵神；屬惡鬼的有陰謀鬼、擺子鬼、白虎鬼……它們各自掌着瑤山的一個方面。百獸是歸獵神管的，獵神又叫梅山神。相傳梅山神是七兄弟，都是馴服毒蛇猛獸的能手，獵神要征服野獸就必須得到他們神靈的幫助。我們就是學會了請梅山神和懂得羣獸語言，所以百獸都能聽我們的使喚。」

臥虎聽得又驚訝又羨慕，懇求道：「姐姐，你們告訴我喚獸的本領吧！」

玉鳳笑道：「你別聽金鳳胡謅，俗語說，打虎要靠自己功夫。要學會馴獸，首先還得自己有高强的本領，不然野獸怎麼會聽你調遣呢？」

這時，「吱吱吱」，一隻松鼠正在一棵丈多高的紅松樹枝上奔跑，「你看！」玉鳳突然喝一聲，信手甩出捆仙索，那松鼠「砰」地一聲掉下地來，腰間已被捆仙索纏了數匝，玉鳳手一揚，捆仙索又將那松鼠送了上樹梢，那松鼠直嚇得渾身顫抖，伏在樹枝上一動不動。

接着，玉鳳又指着絕壁上一株結滿核桃的山桃樹對金鳳說：「姐姐，你去給我們摘幾枚核桃來嚐嚐吧！」

金鳳知道玉鳳的意思是要引發臥虎刻苦學藝，便在地上走起蓮花步，一下便橫游在絕壁之上，紅襖飄飄，疾若驚鴻，游到山桃樹旁伸手摘了數顆核桃，快如閃電，復又跳回地上，面不變色，氣不喘，將幾枚核桃放在手掌一拍，「格達」一聲，拍碎了核殼，伸到臥虎眼前，道：「吃吧！」

臥虎被雙鳳的絕技神功驚呆了，「咚」地一下跪在地上道：「請二位師姐教我神功！」

金鳳急忙扶起臥虎道：「剛才我使的是壁虎功和金剛掌，非一朝一夕可以達到的，你首先得從基本功學起……」

「謹聽師姐吩咐。」臥虎懇切地道。

雙鳳小小年紀爲何有這等功夫呢？瑤民最講忌諱，如果婦女生下雙胎或六指兒，便認爲是不吉利，寨主土司便下令把嬰兒處死，把父母趕入深山，再把房屋全部燒毀。

十八年前雙鳳出生就遭到了這種劫難，千總命令二鳳的父母殺死孿生女兒，二鳳父母不忍下毒手，黑夜裡偷偷將雙鳳擲到了深山老林，不料當晚便被一對老虎銜上，母虎不僅沒有吃掉她們，且爲之哺乳。

一直哺到三歲上，被寄居九龍庵的一個獨眼老尼發現了。這老尼精通梅山術，能驅蛇喚獸，收留了雙鳳，並傳授武藝，十二歲後老尼要出外雲游，才將雙鳳送回寡婦寨，這時她們父母早亡，便被青山聖母收留，苦練武功，終於成了一代奇俠。

尤臥虎隨雙鳳學武，一晃又過了三年，刀、劍、輕功、內功盡得精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除喚獸驅蛇之技外，其餘武功皆不在雙鳳之下。

同時，臥虎的體魄日臻成熟，如今已是瀟洒倜儻的一個美男子了。

俗語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情海無風，洪波自起。」這天也是合該有事，玉鳳回寨取米提菜，統制祠中留得金鳳、臥虎二人。

中午，天氣燠熱，臥虎在絕壁上自練「壁虎功」，金鳳到青龍潭中洗澡。

臥虎練到第七遍時，攀住了一根山核桃樹的朽枝，「哎呀」一聲慘叫，摔倒在巖下。

金鳳聞聲，急忙裹了一床浴單，奔到臥虎身旁，見他昏迷在地，立即進行搶救，療穴、按摩，忙個不停，竟忘了身上的浴單已經敞開來了。

臥虎甦醒過來，睜開眼皮就看到金鳳那酥軟雪白的雙乳，滑膩無皺的少女肚皮，心中一陣慾念，急忙閉上眼皮，接着忍不住又睜開眼皮，看見她那如花似玉的笑靨，一種衝動的感覺驀地在他年輕人心裡爆發起來，給了他巨大的勇氣和膽量，他猛地伸出雙臂將金鳳抱住，性情怯懦而多情的金鳳也控制不住，閉上了眼睛……

不久，小路上傳來了腳步聲，二人急忙收拾殘局，青山聖母和玉鳳已來到身邊，臥虎低頭不語，金鳳滿面羞紅，見此情景，聖母怒不可遏，狠狠地罵了一句「畜牲！」金鳳自覺無地自容，捂着臉瘋也似地向青龍潭跑去，玉鳳匆忙追了上去。

聖母沉思良久後對臥虎斥責道：「正人愛財取之有道，君子貪色行之以禮。你雖是我瑤寨人種，也應當明媒正娶，似這等苟且非禮成何體統？」

臥虎跪地求饒，青山聖母餘怒未息道：「你小小年紀，不思父仇母恨，技藝尚未成就，如此破戒犯規，怎對得起臥虎這個名字？你父母名你臥虎，其意必是叫你學漢朝的清官臥虎令董宣，做一個剛正廉潔的人……看來你貪淫廢藝，不宜繼續在此練功，先回寨讀書明義，修身養德吧。」

從此，臥虎停止了練武，回到了寡婦寨，日夕讀書，聖母見他們已生米煮成熟飯，便答應將金鳳許配給臥虎爲妻，對臥虎的教育十分嚴格，只待他文武長進之後准予完婚。

卻不料臥虎年輕，加之瑤山老少珍愛過份，自己產生一種盲目的優越感。不僅聽不進聖母的教誨，反而入魔走邪，日思夜想那初次雲雨之情，讀一整天書，竟連一句都不記得，而且對聖母暗生怨恨。

偏偏寨中有一個叫翠珠的風流女子，姿色絕佳，人稱「野百合」，是當年千總大人的小姐。

她覺得自己的青春得不到歡樂，都是不安分的起義中帶來的，有時對鏡自憐，傷青春難駐，惆悵中更增添了仇恨，恨不得天翻地覆滅絕所有的瑤民。

自從雙鳳搶來了「人種」以後，她絕望的青春火焰又猛烈地燃燒起

來。她仇恨的目標又轉移到雙鳳和聖母身上。自嘆無緣接近臥虎，醋意大發。

這天，又是瑤山一年一度的古堂節，各寨老幼，身穿盛裝，手持蘆笙、鐮刀、鼓鈸，一路歡笑來到壇場上，對歌、賽武，盡情歌舞，眞是傾寨而出。

瑤山血洗以前，古堂節往往是男女談情說愛的良好機會，可如今慶古堂節的都是婦女，為了減少淒涼的痛苦，有的婦女故意女扮男裝赴會。

臥虎無心參加這種聚會，便趁聖母和雙鳳趕會去了，信步在寨中閒逛。

誰知那翠珠也不願參加這種純女性的古堂節，坐在竹樓窗口傷春思秋，突然看見臥虎的影子，頓時心兒直顫，順手丟下一塊手帕，拉開嗓子唱道：

「想哥多來想哥多，想哥多多唱山歌，口唱山歌把哥喊，不知阿哥意如何？」

臥虎聞聲抬起頭來，只見那翠珠，面如銀月，眼似秋水，含情脈脈，招魂攝魄，不由心裡一熱，頓時生了邪念。

這時翠珠也用手指着路邊的手帕道：「阿哥，請你幫忙拾回那手帕給我。」

臥虎拾起帕子，見四下無人，便送上樓去，翠珠早已站在樓口迎接，身上只穿得一件薄薄的小衣，敞胸露腹，臥虎遞上帕子就被翠珠捏住手腕不放，一邊說：「阿哥快請床上坐！」

卻說這翠珠不僅豐腴動人，更兼有一手迷惑男子的絕招，不一會，臥虎便被她征服了，從苧麻帳內傳出一段罪惡的對白：

「你是寡婦嶺的寶貝，理應當一寨之主。如今反受那老貨管制，眞是沒有志氣，要想我夜夜陪你，除非那老貨死了！」

「聖母現在還天天練功，哪能一下子死得了？」

「虧你還是人種，就心甘情願放着滿寨的姑娘不要，任憑那老東西將金鳳玉鳳鎖住你不成？」

「有甚麼辦法，她們的武功厲害！」

「丈夫不無毒，無毒不丈夫嘛！」

「談何容易！」

「你沒聽說嗎，青龍潭中有一種熊子魚，它的形狀像甲魚，但比甲魚少一隻脚，它的膽汁最毒最毒，一點點灑到眼睛裡就成瞎子，落到肚裡，馬上身亡，毒發後全身發紫，牙關緊閉，而且無藥可解，只要你敢動手，我給你弄熊子魚膽……」

「這個我得想想……」

「怕甚麼，你不敢害死她們，只怕被她們吃了。雙鳳不是能喚蛇驅獸麼？凡能喚獸的都是有『蠱』的拿魂婆，一旦玩夠了你，就會攝走你的魂魄。寡婦嶺的災難都是她們帶來的，不信你去打聽一下。」

「我將來娶你做壓寨夫人……不過我得想個保險的辦法。」帳內傳出又一陣放盪的戲謔。

「人種」正在經歷着一場蛻變。

* * *

月牙掛在峯巔之上，朦朧的月色照着屹立挺拔的青山。

「咚！咚！咚！」從寡婦嶺統制祠傳出三聲霹靂似的鼓聲。這是瑤山的銅鼓之音，在幽靜的山谷間滾動、呼嘯、震蕩，强勁無比，劃破夜空，激起一陣陣如同海浪般的回聲。

統制祠的四周，十幾個瑤山寡婦手握兵器正在巡邏。

殿內，香煙繚繞，明燭高燒，一片肅穆的景象。供案上，大紅紙書寫的三個神位一字排列。正中是抗金英雄楊再興，左邊是明末瑤族農民起義領袖楊文柏，右面為藍元曠。此外還供着巾幗女將穆桂英、花木蘭以及日月諸神。神案上，擺着一面紅布罩住的銅鼓，約有穀籮大小。

此刻，青山聖母站在神案前，正主持隆重的祭鼓儀式。

按照瑤家的習慣，必須有重大的慶典，或戰事才祭祀銅鼓，平時還用黑布罩好，不能讓其露面，傳說隨便啟用會招來瘟疫和災禍，甚至說銅鼓會躍入水中或山中與龍王、山神打架。

其實銅鼓只不過是一種古老的樂器，相傳為古代南方民族之遺物，通典上記載道：「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禮義，以高為雄。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其類。人多構怨，欲相攻擊，則鳴鼓，有鼓者號為都佬即首領。」

明人有八十二蠻記曰：「……各屬蠻每歲首擊鼓……」可見瑤族是非常崇敬和珍愛銅鼓的，非大事是不會祭鼓的，何況這天徹夜祭祀呢？寡婦嶺到底出了甚麼事？

原來，這年秋天，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破重圍，越桂林，出廣西，分兵進攻湘南，左軍主將石達開率師由廣西資源縣順流而下，水陸並進。

新寧鄉勇頭目劉坤一為了阻擊太平軍北上，帶領重兵進駐瑤山，妄圖在要隘寡婦嶺設卡佈防。

消息傳到瑤山，衆瑤民自古以來深受戰爭之苦，劉坤一更是鎭壓瑤胞的劊子手，怎能讓敵人進駐瑤山呢？

但是，當時處於九龍山區的女

瑤民也並不了解太平軍的情況，抱着反清排漢的情緒，決心憑險據守。這天祭鼓正是為了抵制清軍和太平軍進駐和通過瑤山。

這時統制祠內已人山人海，衆寡婦頭紮紅色頭帕，手握各種兵器，等待着青山聖母祭鼓誓師。

青山聖母神色異常嚴峻。手執一柄青銅劍向空中一舉，朗聲道：「衆位姐妹們，多謝你們一片誠心隨我除暴安瑤，數年來瑤山休養生息，平安無事，可是如今漢人打仗，漢人要拿我瑤山作戰場，我等婦孺又將受害遭殃，我們決不能讓他們進山，有我聖母在，就決不允許漢人軍隊踏入瑤山一步！」

「對！決不允許漢人兵馬踏進瑤山！」衆女英吼聲震天。

這時，站在青山聖母身後的尤臥虎，上前大聲附和道：「聖母威鎭瑤山，功蓋日月，沒有聖母，瑤山不知為漢家軍隊蹂躪成甚麼樣子了。聖母不愧是擎天一柱，如今國亂民煎，天下動盪，我們何不趁機擁戴聖母稱王，殺出瑤山去，攻州佔府……」

「臥虎，你說甚麼呀？」聖母不悅道：「眼前大敵當前，你怎能出此亂軍妄動之策？憑我們這點力量，守山保寨尚需血戰，如若下山，豈不是正中了清妖的奸計？」接着，聖母轉對衆瑤姑道：「我們決不允許輕舉妄動，只能保山自衞！」說罷，揮手對祭祀官道：「牽牛！」

兩個瑤姑趕着一頭膘肥體壯的大水牛來到神案前，聖母將銅劍一揮，牛頭立拋數尺之外，牛血如泉水般從牛頸噴出，兩名青年瑤姑抬着半桶米酒，接着牛血。

祭祀者將血酒分發各寨婦女，一會，衆瑤姑手中都分得了一小竹筒牛血酒。

聖母帶頭舉起酒筒，盟誓道：「皇天在上，山神在地，保境安民，至死不屈……」衆瑤姑單膝跪地，朗聲復誦，隨後，一齊舉筒乾杯。緊接着是：請鼓、翻鼓、祭鼓、擂鼓儀式。

只見聖母手執一線穀穗，往罩着銅鼓的黑布上拂拭數遍，口中喝道：「砍下牛頭祭神鼓，取心肝膽祭五昌，雄鼓調兵又遣將，雌鼓催徵上戰場，銅鼓一響驚天地，二響三響斬魔王……」

請罷鼓神，祭祀官揭開鼓罩，只見這銅鼓非同一般，黃銅鑄就，面放異光，中心蟾蜍，周圍龍翔，徑長二尺，圓如磨盤，果然是一件珍貴的神器。相傳這鼓乃是楊再興戰敗金兵的戰鼓。

楊再興，九龍山區盒溪洞人，是唐末五代「飛山蠻」首領楊再思後裔。紹興初年為反抗宋王朝的暴政，聚衆九龍山，反抗武岡軍對瑤民的鎭壓。後來岳飛平瑤，「奇其貌，驚其藝」收為偏將，隨軍出師中原。他携帶了瑤山兩面銅鼓，作為戰鼓，激勵子弟兵英勇殺敵，威鎭襄樊，屢建奇功，幾乎活捉了金兵主帥兀朮，被昇為統制。紹興十年，他孤軍深入金營，被重兵包圍在小商橋，中箭身亡，焚屍時得利箭簇多支。

瑤山子弟兵將他的骨灰和雌雄銅鼓帶回瑤山，雄鼓埋於山中，從此瑤山青葱茂盛，奇才輩出，雌鼓藏於統制祠，四時祭祀，數百年來，瑤民對這銅鼓珍愛萬分，視若神明，只要擂響它，九寨八峒便聞風而動，抗暴禦敵，視死如歸，所以官兵們傳言道：「不怕瑤山虎和狼，只怕統制祠鼓響！」

正在祭鼓儀式行將結束時，從祠外跟跟蹌蹌跑進一個瑤姑，她滿面塵土，雲鬢散亂，面帶傷痕。

青山聖母一見此狀，不由大吃一驚：「五妹，你因何成此模樣？」

盤五妹撲倒在地，失聲哭訴道：「大事不妙，守寨的姐妹全完了。」

這消息恰如沉雷炸頂，萬箭穿心，衆人無不驚呆，聖母簡直不敢相信，聲音顫抖地問：「是怎麼回事？再講清楚些！」

「清軍劉坤一帶了三千兵馬偷襲，守在山下的姐妹們未料敵人如此神速，全部遇難……」盤五妹頓足捶胸，大放悲聲。

青山聖母沉思地道：「臨危不可慌亂，敵衆我寡，只可據險抗敵，決不能貿然下山出擊，各寨兵將聽我調遣，違令者斬！」

說罷環顧左右道：「金鳳、玉鳳往南山打探太平軍動靜為何還沒有歸來？五妹，你速往南山找回二鳳，叫她們來前寨參戰！」

「是！」盤五妹帶傷出寨去尋找雙鳳。

接着聖母調兵遣將，部署伏擊敵人。漸漸東方已現朝霞，清晨的寡婦嶺顯得格外沉悶、緊張。

不久，清軍分別從北、東、西三面合圍而來，頓時，刀劍聲、馬蹄聲、火炮聲交織，清兵鼓噪而上，聲撼天地。鷹愁隘此時卻鴉雀無聲。當清軍前鋒爬到半山腰時，突然衆瑤姑從石隙、樹後、土坑躍出，弓弩齊發，箭如急雨射向敵羣，這些箭矢雖無鐵頭，皆是竹製，但竹尖經過桐油浸泡，桐油用火煎熬製成，鋭利無比，有的甚至用熊子魚膽汁浸泡，見血封喉。

一陣箭雨，清軍中鬼哭狼嚎，但是，官兵如蟻，還是衝到了隘口。

這時，突然一聲鑼鼓響，驚天動地，令人聞之喪膽，標悍無比的衆瑤山婦女，提槍而出，喊殺聲如

雷，直撲敵叢，擊退了清兵第一撥衝鋒。

一潮剛退，二潮又至，清軍人多勢衆，女俠勇猛頑强，直戰到日斜時分，鷹愁隘下屍骨如山，血染草木。

那清軍指揮劉坤一暗自心寒，但他昇官心切，不奪瑤山就擋不住太平軍北上，只得咬住牙根，督軍死戰。

他讓保鏢周進、周武率領數百兵丁團團將自己圍定，前呼後擁來到陣前，喊道：「老瑤婆聽着，只要你願意投降，共抗長毛軍，事後我保你佔山爲王，稱霸一方，還可封爲朝廷命官，四品頂戴，否則，頃刻叫你瑤山血洗成河，肝腦塗地！」

青山聖母站在隘頂道：「劉坤一聽着，我們瑤家婦女們雖是異族南蠻，卻個個炎黃子孫，不像你這種賣身求榮的朝廷鷹犬，喪廉寡恥，出賣靈魂，你若再敢妖言煽惑，叫你有來無回。」

「瑤蠻！野人！」劉坤一氣得破口大駡。

聖母轉對尤臥虎道：「放箭教訓這個劊子手。」臥虎拈弓一箭，不知怎的，平日百發百中，此時竟偏了，射在劉坤一的傘蓋之上。

聖母道：「丟醜！」言畢，搶過臥虎手中的弓箭，「颼」地射出一箭，可這時周進像一扇門似的將劉坤一擋住，飛箭射中的恰是周進的後心，周進慘叫一聲，倒地而亡，劉坤一嚇得面如土色，急忙率領兵丁退下隘口。

回陣後，便下了一道霸王硬上弓的命令：「衝入隘口者官昇三級，後退者格殺勿論！」

頓時，漫山遍野的清兵手執盾牌不要命地猛攻，如蝗似蟻，死了一批來一批，漸漸守寨婦女的箭矢用光了，擂石也所剩無幾。

青山聖母當機立斷：「衝上去，短打！」一言甫出，鼓聲陡起，如滾雷奔地，似霹靂經天，震人心魄，青山聖母揮動青銅劍從隘頂凌空而下，矯捷異常，一路「潘安挑簾」數名清兵即刻開腔破肚。剎那間逼得衆清兵連連後退。她使的是楊門絕招，承鉢於楊再興，名曰：「九龍劍術」，全憑內力傳聚腕上抖動劍鋒，借助目力，點敵要穴，出入千軍萬馬之中亦如萬滴雨珠打擊千樹梨花，所向披靡，勢如破竹。

衆瑤姑在銅鼓聲中，奮勇殺敵，但終因衆寡懸殊，瑤姑死傷慘重，被殺被俘者盡皆被清兵剝光衣褲，公開羞辱，目不忍睹。

聖母氣得銀牙咬碎，老眼冒血，挺劍猛攻。不料她後肩連中兩支冷箭，砰然倒地，血流如注。一名清將疾忙策馬上前擒拿，聖母猛然躍起，擲出手中銅劍，寶劍化爲白光直插敵胸。衆瑤姑見狀急忙趕來救護。

這時，那在隘口巖石上催陣的銅鼓聲戛然而止，衆人抬頭一看，擂鼓的姑娘盡倒於地上，鼓聲終止，人心大亂，情勢危急萬分。

正在此時，猛然山林呼嘯，旋風陡起，松林中飄出一股腥羶之氣，從嶺上傳來一聲高叫：「奶奶！我們姐妹來了……」隨之是一陣虎嘯狼嚎，只見金鳳和玉鳳各騎一頭猛虎，仗劍執鞭，率百獸衝上去。清兵被這突如其來的獸陣衝得七零八落，喊爹叫娘，戰馬遇獸也早已嚇得抖如篩糠。

頃刻，清軍前隊盡皆爲獸兵殲滅，後隊如潮而退，自相踐踏，死傷不計其數，劉坤一幸虧得一匹駿馬，踏着士兵屍骨疾馳，方免被裹於毒蛇猛獸之腹。

* * *

正當青山聖母率領衆瑤姑與清軍喋血大戰之際，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已帶領義軍紮寨九龍山南岳的咸水口，軍帳連綿二十餘里。

這晚，殘月如鈎，繁星密佈，山風中飄蕩着威嚴的口令聲和戰馬的嘶叫聲。

翼王石達開端坐中軍大帳中，身披龍鱗袍，神采奕奕，風貌凜凜，目射英光，令人肅然起敬。

在帥座的下首，坐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將軍，寶劍眉，國字臉，目如星，鼻如膽，瀟灑精幹。他叫周劍文，出身名醫世家，武功醫道皆精，是翼王的心腹之臣，兼任內醫。

此刻，他正在勸翼王火速進軍瑤山，以免被清軍搶先入瑤，給北軍帶來困難，但翼王始終未發一言。

「哎呀呀！我的翼王，你自金田、新墟突圍而來，屢敗數倍於我們的清軍，攻久安、越桂林、克全州，從不畏縮，難道今天反被一個九龍山擋住了不成，難道還怕一個風燭殘年的瑤山老婦和一羣寡婦麼？」周劍文連珠炮似的說了一番。

翼王絲毫沒有激動，仍不置一詞，周劍文似乎生氣了，道：「若再遲疑，只怕貽誤軍機，那時天王怪罪下來，我們可擔當不起呀！再說，如果清軍攻下瑤山，控制棧道隘口，那我們該白流多少血呀！兵書有云：主貴持重，客貴速戰……」

「劍文！」翼王見他纏得太急，便開口道：「事情並非你說的那麼簡單，我軍數萬，要攻佔一個幾千人的瑤山有何難哉？但對待一個弱小瑤鄉，尤其是飽經疾苦的寡婦嶺，怎能刀兵相加呢？」（未完・一）

翡翠雙絕

三期完武俠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非是弄搬言謊說　相眞蓋掩婢雙殺

上文提要： 白衣少年宋韶光因父親宋鎭山在園內觀賞一盆名蘭倒地昏迷，葯石無效，去冷山師父處求得一顆大還丹，回程中被人竊去，懷疑是花天雨第三弟子石晶盜走，在死去的石晶身上又搜出翡翠雙絕的盒子，但裡面却沒有翡翠，而花天雨的女兒却指証他盜去翡翠雙絕，因爲石晶是被宋家有名的血手掌擊斃，宋韶光有理說不清，雖然避過她的追逐，却被她的大師兄馬樂仁、二師兄康壯纏住盤問……

宋韶光道：「是呀！不過遍查全身，並無中毒的跡象。」

馬樂仁低頭沉思，負手在室內徘徊，片刻之後，突然仰頭說道：「這就對了！這就對了！」

宋韶光不解其意，追問道：「馬兄，到底說的什麼？」

馬樂仁幽長的嘆了一聲，道：「不瞞宋兄，家師在前天傍晚被害身亡了。」

宋韶光啊一聲，暗道：「花廳中的屍體，果然是花天雨前輩。」當下追問道：「馬兄，請說淸楚些，花前輩是到底怎麼樣死的？」

馬樂仁追述的道：「家師一向喜愛梅花，時已入冬，後庭梅枝吐蕾，早開的梅花，已經怒放了，就在前天的黃昏，家師獨自到後庭賞梅，不久就聽家丁來報，家師突然倒地氣絕身亡。」

宋韶光突然拉着馬樂仁的手，欲往花廳走去，說道：「馬兄，花前輩可能沒死！」

馬樂仁怔然道：「沒死？」

宋韶光道：「家父中毒以後，也似氣絕而死，可是三天之後，又緩緩舒氣，只是沉昏不醒，不省人事罷了！」

馬樂仁半信半疑的道：「眞是有這等奇事？」

宋韶光不及回答，拉着他就走，兩人往花廳奔去。

康壯也隨後跟來。

花廳上，一張檀木床，上臥一人，以白布遮蓋，猶未入殮。

宋韶光走到床前，道：「讓在下查看一下，花老前輩中毒的情形，是否和家父一樣。」

馬樂仁道：「好吧！」說時，恭敬謹愼的雙手去掀開那片白布。

白布緩緩褪下，三人不禁同聲驚訝叫了起來。

原來，白布下躺着的人，並不是玉環老人花天雨，而是一名衣衫襤褸的瞎眼老頭子，胸前雙手猶抱着一根四尺許長的木杖，似乎睡得很甜。

馬樂仁不識此人，詫異問道：「這人是誰啊？」

這瞎老頭，宋韶光倒是認識，就是昨天在迎春樓賒酒的可憐瞎老頭。

此刻，瞎老頭似被周圍的情形驚醒過來，翻身坐起，口中唱道：「大夢誰先覺……」

康壯已暴躁的厲聲喝道：「糟老頭，你好大的膽子。」伸手握着他的左手，强拉他下床去。

瞎老頭踉蹌兩步，宋韶光連忙出手相扶，才免得摔倒在地下。

他被康壯一喝一拉，已嚇得面色蒼白，身軀微微戰抖着，顫聲說道：「這是什麼地方呀？」

康壯道：「你認爲這是那裡

呢？」

睹老頭目眶深陷，早已有眼無珠，拄着手杖道：「這裡不是辰州鎮外的一座破廟天王寺嗎？」

康壯怒不可遏，正待出手打他，却爲馬樂仁阻止了，然後道：「老丈，這裡不是天王寺，而是花府。」

睹老頭偏頭道：「哦，原來是種花的地方，可是我並沒有聞到花香呀！」說着，伸出鼻子，深深的吸了兩口氣。

那股滑稽相，三人被逗得不由展顏一笑。

馬樂仁道：「老丈誤會了，這裡是姓花的住宅，老丈爲何會到此地？」

睹老頭很驚訝的道：「糟，糟，糟，我睹老頭昨天才走了運，有一位好心的相公施捨我兩壺酒，幾杯黃湯下肚，我就醉薰薰的醉倒在天王寺，怎麼現在會跑到人家的大宅來呢？」

康壯疾步而來，含怒出手擊去。

睹老頭正在埋怨，搖頭晃腦的，正好閃過一掌。

康壯號稱無影掌，出手又快又疾，現在却見眼前這個睹子，竟躲開了他奇詭的一掌，心頭更氣，跨上一步，掌蓄眞氣，照準睹老頭的胸前印出。

睹子雖然沒有眼睛，耳朵却最靈的了，剛才一掌，睹老頭已經覺得有人出手打他，連聲叫道：「是誰竟忍心打我這個睹子呢？」

說時，身軀連連後退。

却不料在他後退時，正好化解了康壯的猛力一掌。

睹老頭搖頭擺腦，以及倒身後退，都是一個防衛的本領，只可說是一種湊巧罷了，並不似懷有武功的人。

康壯却不作如是之想，一味的想要擊倒睹老頭，才能發洩心頭怒火，再度揚掌而起。

這一次，却爲馬樂仁拉住，道：「康師弟，不可魯莽。」

宋韶光道：「馬兄，在下看來，這位老伯必是醉倒破廟，而爲奸人擄來此處，換走花老前輩。」

一聽聲音，睹老頭又說話了，「相公，你不就是酒樓上贈酒的大好人？」他耳朵眞尖。

宋韶光道：「區區兩壺酒，老伯不必掛懷心中。」

睹老頭却朝他一拜，道：「古人說，受人點水，必湧泉以報，何況兩壺好酒呢？」

馬樂仁忽然揮手道：「老丈，你走罷！」

睹老頭轉身一揖道：「多謝壯士寬宏大量，不究睹老頭冒昧之罪，好心必有好報的……」

說罷，轉過身子，拄着手中拐杖，摸索的走出花府大門。

康壯道：「師兄，不覺得此人來得可疑嗎？」

馬樂仁道：「一個被人戲弄的糟老頭，康師弟也恁的多疑起來了。」

康壯還想再說，却被馬樂仁冷峻的眼色阻住了。

宋韶光道：「馬兄，在下追上去看看！」

馬樂仁一點頭，宋韶光已躍身出了花廳，衝出大門而望，不由一怔。

寒夜沉寂，路上清靜，那裡還有什麼睹老頭的影子？

宋韶光忖道：「我不信你走得這麼快！」對這個不起眼的睹老頭，他有點驚心了！

他往東追去了，但大街清靜得很，沒有人影，也沒有一點動靜。

宋韶光心頭有些惱怒，想不到自己連一個睹子也追不上。

不自覺立在十字路口，愕了一愕。

突然，右側傳來一縷鈴聲。

那是趕屍的驚魂鈴，劃破了沉寂的黑夜，聲音清冷，彷彿有一種魅人的恐怖。

宋韶光對趕屍的事，早有懷疑，現在追踪睹老頭，一下子就不見了人影，一個睹老頭又沒有武功，竟能逃出他手中，豈不大異常情嗎？

現在又逢趕屍，難怪他要大起疑心。

「哼，裝神弄鬼，這一次我非要揭穿你的內幕不可。」宋韶光暗中決定。

鈴聲漸近，那一隊行屍已到宋韶光十餘丈之外。

「怎麼又是他！」宋韶光暗自吃了一驚。

原來那趕屍的法師，竟是晚間相遇的矮胖法師，臉色慘白，神情冷峻，緩步行來，對宋韶光當街而立，恍如未睹。

那法師晚間已往西走，現在又繞回來辰州鎭外，難怪使宋韶光大感驚訝。

那法師行走時，宋韶光伸手一攔，淡淡的道：「法師，我們十分有緣，又碰面了。」

那矮胖中年法師微微揚目，已看清宋韶光，但仍沉着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宋韶光道：「法師不是向桂邊境進發，怎的現在還在辰州鎭繞圈子？」

矮胖法師道：「這是我的法術，趕屍不比常人趕路，可以直行，有亡魂牽縈不去，說不定就在原處繞個三天三夜，也未可知。」

他說得好像有理，可是宋韶光

不懂法術，也難辨眞假，當下說道：「在下有一個不情之請，尚望法師首肯。」

矮胖法師道：「什麼事？」

宋韶光道：「方才在下追趕一人，不意追到此處，人却不見了，又適逢法師行來，因此，在下懷疑那人混入行屍隊間，敢請法師讓在下查看一下。」

矮胖法師面呈難色，道：「後面八具行屍皆爲厲鬼，含冤暴死，十分難纏，我的法術還難壓得住他們，你若再驚動，恐怕會惹上大禍了。」

宋韶光道：「在下心存善念，絕無傷害之意，想必他們也可諒解，只求法師行個方便。」

矮胖法師道：「你如不怕鬼魂降禍，儘管請罷！」說時，移開兩步。

宋韶光趨前而上，道：「多謝法師！」人已到了行屍之前。

八具行屍一身的白色長衫，寬邊草帽，黑紗遮面，此刻全都僵直挺立，宛如木雕泥塑。

宋韶光突然擧起右手，掀開第一個行屍的罩臉黑紗。但見此人長得眉清目秀，不過二十四、五歲的樣子，雙眼垂閉，不過臉色過份蒼白，倒有幾分可怖。

他放下黑紗，退了一步，再去看第二個行屍。

那人一臉紫黑，泛着蒼黃，臉肥耳大，年在四旬以上，額前還留下一個長長的刀痕，也不是他要找的睹老頭。

第三個是一個淨白臉皮，留了兩撮蒼黃的八字鬚，薄薄的嘴皮子，有兩顆門牙暴出，十分猙獰可怖。

第四個是四方臉，虬鬚、臉形十分豪邁的樣子，看年紀已在五旬以上了。

第五個却是個白淨臉皮，五官端正，文縐縐的模樣，生前可能是個文士。

第六個是位白面無鬚，鼻、眼、嘴生得十分擠擁，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

第七個是位瘦小乾枯老頭子，一臉風乾桔子皮似的皺紋，年紀至少在七旬開外。

最後一個是個豹頭鷹目的大漢，雖然雙目垂閉，神態依然十分威猛，大約四十五、六歲左右的。

宋韶光一一查過，却不見睹老頭子，心中茫然，但很快的，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右手陡地疾移到威猛大漢的胸前，微微一按，只覺他並無半點氣息，顯然是眞的死去。

但他仍未死心，又扣住那人的左手腕脈，一握之下，手腕冰冷，毫無一點血氣，而且脈搏之上，並無跳動的迹象。

「這些人眞的是死了！」宋韶光心念道：「看來湘西趕屍確實是不假。」

一條人影疾閃而至。

宋韶光揚目望時，已見青衣少女走過來，對他襝衽一禮，道：「宋公子，可找到睹眼老頭嗎？」

她的態度已經改變了，顯然是因爲馬樂仁對她說明了原委，故對宋韶光已化解了仇意。

宋韶光對矮胖法師抱拳道：「法師，多有得罪！」

矮胖法師道：「豈敢！豈敢！」說後，又搖動驚魂鈴領着行屍而去。

宋韶光轉身向那青衣少女，和聲說道：「花姑娘，睹老頭一刹那就不見了，令尊失踪得離奇，在下看來，睹老頭必與此事有關。」

青衣少女花飛燕指一指那列行屍，道：「宋公子，那列行屍，眞的是死人嗎？」

兩人邊談邊走了回來。

宋韶光道：「剛才在下已經查過了，那些人確是斷氣死亡。」

花飛燕一怔道：「趕屍的傳說是眞的了？」

宋韶光苦笑道：「這個，在下也不敢肯定，鬼神靈魂之說，本來就很玄虛難解釋的。」

說到此處，兩人已行了回來，走進花廳，馬樂仁和康壯正在討論對策，一見兩人，立刻站起迎接。

宋韶光和花飛燕分別入座，遂把經過情形，告訴馬樂仁和康壯。

康壯道：「我一眼就看出那糟老頭必不是好東西，師父失踪，必然是他所爲。」

宋韶光笑道：「康兄推測在下不敢苟同，花前輩失踪，若是睹老頭幹的，那他何必再留在此地，惹人嫌疑呢？」

康壯一時語塞，只是重重的冷哼了兩聲。

花飛燕接着道：「睹老頭倒是個神秘人物啦。」

馬樂仁道：「花師妹說得不錯，到現在爲止，睹老頭是友是敵，還未可知，不過可以確定的他必定身懷絕技，只是深藏不露的……」

康壯道：「大師兄，既有這種看法，剛才爲何輕易放過他？」言下大有責備之意。

馬樂仁道：「不放過他怎樣？不是我說句喪氣話，假如我沒有看走眼，就是我們四個人聯手一起上，恐怕也走不了三招！」

康壯道：「一個不起眼的糟老頭，有這樣高深的武功？」

馬樂仁道：「信與不信日後自知。」

花飛燕道：「三師兄石晶的死，雙絕翡翠的被盜以及家父的失踪，看來都有密切的關連的。」

宋韶光一聽翡翠雙絕，不禁問道：「花姑娘原來珠盒裡裝的是翡翠雙絕呀？」

花飛燕點點頭，道：「正是，宋公子聽過翡翠雙絕的寶貴嗎？」

宋韶光道：「在下曾聽見過家父談起，只知是武林瑰寶，內含二招絕世劍法，詳細情形如何，還望姑娘說明。」

花飛燕道：「翡翠雙絕的價值不在翡翠本身，而是在翡翠上面的兩尊人像。」

宋韶光問道：「在翡翠上，有兩尊人像的嗎？」

花飛燕道：「不錯，一男一女，男的叫啞郎，女的聾娘，是百年前的人物，他們是對夫婦，兩人精通劍法，後來各創一招奇詭高超的劍術，竟然打敗天下用劍的名家……」她忽望宋韶光腰懸寶劍，忽然住口不談。

宋韶光道：「花姑娘不必忌諱，在下雖然用劍，但却不敢狂妄自滿。」撫摸劍柄，謙虛之至。

花飛燕芳心一動，對他豪情頗爲傾慕，接着又道：「翡翠雙絕的人，就是啞郎聾娘各創高深劍術的形像。」

宋韶光領悟的道：「他們是把絕學留傳後人！」

花飛燕道：「可惜多年以來，一直無人領會這兩招奇詭深奧的劍法。」

宋韶光道：「那必是兩招很深很奧妙的劍術，常人自然是無法領悟。」

花飛燕憂心忡忡的道：「現在翡翠雙絕已經失落了，萬一落在黑道魔頭手中，那就眞的糟透了！」

宋韶光想起石晶，道：「在下有一個猜測，不知可不可言？」

花飛燕正待回答，馬樂仁已搶着答道：「宋兄，儘說無妨。」

宋韶光道：「在下認爲，石晶十分可疑！」

他話甫出口，康壯已暴立而起，喝道：「姓宋的，膽敢來挑撥我們師兄弟的感情。」

馬樂仁冷峻的道：「康師弟，你坐下，不許無禮。」轉臉又道：「宋兄儘管直言。」

宋韶光道：「石晶在客棧偷了在下大還丹，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可是在下追去，他突然被殺，石晶可能是被人利用，主謀之人恐他洩密，才下手殺人滅口。」

康壯怒形於色，大叫道：「不許你誣賴石師弟！」

宋韶光不理睬他繼續道：「後來又從石晶懷中搜出珠盒，可以推想而知翡翠雙絕也是他偷的。」

花飛燕道：「石師兄入門最晚，跟家父習藝，也有三年了，他平日沉默少言，爲人也極忠實，應該不至於受人利用，哦！對了，石師兄前來拜師習武，不就是康師兄介紹的嗎？」

康壯乾笑着道：「是呀！石晶是我一門遠親表弟，父母雙亡，我看他可憐，爲人也忠厚可靠，才把他推荐給師父的，竟想不到受此不白之寃。」

馬樂仁道：「康師弟，不得妄言，宋兄所言，也不過是推測之辭，爲了師父，我們不得不作最壞的打算。」

宋韶光問道：「平日誰和花老前輩最爲接近？」

馬樂仁一怔，不知他所問何由，遂答道：「石師弟爲人心細，最得師父歡心，生活起居，總是石師弟侍候的多。」

宋韶光點頭，「那就証明在下心中的一個疑問。」

花飛燕問道：「甚麼疑問？」

宋韶光道：「家父中毒昏迷之後，也有一位貼身丫環余梅，突然神秘失踪。」

花飛燕人很伶俐，已聽出他的話意，道：「你認爲家父中毒，是石師兄下的毒嗎？」

宋韶光含蓄的道：「這只是一種猜測罷了，但願事實並不如此！」

康壯冷冷的道：「石晶是死在血手掌，姓宋的，你也脫不了干係。」

馬樂仁道：「我們現在要冷靜，才能對敵，找回師父，如再意氣用事，只會弄得更糟罷了。」

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悒鬱不語。

馬樂仁又道：「夜已深，大家回房去休息一下，明早再作裁奪。」

康壯悶着氣走了。

馬樂仁道：「花師妹，請帶宋兄到東廂寢室休息。」說罷，自行轉入後室。

花飛燕帶領宋韶光到了東廂的寢室，道：「今晚，就請在此委屈一宵。」說着，就要轉身離去。

宋韶光道：「花姑娘！」

花飛燕止步，問道：「宋公子，還有事嗎？」

宋韶光道：「花姑娘對康兄，可要留意些兒。」

花飛燕笑道：「康師兄在我家已有五年，平時性情雖然較暴躁，但仍不失爲性情中人，宋公子不必介意。」嫣然一笑，留下深深的媚意，翩翩的離去。

宋韶光折磨了兩夜，未好好的休息過，感到有點兒累，遂和衣而臥，闔上雙目，漸漸入睡。

陡地，忽聞門扉一陣畢剝之聲。

宋韶光挺身而起，輕喝道：

「誰？」

對方低應道：「宋兄，是我康壯。」

宋韶光對他心存懷疑，現在又半夜敲門，更感不耐，但不得不起身開門。

門一開，康壯畏畏縮縮的掩了進來，又悄悄的把門掩上。

宋韶光要去點起油燈，康壯微帶驚懼戰抖的聲音，道：「宋兄，別點燈。」

宋韶光看他鬼鬼祟祟更加起疑，冷冷問道：「康兄，深夜而來有何貴幹？」

康壯低聲道：「宋兄，宋兄……」他握住宋韶光的手，兀自哆嗦不止。

宋韶光不耐煩的道：「康兄，有話快說！」

康壯道：「我發現大師兄死在後院枯井中。」

宋韶光駭然的道：「馬兄剛剛分手，就被人殺死了嗎？」

康壯驚得面如死灰，道：「不，剛才那一位是假的，大師兄屍體被棄在枯井，早已開始腐爛發臭。」

宋韶光有些不相信，問道：「這不可能罷？」

康壯道：「方才我回房，正想入睡，却覺得滿腔悶氣，睡也睡不着，遂走到後院透口新鮮空氣，行至一口廢棄的枯井，忽聞一縷腐屍臭味，頓覺有異，就躍下枯井觀看，才發現大師兄的屍體。」

突然窗外一縷黑影閃過，疾快的閃入窗下，那份輕功十分了得，若非宋韶光剛巧看到，實難發覺，宋韶光故意提高聲音，道：「康兄，你是過份勞累，心神恍惚，才會幻出這些怪談。」

康壯壓低聲音道：「宋兄小聲點，不要驚動旁人。」

宋韶光道：「康兄，該回房休息了。」

康壯道：「宋兄不相信我的話？」

宋韶光淡淡道：「無稽之談，在下怎會輕易相信。」

康壯惶恐萬分的道：「既然如此，宋兄請勿張揚出去。」

宋韶光道：「當然，康兄放心，在下覺得令師兄爲人耿直豪爽，不失血性中人，在下正想多多親近。」

康壯把宋韶光恨之入骨，甚感失望，悻悻的走出房而去。

宋韶光又和衣臥在床榻上，雙眼却向藏在窗下那人監視着，等了很久，那黑影想必已經離去，可是連一點聲色都沒有，那份輕功實在太驚人。

他心中判斷，那人必是假的馬樂仁。

若非這樣，宋韶光還不肯相信康壯的話，想到晚間對康壯的起疑，實在太過份魯莽，反而對假的馬樂仁疏忽了。

宋韶光對假馬樂仁的沉着，鎮定、陰險，大大驚駭，想來此人絕非易與之輩。

頓時，他對四周起了恐怖，花府已是危機四伏，隨時會有喪命的可能，這太可怕，他又想到花飛燕，這位善良而又美麗的姑娘，必須要去通知她一下，否則墮入假的馬樂仁彀中，那就不堪設想了。

宋韶光悄悄推窗而出，翻身上了屋頂，却不知道花飛燕住在那一間閨房。

剛才他只見往從西邊走去，宋韶光提起眞氣，低俯着身，向西行去。

濃厚的烏雲，遮蓋着月亮，灰暗的蒼穹，整間花府籠罩在愁雲之下。

忽見不遠處，從一間屋舍裡，竄出一條人影，手中猶抱着一人。

宋韶光已看清楚那人是假的馬樂仁，手抱的人必是花飛燕無疑。

假的馬樂仁身形起落，已瀉至數十丈遠，翻越高墻如履平地，直望東面奔去。

那份輕功直如天馬行空，身似飄絮落地全無半點聲息，設非眼見，實不敢相信。

宋韶光不敢怠慢，挪身追去。

對方輕功實在太高，宋韶光追了不久，突見那人閃入一座高牆，就不見了人影。

宋韶光也躍過高墻，但見裡面，小橋流水，亭台樓閣，假山水池，還遍植梅、竹、松、柏，林木扶疏，奇花異卉，處處皆是，花吐芬芳，蓄蕊含香，眞是一個美麗的花園。

可是那人已經不見了，宋韶光無心欣賞庭園之美，信步行至一座六角亭內石櫈坐下，亭的四圍栽有艷麗的花卉，吐出馥郁香味。

宋韶光一聞花香，突地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一倒身，曲徑中傳來一陣嬌笑。

笑聲未落，已見兩名綠衣少女，輕款蓮步，走了過來。

兩名少女姿色不凡，踏上六角亭，一看宋韶光，左邊那名綠衣少女突道：「啊！原來是宋韶光！」

右邊那名綠衣少女轉臉問道：「余梅，妳認識他呀？」

余梅道：「宮蘭，他就是血手掌宋鎮山的兒子！」

宮蘭輕哦了一聲，正待說話，猝不防宋韶光挺身而起，右掌疾出，扣住余梅的左手腕脈。

余梅道：「你不是昏迷倒地了嗎？」臉色突變，聲音略帶戰抖，

一份意外的吃驚。

宋韶光冷冷的道：「余梅，人只會上一次當，再上第二次就太傻了，你以爲花香藏毒，能永遠騙得了人嗎？」

宮蘭怒形於色道：「快放開余梅！」右掌揚起，蓄勢待發，就待出手。

宋韶光警告道：「你一出手，在下就先斷了余梅的手腕脈穴。」

宮蘭聞言，心存顧忌，不敢出手。

余梅仰首問道：「宋韶光，你要對我怎麼樣？」

宋韶光道：「你在花中下毒，害了家父，這筆債我們該算一算吧！」

余梅問道：「你想怎麼樣？」

宋韶光道：「在下看來，你不過是一名受人指使的婢女，殺了你也沒有多大用處，快說出你背後的主使人。」

余梅道：「不錯，我們兩人不過是百花宮裡的花奴而已，所作所爲，都是奉命行事，却做不了主。」

宋韶光道：「百花宮？百花宮的宮主是誰？」

余梅道：「不知道。」

宋韶光道：「你眞的不說？」

余梅柳眉含煞，閉口不言。

宋韶光右掌微一運力，一股掌勁透入余梅的手腕，一陣錐心刺骨巨痛，使她額前沁出豆大的汗珠，一臉痛苦之色。

宋韶光淡淡的道：「你說不說？」

余梅咬一咬牙，切齒的道：「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說的。」

宋韶光知道百花宮必定是一個秘密幫派，訂有嚴厲幫規，只要稍有洩漏，一定會遭到殘酷的刑罰。

他正猶疑間，忽聞亭外有人說道：「好呀，余梅、宮蘭，你們兩人竟是到這兒臥底的。」

說話那人是花飛燕，臉色恬然，可是余梅、宮蘭早已嚇得半死了。

宋韶光心中大駭，想不到花飛燕的輕功如此了得，不知她爲甚麼出現在亭外。

怔忡間，花飛燕櫻唇含春，走進亭內，揮起衣袖輕輕向宮蘭、余梅胸前拍去。

陡地，兩聲慘叫，宮蘭、余梅登時吐出一道血箭，倒地而死。

宋韶光見花飛燕手段如此殘酷，大感不悅的道：「姑娘，怎麼一出手就將她們殺了？」

花飛燕展顏一笑道：「她不就是傷害令尊的仇人嗎？不早將她殺了，反來害我們？」

宋韶光道：「可是她不過是一名受人指使的奴婢……」

花飛燕打岔道：「宋公子，你太慈悲了，將來會招惹殺身之禍的。」

宋韶光問道：「姑娘，何以至此？」

花飛燕一怔，突然哈哈大笑道：「宋兄可知此地何處？」

宋韶光搖一搖頭道：「不知道。」

花飛燕柳眉含春的笑道：「這地方是我們花家的別墅花園啊！」

宋韶光大感意外，不覺愕了一愕，呆立在當場。

花飛燕負手，眺望亭外，反問道：「宋公子又怎麼會到來此地？」

宋韶光走到她身旁，低聲道：「在下發現姑娘被人擄來此地，所以追踪前來搭救。」

花飛燕一轉身，驚訝的道：「擄來？搭救？我不懂。」

宋韶光也覺意外，說道：「姑娘不是被馬樂仁俘擄前來此地的嗎？」

花飛燕道：「大師兄帶我來此，是不錯……」

宋韶光道：「在下看見他抱着姑娘……」他不好意思說下去。

花飛燕柳眉微揚，道：「抱我來也沒錯呀，那是因爲我身體微感不適，事出倉猝，大師兄才抱我而來。」

宋韶光詫異的道：「令師兄早就被殺了，那個馬樂仁是個西貝貨呀！」

花飛燕輕搖着頭道：「西貝貨，這怎麼可能？宋公子是聽誰說的？」

宋韶光道：「令二師兄康壯，他昨夜悄悄的來告訴在下，令師兄馬樂仁早被殺害，屍體還留在後院枯井，已經腐爛。」

花飛燕痛恨的道：「這個魔頭，好狡猾的手段！」

宋韶光雙目圓睜問道：「姑娘……」

花飛燕道：「宋公子，被害死而棄屍在枯井內的人，不是我的大師兄，而是二師兄康壯，昨夜大師兄才發覺眞相，恐怕那個假冒康壯的人，前來害我，才急忙抱我離家，至此避禍。」

宋韶光道：「果眞如此？」

花飛燕輕偎在他身旁，飄起一縷暗香，道：「難道我還騙宋公子不成？」

宋韶光被騙得胸中怒火忽升，暗道：「幸虧我沒衝動，去攔殺馬樂仁，否則禍就闖大了。」口中罵道：「那假冒康壯的人實在可惡，不知那人是誰？」

花飛燕道：「事起倉猝，尚未查明，但現在我不得不佩服宋公子的判斷正確，機智過人。」

宋韶光道：「此話怎講？」

花飛燕一笑道：「宋公子觀察入微，斷事明確，我三師兄石晶看來必爲假的康壯所脅迫，害了家父，又盜走了翡翠雙絕無疑，由此看來，宋公子實能洞人先機。」

宋韶光被她讚得心中有愧，久久答不出話來，只得苦笑一下。

花飛燕又道：「不僅花府有人臥底陷害，看來這座別墅花園也是危機四伏，像余梅、宮蘭兩名心腹婢女也是危險人物。」

宋韶光安慰道：「姑娘多加留意就是了。」

花飛燕道：「但我不放心那個康壯會不會尋來此地？」

一提起康壯，宋韶光就按捺不住心頭怒火，說道：「那個西貝貨，在下去把他殺了！」

花飛燕餘悸猶存，道：「那人身份不明，既敢殺人假冒，武功恐怕不弱，宋公子還是不去的好！」

宋韶光豪氣干雲的道：「不妨，此人非殺不可！」說着，擰腰一晃，人已出了丈外，刹那間躍出高牆而去。

背後花飛燕的臉上却浮現着一絲陰冷的笑意。

宋韶光一路上胸中怒火直冒，氣得臉色鐵青，疾逾星火的奔向花府。

東邊一道殷紅的旭光透了出來，太陽逐漸探出了頭，普照大地。

經過巨變的花府，死氣沉沉，罩着愁雲慘霧。

宋韶光提着劍，奔進大門，突見康壯負手立在花廳，不由大叫一聲道：「好傢伙，納命來！」怒目暴瞪，長劍一抬，疾射而至。

康壯乍見他進門，正待招呼，却見他像兇神般揚劍刺來，又快又疾，招式奇詭，要想躲避都來不及，左臂被刺一劍，痛得他連連倒退而去。

宋韶光長劍一震，又使出奇異三招，直取康壯上盤。

康壯右臂一挫，斜斜地遞出。

但宋韶光劍術高强，康壯豈是他的對手，刹那間，渾身衣服已被砍刺得片片破碎，傷痕纍纍，變成一個血人。

康壯受傷慘重，扶住花廳石柱，道：「想不到你這樣歹毒……」

宋韶光不待他說下去，眉頭一聳，道：「你才是陰險狡詐，在下不會上你的當！」長劍電閃而出，康壯已無法再躲開，左胸被刺了一劍，鮮血汩汩而流。

康壯乏力的道：「哼，我看錯了人了！不該把大師兄受害的情形告訴你……」

宋韶光怒喝一聲道：「你這個西貝貨，快說，受了何人指使到花府來臥底？」

說話間，他的劍沒有停，已刺中康壯三處要害。

康壯受傷不支倒地，鮮血染了一地，宋韶光的長劍已指向他的咽喉。

其實不必再殺，康壯也沒命了。

宋韶光厲喝道：「說！你是何人？」

康壯道：「我……我……我……就是……康壯……」

宋韶光吼聲道：「呸，你這個西貝貨，還想瞞住在下？」

康壯怔住道：「姓宋的，你……你瘋……瘋……瘋了！」

宋韶光道：「瘋了，你才是瘋了，你把康壯殺了，屍體投在枯井，却來騙我是馬樂仁被殺，哼，在下差點兒上了你的當！」

康壯氣息微弱，神色大變，低聲的道：「姓宋的，你上……你上了……他們的……當了。」

宋韶光長劍已劃破了他的皮，怒道：「你到底還不省悟過來，還想來騙我，可惡之至！」長劍又入三分，血湧了出來。

康壯雙目暴赤，低沉的道：「你如不信，可……可去……枯井……內看麼……看屍體……」脫氣一般地，雙腿一蹬，一命歸西！

宋韶光冷笑，拭去劍身的血，還劍入鞘。

他走過來冷冷的道：「我撕開你的面目！」右手照準康壯臉上一揚。

怔住了，宋韶光的右手久久的縮不回來。

因爲康壯的臉上根本就沒有戴假面具，這一下，他心涼了，一縷不祥的預兆滑過心頭，不由自主的戰抖一下，背脊嚇出了一身冷汗。

宋韶光仔細查過，康壯確實沒有經過易容術，心底一驚，暗道：「難道我殺錯了人嗎？」

這個念頭很快就被打消了。

「不！花飛燕的話，絕不可能是假的……」

可是，目前的康壯却是一個道地地的眞實貨，那麼枯井裡死的到底是甚麼人呢？

宋韶光轉念道：「我何不去查看一下，眞相豈不大白！」懷着忐忑心情奔向後院。

花府一場巨變，後院已是一片荒凉，落英繽紛，滿目凄冷。

在後院左側有一口廢棄的枯井，苔蘚斑斑，宋韶光躍到井側，已嗅到一股腐屍的臭味。

他提氣躍身入井，果見一具屍體，連忙將他抱了上來。

朗朗陽光，一照面之下，宋韶光不禁驚叫出來。

那屍體開始腐爛，但面目依稀可辨，國字臉，濃眉大目，正是馬樂仁。

宋韶光如遭雷殛，身子晃了一下，差點昏倒，星目中滿佈可怕的血絲，喃喃的道：「太可惡了，太可惡了！」

眞相已白，康壯的話不錯，被殺的是馬樂仁，昨夜所見的馬樂仁顯然是假的，依此類推，剛才那位花飛燕也必是僞裝的了！

眞的花飛燕一定被假馬樂仁擄去，而他們又假冒花飛燕來騙他。

這手段好毒辣，借刀殺人，使他誤殺了康壯。

宋韶光心底充滿愧疚，極力壓抑激動的心情，必須冷靜了，否則一誤再誤，將爲對方所利用。

他冷靜的判斷，昨夜假的馬樂仁偸聽了康壯對他講的話，必生恐懼，假馬樂仁才臨時起意擄去花飛燕。

而他們沒想到宋韶光會追到百花宮，想以花上的毒香迷倒他，幸虧他機警，一聞毒氣立刻閉住眞氣，才未中毒，出其不意的控制余梅。

他們恐怕內幕被揭穿，又假冒花飛燕再用苦肉計殺死了余梅、宮蘭兩個婢女，取得宋韶光的信任。

假的花飛燕反指康壯假冒，用話激他，他一時不察，使他誤殺了康壯。

宋韶光這時眞是悔恨不迭，對這些人巧施毒計的手段，感到深痛惡絕，誓必報此大仇。

依照目前的情況看來，血手掌宋鎭山的中毒昏迷，玉環老人花天雨的失踪，大還丹和翡翠雙絕被偸，都與這些人有關。

但他們到底是誰？百花宮的主持人是何人？假冒花飛燕和馬樂仁的是甚麼人？而他們加害宋鎭山和花天雨的目的又是何在？這一切的謎，深深的困擾了宋韶光。

宋韶光決定先去找那假花飛燕，殺了她，以洩被騙的仇恨。

心意既定，又尋原路跑去了。

眨眼間，宋韶光又來到那座深庭廣院的牆外，四下無人，他一展身又飄進了院內。

第一次來時，天色未亮，看不清楚，此時一看，更覺庭院之美，氣派豪華。

那假山的佈置栩栩如生，小橋流水更擅勝場，最難得的是奇花異卉栽植之多之美，實在罕見。

這時，宋韶光那有心情去欣賞眼前的美景，他循着小溪走去，穿過一條小徑，兩邊綠竹夾道，設計頗具詩意，盡處一座小亭，上書「聽泉亭」。

小亭構築精巧美麗，背倚陡削假山，有一股泉水從石隙中傾瀉而下，形成匹練似的瀑布，壯麗美觀，而瀑布瀉落一泓潭水，水中有奇石，泉水激射，淙淙泉聲，彷彿萬馬奔騰，站在小亭聽泉，已達「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了。

四下寂靜，宋韶光提劍立在聽泉亭上，星目四望，滿懷憤怒，恨不得找到一個人殺個痛快，方洩心中怒火。

忽地在對面，一排疏影處，緩步走出一位青衣少女，她全副精神好像都貫注在點點梅花之上，是以並沒有發現聽泉亭上的宋韶光。

可是宋韶光一見到她，已是怒火高燒，雙目射出光芒。

他已看清那青衣少女就是假花飛燕，宋韶光暴喝一聲，身如飛鳶的飄了過來，長劍已如奔雷閃電向她刺去。

青衣少女聽得一聲叱喝，嬌軀微向後閃，可是宋韶光的劍太快了，她左臂已被劃了一道長長的劍痕。

宋韶光右腿一抬，疾快地將那青衣少女踢出七、八丈外，身軀跌落在梅樹下。

鮮血染紅了青衣少女的青衣，她臉色蒼白如紙，神智遲滯地望着宋韶光，目光驟現駭異之色，道：「你……」

宋韶光沉聲道：「好賤人，騙得我好慘呀！」劍光一閃，又在她左肩上刺了一劍。

青衣少女受傷頗重，完全沒有反搏之力。（未完・二）

英雄夢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心中情人變仇敵　將計就計探虛實

上文提要：葉三妹利用追查殺害史重生兇手爲餌，令燕北漢在她指揮下殺了多人，但燕北漢仍無所知，街上有史家出重金擒拿燕北漢的告示，燕北漢見了，反說無稽，認爲自己所殺之人均屬該殺的。葉三妹再利用燕北漢去楊家設巧計分別殺了楊展棠與沈又昇。燕北漢在楊府被困，得到駱尚賢搭救。駱小姐告訴他葉三妹勾結陸家利用他作殺人工具，並帶他入陸府，令燕北漢親眼見到，聽到……

復進了其獨立小院，駱尚賢才吩咐丫頭去準備午飯，並要她多備一副筷子，兩人一坐定，燕北漢急不及待道：「韓先晉是什麼 人？」

「他向在浙西蘇南一帶活動，爲人十分忠厚，聲譽甚佳，他跟沈又昇不一般，比較熱心國事，常保護忠良之後，並故意跟奸臣家人作對。」

燕北漢問道：「他在江湖上仇家多不多？」

「凡是這種人豈有不結仇家之理？不過憑他在武林中之聲名地位，却不如沈又昇。」

燕北漢又沉吟起來，半晌方喃喃地道：「他們爲何要殺韓先晉？」

「這便需由你去調查了！」駱尚賢一本正經地說：「你跟她約在何處見面？見面之後，你便想個辦法套她口供，摸清他們的底細。」

燕北漢對她毫無戒心，道：「我約她在江浦見面。」一頓又問道：「駱小姐，妳猜他們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駱尚賢道：「是以我才要你調查，也因此你與她見面後，不可操之過急，不過對她可得小心提防，這種女人一翻臉便不認人，小心她會暗中下毒手。」

燕北漢猛吸一口氣，恨恨地道：「我恨不得寢其皮、啖其肉，若非爲了調查眞相，非立即將她碎屍萬段，不能洩我心頭之恨。」

「燕少俠，你是如何認識她的？」

燕北漢將情況告訴她，也反問：「你又是如何懷疑她？」

「我見她進史家，跟史何聖談過，後來她却抓着史何聖的孫威脅他，這分明是一齣戲。」

「她是何時進史家的？」

「你到了蘇州一個時辰後，她也到了，她行踪十分鬼祟，天黑之後，便去史家拍門，我見她有可疑，便悄悄潛進史家，却見她跟史何聖談笑甚歡，史何聖在內廳還宴請她，只可惜史家警衛森嚴，我沒法接近，不知他倆說些什麼，但那一夜葉三妹留在史家，而且由史何聖親自送她進房。」

燕北漢越聽越怒，又吸了一口氣，「這賤人眞是可惡可誅！因此，你也留在史家？」

駱尚賢搖搖頭，道：「不，我知道你次日一定會去史家，而史家因史重生，必不會與你干休，因此躲在史家外面，一是要看她演什麼把戲，二是必要時助你一把。」

燕北漢甚是羞慚，再問道：「到丹徒，妳又如何發現她與那廝勾結的？」

「昨天晚上，陸家家丁大呼大叫，我正要出去打探，見到他們在追你們兩個，又發現地上倒着兩條

死屍，身上中暗器，我便跟踪葉三妹。」

燕北漢强忍怒火：「那廝到底是什麼人妳知道嗎？」

駱尙賢搖搖頭，道：「還沒有時間去調查。你去丹徒之後，我便開始調查，盡量在明日跟上你們，不過你沿途可得留下暗記，以免追失。」

「好！」燕北漢沉吟道：「我畫隻燕子吧，燕子之左翼，便是去向。」

「不，用燕子作標記，葉三妹必會懷疑，還是用魚吧，魚之鰭才是去向。」

說着丫環已將飯菜端進來，燕北漢那裡吃得下咽？駱尙賢笑道：「你不吃飯，就能查出眞相？」

燕北漢只好抓起碗來，這刹那他想到一個問題，乃脫口道：「說不定史重生也是他們下手的對象，我只是一隻替罪羔羊而已。」

駱尙賢雙眼放光，問道：「此話怎說？」

「而且史重生還瞞了我一件事，周千峯根本沒有將穆雙雙推下懸崖，他故意對我這樣說，是何用意？莫非他跟他有私人恩怨，因恐我不肯助他，是以故意騙我？」

「你見過穆雙雙？她還在人間？」

「千眞萬確！」燕北漢嘆了一口氣，「這件事都把我弄糊塗了，教我覺得這幾個月來，就似活在夢中般。」他見她沉吟不語，忍不住又問她：「他是妳未婚夫，妳了解他麼？」

駱尙賢搖搖頭，道：「這段婚姻是家父一力促成的，我對他並無好感。」

燕北漢目光一亮，問道：「為何沒有好感？」

駱尙賢微微一笑：「這種事很難說得清楚，也許是緣份吧，反而第一次見到你，你給我印象不錯。」她說話十分大方，但又有一種高不可仰之感覺。

燕北漢心頭猛地一跳，有點自慚形穢地低下頭去，輕嘆道：「我只是個大傻瓜！」

駱尙賢輕咳一聲：「菜涼了，快吃吧！」兩人都有點窘，埋首吃飯，駱尙賢只吃半碗，燕北漢飯量雖大，但百感交集，肚子裡似塞滿了東西，吃了一碗，已甚勉强。

良久，駱尙賢方道：「你黃昏時候才過江吧，到了江浦，便須將臉上易容藥抹掉！我的意思是你不能讓葉三妹見到。」

燕北漢輕輕點頭：「只怕一抹下易容藥，便讓人認出來，因為丹徒及江浦只是一江之隔。」

駱尙賢道：「稍為化裝一下吧，總之你自己小心一點就是。」一頓又道：「韓先晉你可不能殺。」

燕北漢苦笑道：「其實我殺人全在糊糊塗塗之中，妳認為史重生因何要騙我？周千峯明明不是那種人……」

駱尙賢道：「他當然另有目的，只是一時之間尙未能了解，不過此刻也用不着鑽牛角尖，時機一到，一切自能水落石出。」

「但願如此！」燕北漢道：「我還是早點離開吧，希望你能查清楚葉三妹口稱大哥的那個漢子之底細。」

* * *

燕北漢到江浦客棧時，已是黃昏，西天一片紅霞，如火似血，燕北漢的心情亦如遭火燒，他越墻進去，在過道上敲窗，開窗的是葉三妹，他低聲道：「是我！」

葉三妹忙讓他進去，問道：「哥，怎樣啦，一臉不高興的。」

燕北漢瞿然一驚，道：「當然不高興，我幾時要妳用暗器用毒沙？上一次用飛刀，已很過份，這次連毒沙也用上，是什麼玩意兒？」

「哼，我是怕你讓人殺死，你反而怪起我來了，我且問你，若非我用毒沙，你能打得過沈又昇麼？」

燕北漢冷冷地道：「我寧願讓他殺死，也不願你使用這種歹毒的手段！」

「眞是好心不得好報，你說你若被他殺死，我還能活麼？」

「那我可管不了那許多，我要問妳，妳幾時弄來的毒沙？為何我事前一點也不知道？」

葉三妹一扭腰，道：「你只要能活下來就好，還管那麼多作甚？」

「哈，誰知道你幾時會不會也暗中給我一把？」

葉三妹小指頭在他額上一戳：「眞是胡說八道，我為何要給你一把？哼，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如此待你，你還不滿意？」

燕北漢道：「我說不過你，總之以後不許你再使用那種東西，你那些毒沙呢？」

葉三妹拍拍身子，道：「早已丟了，不信你搜搜！」

燕北漢又問：「也罷，咱們談談以後，妳準備去何處？」

「這種事你也會問我？」葉三妹柔情萬種地倒在他肩膀上，喃喃地道：「陸家的人一定認為你逃往北方了，不如咱們往南去吧。」

燕北漢心想那話兒來了，乃故意道：「逃去那裡？」

「先到了安全地方再作打算吧，咦，是誰替你化裝的？你不要洗臉，先以這副模樣上路吧！」

* * *

兩人沿江又走到揚州城，燕北漢倏地想起一件事，道：「咱們再到桃花院吧！」

「還要找胡蘆？小心露出行藏，揚州既靠丹徒，又靠蘇州，史家及陸家之勢力可伸至此處。」

燕北漢道：「你若害怕的便不要去吧！」他不顧一切，直趨桃花院，葉三妹狠狠地瞪了他後背一眼，跟着他到桃花院。

此刻是黃昏，但紫茄那串風燈不但已熄滅，而且全換上白色的，燕北漢吃了一驚，忙問龜奴：「紫茄姑娘已有客，還是到別家去了？」

「兩位是剛到的吧？」龜奴嘆了一口氣，道：「不瞞兩位，眞是天妒紅顏，她已香消玉隕了！」

燕北漢更為震驚，急問：「她是怎樣死的？」

龜奴再嘆息道：「可憐她是半夜被人殺死的，已經報了官府，可惜毫無線索，看來是要含寃九泉了！」

燕北漢道：「胡蘆姑娘在麼？」

「在……不過，如今尙未至接客的時候……」

燕北漢塞了一錠銀子給他，道：「我只跟她說幾句話，快帶我去見她！」龜奴見錢開眼，乃引他倆進內，上了樓上，又敲開了胡蘆的房門。

胡蘆看了燕北漢一眼，道：「奴不認識兩位……」

燕北漢道：「在下是史重生之好友！」他將葉三妹拉到面前，再道：「姑娘應該認得她！」胡蘆這才認出他來，揮手着龜奴下樓，再請他倆進內。

「不知兩位去而復返，有何指教？前天曾聽人說陸三公子被人殺死，莫非是兩位幹的？」

燕北漢點點頭：「這次來是為了紫茄之死！」

胡蘆嘆息道：「紫茄妹妹死得眞慘，她連首級也找不到。」言畢已垂下兩行珠淚。

燕北漢道：「紫茄是怎樣死的，誰是兇手，請姑娘仔細說一說。」

「她是前天早上被丫環發現死在床前，却只有屍身，而無首級，至今不知兇手是誰，官府已經在調查了。」

燕北漢這才發現她比上次見面時憔悴多了，又問：「那天她陪什麼客人？」

「那夜無客人在她房內過夜，這才難查，那晚只來了兩位上京赴考的舉人，在她房內聽她唱曲，但很早便離開了。」

燕北漢問了許久，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甚是失望，胡蘆又道：「燕少俠，你能替紫茄報仇麼？只要你能替她報仇，奴……」她看了看葉三妹，「奴一定會報答你！」

燕北漢隱約覺得紫茄之死，極可能跟陸家有關係，是以道：「妳不必求我，在下若知這眞相，當會想辦法，為她報仇！」

胡蘆再問：「兩位可知陸家三公子是誰殺的？史公子之死又查到眞相否？」

「還不知道！」燕北漢說至此便長身告辭，胡蘆要送他下樓，却為燕北漢所拒。

出了桃花院，葉三妹忍不住道：「好人兒，咱們如今是朝不保夕，要找咱們的人可多着哩，你還是給我早點窩在客棧內，不要到處亂跑了。」

兩人返回客棧，葉三妹態度又親熱起來了，但燕北漢却始終提不起勁來，他費了好大的勁，方爬上她身子，葉三妹不悅地道：「你怎樣啦，還在生我的氣？」

燕北漢身子一歪，躺在她身旁，道：「我老想不知妳什麼時候，會悄悄給我一把毒沙。」

「放屁，你把姑奶奶看作什麼人？是謀害親夫的歹毒女人？我早已聽你的話，把毒沙全丟掉了。」

「誰知什麼時候，妳囊中又有毒沙了！」燕北漢問道：「妳使用毒沙，為何手上不用戴着皮手套？難道妳天生不怕毒？」

葉三妹笑道：「眞是傻子，那有不怕毒的人？小妹的手套與別不同，是肉色的，而且十分薄，黑暗中看不清楚，是以你們都有錯覺。」

「我還道妳對武功是門外漢，却想不到是位高手，而且甚有江湖經驗。」

葉三妹臉色有點難看，强笑道：「我這三脚貓的功夫，怎能跟你比？至於江湖經驗，亦遠遠不如大哥，以前跟那短命鬼跑過幾天江湖，算得了什麼！」她擰一擰腰，撒嬌道：「大哥，我如此待你，你到底還懷疑我什麼？」

若在以前燕北漢必忍不住要摔着她粉臉，親幾口方能止止心中之癢，但此時看在眼中，却甚反胃，淡淡地道：「算啦，早點睡吧，明早還得趕路。」

葉三妹纏住他不放：「不，你已幾天沒跟我親熱了，是不是開始討厭我了？」燕北漢想起駱尙賢的話，只好極力否認，提起精神應付她。

次日一早，燕北漢表示不想讓店小二發現，先穿窗越墻跑了，他到店外，用粉筆畫了標記，靜候葉三妹出來。不料後面却走來一個人，此刻乃清晨時分，街上尙無行人，燕北漢十分敏感，立即轉身，只見背後站着一位身穿黑袍，戴斗笠

的人。

那人將斗笠托高，可不正是駱尚賢？駱尚賢揮揮手，招他進小巷，燕北漢邊跟邊問：「何事？」

駱尚賢問道：「你們準備去何處？」

燕北漢道：「她說陸家一定估計我逃往北方，因此提議往南走。」

「是了，因爲韓先晋在宜興，一定是去那裡殺他，只不知屆時她會用什麼藉口！」駱尚賢道：「我已查清楚，那天她找的『大哥』是卜天闊，另一個漢子是卜天闊的拜把弟弟梅海。」

燕北漢對江湖武林不熟悉，聞言皺眉問道：「卜天闊和梅海是什麼人？」

「這兩個在丹徒頗有點名氣，聲名亦不惡，但熟知他們爲人的人，都知道這兩人唯利是圖，是僞君子！」駱尚賢稍頓又道：「至於他倆跟陸家及沈又昇有何仇恨，一時間便無法查清楚了。」

燕北漢道：「我沿途會再留下標誌。」

「小心被她發現，反正我已知道你要去宜興，若再改變，你必須通知我，還有一件事，我還發現有兩個人似乎暗中跟着你，那天我忘記告訴你！」

燕北漢聞言立即轉頭回顧，道：「是什麼人？如今在何處？」

駱尚賢微微一笑，似一朵綻開的鮮花般，「別緊張，如今不在，否則我怎敢現身見你，你快回去吧，一切小心！」言畢轉身穿過另一條小巷。

燕北漢怔了一怔，方走了出去，恰見葉三妹自客棧內走出來，她親熱地勾着他的手臂，燕北漢問道：「咱們如今去何處？」

葉三妹道：「先過了大江再說吧！嗯，你是男子漢，我日後還要依靠你，你怎地什麼都問我？」

燕北漢道：「那是因爲我喜歡妳，也信任妳！」葉三妹柔情萬種地靠着他的肩膀。

葉三妹道：「大哥，小妹對你可是眞心實意的，你絕不能騙我！」燕北漢聽了立即反胃。兩人乘舟過江，到了鎭江，吃過午飯再上路。

燕北漢故意問道：「三妹，咱們是先回蘇州麼？妳也該回去看看孩子了。」

葉三妹道：「我怕看了小的，失去大的，你道人家便不會查出咱們在蘇州有個窩麼？」

燕北漢問道：「那該去何處比較適合？」

葉三妹道：「先去宜興再說吧，那是個小地方，較無人注意。」

燕北漢冷笑一聲，暗忖：「那話兒來了，且看妳使什麼花招。」嘴上却道：「我隨妳愛去那裡，就去那裡。」兩人走得不快，三天後方到達宜興。

宜興果然是個小地方，遠遠不如揚州之繁華，但水道縱橫，穿流於千家萬戶，別有一番風韻，倒是有一件別處罕見的，便是街上有許多賣茶壺茶具的店子，連帶關係茶莊、茶館亦舉目皆見。

燕北漢又低聲問道：「三妹，咱們是作長居還是短住的？長居可要去物色房子方化算！」

葉三妹道：「先找了家客棧，住幾天再說吧！」當下找了家大客棧，賃了一間上房，葉三妹一口氣便付上三天房租。兩人連日趕路，有點疲憊，很早歇息，次日一早，燕北漢突被一陣輕微之聲响驚醒了他，睜眼一望，却見葉三妹已換好了衣服，準備出去之模樣。

「妳要上大街麼？」

「不錯，得去買幾套衣服，順便打聽一下，看陸家是否有人來此貼告示，若果沒有，你也就不必老化粧，鬧得這些天來，都未洗過一次臉。」

燕北漢心頭一動，故意轉身面對墻壁，語聲模糊地道：「好，也替我買一套……倦死了……」說着已發出鼻鼾聲。

房內一點聲音也沒有，燕北漢本想下床，突然腦海裡靈光一閃，仍耐着性子，繼續打「呼嚕」，俄頃方聽到一個輕微之至之關門聲。

燕北漢輕輕跳下床，伏在地上，透過門縫望出去，只見到葉三妹的一對鞋子，過了片刻方離開，心中不由嘀咕起來：「那婆娘在外面作甚？」這一來，他倒不敢貿貿然出去，怕着了道兒。

他重新躺在床上，忽見紗窗上人影一閃，他心頭一跳，又閉起雙眼，側身而卧，過了半晌，再度睜眼，窗外人影已不見，燕北漢方下床。

抬頭一望，却有個天窗，心頭大喜，躍上橫樑，推開天窗，鑽了出去，跕脚居高四顧，見葉三妹在一條小巷裡快步而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踏瓦急追。

眨眼間已追近，燕北漢弓着腰，放輕脚步前進，葉三妹再走進另一條小巷，那裡有座客棧，只見她轉頭四望一下，便閃了進去。

燕北漢輕輕跳下去，但見客棧墻上有一個匕首之標誌，形式與襄陽城古城客棧的一樣，燕北漢心頭狂跳，暗叫一聲：「葉三妹跟史重生是一路的？」

他不敢由正門走進去，跳墻而入，在過道上躡手躡足而行，由於不知道葉三妹下落，只好逐個窗子伏耳偷聽。

一口氣聽了三、四個窗子，方聞有人在說話。「不管如何，一定要在三天之內殺死韓先晋。」

燕北漢立即住脚，閉住呼吸凝神靜聽，只聽一個女的道：「老二，你既然知道韓先晋這幾天有朋友，爲何還下這個命令？延後幾天，難道不行？」

只聽那男子漢說道：「老大也希望能延後，但這是『萬乘使者』的命令，誰敢違抗？」

女的道：「那可就有點難了！」

燕北漢認出這女的是葉三妹之聲音，而第一個開腔的漢子的聲音，亦十分耳熟，只是一時之間，記不起是誰，當下只好耐着性子繼續偷聽。

只聽那男的冷笑一聲：「你是心疼你那漢子吧？哼，他死了，你再找一個不就行了？哼哼，你是嫌我老了？算算已有一年多，不跟我相好了。」

燕北漢聽得一肚子氣，又聽葉三妹嗔道：「你說什麼話？我幾時喜歡過男人？你還不是一樣？哼，那時候沒辦法才侍候你幾次，你就以爲姑奶奶是你的女人！」

「我看你本就淫賤！你丈夫在生，還不是偸偸出去打野食，我就知道，你跟小李也有一手！」

燕北漢這刹那方醒起，這男人就是陸金龍，葉三妹居然喚他老二，駱尚賢果然沒有看錯，她們本來就是一路的，別人都能看得出來，就自己像被鬼迷似的，燕北漢不由自艾自怨起來。

耳際又聞葉三妹怒道：「老二，小妹是尊重你，才不跟你翻臉，別以爲我怕你，今日上門也是爲了任務，可不是來求你的，請你放明白一點！」

豈料那陸金龍還甚怕葉三妹三分，見她發脾氣，便涎着臉道：「三妹，你說到那裡去了？我不過跟你開個玩笑，不需認眞！」

葉三妹冷冷地道：「認眞也好，開玩笑也好，咱們還是談正事吧！」

「正事還有什麼好說的？『萬乘使者』下的命令，妳必須完成。」

葉三妹氣虎虎地道：「難道不能通融幾天？」

「哈哈，妳也不是不知道，『萬乘使者』的命令，誰吃了豹子膽，也不敢更改呀！」

葉三妹沉吟了一下，再問：「可有什麼折衷之辦法，或者你這方如何配合小妹？」

陸金龍冷冷地道：「對不起，咱們只能按照『萬乘使者』之命令行事，不敢自作主張，這個妳比咱還清楚，嘿嘿，妳不是一向眼高於頂麼？今次爲何害怕了？」

「誰害怕？別臭美了，姑奶奶只想做得更有把握而已，我出來已久，不能再躭誤了，請快說！」

陸金龍一字一頓地道：「對不起，無可奉告！」

葉三妹霍地長身而起，道：「那小妹告辭了！」

燕北漢吃了一驚，輕輕提了一口氣，隨時準備溜掉，又聞陸金龍假惺惺地道：「三妹子不坐一會兒？嗯，路上可得小心！」燕北漢見他們已不可能交談下去，連忙竄了出去，他一路上不敢躭誤，急急返回客棧，依然由天窗爬了下去，躺在床上，裝作無事一般，心中很想睡一會兒，偏偏腦海裡亂糟糟的，沒法平靜下來。

過了頓飯工夫，方聽到房門聲响，他裝作睡眼惺忪地轉過身去，見葉三妹躡手躡脚地走進來，乃含糊地問道：「妳回來啦，這是什麼時候了？」

「懶鬼，已快中午啦，還不起來！」葉三妹把一包東西丟到他床上去。「看我給你買了什麼東西來？」

燕北漢將紙包打開，裡面有幾套衣衫，葉三妹除了爲自己買之外，尚替燕北漢買了內外衣服一套，燕北漢懶懶地道：「謝謝！」

葉三妹嗔道：「怎地半死不活的，一早便替你跑去買衣服，還不高興？嗯，還沒吃早飯？」

燕北漢跳下床，走到架前以手掬水洗臉：「不吃了，咱們什麼時候上路？」

葉三妹道：「你還想去那裡？就暫時在這裡住吧，不要忘記，咱們是來避難的！」

燕北漢冷笑一聲：「我沒有忘記，就怕屆時妳又要我去殺人。」

葉三妹臉上閃過一抹殺機，但隨即堆下笑容，轉身過去，道：「我要你殺的人難道沒有道理？你不殺人，人便殺你，這一切都是因你殺了史重生和周千峯才引起的。」

燕北漢往床上一坐，道：「好吧，算妳有理，今番妳要我殺誰，不如先說出來，讓我掂量掂量。」

葉三妹笑得像鮮花一般，倚着燕北漢坐下。「大哥，你聽過韓先晋這個人麼？」

燕北漢心頭一跳，臉上却露出惘然之色，反問：「韓先晋是什麼人？」

葉三妹芳心暗喜。「也難怪你不認識他，此人一向寄居於官家之中，替朝廷的走狗當殺手，這種人你說該不該殺？」

燕北漢心中暗暗冷笑：「妳還這般正義！」嘴上却道：「該不該殺，可得視事實情況，在朝廷裡當官的，也非全都不好。」

葉三妹輕哼一聲：「當官的有

幾個是好的，仗勢欺人，魚肉鄉井，浪費公幣，巧取豪奪，小妹便未曾看過誰是好人。」

「依你這樣說，還有忠臣和奸臣之分麼？」

葉三妹呆了一呆，蠻不講理地道：「但韓先晉却不是個好人，他替官場中人殺人，霸佔良民房產，還是好人？」

「他跟的是那一位狗官？」

「他不固定跟誰，只要誰有錢，誰便可以僱他，跟江湖上之殺手一模一樣，分別只是僱他的人全是官場上的人，因此也有人稱他是不拿官俸的殺手。」

燕北漢道：「且不說他拿不拿公俸，也不管他是不是殺手，咱們如今自顧不暇，還去淌這種渾水，不是壽星公吃砒霜？若從另一方面來說，你又非滿腔熱血，豪俠好義的人，到底是什麼原因？」

葉三妹白了他一眼，道：「我早知道你非要問個清清楚楚不可，我且問你，你身上還有多少銀子？」

燕北漢微微一怔，伸手入囊探了一下，道：「只剩幾塊碎銀。」

「好呀，沒有銀子日後你我吃什麼？」

燕北漢心頭有點明白，故意裝糊塗問道：「你不是還有麼？而且這跟韓先晉有何關係？」

「沒出息，老想花女人的錢，坦白告訴你，姑奶奶的錢買了房子之後，再留了一筆給奶媽，已所餘無幾。」葉三妹道：「因爲韓先晉爲了錢而濫殺無辜，如今有人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也懸紅要殺他，若咱們能成事，下半生便不愁吃喝的了。」

「是誰懸的紅？出價若干？我對韓先晉毫不了解，也許連武功都不如他，還能存此奢望？」

「誰懸紅咱們管他娘的，只要有錢給就行……」

燕北漢冷笑截口道：「你不認識僱主，又怎知事後人家會否食言？又是妳的朋友說的吧，妳到那裡都有朋友，怎不介紹我認識一下？」

葉三妹心頭一懍，暗自忖道：「別讓這傻瓜瞧出門道來！」嘴上却道：「你若肯幹，姑奶奶自然會把詳情告訴你，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怎不敢介紹？」

「你先說來聽聽，我再決定！」

葉三妹大怒：「你別臭美了，身上沒有銀子那裡也去不得，你不肯幹，我那些朋友是不肯跟你見面。須知要殺韓先晉可不簡單，必須有其他人配合，這種事絕對不能洩漏，你不肯幹，誰肯出來與你見面？又怎肯告之實情。」

燕北漢沉吟道：「你說得也有道理，我便答應你吧，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財，到底能賺多少銀子？」

葉三妹道：「那就得看你肯不肯冒險了，最多的可賺五萬兩，最低也有幾百兩銀子！」一頓又道：「你既然肯幹，須先發個毒誓，我才相信你。」

燕北漢呆了一呆，想道：「你連我也不相信？哼，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還要發什麼毒誓？」

「不是姑奶奶不相信你，實在此事關係重大，不得不謹慎一點。」

燕北漢道：「你把身子交給我時，反不如此謹慎，當眞奇怪。」

葉三妹整個人都靠在他身上：「好人兒，你若非存心騙我，爲何不發個誓？只要你不騙我，再惡毒的誓言，對你也不起作用。」

燕北漢心中大怒，忖道：「這婆娘當眞狡猾，以前老子不知底細，也就罷了，如今……哼！」他乾咳一聲，道：「某燕北漢絕不將刺殺韓先晉的事洩漏，若違此誓言，當死於非命。」

葉三妹怒道：「這太簡單了吧？」

燕北漢怒道：「妳還待怎地？一定要我發誓殺死韓先晉，我不殺他，他便殺我，這還用擔心？你若不信我的，請不要再說，咱們從今以後，一刀兩斷，某無錢自可另想辦法，也不會花女人銀子。」

葉三妹暗道：「這漢子脾氣不好，可千萬別在此時弄僵了，否則鬧翻了可不好辦。」當下又含笑道：「有你這句話，小妹還有什麼不能相信的？」

燕北漢道：「好，妳的朋友在何處？快請他來商量，還是咱們上他家裡去。」

葉三妹急道：「人家還不了解，豈肯讓你上門？你且在此等等，小妹這就去找他。」言畢長身而起。

燕北漢道：「那就得勞妳的駕了，快速去速回，免得我掛念。」

葉三妹唯唯喏喏，急急而去。

燕北漢見狀有點好笑，也有點得意：「臭婆娘，老子要看妳到底有多鬼。」這刹那，腦海裡倏地湧上駱尚賢的倩影來，不由暗自道：「此時若駱小姐在此，便用不着我獨自一個人傷腦筋。」

他坐了一陣，心裡又緊張起來：「這臭婆娘不會變卦吧！嗯，不知他們又在動些什麼歪腦筋！」

正想出去，房門已被敲響，開門進來的正是葉三妹，背後站着一男一女，年紀都在三十開外。三人進來之後，葉三妹替他引見，原來是一對夫妻，男的喚裴沅，女的喚

素倩，燕北漢未曾有聞，但那對夫婦對他之大名如雷貫耳，說了些傾慕之言。

燕北漢對葉三妹之友沒有好感，淡淡地道：「彼此還是先說正事吧！」

裴沅吸了一口氣，道：「適才三妹已跟咱們說過，說燕大俠也有心加入咱們這個殺韓先晉之組織，愚夫婦先表示歡迎……」

燕北漢截口問道：「你們之組織喚什麼名稱？賢伉儷在該組織中，任什麼職？」

「說眞的，那只是個臨時的組織，因爲目的是要刺殺那些朝廷走狗，是故以尖刀會爲名，愚夫婦在會內只擔任聯絡之責。」

燕北漢再問：「誰是頭領？」

素倩道：「據知閣下只求發財，合作只有一次，不是有心加入敝組織，是以亦無須知道太多，當然，若燕大俠有意加入，咱們亦無任歡迎，不過敝會規矩頗多，入會便必須遵守。」

燕北漢揮揮手，道：「老實說，賺了這筆錢以後，咱們找個地方隱居，什麼事也不理，還入什麼會。」一頓又道：「還是轉入主題吧！」

裴沅乾咳一聲：「韓先晉如今便在宜興城，這幾天有其朋友來找他，因此比較棘手。」

燕北漢截口道：「他朋友總不會不回去吧，等他們走了之後再動手，有何打緊。」

裴沅嘆息道：「問題是出錢的人還訂了期限，如今連今天在內只剩三天，過了期限一毛不給。」

燕北漢道：「好，再請說下去。」

於是裴沅和素倩便輪流把情況仔細說出來，當眞是事無巨細，一一詳述，甚至連韓先晉興趣和習慣，亦無一遺漏，最後方道：「這次行動若要順利，需要好些人配合你倆，例如看風的、引開韓先晉的朋友等等，最重要的是你倆，能否成功地殺死韓先晉，也在乎你倆！」

葉三妹問道：「裴兄，假如咱們擔起殺人之重責，又能成功，能得到多少酬金？」

「五萬兩白銀！」素倩道：「當你們答應後，咱們便立即先付一張壹萬兩白銀之銀票。」

燕北漢則問道：「諸位已將一切佈置好了，要殺韓先晉並非絕對困難的事，還是去另一處地方？」

「問題是咱們找不到一個武功高强，能與對方匹配的適合人選，你是第一個。」

「多謝諸位看得起在下，但說實在的，在下亦沒有多大把握，不過一定盡力一試就是。」

素倩道：「大俠有葉家妹子爲助，定能取勝。」

燕北漢道：「對啦，即使你們找不到一個武功高强的，也可多找幾個呀，正如我武功不足以尅敵，你們替我安排三妹一樣。」

他這一說幾乎要把事情弄糟，幸好素倩能言善道，微微一怔之後，打了個哈哈，道：「那也得那人值得勝任，葉三妹信任你，咱們也相信你，須知此事絕不能洩漏半點口風，否則咱們這些人，今生必被官府通緝，永無寧日。」

燕北漢頻頻點頭，連聲道：「有理有理！」一頓再問：「什麼時候動手？」

素倩道：「最遲明天晚上，咱們一抓到良機，便來通知你，這兩天請大俠不要離開客棧，咱們會隨時跟你倆聯絡。」

裴沅道：「若大俠再無疑問，咱們便告辭了！」葉三妹只送他們到房門口便回來了。

燕北漢道：「這兩天你不要纏我，某須好好練功，免得功虧一簣。」

葉三妹白了他一眼，道：「你以爲我是淫婦？哼，來日方長呢，你放心，我不會吵你，你好好練功吧！」燕北漢也不管她，閉起雙眼，盤膝運功。葉三妹道：「小妹去爲你準備食物食水。」言畢開門而去。

葉三妹去後，燕北漢腦海內立即翻騰起來，考慮如何應付這羣妖魔鬼怪，忽然一個念頭翻上腦海，忖道：「這尖刀會跟襄陽客棧外的標記是否爲同一組織？」他越想越覺得這中間必有所聯繫。

正想得入神之際，突聞窗櫺上「格格」地响着，燕北漢吃了一驚，抓起槍杆，輕喝道：「那個大膽的毛賊？」

外面傳來一個溫柔動聽的聲音：「是我，不必緊張，你那姘頭已出去了！」

燕北漢認得那是駱尚賢的聲音，甚感羞愧，赧然地推開窗子，外面果然是駱尚賢，只見她招招手，燕北漢便跳了出去，道：「我正有事與妳商量。」

駱尚賢將他拉到墻角，道：「我想先知道他們之計劃，以便跟你配合。」燕北漢忙將情況扼要地告訴她，駱尚賢秀眉緊皺：「他們所說的只是一個大概，詳細之殺人計劃尚付厥如，我可想不出個應付之辦法。」

燕北漢急問：「問題是妳要不要韓先晉死。」

駱尚賢道：「這個小妹沒有意見，隨你的便，我感興趣的只是史重生之死，是誰佈的局。」

燕北漢長嘆道：「如此我眞的不知該如何辦。」

駱尚賢看看天色，道：「你是男子漢，怎能沒有主見？總之我會一直留意着你的一切，那賤人大概快回來了，我也得走了。」

燕北漢急問：「若有事，我如何跟妳聯絡？」

「我自會找你！」駱尚賢話音未落，人已飛出牆外，燕北漢發了一陣呆，方返回房內，剛摒除雜念，進入忘我境界，葉三妹已提着一籃食物進來了。

葉三妹見他一動不動地坐在床上練功，驚喜參半，暗中放心了不少。燕北漢體內眞氣運行了七個大周天，方散功「醒」過來，葉三妹忙道：「大哥辛苦了，快吃點東西吧！」

燕北漢大剌剌地道：「好，把東西拿上床來。」葉三妹如奉綸音，溫柔地把食物擱在床上，四個菜全是燕北漢最喜歡吃的，兩人便坐在床上吃喝起來，直至吃飽，燕北漢輕輕搓搓肚皮，道：「痛快！」

葉三妹邊收拾邊說：「大哥，你先歇會，再練功吧！」

燕北漢心中暗暗冷笑：「這婆娘要我去替她殺人，倒眞關心我了。」

晚飯吃得晚，燕北漢心中已有了底，知道今夜不用行動，果然一夜沒事，直至次日天亮，燕北漢方放心地躺在床上睡了一覺。昨夜，他一直被一個問題困擾着，該不該殺韓先晉？

以燕北漢之爲人來說，他肯定不願殺韓先晉，但不殺韓先晉，人家還會信任他麼？既不信任他，他還能調查尖刀會麼？他很想找個人來商量，可惜無一個值得信賴的，而駱尚賢又可望而不可即，他被折磨了一夜，方倦極而眠的，醒來時經已靠午。

葉三妹就坐在床前望着他：「大哥，你眞好睡，昨夜沒合過眼麼？」

燕北漢暗吸一口氣，道：「我怕裴沅晚上突然來相召，那敢睡覺？」

「你太緊張了，又不是沒殺過人，何況韓先晉雖強，也不過是個人而已，難道是千臂哪吒不成。」葉三妹長身說道：「你且等一等，待我去買飯菜，要喝點酒麼？」

大戰之前，本不宜喝酒，但燕北漢卻高聲道：「要！最好是白干，給我來一瓶！」葉三妹去後，他把臉浸在臉盆裡，讓頭腦清醒一下，他忽然決定在適當的時機下把眞相告知韓先晉，可惜他又不知道韓先晉住在何處。

把眞相告訴韓先晉，要不要先殺死葉三妹？葉三妹不死的話，他實在沒法再繼續調查尖刀會，但話說回來，葉三妹死了，自己去何處找尖刀會？只有一個辦法，串通韓先晉，殺死葉三妹，同時逮住裴沅夫婦。

仔細想一想其中之關節，覺得難處挺大，他又開始頭痛起來了，不由嗟嘆命運太過作弄人了。

胡思亂想之中，房門又被敲響，燕北漢輕吸一口氣，以爲葉三妹回來，不料進來的却是素倩，素倩望一望房內，問道：「只你一個人在麼？」

燕北漢點點頭，反問：「要動手了麼？尊夫呢？」

「外子稍後便來，他囑我來此等候消息。」

燕北漢只好請她坐下，兩人胡扯一番，素倩問道：「燕大俠，你跟咱們葉三妹子認識多久了？」

「半年！」燕北漢心頭一動，反問：「她跟妳又認識多久？」

「小妹在昨天才見到她，她跟外子認識較早。」

燕北漢又問：「尊夫常到外面跑動？他又是怎麼認識三妹的？」

素倩嫣然一笑：「小妹都不吃醋，大俠又何須擔心這個……嗯，外子是常在外面跑動，但小妹也不知道他是怎樣認識葉三妹子的。」

燕北漢忙道：「我不是吃醋……妳不要誤會。」

素倩再一笑：「小妹也只是跟你開玩笑而已。」

燕北漢不知爲何，覺得素倩一進來，神態便與昨天不一樣，他呆了一下方問道：「夫人今日是來監視在下麼？」

素倩笑得花枝亂顫：「你什麼也不知道，小妹害怕什麼？何必監視你？」

燕北漢直截了當地問道：「那夫人一早來此，有何貴幹？何不開門見山說個清楚？」

素倩嗔道：「原來你不歡迎我。」一頓又說：「小妹只是覺得奇怪，你怎會認識葉三妹？你倆感情很好吧？」

「人與人之間的緣份很難說，她是我第一個喜歡的女人，而且她待我不錯。」燕北漢恐她是來探口風的，因此以話穩住她。

「那小妹就恭喜了，但你不嫌她……已經嫁過人，還生過孩子？」

燕北漢哈哈笑道：「別的男人把此事情看得很嚴重，在下乃江湖一個飄泊客，只求有個待我好，還會計較那許多麼？妳跟尊夫之感情也很好吧？」

素倩「咭」地一聲笑了出來：「你怎地反而問起我來了。唉，女人的心，男人眞能了解麼？有時候，女人比男人還狠毒。」

燕北漢吃了一驚，急問：「夫人此話是什麼意思？」（未完・五）

羅刹夫人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不負泰山遺命　窮研天人合一

上文提要：無名谷中，齊女聚精會神聽那女子訴說羅夫人的往事，蕭丹暗中已聽明白，不但承認了羅刹夫人是自己的親生娘，而且母女倆乍逢初認緊緊相擁，親熱非常，蕭丹更是孺慕情深。羅刹夫人親口又對蕭丹叙述了自己離家出走的苦衷，並且一向都在暗處看視蕭丹，因此對蕭丹的行踪及一切都瞭解。羅刹夫人帶蕭丹至寒潭邊，遙指垂釣的秀士，說那是她的親生爹，蕭丹刹時無法接受……

羅刹夫人竟然緩緩地搖了搖頭，又道：「說來慚愧，我以爲對『嬰兒』、『赤子』之說，了解至深，以爲人家聞所未聞，至此，我才知道，原來尚不及他。丹兒，那道德經十八章，你可記得？」

蕭丹朗聲誦道：「大道廢，有仁義；慧知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羅刹夫人點了點頭，道：「你可解得？」

蕭丹的眼兒陡然發出光彩，道：「我懂了，若大道不廢，何用說仁義，又何用行仁行義；若然人人都如嬰兒赤子，沒慧知，自然也沒大僞了；六親諧和，只有孺慕，何來孝慈，國家若不昏亂，又何來忠臣。我明白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了，就是說，不要迷失了本性。」

羅刹夫人只是點頭，加以嘉許，繼續說道：「『民之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以其求生之厚。』又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何謂其上有爲？即是說其上的當權者，爲了鞏固權勢，迷失其本性，殘民以逞，暴政高壓，視人民爲芻狗，民不聊生。而求生乃人的本能，起而反抗暴政，所以輕死者，正是爲了求生之厚，人民既已輕死，又豈能以死懼之，之所以暴權必亡。」

蕭丹將頭兒連點，道：「我明白了，故爾老子主張無爲而治。」

「無爲而治，即無治天道，何謂天道，自然也，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治，人道也。他……」羅刹夫人向那秀士一指，說道：「實是博學多聞，竟知西方萬里外，有歐羅巴洲，所倡言的民權思想，雖也近似，但僅人治而已，遠不及老子的法天法地，窮奇天地人，宇宙自然之奧秘，而探其本源本性，更淵深博大。古書幼學有云：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輕，上浮者爲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爲地，這是生天生地也；天地既分，始生萬物，這即是無極而太極，太極分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八卦。兩千多年後了，西方的科學之家，探討宇宙奧秘，所知者也僅地球之形成，不正是如此，兩儀者，陰陽也。西方科學之家，稱之爲電與力，乃宇宙間存在的基本物質，陰動而陽生，凡電流通過之處，必生磁場，磁場生力，力聚電子，由質子、原子而分子，始生萬物，即是陰陽動靜之機造化玄微之理也。」

蕭丹興奮得臉兒也紅了，道：「娘，你眞了不得。」

「不是我，」羅刹夫人指着那秀士道：「那是你爹博學多聞，話說得遠了，便是你爹，也還在窮研探討，我所知道的，更僅是皮毛，總

之，萬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老子的哲學思想，便只有這個『無』，從人，以及萬物宇宙，可以說，共通的本性，便是一個『無』，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也就是天地、宇宙、萬物以及人的特性，不可言說，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說：道若可言說，也就不是常恆不變之道了，之所以用以治國，也主張無為而治了。」

「娘，」蕭丹道：「我有一句很不明白，為何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羅剎夫人道：「丹兒，不要說你了，便是娘，日日和你爹論道，尚且不敢說眞正全都了解，老子這裡所說聖人，乃是指其上的，就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帝王或統治階層的一小撮人，為了確保家天下，那皇位的鞏固，子子孫孫長遠的富貴，當權者確保他們的權利，殘暴高壓，又豈僅以百姓為芻狗，更殘民以逞，還有，老子為何斥莊子：其人與骨，皆已朽已？」

蕭丹點頭道：「倒也明白，那孔子的言行，多違反自然天道。」

「譬如說，」羅剎夫人道：「那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何自漢以後，諸子學說中獨尊儒？便是其言行有利於獨裁殘暴統治，要人民皆成愚民，君要臣死，就得死，反抗暴政，那就是大逆。『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者，斯惡也；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你可解得？」

蕭丹肅然點頭，道：「娘，那老子信自然力萬能，而且至善，一涉人為，便損自然之樸。本來順着天理人性的自然去做人，無所謂美與善，一旦有了美善的定名，虛榮心生，便追求這名義上的美與善，不僅偽，一切罪惡也隨之而生，故他主張返本復初，所以說『聖人皆孩之』，『復歸稱嬰兒』。娘，我懂了，所以老子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明白老子為何斥孔子，其人與骨皆朽已了。」

羅剎夫人一把將蕭丹摟在懷中，喜道：「丹兒，不料你悟性過人，解得好。」

蕭丹在她懷中仰起頭來，說道：「娘，我不要聽你論道，只要知道……」

羅剎夫人放開懷抱，說道：「我和你爹，在我那草廬中，卻不知談論了多少日夜，你說相見恨晚，那時才眞是相見恨晚了，既然我是未嫁身，而他也未娶，那要發生的事，便那麼自然發生了，既然我們相愛相敬佩，何其自然。」

那羅剎夫人說來，毫無羞赧慚愧之色，亦自然之極，齊女暗暗點頭，心想：當眞意料之中，男女相悅相愛，何其自然。而她，本就是不受虛偽的禮教束縛，本就是自然的女兒。

顯然，蕭丹也不再認為她娘是出牆紅杏，不再感到羞怒了。反倒迫不及待，要知道以後之事，道：「那麼，娘，爹在途中遇劫，你救了他，並非是巧遇了，我不明白，爹怎會受了重傷？」

羅剎夫人聽她一連呼喚了兩聲爹，好不欣慰，再又把她摟在懷裡。

齊女感到眼兒酸酸地，蕭丹竟也會撒起嬌來，有娘親，多好啊！

蕭丹又仰起頭來了，說：「娘，摶之不得名曰微，以娘的武功，竟保護不了爹，怎倒傷在幾個毛賊手裡？」

羅剎夫人嘆了口氣，道：「初時，倒也是和你爹同行的，本來，你爹豈會把功名利祿放在心上，但他既為人之子，那年，正是大比之年，不忍拂慈親之意，不得不上京赴考，我們在那草廬中，盤桓了幾近三個月……」

蕭丹把她摟得緊了些，連齊女也忍不住悄悄地嘆了口氣，那當然也是恩愛繾綣了三個月，也是僅有的最初的，也是最後的三個月。

那羅剎夫人幽幽地，長長嘆了一聲，才又繼續說道：「將近邯鄲了，我們分了手，他北上帝京，我則回返無名山莊，本想對他，對你那叫了十多年爹的人說明一切，便也北上帝京去與他會合，那知……」

不用她往下說，蕭丹與齊女都知發生了甚麼事，那自是一過邯鄲，跟踪那夥珠寶商的賊人，立即下手了。

「娘，」蕭丹道：「你們既然分了手，怎又即時趕去救了爹啊？」

羅剎夫人道：「本來，因那北上的道路不靖，故爾特地與那夥珠寶商同行，原想大隊人馬，隨行又有保鏢護院，絕無賊寇敢覬覦的。卻是我們分手之後，無意間發現了一夥黑道上的人匆匆北上，言談中，提及珠寶，我因心急回莊，初時沒放在心上，但越想越不對勁，是以折返趕去時，你爹已倒臥在血泊中了。」

不僅是蕭丹，便是齊女也才明白，從無外人進入的無名山莊，為何羅剎夫人竟背負他回去，而且療傷亦不假手他人了。

「這也許是上天的安排，你那叫了他十多年的爹，往年一去月餘必會回莊的，那年竟一去半載不返，不久，我發覺已懷了身孕，丹兒，那就是……你了。」

「後來……後來呢？」

「後來，後來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是說，」蕭丹道：「為何只

有爹一人離開，你若和他同行，便不會……爹的全家，便不會遭遇慘變了。」

羅剎夫人一聲浩嘆，道：「你爹一直不知我曾行過婚禮，他從世俗中來，難免亦有世俗之見，竟羞愧無顏，也沒言語一聲，便匆匆離去了。我本不知，偏那秋孃多事好心，竟暗中去引他出莊，待我得知，他已去半日了，也因我與他爭論不休，當着他的面前，秋孃不敢去知會我，後來，却又因氣惱了半日動了胎氣，不能行走，不久，便臨盆了生下了你。丹兒，非是娘狠心，丟下你獨自走了，一者你有褓姆照顧，二來萬難帶着你在道上趕路，只想尋找到了你爹，即前去接你出來，那知……」

「爹全家遭遇慘變，我知道，」蕭丹把頭靠在她娘肩上，說：「娘，我明白，等到找到了，爹又受了重傷。」

「醫治了幾近三個月，」羅剎夫人把牙咬緊了，恨恨地說道：「從此，雖然保得性命，却已……成了……廢人。」

齊女當然明白，知道羅剎夫人所說的廢人，是甚麼意思，那就是說，再不能成為一個丈夫了，奇怪，那蕭丹竟像也知道，把她娘抱緊了，並不追問，說道：「娘，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娘一怒之下，大開殺戒。」

「不僅前往賊巢，殺盡了那夥賊子，而且知道當年行劫時，與北道上的賊子也有勾結，並知主使者另有人在，我已紅了眼，已記不清楚了，被我殺死的，少說已有一百數十。」

「於是，」蕭丹道：「羅剎夫人之名，不脛而走，震撼了江湖，從大江之南，殺到大河之北，殺人如麻，我聽人說過了。」

羅剎夫人點了點頭，道：「那人，他……當然知道。」

蕭丹知道她說的是誰，搖了搖頭，道：「不是……娘，你說我應該叫他爹麼，雖然他不是我親生的爹，但他養育我，而且，像親生女兒一樣，疼我，寵我。娘，其實，應該說，現在回想起來，我知道，他非但不怨你恨你，而且，一定後悔了。」

「我……知道。」

羅剎夫人說，嘆了口氣，才又說道：「但已太晚了，而且知道愧咎於心，所以，加倍疼你愛你，不去說他了，那麼，是那個酒糟鼻子的老兒對你說的了。」

「他叫鹿杖翁。」蕭丹道：「是人家叫他鹿杖翁。」

「因為自從他被幽冥使者重傷之後，再羞於把眞姓名告人了。」

「娘，原來你都曉得。」

「你忘啦，丹兒，我是羅剎夫人，雖然我後來放下了屠刀，但北道上發生的事，有甚麼是我不曉得的，而且，娘看着你一天天長大起來，你那會曉得，娘雖離開了你，却仍在你身邊。」

「所以，你也知道鹿杖翁。」

「而且知道那老兒挺喜歡你，從小兒就喜歡逗你玩耍，長大了，他也一直關心你，照顧你，還教了你些古怪的招數兒。」

羅剎夫人的臉上出現了笑意，蕭丹更格格一聲笑道：「不過，這賊鬼老兒陰魂不散般，跟着我，就休想能擺脫他，壞死啦，娘，你不知這老兒有多蠱惑，我從小到大，不知捱過他多少孤拐。」

說得羅剎夫人也笑了，道：「正因有他在你身邊，你才笑口常開，還有，再不能找到你那個疼你的褓姆了，再因我雖把你爹接進了這谷中來，但他雖然傷癒了，若沒有我時刻留在他身邊照顧、鼓勵，眞躭心你爹會不願生存下來，這些年，總算他平靜多了，日夜參悟大道，我也才敢離谷遠出。」

蕭丹忽然嘆了一聲，道：「爹……他……娘，好一陣子，他連頭兒也沒抬一下，宛若泥塑木雕，沒見他動彈一下。」

羅剎夫人道：「這時他已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你爹爹悟那陰陽動靜之機，造化玄微之理，已達到了關鍵時刻，倒是休打擾了他，你已見到他了，娘必須對你說明一切，但此刻還不是相見的時候，走吧，你那個出雙入對，形影不離的伴兒，她叫甚麼？對了，齊女，該已醒來了。」

齊女慌忙一縮身，退了出去，繞道如飛奔回。

忽聽身後有人道：「姑娘慢走。」

回頭一看，原來是那女子，不錯，秋孃，忠心耿耿的秋孃，原來早已來到她身後。

秋孃追了上來，說道：「人家母女團聚，娘眼中只有女兒，女兒眼中只有娘，那會注意到我們，你放心吧，咱們假裝甚麼也沒聽見，甚麼也不曉得。」

見到分離了多年的母女團聚了，那秋孃如何不笑容滿面。

齊女點了點頭，自然也替蕭丹高興，道：「只是，我尚有一事不明，羅剎夫人，怎會放下屠刀，成了化雨的春風？」

那知話聲甫落，齊女心中一陣劇跳，不料前面傳來了羅剎夫人的聲音，說道：「丹兒，我知你心中也在疑問，只不過沒問出口而已。」

也在疑問？分明適才齊女說的，羅刹夫人已聽到了，更令她驚駭的是，以爲繞道走在前頭，那知這母女兩人，竟會在她們前頭。

原來前邊已是那溪邊的小亭，母女兩人已在那亭中坐下，蕭丹依偎在她娘的懷中。

齊女又慌忙一縮身，那羅刹夫人似不覺也不見。蕭丹道：「當眞，娘，我也想知道。」

羅刹夫人道：「丹兒，老子的道德五千言，你說倒背如流，可是眞的？」

「是呀，」蕭丹說：「當眞是眞的，娘，不信，任你考我。」

「好，那你把最後八十一章，背誦來聽聽。」

蕭丹立即背誦起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羅刹夫人點了點頭，道：「再讀那七十八，天下莫柔於水章。」

蕭丹毫不遲疑，誦道：「天下莫柔於水，而攻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

「夠了，」羅刹夫人阻止她誦下去，忽然轉過臉來向外一招手，道：「你們兩人也進來吧，秋孃只知我被他勸阻而已，却還不知是我對這兩章有了新領悟，這才放下屠刀！姑娘……」

羅刹夫人對訕訕地、好不尷尬的，走進亭來的齊女伸手出來，含笑道：「你叫齊女，亦即是紫烟蘿，哎唷，瞧你臉兒也羞紅了，醜媳婦也終要見公婆，何況你非但不醜，還眞是個美人兒，有甚麼害臊的。」

樂得蕭丹眉開眼笑，道：「娘，原來你偷聽了我們耍笑的話兒，」對齊女笑道：「還不上前拜見婆婆，小娘子。」

羅刹夫人笑道：「你別得意，忘了揚州昨夜洞房停紅燭啦！來啊，坐在我身邊。」

一把將齊女拉過去，坐在另一邊，也像摟着蕭丹一樣，也把齊女摟在懷裡。

蕭丹早嚷了起來，道：「啊呀！娘，原來你一直跟隨在我們身後，也像那陰魂不散的賊鬼老兒，壞死啦！」

羅刹夫人道：「那有工夫跟隨你們，不過我見有了她和你作伴兒，我就放心了。丹兒，人家年歲和你相仿，你若及得人家一半兒，娘就不用躭心啦。」

竟是和鹿杖翁同一口吻，齊女登時輕鬆了，面對着羅刹夫人的慈愛，如何不把敬畏化爲孺慕，但心下却又不由酸酸的，有娘親多好啊！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

也像蕭丹一樣，倚偎在羅刹夫人懷中的齊女，心中一動，因爲她亦不自覺，也像蕭丹一樣，仰着臉兒，見到的是那麼柔弱甚至嬌媚，若不是知道她是羅刹夫人，甚至感覺不出那幾乎不能覺察的莊嚴與剛毅。

和蕭丹相處久了，不時聽她談論道德五千言，可說是目染耳濡，早已有了幾分瞭解，也懂得些了，却不及今日親耳聆聽羅刹夫人論道，有了更多領會，也更令她驚訝，原來，道德五千言，句句皆是至理名言。

當眞，看似柔弱嬌媚的羅刹夫人，豈僅無敵天下，不，更不僅此，更是化雨春風，令泰安一地，成了人間的天上，那眞是連聖人也望塵莫及的，却被柔弱嬌媚的羅刹夫人實現了！

不由齊女把頭兒在羅刹夫人的胸上，靠得緊了些。

却是蕭丹道：「娘，你要我背誦這兩章，必有緣故！」

羅刹夫人把齊女摟了一下，說道：「你不是問我爲何放下屠刀麼？這不是答覆你了，連她也明白了，你倒不明白。你說，她是不是更像我的女兒，更令人疼愛。今而後，我只疼她，不疼你了！」

了不得，只不過幾句說話兒，令齊女不再拘謹了，這麼輕輕一摟，更令齊女登時心生孺慕，眞像也在娘的懷裡。

齊女心想：這不也就是柔能勝剛！

「來，」羅刹夫人說：「解說給她聽聽。」

齊女感到摟着她的手臂又緊了些，頓覺心靈明敏，竟脫口也叫了聲娘，說道：「娘，今日聽你的論道，眞令我茅塞頓開，還有這些日來，我不時聽她談論，近朱者赤，目染耳濡，我雖未讀過道德經，竟也懂了些，我說得不對，可不許你們笑話我！」

羅刹夫人更緊的摟抱，也就是對她更大的鼓勵，說：「你太聰明，生具慧根，我知道你已領悟了。」

「好，」齊女說：「娘，你可知道走鏢時，我這個打旗兒的先上，今天，我這笨鳥兒，就先飛吧。聽你們談論多了，總覺得道德五千言，歸總一句，就是要人順天意，順天心，也就是順天道……」

「了不得，」羅刹夫人叫了起身，說：「丹兒，你聽聽！」

蕭丹却誦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齊女說：「娘，便是我聽她不時誦讀、談論，要不然，我那會懂得，天下間最柔、最靜、最虛下，最平均、最自然的，便是水，而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這不就是天道，也就是老子主張的無爲不爭，而既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水既最柔，最自然，幾於道，我可說得淺近些，人亦應法水。」

羅刹夫人道：「說得好，丹兒，你也明白麼？」

「我如何不明白，天下間，形質最柔弱的，莫過於水，而最柔弱的水，却能勝最堅硬的鐵，穿堅硬之石，反過來說，任你任何堅硬的器物，都不能損害水；甚至你把水煮沸了，變成了氣體，遇冷，便又凝結還原了。故爾說柔之勝剛，弱之勝强。」

「娘，我懂了，所以你放下屠刀。」

羅刹夫人點了點頭，道：「當年我一怒之下，殺人無數，你爹沒有勸阻我，只是要我一讀再讀這幾章，我終於領悟過來，也由於這一領悟，我不僅放下屠刀……」

蕭丹雙眼亮了起來，道：「娘，我懂那八十一章了，懂得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齊女搶着說道：「我也懂了，我爲人，若然人人都能我爲人，自是也都人人爲我了，怎不己愈有，我與人也相同，若然人人都與人，自然也人人都與我了，故爾己愈多。而若害人以爲己，奪人之所有爲己有，若人亦故之，人人都害人奪人，則自己也終受其禍，之所以盜賊蠭起，甚至天下大亂，强凌弱，衆暴寡，人民不能樂業安居，民不聊生，自然也鋌而走險，便永無寧日了。娘，聖人有言，却言而不行，你却在泰安一地實現了，你才眞是大仁至聖的女聖傑！」

蕭丹嚷道：「不害臊，娘是我的！」

羅刹夫人把兩人緊摟在懷裡笑道：「丹兒，你還說懂得這一章，何謂既以與人己愈多，既以爲人己愈有？不料我一朝之間，便擁有了這麼美、這麼可愛，又這麼聰明的兩個女兒！」

「不，」蕭丹叫道：「我是說，媳婦兒應該叫婆婆。」

齊女也笑道：「不害臊，昨夜洞房停紅燭，娘也知道了，可知也在揚州，主了婚啦，你是賴不掉的，還有，爲甚麼不低頭瞧瞧，你通體綺羅，好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娘子！」

當眞，她可不是遍體綺羅，却不是低頭瞧瞧，而是，忽然一怔，她在望甚麼？那刹那間，嘻笑的笑容，竟會陡然凝結了。

忽然跳了起來，說道：「不行，我要換回我的衣衫。」

轉身就跑，齊女跳了起來，想要跟去，羅刹夫人霍地一伸，不僅抓住了她，而且在她身上輕輕捏了一下，對她搖搖頭。

竟然面色凝重，這是爲何？羅刹夫人面上的笑容盡斂，而且凝重了。

也只有齊女在她面前，因此也才感覺得到，齊女心下不由生迷惑。

但羅刹夫人却像沒事人兒一樣，站了起來，携着齊女的手，說道：「來吧，你看日正當中，已是晌午了，只怕你已餓極了，只顧談話，不料已過了兩個多時辰。」

齊女不見蕭丹回來，分明有事故，却又不敢詢問，隨口道：「洞天福地，谷中無甲子，又豈有晨昏，說眞的，我一點兒也不餓。」

兩個侍女早已打前頭去了，秋孃隨後，笑道：「無名谷四季常春，綠樹長蔭，連草也不會一歲一枯榮，若是常住，人也青春常駐。姑娘，爲何不長留下來，你只要看夫人就知道了，我說，姑娘何不索性拜在夫人膝下。」

羅刹夫人笑道：「她已叫了我半天娘，心中早已認我，當我是娘了，又何必拘泥形式？」

齊女不自覺靠近身去，把頭兒靠在羅刹夫人肩上。

又何必言語，那蕭丹不也如此麼，齊女可不是學她，而是：自然而然。

忽聽羅刹夫人嘆了口氣，顯然是在對秋孃，說道：「你放心，丹兒再不會離開我了，還有這個女兒，她們也不會分開。」

秋孃道：「莊主的無名蕭名簫，竟已達到了聽之不聞的超音境界，實是難得！」

無名簫，聽之不聞！齊女忽然明白了，蕭丹匆匆跑去，必是聽到莊主簫聲召喚，不禁皺了眉兒，難道那日她們在邯鄲偷偷溜走，不僅鹿杖翁，那莊主蕭嘯天，也一直跟在她的身後？

一直跟在她們身後，而沒發覺，發覺不出來，自不值得驚訝，那蕭嘯天把蕭丹召喚了，自然也發現無名谷，也許，已在谷中！

齊女心頭一緊，簡直不敢往下想，會不會……會不會這谷中地覆天翻？

但偷眼一瞧羅刹夫人，却像沒事人兒一樣，而且哼了一聲，說：「你瞧瞧，他仍和當年一樣狂妄，竟以爲我們聽不到他的簫聲！」

「我看，不是狂妄，」秋孃道：「小姐既能聽到，他當然知道，我們也會聽得出的，可知他怕我們會

聽到，因爲他此來，並無惡意。」

羅刹夫人又哼了一聲，道：「別說了，若他有絲毫惡意，我豈容他高高地站在崖頭，現在你明白了麼，先前我那一席話，不僅是對丹兒、對你們、也是對他說的！」

秋孃啊了一聲，說：「你……早已知道他在崖頭了？」

「而且，早知他一直跟隨她們身後，若不是要明白他的用心目的，我早回來了。你放心吧，丹兒一旦明白了眞相，別看她小小年紀，可會辨別是非，倒是你去吧，我不但得回了女兒，而且一朝之間，得到了兩個，你們豈能不賀我？」

原來那蕭嘯天莊主躡踪她們，羅刹夫人却又跟隨在那蕭莊主身後，齊女再不用躭心了，却又不便言語。

却說那蕭丹驀聽簫聲入耳，多少年了，她爹……她親切地喚了十多年，一時之間，如何能更改，何況養育了十多年，難道不應該叫他爹？

多少年來，他爹要尋她喚她，只要一吹簫，無論多遠，只要是在無名山莊之中，她都能聽到。

最初，那簫聲，身邊的人也都能聽到，漸漸，只有她才能聽到，不是簫聲太低，而是太高了，成了無聲的境界。

原來，那簫聲，配合着他內功的增長，他的功夫愈高，簫聲也愈亮亢，小人兒如何能運氣行功，原來蕭嘯天就是用簫聲，引導她體內的眞氣運行，是以進境自然較他人快得多。

後來，蕭嘯天要尋她、呼喚她，也用簫聲了，用只有她才能聽得到的高亢的簫聲。

一聽簫聲，他就知爹在找她，呼喚她了。

而且，知道他在何處。

循着簫聲，蕭丹一口氣，捷愈猿猴，竟從那壁立陡削的山崖，攀藤折葛，騰躍而上。

崖高數千百仞，還幸那山崖的裂縫中，生着不少藤蔓，日久年深，那藤蔓在崖壁上如垂珠簾，更時有夭矯盤曲的虬松，是以那山崖陡削，高愈百仞，也難不倒蕭丹。

越往上攀，風更勁，也更寒涼如割，甚至藤蔓虬松也不生了。原來溫暖如春的，只有山崖下的谷中，才近崖頂，仍是嚴寒的深秋，而且山高風更勁。

回頭下望，她躭心會有人跟來、追來，是以不時下望，初時，那谷中景色清晰可見，小溪流泉，萬紫千紅開遍，宛若一幅逐漸縮小的圖畫，那知漸上，越是近頂端，下望一片迷茫，竟是霧鎖雲封，甚麼也看不見了。

她倒也明白谷中的暖氣上昇，遇冷，便也化成了水霧。是了，是了，水霧化雨，却又濕潤了谷中的花草樹木，是以綠樹長蔭草不凋，花開四時不謝了。

由山崖上向下望，只知下面絕壑萬仞，那知竟別有洞天。

蕭丹繼續往上攀，但因沒了藤蔓，亦無虬松，反倒不易了，而且不由她不小心翼翼，忽然間，身子竟似駕霧騰雲，竟往上飛昇。

她應該大喜的，若是往常，她必然喜得大叫爹了，因爲她知道，是她爹的袖裡乾坤，而且已在三數丈外了。

果然，脚才着地，只見一株古松下，站在一人，却背對着她，分明剛轉過身去，加上崖頂風勁，故爾衣袂飄飛，直似要乘風飛去。

若是往日，蕭丹早撲上去，大叫爹爹。

但她一見那背影，心裡一酸，非但沒撲上去，而且遲遲疑疑的，輕輕地叫了一聲爹。

她爹既然用簫聲喚她上來，當然知道她在下面，不僅已聽到了所有的談話，已見到了一切一切，不僅今日，也許數日來的一切一切。

那日她與齊女俏俏溜走，如何瞞得過他，若是跟了下來，不用等到以後，陽谷道上只要一見那女子，便知是她娘接引她了，自然不會現身阻止，假定從那時起，就一直跟隨在她們身後……

一時間，蕭丹感到的不是羞慚，只不過訕訕的，道：「原來……那麼，你見到，也知道一切了。」

那蕭嘯天並未轉過身來，忽然仰天一聲長嘆，在蕭丹聽來，簡直是仰天一聲長嘯，眞是嘯天了。

蕭丹心中一陣劇跳，不由她不恐懼，雖然已不再惱她娘了，甚至不再感到羞辱，但對蕭嘯天來說，却仍是妻子出牆紅杏。

究竟，她爹現身出來，是善意？還是惡意？

如何不驚恐，蕭嘯天來意不善，若和娘翻了臉……

她簡直不敢往下想，怎麼辦，幫誰呢？養育她、疼愛她十多年的爹？還是自己親生的爹娘？

她不知道，眞不知道，那一個的武功更高，但那有甚麼緊要，任誰她也不願被傷害。

「爹……」

蕭丹叫道，那叫聲竟顫抖起來。

若然她曾感到羞辱，不過是女兒而已，竟也感到羞辱，那麼，作丈夫的，妻子紅杏出牆，那自是奇恥大辱。她如何不明白她爹此時的感受，而且，必然强烈，因爲，他不僅羞於見人，而且，甚至羞於見她。

「爹……」

怎麼辦？甚至不能出聲安慰，何況，她能指責他當年不該冷落妻子，不該誤入左道旁門，那豈不是火上加油，反而激怒已是羞辱難堪的爹？

蕭丹手足無措起來，焦急、惶恐，那麼無助。

不料她爹仍不轉過身來，說道：「跪下來！」

蕭丹大吃一驚，叫道：「爹，我……」

「跪下來！」

蕭嘯天重複說，但話聲肅而不冷，分明並無絲毫怒意。

蕭丹驚奇、迷惑又恐懼，不自覺地跪在崖上，這才見蕭嘯天緩緩轉過身來。

蕭丹一怔，只見她爹手中捧着一個黃色包袱，小小的，而且扁平，這是甚麼……

只見蕭嘯天向着蕭丹一揚手，頓見一個光環，向蕭丹飛來。

蕭丹大驚，叫道：「爹……你這是做甚麼？」

原來是一個圓盤，雖然向蕭丹直飛而來，却不停旋轉，旋轉而生亮光，且飛出也緩慢了。

蕭嘯天肅容莊嚴，喝道：「丹兒，接住了！」

蕭丹伸手，接在手中，那圓盤也停止旋轉了，原來，是一個八卦，徑約八吋，不僅金光閃閃，而且那八卦皆由珠寶鑲嵌而成，是以飛旋起來，便發出光彩了。

蕭丹如何不認得，這是無名山莊所供的，甚至可說是鎭莊之寶，無名山莊之所以無外人進入，那地方不過僻靜而已，其實並不隱蔽，不過令偶而闖入的人，視而不見，所見的不過是深淵惡障，便是有膽進入的，也如入迷宮，走不得三五七丈，便又轉了出去，而且能不時自生夢幻，只要供在大堂正中這八卦顚倒變位，立即就會旋乾轉坤，生出無窮變化來。

蕭丹捧在手中，道：「爹，這是做甚麼？」

蕭嘯天肅容道：「自今而後，你就是無名山莊的莊主，當年你外公以我爲傳人，傳其一生所學，繼承其未完之志，窺宇宙之奧秘，你外公所窮研未盡者，天人合一，返本復初也，可惜我愚昧，無大智大慧，之所以每年我必西去，論道高明，爲了不負你外公遺命，心無旁騖，以致冷落了你娘親……」

「爹……」蕭丹叫道，只覺有萬語千言，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蕭嘯天輕輕地擺了擺手，說道：「我從未責怨過你娘親，只不過愧對你外公，有違其遺命而已，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尋訪其下落，唉……」

他忽然一聲長嘆、苦笑，搖了搖頭，說道：「當年，即是你娘負你重傷的爹回莊那年，爲何我一去半年有餘，不返無名山莊，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便是我……我心生愧咎，去尋訪你娘，却那知……」

蕭丹啊了一聲，道：「原來……」

心想：那必是娘在黃山結廬之時，天下何其大，名山何其多，那黃山雲封霧鎖，如何能尋訪到，而且，即使尋訪到，也已晚了。

她怎能說得出口來，只見蕭嘯天又苦笑了一下，再又擺擺手，繼續說道：「自她生下你，我本要將這八卦交給你娘，這原是她爹之物，我既有負她爹的遺命，自當由她來承繼了，不料她未待身體康復，便已急不及待，丟下你，離莊而去，而且……不告而別，待我知道，已再無處尋訪了。」

蕭丹心想：娘不時潛入無名山莊探望，他竟不覺不知，說：「爹，原來這些年來，你一直在尋訪娘的，不是西去論道。」

蕭嘯天點了點頭，道：「其實，你娘誤會了，我既窮究天人合一之道，自應博引旁徵，豈會誤入左道旁門……現在說來也無益了，總算日前跟踪你下來……丹兒……」

「爹，你要說甚麼呀？」

「你離莊出走，我非不知，爲何不阻止你？」

「爹，原來，你早知道……」

「我命鹿杖翁暗隨你左右，你所經之處，甚至一言一行，我皆得到他的回報，我之所以不阻止你，便是知道你娘會尋訪你，從你身上，我也尋訪到你娘的下落。」

「是了，」蕭丹心想：「鹿杖翁那賊鬼老兒，一直陰魂不散般，無論到何處，總會在左右，原來不是要揪她回無名山莊，原來如此……」

「果然，」蕭嘯天繼續說道：「日前，在陽谷道上，先發現了秋孃的踪跡，你被她們接引來此，我才知道，原來這些年來，我走遍海角天涯尋訪，那知她竟近在泰山之中。」

「爹，」蕭丹道：「原來你不知道，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羅刹夫人，即是娘麼？」

蕭嘯天道：「也曾心中生疑，待得聽到傳聞，再尋訪時，却已銷聲匿跡，從江湖上失踪了。」

「爹……」蕭丹又喚了一聲。原來，他並未誤入左道旁門，是她娘誤會了，這十多年來，他內心的痛苦，也可想而知了。

那秋孃對齊女述說往事，蕭丹聽得清清楚楚，也才知道，他與娘青梅竹馬，長大後，月下花前，分明情侶，不過是他急於完成外公的

遺志遺命，窮研天人合一，以致一時冷落了她娘而已，不料她娘竟然誤會，心生怨懟，以致別戀移情。

若是她娘得知，必然悔恨愧咎，但她能說甚麼呢？甚至一句安慰的話，亦無從開口。

蕭嘯天又苦笑了一下，其實，一直在苦笑，不過這時，苦味更濃了些而已。

再又擺擺手，說道：「這八卦原該交還你娘的，正是：相見爭如不見，故爾召喚你前來，無名谷當眞是洞天福地，較之無名山莊有過之而無不及，既然你是你外公的親骨肉，即使這八卦交還給你娘，他日亦要傳給你的，從現在起，你便是無名山莊之主了，那一草一木，連同山莊，乃是你外公多年苦心經營，盼望你亦多加愛惜，從此天路茫茫，永無再見之期了。」

蕭丹心下一急，叫道：「爹，你要去那裡呀？」

已然轉身的蕭嘯天，又轉過身來，說道：「那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我也曾指着其中一段，要你熟讀，你可還記得？」

蕭丹忙道：「如何不記得：『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着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之所終。』便是這一句莫之所終，被人牽强附會，神其說成仙去了，啊……」

蕭丹心說，該死，怎生偏會想不到，他當年指着這段，爲她解說，也斥神其說仙去之非，豈會誤入左道旁門，可知眞是她娘誤會了。

蕭嘯天點了點頭，說道：「道法自然，有生便有死，是生死亦自然了，法自然的老子，又豈會信鬼神仙佛之說。却是出函谷關西去，從此隱而不出，却是眞的，那老子的著作中，既有古者、昔者之言，亦可知道學古已有了，不過是老子集其大成，而加以發揚天下，我從這上面，也有了領悟，老子西去，必也訪道去了，當然不是仙道，不過是道學而已，是以我發了一個心願，必要查訪出老子歸隱之處。」

「爹，你找到了？」

蕭嘯天道：「雖然尚未找到，但既有崆峒演教，軒轅執弟子之儀的傳說，說必有因，是則老子西去，應亦不難尋訪，你去吧，我言盡於此，此去也後會無期了！」

「爹，你別走！」

蕭丹撲前，一把抱住他的腿，蕭嘯天道：「丹兒，你是個好孩兒，謹記我言，你娘……來了。」

蕭丹信以爲眞，她匆匆趕來，攀登陡崖峭壁，如何不被人見到，她娘追來，那原是在意料之中。

那知她回頭一看，並不見有人，再回過頭來，登時驚得目瞪口呆，慌忙放開手來。

竟然懷中緊抱的，是那株孤另另的古松！

蕭丹跳了起來，驚訝得呆了！莫非，她爹爹成了仙？

不，這絕不是夢，因爲西斜的太陽，令手中的八卦珠盤，生出萬道霞光。

* * *

當眞是秋到江南草未凋，雖然西風蕭瑟，已見葉落，但草却微見枯黃。

這日，微山湖畔來了兩個翩翩的美少年，正是蕭丹與齊女。

那西風吹皺了一湖秋水，雖有些寒意，但氣清天朗朗。

齊女未言先笑，但又忍住了笑，說道：「來此已是魯橋，莊主請！運河槽運繁忙，人多嘈雜，倒不如這湖邊的小酒家清靜。」

蕭丹自從別了娘親，又與齊女聯袂南下，以往笑口常開，鎭日和齊女打鬧嘻笑的，而今竟變得沉默寡言起來，倒是齊女不時要逗她說話。

蕭丹瞪了她一眼，道：「你敢再打趣我？」

若是以往，蕭丹不擰她的臉兒，也必在臂上擰她一下，齊女可不是慌忙躲閃了，但現今的蕭丹連臂兒也沒抬一下。

齊女却一股正經，說道：「難道我說錯了，你不是無名山莊的新莊主？說吧，莊主，你不渴，我可餓了。」

兩人進得店來，原來那酒家雖小，臨湖却有一個水閣，只放了三張桌兒，也別無人客。

齊女讓她坐，蕭丹就坐，仍無言語，只得喚來酒家，要了酒菜，讓她吃喝，蕭丹也就低頭吃喝起來。

齊女皺了眉頭，道：「你端的是怎麼啦，總是一言不發，哼，人家說行屍走肉，我看已差不多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那日你上崖，究竟見到了誰？發生了甚麼事？怎麼你娘叫我接到你，說你若不願見她，要我伴你離開無名谷。不料，你竟然眞不和你娘告別，就跟我走了，可悶死我了，除了你娘說，而今你已是無名山莊的莊主之外，我任甚麼也不曉得，哼！」

齊女眞有些兒惱了，轉頭望着窗外微皺的湖面，道：「當眞，我算甚麼，不過是外人，眞個是：吹皺一湖秋水，干卿何事！」

蕭丹長長地嘆了口氣，道：「我豈會瞞你，只不過，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齊女再又替她斟滿酒，她默記在心，蕭丹已是第七杯下肚了，一個勁兒喝悶酒，酒到杯乾，可知她

心中煩惱之極，倒不忍催逼她了。

却是蕭丹開口了，未開言，又先發出一聲長嘆，才道：「我娘說的，你都知道？」

「甚至比你知道得更多，因爲我聽秋孃說的，你並未完全聽到。」

「但娘與秋孃都錯了，都誤會了爹，爹並未爲旁門左道所惑！」

也許因爲已有了幾分酒意，蕭丹這才把那日上崖，見到她爹蕭嘯天之事，以及言談，都詳細告訴了齊女，令齊女驚訝得目瞪口呆，呆坐在椅上，說不出話來。

却是蕭丹繼續說道：「娘的內家功夫，已造極登峯，千里耳那是神化了，但娘聽出老遠，那是眞的……」

齊女回想起那日的事來，道：「果然，你走後，我們走不得幾步，你娘就別去了，由那秋孃伴我回到那屋子。回來後，即吩咐了那幾句言語，那麼，你們的談話，你娘全聽到的，而且看到了一切。」

蕭丹苦笑了一下，也許又見到了她爹那無名痛苦的苦笑，說道：「你說吧，我該如何？自從我娘離開無名山莊後，日日面對襁褓中的我，該是多傷心、多痛苦，但他却愛護我、育我養我如己出，而且只有加倍疼我，我外公道德高深，豈會傳錯人的，原來是娘誤會了他，你說吧，我該怎麼辦？」

只有笑口常開的蕭丹，眼兒竟濡濕起來，當然是替她傷心難過，是她娘誤會，錯了，她如何會不也感到愧咎？

齊女不由也肅然生敬，是的，她娘錯了，但錯已鑄成，還有何說。

那日的情景不由又浮現在齊女心頭，不怪那日羅利夫人回去，已變了顏色，不僅匆匆吩咐了她幾句，甚至避開她的目光，而且即刻轉身去了。

不由自主，齊女也一聲長嘆，默默地，再又替蕭丹乾了的酒杯，把酒斟了。

喝吧，若是一醉可解千愁，可消胸中塊壘，而且，也替自己無酒的酒杯，也斟得滿滿的。

不飲酒的齊女，竟也端起酒杯。

她能說甚麼，有甚麼言語，能安慰寬解煩惱的蕭丹呢？

願天下的怨女痴男，都成眷屬，即使眞正的情俠希夷來到，必也束手無策，也唯有一聲浩嘆了！

她曾羡慕蕭丹，有這樣一個聖人豪傑的娘，而今，且願蕭丹像她一樣，眞以爲娘早死了，永不知道有娘，這也許，就是造化弄人吧！

是的，只能盼望時間的浪潮，能冲淡煩惱！

不，湖面不是西風吹皺一湖秋水，而是愁起綠波間。

等待時間太久了，眼前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齊女不再記算，又默默地替蕭丹把酒斟滿，也斟滿了自己乾了的酒杯！

（完）

上文提要：江青嵐一劍擊退獨角獸偷襲薛府，表面看似是向舒老夫子尋仇，將捉到的人審訊之後，証實是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派他們來探聽虛實，準備併吞潞州，因爲兩次夜襲薛府，除了發現八臂劍客之外，別無能手，故深入督府，縱火殺人，以擾亂民心，作爲大舉進攻的前奏，雖然偷襲失敗，節度使薛嵩和舒老夫子商議派人探田府動靜，江青嵐知道，便暗自去打聽，路上和一少年符瀾論交……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夜潛王府探虛實　巧遇摩勒救麗人

不一會，山門啓處，走出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年和尚，一雙陰晴不定的眼睛，向江青嵐一陣打量，又瞧了他腰間長劍一眼，突然雙手合十，面堆笑容的道：「阿彌陀佛，施主想是夜行迷路，快請裡面待宿。」

江青嵐連忙還禮，臉色微紅的道：「小生貪趕路程，錯過宿頭，想借寶刹權宿一宵，打擾師父，心實不安。」

中年和尚道：「施主說那裡話來？出家人與人方便，原屬份內。」

說着連連肅客，一面隨手關上山門，引着江青嵐由大殿迴廊，轉過偏殿，又穿過兩道門戶，走入一間靜室之中。

中年和尚回身說道：「施主想來尚未進食，且請略作休息，容小僧到廚下張羅，燒些開水送來，順便也向當家師父報告一聲。」

江青嵐忙道：「師父請便。」

中年和尚出去之後，江青嵐就解下長劍，掛到床前，一個人坐了一會。

瞥見格子窗櫺外邊，人影一閃，似乎正有一人在向裡偷窺，等自己眼睛抬起，便已隱沒。

不由心中暗想：自己自從跟展老夫子練習內功，近一年以來，耳目特別靈敏，幾丈之內，飛花落葉，都能清晰聽到，窗櫺前面，如果有人偷窺，自己會一無所覺？

因此反而疑惑方才瞧見的人影，敢情是自己肚子餓久了，發生眼花，當下也並不在意。

又過了一會，才聽到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那中年和尚端了一盤熱騰騰的包子，和一壺茶進來，放到桌上，一面陪笑說道：「小寺地處荒僻，只有幾個包子，施主將就些罷！」

說完又斟上一杯茶，送到江青嵐面前，又道：「時間不早，施主路上辛苦，用完之後，也好早些休息，小僧告退了。」

江青嵐覺得深更半夜，打擾人家，心中十分過意不去，也連忙道謝。

中年和尚合十爲禮，退身出去，順便替他關上房門。

江青嵐這時肚中十分饑餓，看到這一盤熱騰騰的包子，眞比一席珍饈還更好吃，狼吞虎嚥，一陣工夫，已把盤中二十來個包子吃完。

端起茶杯，呷了兩口，只覺入口微帶苦澀，暗想這種荒山破刹，那有什麼上好茶葉，自己將就點兒，也就是了，想到這裡，正待再喝，忽覺頭昏腦脹，微感眩暈，這就放下茶杯，和衣向床上倒去。

迷迷糊糊的過了許久，似乎聽到遠處有叱喝之聲，又隔了好一會，好像有人猛搖自己身子。

一陣工夫，好像有濕漉漉的冷水，澆到自己臉上，但睡意方酣，恍恍惚惚的渾身十分疲乏，眼皮上有若壓着一塊重鉛，睜不開，也不想睜，終於又沉沉睡熟。

睡得反正很長、很甜！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才從睡夢中醒來，睜眼一瞧，紅日透窗，時間已經不早。

自己怎會如此好睡？趕緊翻身下床，只覺頭腦還有點昏沉沉的不大舒服。心中不免暗自驚奇，自己從練武以來，從沒有過如此現象，難道昨晚趕了半夜山路，身子就會這樣困乏？

回頭一瞧，房門也業已大開。

噫！昨晚分明關得好好的，但此時無暇多想，匆匆佩好長劍，準備上路，再一想，自己受了人家招待，臨走總該多給些香油，向和尚道謝一聲再走。

跨出房門，穿過偏殿，大殿上靜悄悄的竟然不見人迹，荒山破刹，也許和尚不多，自己不如到後進瞧瞧。

想着立即由大殿再繞到後進，一直找到廚房，再由廚房找到僧舍，竟然找不到半個和尚。但從掛着的僧衣僧帽推斷，這寺中，至少也有三四個人，這眞是奇事，這些和尚大清早會跑到那裡去呢？咳！自己還有正經事兒待辦，管他人在不在。

約莫走了十來步路，剛要穿林而出，忽聽有人聲嘶力竭的喊道：「阿彌陀佛！救命王菩薩，大施主，你量大福大，大人不記小人過，就饒了小僧們罷！」

江青嵐驀地一怔，躍開三步，單掌向胸，向四處一瞧，這座松林，疏朗朗的並不濃密，望過去一目瞭然，那有半點人影？

眞是怪事，難道青天白日，撞了鬼不成？

管他，自己還是趕路要緊，想到這裡，立即洒開大步，那知剛一跨出，那聲音又復響起。

這回却有二三個人的口音：「大施主，你老這麼一走，再沒人前來解救了，這樣吊上幾天，就算不累死，也得餓死，活菩薩，你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果然有人呼救，這聲音似乎來自半空，江青嵐抬頭一望，不禁又是一愣，只見七八丈外的幾棵參天古松上，正高吊着三個光頭僧人。

每個人手足都被反縛，在空中盪來盪去，拚命掙扎，却全無借力之處，他們眼巴巴的望着自己，露出乞憐之色，難怪自己在寺裡找不到人，原來吊在這裡。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當下躍上樹去，一看縛着他們的，竟然全是浸濕了的熟牛皮條，就是會武之人，也掙不脫，拉不斷。

於是從身邊抽出長劍，割斷皮條，一個一個的把三人放到地上，然後再把縛住他們手足的皮條割斷，三個僧人活動了一會血脈，向江青嵐面前跪下，連連叩頭，口中說道：「小僧們有眼不識泰山，多蒙施主見救。」

江青嵐聽得十分糊塗，忙道：「師父們快請起來，到底是誰把你們吊在樹上的？」

這話問得三個僧人面面相覷，還是昨晚那個中年和尚，戰戰兢兢的道：「大施主難道眞的不知道？」

江青嵐人本聰明，驀然記起平日展老夫子所說的江湖之事，回想昨晚情形：那窗前鬼鬼祟祟的人影，和自己喝了兩口茶，就頭腦昏眩，其中不無可疑，心念轉動，不由臉色一沉，說道：「小生和你們無怨無仇，怎會把你們吊在樹上？不過昨晚之事，你們不得隱瞞，從實說來。」

那中年和尚連連應是，說道：「小僧們的師父，江湖上人稱花彌勒，武功十分了得，半年之前，被田節度使聘爲府中教練，前些日子，師父帶着我們三人，就找到這所破寺，做了住持，因爲地方隱蔽，不易惹人注意，所以從魏郡來的人，都在這裡落脚。」

江青嵐「哦」了一聲，暗自慶幸，原來自己誤打誤撞，闖到這裡，無意之中，發現了這個秘密，隨即問道：「前天晚上，魏郡來的一批人，也住在這裡？」

中年和尚點頭道：「是！是！前天一共來了十一個人，有一個是女的，聽說爲了報什麼仇，後來回來的，却只有四個。」

「四個？」

江青嵐想起前晚只有四死二擒，那末該有五個人回轉？

哦！那姓柳的丫頭，被自己震飛長劍，跌坐地上，後來就不見踪影，難道她也沒有回去？想到這裡，不由問道：「那女的也沒有再回來？」

中年和尚說道：「沒有，所以公孫大爺就吩咐鬼影子何大爺留下來，務必要探聽那幾個人的下落。昨晚施主投宿，被何大爺瞧到了，說你老是他們仇人的弟子，吩咐小僧在茶水中間，偷偷的放了蒙汗藥。」

江青嵐聽得驀然一驚，急急問道：「後來呢？」

中年和尚又道：「就在小僧回去之時，好像有一條黑影在眼前晃了晃，糊裏糊塗的被人點了穴道，後來就不知道了，直到醒來，我們已被吊在樹上。」

江青嵐心中暗自驚異鬼影子何

異，既然認出自己，怎會讓自己安安穩穩的睡到天明？他和花彌勒兩人，又到那裡去了呢？哦！這是暗中有人相救？花彌勒和鬼影子可能是被他打跑了。

不是嗎？光瞧這三個和尚，武功定也不弱，竟然將他們吊上樹去，而且還不讓他們見到身形，以致這三人疑心是自己做的手脚。

那末此人武功之高，實在難以捉摸了，可惜他沒有再露面，眞是失之交臂。他心中一陣琢磨，一面向三個僧人告誡了幾句，便自上道。

由滏陽奔魏郡，正是薛田兩家的最前哨，邊界上各屯重兵，壁壘森嚴。

江青嵐雜在百姓羣中，並沒被人發現，一路無話，中午時分，就到了魏郡。

當時雁門郡王田承嗣坐擁重兵，權勢之大，連朝廷都不在他眼裡，魏郡正是他蹕駐之地，形勝繁華。

但見紅樓畫閣，商肆櫛比，雕車轆轤，駿馬競馳，茶坊酒肆，儘多猜拳行令，柳陌花衢，但聞絃歌不綴，眞是一片浮華之象。

他信步走上酒樓，但見滿樓人聲喧嘩，盡是些酒肉徵逐之徒，幾乎位無虛席，正想退下身去，却被眼快的堂倌瞧到，早已迎了上來。

自己不好退下，只得由他領到臨窗一處座頭上，和人家併桌。

先來那人大概也才來不久，叫的酒菜尚未送到，此時面對窗外，似乎在賞覽街景。

江青嵐坐在他側首，瞧不清人家面目，只覺這人身材瘦小，年齡比自己也不會大得太多，身上穿了一襲黑布短襖，腰間還束着一條布帶，瞧他這份裝束，敢情是個莊稼漢模樣。

當下也並未在意，吩咐過酒菜，就獨自低頭盤算着午餐之後，自己應該先瞧瞧當地形勢，和田節度使府週圍環境，然後再找一處隱蔽客店落脚。

這時堂倌已把小個子的酒菜端來，那都是現成東西，十斤高粱，一大盤牛肉，一大盤滷蛋，和五十個饅頭，一起放到桌上。

這可把青嵐嚇了一跳，這許多東西，即使五個人，怕也吃不下去，瘦小個子能有如此食量？心中想着，目光不期而然向對方望去。

只見瘦小個子早已倒了一大碗高粱，咕嘟咕嘟的喝了兩口，用舌尖咂了咂嘴角，夾起一大塊牛肉，直往口中送去，他一面咀嚼，一面却驀的回過頭來，衝着江青嵐咧嘴微笑。

這才看清那瘦小個子，原來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生得臉型瘦削，棕黑色的皮膚，黑中透亮，眉宇之間，一股精幹之色，尤其是那雙眼睛，銳利如劍，隱射精光。

江青嵐心頭猛然一凜，暗道：「瞧不出這莊稼漢模樣的人，竟然還是一位內家高手。」

展老夫子常說，江湖之中，龍蛇雜處，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當眞不錯。正想和他招呼，但人家只衝着自己咧嘴一笑，立即別轉頭去，又自顧自的大吃大嚼起來。

高粱、牛肉、滷蛋、饅頭，不停的往口中直送，簡直狼吞虎嚥，沒有自己開口的餘地。

正好堂倌已把自己點的酒菜送來，心想等他轉過頭來，再和他招呼不遲，當下也就淺斟低酌，等候瘦小個子回頭，那知對方好像早已知道自己心思似的，自從適才那咧嘴一笑之後，就始終不會回過頭來。

一會工夫，十斤高粱，一大盤牛肉，一大盤滷蛋，和五十個饅頭，早已像風捲殘葉，一掃而空。

瘦小個子倏地站起身來，很快的就會賬下樓，他似乎故意規避自己？

江青嵐心頭微感詫異，覺得此人行徑透着些古怪，當下自己也匆匆吃畢，會賬下樓，裝作漫不經心的在街上逛了一圈。

漸漸到了田節度使府門前，江青嵐遠遠停身，抬頭一望，只見大門前兩根旗桿，高聳入雲，兩頭威武猙獰的白石獅子，盤坐在大門兩旁，一排白玉階石，直通到前廳，派勢豪華之極。

大門正中一塊橫額，寫着「雁門郡王府」五個金字！門前站着兩排手持斧鉞的警衛軍健，一個個挺胸凸肚，雄赳赳，氣昂昂，越顯得閥閱顯赫。

江青嵐恐怕引起人家注意，悄悄的繞過正門，向右邊一望。

高大圍牆之中，碧瓦飛簷，畫棟雕樑，重重無數，最後，却是一座花園，假山亭台，樹木葱籠。

他出身富貴之家，對這種規模崇閎的府第，自然不會有侯門如海的感覺。

一路察看，暗自盤算，何處爲前廳，何處爲內宅，何處是治事之所，何處是安歇之地……

正當他微微出神之際，驀見一條熟悉人影，從身邊擦過。抬眼望去，那正是在酒樓上和自己同桌的瘦小個子。這時已閃出去五六丈外，忽的回頭過來，又朝自己咧嘴一笑。

這可把江青嵐笑得心頭猛跳，難道他竟是田府爪牙？自己行蹤已被他發覺，是以一路綴了下來？果然如此，自己這一趟魏郡之行，反而鬧了個打草驚蛇。

瘦小個子回頭一笑之後，忽然拔腿就跑。江青嵐看得起疑，不由脚下一緊，也追了下去。

大白天裡，又是通衢要道，江青嵐自然不好施展輕身功夫，兩人一前一後，差不多走了兩三條橫街。

那瘦小個子似乎道路極熟，東一拐、西一彎，盡往人叢中間鑽，不多一會，便已失去人家影子。

敢情那人是故意作弄自己？江青嵐累得渾身是汗，又氣又惱，平白無故的被人家戲耍了一場。

瞧瞧天色，已是未末申初，自己總算對田府情形，胸中有了概念，正好先找個地方落脚，休息一陣再說。

當下就在橫街上找了一家較爲清靜的客棧，店伙領到上房，替他端來臉水，泡了一壺上好香茗。

江青嵐從昨晚在靈岩古刹着了人家道兒，頭昏腦脹，早晨又跑了百來里路，身子也微有倦意，何況晚上還得上田府去探探動靜，此時正好休息一陣，養養精神。

他盥洗之後，呷了幾口香茗，就掩上房門，從腰間解下長劍，方想到床上運一會功，無意之中，伸手往懷中探，好像多了一團東西。

咦！這是什麼？急忙掏了出來，低頭一瞧，啊！那是一個紙團，自己怎會把紙團塞到懷中？心念轉動，立即把紙團打開，原來上面潦潦草草，還有字跡。

再一細瞧，不由驚得目瞪口呆，紙上果然還有一行字跡，那是用木炭寫的：「寄語江郎好歸去，侯門如海勿輕蹈！」

這兩句詩，切中江青嵐心事，焉得不大驚失色？

自己這次偷偷出來，事先連表哥都沒有告訴，怎會有人知道自己行動目的，和來歷姓氏？

不是嗎？這紙條上明明是說：「告訴你，姓江的，好回去了，田王府龍潭虎穴，不可輕易犯險。」

除了鬼影子何異，昨晚在靈岩古刹認出自己之外，可說沒有第二個人。如果是他，識破自己行藏，那末正好讓你去自投羅網，決不會下書警告。

瞧這紙條上的語氣，自然是友非敵，但自己初來魏郡，只有敵人，那有朋友？

而且憑自己的功夫，給人家在身上做了手脚，竟然一無所知，可見此人身手，確是不凡。那又是誰呢？

江青嵐琢磨了一陣，兀自得不到結論，忽然他想起酒樓上那個面目黝黑的瘦小個子。

他無緣無故的曾對自己咧嘴一笑，後來在田王府，又向自己身前，一擦而過。對了，準是他！

尤其那咧嘴而笑，敢情是故意耍逗，爲了怕自己露出行跡，引人注意，才把自己引開，原來他果然是一番好意。

但繼而一想，自己往返數百里，所爲何來？田王府就算眞是龍潭虎穴，自己也總得探上一探，何況聽鷹爪孫慶的口供，田府中最厲害的人物，首推獨角獸公孫無忌。

哼！那天一招「乾坤一劍」，還只有劃到第七個圈上，就把他震退，公孫無忌又何懼之有？

江青嵐想到這裡，雄心陡壯，那還把人家留條示警的一片好意放在心上？當下就撇開心事，在床上運起功來。

直到天色昏黑，店伙掌燈進來，才下床開門，吩咐把晚餐送到房中食用。晚餐之後，雖然時間還是很早，此時在繁華的都市裡，正好華燈初上，綠酒未酣。

距離夜行人可以出動的二更天，差得老遠，但他却早已脫下長袍，全身紮束停當。

把平日練着玩的亮銀梭子鏢，也重新檢點，放入鏢囊，一支長劍，摸了又摸，緊放在身邊，人簡直是坐立不安。

這也難怪，江青嵐除了從展老夫子口中，聽來一些江湖知識之外，可以說一點經驗也沒有。

雖然他那天初試身手，擊敗了三眼比丘的得意門徒銀燕子柳琪，而且還把大名鼎鼎的崤山獨角獸公孫無忌逼退，但那是在自己家中，像今晚這種完全江湖夜行人的行動，可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何況去的地方，又是聲勢顯赫的田王府？其中高手如雲，警衛森嚴。

青年人的性格，雖勇於冒險，也總不免心頭忐忑，精神感到有些兒緊張。

二更才過，江青嵐那還沉得住氣，佩上長劍，吹滅油燈，悄悄的跳出窗外，隨手把窗戶掩上，一擰身縱上民房，他白天早已踩好路線，這時就不假思索，直向田王府奔去，剛越過幾重民房，瞥見前面七八丈外，飛起一條黑影，像浮矢掠空般一閃而逝。

江青嵐連看都沒看清楚，早已失去踪影。依照黑影的去勢，正是和自己同一方向，往田王府去的路徑，難道……

他心頭驀地一緊，此人身形之快，簡直到了飛行絕跡的境界，自己和人家一比，眞是瞠乎其後。「侯門如海勿輕蹈！」這句話，立時又在他腦海中泛起。

咳！既然來了，好歹也得探上一探，心念疾轉，脚下却並沒停止。田承嗣的雁門郡王府第，碧瓦連雲，業已在望！

江青嵐那敢絲毫大意，遮遮掩

掩的繞到後院，越牆而進，在一棵大樹上隱蔽身形，細細察看院內動靜，月光所及，只見牆角邊草地上，蜷伏着三頭高大獒犬，形狀兇猛。

這是曹州孟海有名的狠獒，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富貴人家，多豢以守夜，江青嵐那得不識？差幸自己小心，沒有露出聲息，如果讓這幾頭狠獒發現，自己雖然不怕，但豈不把府中警衛，一起驚覺？

看來田承嗣果然佈置週密，處處戒備，自己可眞要小心從事，他目光注視着狠獒，可也不敢稍動，因爲牠們的嗅覺聽覺，都特別靈敏，自己得設法先打發了牠們，免得礙事，但是一舉就把三頭狠獒同時擊斃，却也並非易事。

他輕輕的從鏢囊中掏出三枚亮銀梭子鏢，勁運左腕，方要……

「嗤！」猛聽身後，有人一聲輕笑。

江青嵐心頭大驚，立即往後望去，樹影迷離，連葉子也並沒搖動一下，四外更是靜悄悄的，那有人影？

難道自己耳朵聽錯了？不會，方才明明有人在身後發出輕笑，依稀還聽到耳邊有人輕輕的說了句：「那是死的！」

自己聞聲回頭，那會不見人影？難道又是酒樓上的瘦小個子？不！這聲音有點尖，像是……「那是死的？」敢情是指狠獒而言？

他定睛瞧去，那三頭狠獒不是好好的伏着，神態兇獰，那像是死的？

可是仔細瞧瞧，果然有些怪異，因爲如果是活的，這段時間，不可能老是一個形狀，紋風不動。不由心中也漸生疑竇，連忙把亮銀梭子鏢，仍舊放入革囊，隨手折了一小段樹枝，扣入中指，用打暗器的手法，一揚手向離自己較近的一頭狠獒打去。

這段樹枝雖非暗器，但江青嵐內功已有火候，打出去的勁力也自不小，那知打到狠獒身上，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果然是死的，心中暗暗好笑，自己竟被這三頭畜生躭擱了好一會，可是一面也暗自驚奇，要一舉擊斃三頭狠獒，已非易事，要擊斃他們之後，仍然神態如生，更非內家高手莫辦！

他那還敢怠慢，立即長身躍起，向一座院落中撲去，果然江青嵐計算準確，那班名義上掛着「雁門上賓」和「天雄教練」的江湖能手，雖擅高來高去，但如果沒有特別事故，決不會在內宅屋面上，經常飛行。是以他由後院進來，一路上就沒有被人發現，原因也在這裡。

田承嗣好女色，尤喜聲樂，府中妻妾侍女之外，更廣蓄歌伎，以充下陳，人數一多，內宅自然更爲深廣，江青嵐一連越過幾重屋脊。

只見三四丈外的一座樓房中，還隱隱透出燈光，一個身着紅裳的絕色女郎，憑窗而坐，皓腕支頤，仰望着天空，若有所思。

江青嵐躍到臨近，這一瞧，不由驀吃一驚，如非身在田府，差點就會出聲叫出來。

因爲她的面貌，和自己寤寐難忘，刻骨相思的紅線姑娘，長得太像了。柳眉鳳目、瑤鼻、櫻唇，簡直一模一樣，尤其同樣穿着如錦紅裳。

只是紅線姑娘眉宇之間，似乎隱隱有一股英竦之氣，她呢？却翠黛低蹙，目含幽怨，另有一種型態多愁善感，楚楚動人。

江青嵐微一怔神，只聽她幽幽的歎息了一聲，望着月色，自言自語道：「難道他眞的不懂？唉！即使懂，這樣重垣深鎖，又那裡能來？」

說到這裡，花容黯然，又慢慢的低下頭去，口中吟道：「深洞鶯啼恨阮郎，偸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

嬌聲低哦，纏綿悱惻。江青嵐立時醒悟，原來今晚是她和情郎約會的日子，有約不來，才令她如此傷神。

他不由觸動情懷，想到自己暗戀着紅線姑娘，她却始終若即若離，不假詞色，一時心頭升起一陣無法形容的悵惘！

突然間，只覺自己右邊衣袖，被人輕輕一拉，心中一驚，方要轉身，只聽耳邊有一個極低的聲音，叫道：「快蹲下來，有人來啦！」

同時覺得一隻溫潤柔膩的手，伸過來握住了自己的手。轉頭一瞧，正是在草寮和自己萍水論交的小兄弟瀾兒，却不知他是何時來的。

此時無暇思索，立即依言縮到暗角，兩人剛把身子蹲下，果然屋脊上咯的一聲微響，接着有人輕輕擊了三下手掌。

樓上那個紅衣女郎忽然臉露驚喜，很快的探出頭來，低聲問道：「誰？」

「紅姑娘，是我！」

微風颯然，一條人影業已掀簾而入。

那正是自己在酒樓上見到的瘦小個子，他還是那身裝束，只不過手上多了一個金光燦爛的流星鎚。

紅衣女郎一見之下，直嚇得花容微變，嬌軀慌不迭往後連退，口中說道：「你是誰？深更半夜，擅入王府，意欲何爲？」

瘦小個子兩道眼神却往江青嵐和瀾兒存身之處，有意無意的瞧了一眼，衝着兩人咧嘴微笑。

然後向紅衣女郎抱拳答道：「姑娘勿驚，在下摩勒，人稱黑衣崑崙的便是，受崔公子之託，專接姑娘來的。」

紅衣女郎聽得微微一愣，將信將疑的道：「你有何物爲證？」

黑摩勒道：「有！有！姑娘請看這個。」

說着，從懷中掏出一柄象牙摺扇，雙手奉上。

紅衣女郎接過之後，纖纖玉手很快的打開扇子，鳳目一瞥之下，禁不住珠淚滾滾，順腮而下，顫聲吟道：「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扇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

詩未讀竟，早已泣不成聲，失聲叫道：「這果是崔郞信物，黑大俠，他……他說些甚麼來着？」

黑摩勒急道：「崔公子此刻已在城外相候，姑娘快請隨我走罷！」

紅衣女郎略現遲疑之色，還想再問。

只聽黑摩勒催道：「府中狠獒，盡數被我用內家重手法殺死，遲恐有變，姑娘快攀我背上，待我送妳出去。」

他這幾句話，聲音說得稍重，而且目光同時往江青嵐藏身之處掃來，當然另外還含有向自己告警之意。

紅衣女郎果然臉現毅然之色，應了聲：「好！」

黑摩勒一蹲身，把她背起，立即從窗口飛出，翻身上屋，江青嵐依稀聽他說了句：「還不快走？」

心中微愣，當下回頭向瀾兒說道：「兄弟，我在這裡稍等，你去護送她一程。」

瀾兒輕輕哼了一聲，披嘴道：「人家本領比你大呢！好像他來得，我們就來不得。今天還一直戲耍着你，哼！我才不相信他有多大能耐？」

說着，拉了江青嵐的手就跑，躍上風火牆，瞥見前面人聲鼎沸，燈光大亮。

同時鄰近屋脊上，飛起兩條人影直向自己這邊過來。瀾兒眼尖，連忙拉了江青嵐一把，伏到暗處，兩條人影業已飛近。

一個俗家裝束，年約五旬，神情倨傲，正是十幾年前黑道上早負盛名的鐵筆季子淸，一個是和尚，年約四旬左右，生得又矮又胖，手持禪杖，看上去武功不弱。

兩人在屋脊上停止，只聽和尚開口道：「方才聽說王爺在寢宮中丢了一個金盒，關係極爲重大，後來發現府中其猛如虎的十幾頭曹州狠獒，也悉數遭人用內家重手法擊斃，今晚來人，敢情就是八臂劍客？」

季子淸冷嘿道：「除了這老匹夫，還有誰做得這樣乾淨俐落？不過今晚諒他也跑不了！花大師，你就守在這裡，我到後面去瞧瞧！」

他沒等和尚開口，雙足一頓，人已憑空飛出。

江青嵐聽得心中一喜，暗想：「原來展老夫子也來了，田承嗣寢宮裡，還丢了一個甚麼金盒？」

「嵐哥哥，這賊禿就是花彌勒！壞死啦！」瀾兒輕輕的在他耳邊說着，江青嵐奇道：「兄弟，你怎會認識他？」

說到這裡，恍然悟道：「啊！原來昨晚破廟中就是你幹的？」

瀾兒嫣然一笑，就說自己昨晚一直跟在他身後，後來發覺那幾個賊禿，竟然暗中偸下蒙汗藥。自己怎樣把花彌勒鬼影子引開，怎樣把三個和尚吊在樹上，又匆匆的在他臉上噴了一口冷水，因爲怕兩人回轉，才一直逗着他們追趕自己，詳細的說了一遍。

江青嵐聽得極爲感激，方想說話，却給瀾兒輕噓了一聲，用手一指道：「噫！這賊禿怎麼還沒走？他武功其實比我們高得多。嵐哥哥，我去把他引開，你快出去，我們在客店裡見好啦！」

江青嵐還想阻攔，那知瀾兒話才說完，早已一溜煙的閃了出去，身法好快。

「咯！」瀾兒故意在屋瓦上弄出聲來。

果然！花彌勒也並不含糊，身站在七八丈外的屋脊上，這邊瀾兒身形才動，他猛的一個轉身，大聲喝道：「是誰？」

趁着月色一瞧，不由哈哈大笑。「小鬼，你也來了！」

身形暴進，猛的縱身撲去！

「嘻！賊禿，你又要和我捉迷藏了？」

瀾兒邊笑邊逃，直向院外跑去。花彌勒那裡肯捨，也緊緊的追了下去，一逃一追，眨眼工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江青嵐瞧着瀾兒輕功，比自己高出許多，心中也暗自高興，但怕他萬一有失，那裡還敢逗留？立即一長身，急忙向兩人奔去方向追下。

剛翻過一重屋脊，突覺黑暗中一股勁風，從側面襲到，趕緊往後一縮，銳風從鼻尖上直擦過去，臉上猶如刀刮般一陣劇痛，這人出手好不厲害，而且悄沒聲的襲到，自己差點被人削掉鼻子，不禁心中駭然。

只聽那人陰笑道：「小子！還不快快受縛，你想逃得出去？」

說話之人，手搖白金摺扇，一身文士裝束，原來正是陰陽扇白秀山。

（未完・四）

上文提要： 龍翔等三小以及龍虎幾兄弟聞知白骨令主向霸城主胡百威宣戰，約在三日後於斷魂崖下棋盤石上決鬥，大家明白這是白骨令主向霸城作出死的宣戰，但胡百威自恃自己佔主動先機之利，只要霸城全力以赴，不需外來援手，包括鳳城主嘯天在內。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百密一疏中，霸城終遭戰敗，胡百威長子小痴命喪黃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羣豪疾奔桐柏山　各派赴約白骨令

鳳嘯天道：「進攻魔窟的事非同小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各派必須全體動員，呼朋喚友，準備的時間需要長一些。」

趙二虎思忖半响後道：「現在是七月初，咱們選在八月初八在桐柏縣城相會如何？」

鳳嘯天道：「嗯，一個月的時間已足夠準備，但有一事尚須胡城主俯允。」

胡百威聽得一楞，道：「什麼事？鳳兄不必客氣，直說好了。」

鳳嘯天字斟句酌的道：「羣豪聯手合擊，事關重大，對整個武林存亡絕續的影響至深且鉅，龍無首不行，鳥無頭不飛，我們是否該選一位德高望重，功力深厚的人出來坐鎮指揮，主持一切？」

胡百威面無表情，語音生硬：「請說下去。」

鳳嘯天以誠摯的語氣道：「鳳某以為胡兄乃最佳人選，望勿推辭是幸。」

原以為胡小痴的死會使胡百威有所改變，不料却依然如故，絲毫未變，冷如冰霜的道：「鳳兄高抬我了，本城主才疏德薄，不是一塊領袖羣倫的料子。」

趙二虎皺眉道：「胡城主的意思是依舊不願指揮別人？」

胡百威又加上一句：「同時也不想接受別人的指揮，不過……」

「不過怎樣？」

「八月初八霸城會準時到達桐柏縣。」

「行動一致，就表示彼此合作，這……」

「趙莊主別會錯了意，這不是聯合，霸城一向獨行其是，這一次也會採取單獨行動。」

二城主胡百勝比他老哥還兇：「各位請便吧，霸城還有善後的工作要做，有外人在此免不了會礙手礙脚。」

「哼，老頑固！」

「有什麼了不起嘛！」

霸城已經下了逐客令，使羣豪面上無光，再留下來也沒意思，就在大家一片嘟嘟喃喃的叫罵聲中，紛紛下山而去。

* * *

阿翔、莫愁、小丁、徐光祖走在最後，行至半山腰時聽到身後有人喊道：「等等，等等！」

小丁回頭一看，見是霸城的三城主胡百成，立即止步轉身道：「三城主在叫誰？」

胡百成緊走幾步，行至近前時始道：「叫你們。」

「有事？」

「是有幾句話想說。」

「說吧，我們正在聽。」

三城主望了莫愁一眼，「老夫前去養心庵，面見了凡師太的那件事你們還記得吧？」

小丁搶着說：「笑話，當時三城主被了凡師太打得鼻青臉腫，屁滾尿流，最後還是我和二少爺把你抬出去的，一輩子也忘不了。」

重溫舊夢，胡百成顯得有些激動，長長的吁一口氣，道：「我要鄭重的告訴三位，了凡師太就是寒梅。」

阿翔道：「也就是說是三城主的老情人？」

「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老師太却矢口否認，會不會是你認錯了人？」

「這是不可能的事。」

「怎麼不可能，面貌相似的人多的是。」

「我們相愛已久，相知甚深，絕對不會認錯人。」

「這只是三城主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老師太不認帳還是白搭。」

胡百成誠誠懇懇的道：「這我知道，老夫追來的目的就是想請少城主從中多進美言，同時設法揭開莫愁姑娘的身世之謎。」

小丁道：「三城主認為莫愁姑娘是了凡師太親生的女兒？」

「對！」

「了凡師太就是寒梅？」

「也對！」

「這樣說事情就痲煩了。」

「有何痲煩？」

小丁大呼小叫道：「怎麼不痲煩，如果三城主所言屬實，那麼，莫姑娘也是胡家的骨肉，按照你兩位哥哥的所作所為，尤其是橫刀奪愛，搶走了鳳大小姐那檔子事更令人切齒痛恨，如今又要捧打鴛鴦，拆開我家少城主與莫姑娘的美滿姻緣。」

胡百成的臉色一變再變的道：「他們可以繼續交往，胡某並沒有反對的意思。」

「三城主不反對，並不表示你的兩位老哥也同意。」

「這事好商量，家兄不是不講理的人。」

「哼，那兩個老頑固要是講理，天下就沒有獨夫了。」

「可能是小友成見太深，事實上家兄並非不通情理之人，只要他倆真心相愛，老夫保証會力爭到底。」

小丁雙眼一瞪，道：「就算此言不假，龍城的人也未必肯跟霸城打交道，娶胡家的女兒為妻，這一對鴛鴦是吹定了。」

胡百成緊張兮兮的道：「不，不會吹，一定不會吹，無論如何老夫會成全他們，也希望你們能從中撮合，多方進言，務必使老師太回心轉意，承認她是寒梅，承認莫愁是我倆親生的骨肉。」

凝視着莫愁，拉着她的手，又以充滿感情的話語道：「孩子，妳太像當年的寒梅了，唯妙唯肖，絲毫不差，錯不了，沒有錯，了凡就是妳生身的娘。」

弄得莫愁十分尷尬，認也不好，不認也不好，急得眼淚直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還是龍傳人替她解了圍，將胡百成拉到一邊去，道：「老師太還沒有點頭呢，三城主不必急着認女兒，想要本公子從中幫忙可以，三城主也得幫傳人一個忙。」

胡百成怔愣一下，道：「少城主有什麼事需要老夫幫忙？」

阿翔正經八百的道：「大敵當前，理應同心合力，跟你的兩位兄長說一聲，別再劃地自限，單打獨鬥，這是在玩火，會被白雲飄各個擊破，陷天下武林於萬劫不復之地。」

胡百成猶豫一下，道：「沒問題，話一定傳到。」

小丁道：「依三城主看，你那兩位老哥哥會不會答應？」

「恐怕不樂觀。」

「那就加一把勁嘛。」

「胡某會盡力而為。」

「盡力還不夠，非成功不可。」

三城主不疾不徐的道：「三城裂痕已深，家兄始終覺得龍、鳳二城連橫合縱，對霸城刻意排斥，一直想獨自開創一個局面出來，坦白說這需要時間，非一蹴可成。」

阿翔道：「三城主自己的想法又怎樣？」

「正如龍少俠所說，大敵當前，理當摒棄成見，同仇敵愾。」

「好，有三城主這一句話就夠了，另有一事不知該不該說？」

「沒有關係，說吧。」

「江湖傳言，白雲飄有合夥人，三城主是否同意？」

「有可能。」

「是誰？」

「茲事體大，沒有真憑實據，胡某可不敢隨便亂說。」

小丁單刀直入的道：「有人懷疑是霸城，而且言之有物，似非空穴來風。」

此話一出，胡百成立即瞪大了眼，面露不悅之色，道：「小友這話可有根據？」

「當然有。」

「說說看。」

「龍城滅門慘禍，是因喝了綠芙蓉中毒而起。」

「酒是林清風買去的，與霸城何干。」

「老酒鬼命喪太白樓，胡家的人全在場，你又做何解釋？」

「此事純屬巧合。」

「哼，未免太巧了吧？」

「事實確是如此，老夫不想多作辯解。」

龍傳人道：「野和尚無廟的死也透着古怪，路上曾與三城主的四位侄兒女不期而遇。」

胡百成一絲不苟的道：「相遇並無任何實質意義可言，陽關大道，人人可行。」

「話是不錯，但不久野和尚便命喪黑森林，難免使人產生聯想。」

「捉賊要賍，捉姦要雙，少城主請勿作莫須有的指控，如果胡某的判斷不錯，無廟和尚的行踪可能早已在白骨命主的掌握之中。」

「可是，一路之上並未發現半個骷髏人呀。」

「白雲飄耳目衆多，魔徒無所不在，不一定非要以骷髏人的姿態出現，也許是販夫走卒，也許是村夫村婦。」

小丁道：「這些都是死無對証的陳年老帳，姑且不談。敲詐勒索，橫刀奪愛，搶走別人老婆的事，你又如何自圓其說，誰敢保証不是霸城與雌雄雙使合演的一場戲？」

胡三城主斷然決然的道：「絕無此事，霸城與雌雄雙使沒有任何勾結。」

「敲詐的事假不了吧？」

「當然不假。」

「你怎麼說？」

「基本上這是三城爭霸的延續。」

「可否說得更清楚一些？」

胡百成思忖一下，一字一句的道：「站在霸城的立場而言，這種機會可謂千載難逢，沒有理由將寒蟾無條件的借給龍少俠，何況小狂對鳳姑娘思慕已久，胡家爲了賭一口氣，雖說不無奪人之愛的嫌疑，却也在情理之中。」

言來絲絲入扣，令人無懈可擊，二狗子不禁爲之語塞。

三城主繼又說道：「更何況小痴、小瘋已死，家兄已經絕後，足以証明一切，若是白雲飄的合夥人，豈會將自己的兒子送上死亡之路？」

小丁不服道：「未見得，或許是在表演。」

「表演？此話怎講？」

「譬如死者根本不是你們胡家的人。」

「那是誰？」

「找兩個面貌相似的人冒名頂替。」

「霸城光明坦蕩，不會做這種卑鄙的事。」

「怎麼不會，你老哥剛才便以木頭人詐騙白雲飄！」

一句話擊中要害，這次該輪到胡百成啞口無言了。

浪費了不少口舌，事情依然渾沌未開，霸城是否白骨門的合夥人，誰也不敢妄下定論。

阿翔道：「好了，別再在這件事情上打轉，總而言之，希望三城主能在你的兩位老哥面前委婉陳詞，早日解開心結，與天下英雄携手合作，我們也會苦勸老師太，表明一切。」

小丁補充道：「至於了凡師太是否寒梅，莫姑娘是否寒梅所生，我們可不敢打包票，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三城主最好不要把老師太當作老婆，把莫姑娘當作女兒看待，這是很不禮貌的。」

胡百成聞言一怔，也自知有點失態，藉詞上山收屍，隨即匆匆離去。

＊　＊　＊

桐柏城。

八月初八。

羣雄畢至。

冠蓋雲集。

人數比許昌時多很多。

情況比許昌時更熱烈。

狀元莊主趙虎、將軍莊主吳獅、老爺莊主李豹、葫蘆莊主張彪，以及七猴侯上樹、八燕燕青等人俱皆呼朋喚友，傾巢而出，決心要爲龍城報仇雪恨，討回血債。

鳳城的聲勢也不小，除鳳嘯天父子外，門下高手全體總動員，有意在大家的面前展示一下實力。

不用說，霸城的人數也少不了，成羣結隊，磨拳擦掌，只是胡城主堅持己見，獨行其是，並未與羣豪一道聚集在城隍廟，而是單獨投宿在一家客棧裡。

病丐瘋六、醉俠赫九、野和尚無廟的朋友，打着爲武林三怪復仇的旗號，亦前來共襄盛舉。

另外，桐柏城內謠論紛紛，傳言四起，據說到這裡的人尚不止此。

黑面俠到了。

天殘老人到了。

斷腸夫人到了。

甚至還有人說，一向不問世事，甚少涉足江湖的三不先生與養心庵主了凡也來到桐柏山。

然而，這幾個神秘人物的行踪却十分隱密，並未公開露面，誰也不曉得是眞是假，或身在何處？

霸城城主胡百威孤芳自賞，不肯領袖羣倫，鳳城城主鳳嘯天虛懷若谷，又一再謙辭，統理全局的重責大任自然而然的落到了趙二虎的肩上，既要運籌帷幄，又要出面接待，累得趙莊主滿頭大汗，可說是最忙最辛苦的一個人。

龍傳人重義輕財，當衆宣佈，所有天下英雄的食宿費用全部由龍城支付，若不幸遭了女魔毒手，或造成傷殘者，龍家亦願付一筆鉅金，以安家計。

這一舉措令羣豪大爲振奮，更加激發出同仇敵愾之心，一時場中歡聲雷動，氣壯山河。

有人說：「龍家的後代果然與衆不同。」

有人說：「有子如此，夫復何言！」

又有人說：「龍城雖毀，龍家依舊是武林翹楚。」

「掌劈白骨門！」

「刀砍白雲飄！」

「要爲龍城雪恨！」

「要爲龍家報仇！」

你一言，我一語，沸沸揚揚的把大家的情緒都炒熱了，趙二虎一聲令下，當即浩浩蕩蕩的離開桐柏城，奔向桐柏山。

＊　＊　＊

桐柏山地勢遼闊，橫跨豫、鄂二省，方圓不下數百里，山勢險峻，峯巒交錯，如非熟悉路徑之人，一入羣山深處便有迷失方向之虞。

好在有徐光祖在前領路，翻山越嶺，登峯過澗，正午時份便深入數十里，來到一大片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的邊緣地帶。

奔波半日，累了，也餓了，趙二虎以手示意，叫大家原地休息打尖。

大家都帶着有乾糧，莫愁邊吃邊道：「不曉得霸城的人來了沒有？」

由於人數太多，隊伍很長，迤邐數里之遙，根本看不清楚後面都有那些人，阿翔道：「應該會的，霸城路徑不熟，不可能瞎撞亂闖的。」

小丁也在一旁猛敲邊鼓：「當然會，沒有紅面俠領路，胡家的人寸步難行。」

說曹操曹操就到，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神州一霸胡百威等人便越衆而前，行色匆匆的大步行來。

阿狗報以一聲冷哼，從鼻孔眼神裡哼出來四個字：「哼，跟屁蟲！」

胡小狂聞言大怒，色厲而聲冷：「放屁，什麼叫跟屁蟲？我們要是知道魔窟的路徑走法，早已分道揚鑣，誰稀罕跟你們結伴而行。」

乃妹胡小蘭亦道：「是嘛，你們口口聲聲的說要通力合作，實際上却私心自用，自私自利，十足的小人行徑。」

小丁怒溢雙眉的道：「胡小蘭，別含血噴人，我們那裡自私自利？」

胡小狂搶先吼道：「不把魔窟的路徑公開就是自私自利。」

「胡小狂，你的意思是說，得知路徑，霸城就不會再做跟屁蟲？」

「廢話！」

跟龍傳人互換一道眼神，小丁轉對徐光祖道：「喂，紅面俠，告訴他們吧，有人替咱們打頭陣，闖鬼門關，何樂而不爲。」

徐光祖喏應一聲，指着前方的原始森林道：「通過這一片森林有一條山谷，即『絕命谷』，深入數里後一分爲三，山谷外面不遠處有一個農莊，出得農莊，山勢開始升高，形勢甚爲險峻，有一道山嶺橫亘面前，因其狀似遊龍，故稱『臥龍崗』，白骨門的巢穴就設在那裡。」

胡家兄弟父子聽得仔細，有人在繪圖，有人在做筆記，深恐有所疏漏，二城主胡百勝追根究底道：「這一片原始森林深不深？」

徐光祖道：「很深，很深。」

「到底有多深？」

「如果順利的話，一個時辰之內可以通過。」

「絕命谷長不長？」

「很長，很長。」

「究竟有多長？」

「大約十里左右。」

「爲什麼叫絕命谷？」

「一因山陡路險，二因常有野獸出沒。」

胡小狂接口道：「絕命谷到農莊幾里？」

徐光祖明確的答道：「五里。」

「農莊到臥龍崗呢？」

「十里。」

「也就是說，現在出發，天黑之前便可到達臥龍崗？」

「不可能如此順利，白骨門設有重重關卡。」

「朋友可知關卡的位置所在？」

「關卡多如牛毛，流動性又極大，在下恐怕幫不上忙。」

胡小蘭黛眉一軒，道：「捨此之外，是否還有別路可通？」

徐光祖指着左前方的一條羊腸小徑道：「由此翻越重山峻嶺，繞過這一座大山，也可以到達臥龍崗。」

「這一條路需時多久？」

「差不多兩天以上。」

「路況如何？」

「陡峭險惡，懸崖絕壁多，舉步唯艱。」

「可有埋伏？」

「這是女魔的老巢，處處戒備森嚴。」

聽完徐光祖的話，霸城諸俠不由皆面色凝重，心情爲之一沉，二城主胡百勝望着胡百威道：「走近路還是遠路，請大哥裁決？」

神州一霸胡百威沉思一陣後道：「咱們走原始森林這一條路。」

鳳嘯天一怔神，朗聲道：「逢林莫入，古有名訓，盼胡城主三思。」

話未落地，鳳凰馬上隨聲附和道：「家父之言甚是，林木繁茂緊密，枝葉遮天蔽日，必有重重危機潛伏，的確可慮。」

胡百威橫掃她父女一眼，道：「兩位的意思是捨近求遠，繞道而行？」

鳳嘯天笑道：「本城主正是此意。」

「這位紅面俠說過，那條路陡峭險惡，並不好走。」

「正因爲路況不佳，鳳某以爲戒備必定疏鬆一些。」

「却平白多浪費一天的時間，疲憊之師不利攻堅。」

「胡兄之言固是，還是應以安全爲先。」

胡百威生性剛强，自視甚高，鳳嘯天的話根本聽不進去，神采飛揚的道：「魔窟重地，必然戒備森嚴，處處都有明樁暗卡，那一條路也不安全，胡某心意已決，鳳兄勿再多言。」

揮揮手就要率衆入林，鳳嘯天忙道：「不歇一會兒？」

「不了。」

「現在就走？」

「現在就走！」

「歇歇脚大家結伴行豈不更好？」

「不必，霸城向來獨來獨往，不想跟任何人携手同進。」

這個老小子眞絕，固執己見，强硬到底，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話一出口，便大踏步的率衆闖入林內。

八燕燕青衝着胡百威的背影臭罵道：「哼，不通情理的獨夫，別人的一番好意他却當作驢肝肺。」

七猴侯上樹的話也不怎麼好聽：「簡直是個瘋子，霸城的大好基業說不定就會毁在他的一念之間。」

小丁則另有一套說法：「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老小子想死就讓他死吧！」

打完尖，歇過脚，羣豪的精神爲之一振，吳三獅道：「二哥，咱們怎麼走？」

狀元莊主趙虎道：「原先愚兄是想繞道的，如今霸城既已入林，咱們也該走這一條路，彼此好相互呼應，但不知鳳城主可以爲然否？」

鳳嘯天立道：「趙莊主說的是，忝爲武林同道，自當彼此照應，總不能袖手旁觀，眼睁睁的看着霸城毁宗滅派，走上死亡之路。」

趙、鳳二人寬宏大量，俱以霸城兄弟的安危爲念，小丁、燕青、侯上樹等人却沒有這麼好的修養，巴不得胡家吃點苦頭，栽個跟斗，也好給胡百威一點教訓，殺殺他的傲氣。

不過，他們也一致同意，抄小路，入森林。

然而，理由却不盡相同。

小丁說得好：「他們想死就讓他們死吧。」

燕青亦道：「有人替咱們打衝鋒，當犧牲品，這種好事花錢都買不到。」

侯上樹的話更坦率：「如此，這條路更好走，霸城等於是咱們的馬前卒子，開路先鋒。」

事實確是如此，胡百威一意孤行，無形中變成了天下英雄的馬前卒子，開路先鋒。

由於原始森林極爲廣寬，爲了安全計，趙二虎與鳳嘯天協商後決定以一字長蛇陣的姿態携手而入。

這是個好主意，羣雄人數衆多，幾乎可以手拉着手，這樣不僅可以彼此呼應，相互支援，而且白骨門所有的明樁暗卡也不難全部拔除，免去後顧之憂。

想法雖好，事實却不然，深入不久便發覺地形十分複雜，時而峯巒擋路，時而溝渠隔絕，大隊人馬很快就被迫分隔成好幾撥。

阿翔、莫愁、小丁、徐光祖自成一撥，走在中央地帶。

鳳城居左，龍虎兄弟在右，雖然相距不遠，但因樹木遮掩，地形阻隔，却誰也看不見誰，只能以聲音相連繫，或者由侯上樹居中協調。

七猴叫上樹，確是一位爬樹專家，此刻正好派上用場，一忽兒爬上樹梢遠眺，一忽兒穿梭林間傳話，使羣豪能左右呼應，齊頭並進。

這時，小丁道：「喂，徐光祖，是你誇大其詞，替白雲飄吹大氣，還是白骨門見咱們聲勢浩大，嚇破了膽，所有的樁卡都撤回老窩去了，怎麼連半個鬼影子也沒看見？」

徐光祖欲語未語，莫愁忽然手指前方道：「前面有情况。」

是有情况，二丈開外，一棵大樹的皮被人剝掉了，上面用刀子刻了四行字，是：

拳打胡百威
脚踢鳳嘯天
龍傳人必死
紅面俠該亡

字的下方還有一個人。

是死人，阿翔認得是霸城的一名高手。

背後插着一把箭，穿心而過，釘死在樹上。

鮮紅的血水仍在流，熱騰騰的，顯然死亡的時間極短，兇手八成尚未去遠。

阿翔喝道：「什麼人？滾出來！」

莫愁叱道：「有種就站到明處來！」

小丁亦道：「是英雄就別藏頭露尾！」

白搭，四下寂然，反應全無。

倒是把鳳嘯天、趙二虎、侯上樹給吼來了，三人見此情狀，齊都臉色一變。

侯上樹首先發話道：「我上樹去瞧瞧，兇手若未去遠，或可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却被徐光祖攔住了：「七俠別上樹，這位朋友不是被人刺殺，根本沒有兇手。」

鳳嘯天愕然道：「那他是怎麼死的？」

「死於機關。」

「什麼？這裡還有機關設施？」

「其實只是跟獵人學來的一些捕獸伎倆，還談不上是機關。」

趙二虎道：「快說這機關是如何安裝的？」

徐光祖從附近的草叢中找到一張弓，道：「這張弓就是兇器，箭搭在弓上，弦被繩索拉開，另一頭則巧妙的卡在樹根上，因爲樹上寫得有字，任誰都會過來一看究竟，只要觸動機關，箭馬上便會疾射而出。」

小丁罵不絕口的道：「媽的個巴子，這個女魔頭眞不是東西，拿人不當人，當禽獸來看待，居然會想出這種惡毒的臭點子。」

越說越氣，將滿腹的怒火全部發洩在那張鐵弓上，割斷弓弦，砸歪了弓。

趙二虎臉色沉重的問徐光祖道：「除弓箭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害人的東西？」

徐光祖想了想，道：「還有很多，像繩套、陷阱、捕獸器等等不一而足

，令人防不勝防。」

趙二虎身爲羣豪之首，絲毫也不敢怠忽職守，對侯上樹道：「七弟快去知會各門各派，務必步步小心，處處留意，如發現弓箭繩索等物，應立即毁壞，不得有誤！」

「是！」

侯上樹躬身應是，當即上樹而去，比猴子還要輕靈快捷。

目送鳳嘯天、趙二虎去後，小丁緊張兮兮的道：「徐光祖，你要特別當心。」

這話沒頭沒腦，徐光祖摸不着頭緒，道：「當心什麼？」

「當心你的腦袋。」

「誰要殺我？」

「自然是白雲飄。」

「我現在是紅面俠，她識不破的。」

莫愁道：「我看不妙，可能已經破了，不然怎會將你的名字跟鳳城主、胡城主、以及翔哥連在一起。」

龍傳人驚「哦」一聲，道：「有道理，咱們原來是三個人，離開古墓後一下子變成四個，當然會使人犯疑，再從身材擧止上一推敲，徐兄的身份便呼之欲出了。」

弄得小丁滿頭霧水，道：「可是，這一陣子咱們並未跟白骨門的魔徒打照面呀，古墓內外的那幾個骷髏人早已死光死絕，消息不可能傳出去。」

徐光祖戰戰兢兢的道：「不！白雲飄耳目衆多，無所不在，在下的身份可能早已被她識破。」

阿翔一本正經的道：「倘若身份確已暴露，徐兄的處境險極，爲防萬一，最好別去卧龍崗，即刻遠離桐柏山，回家去吧。」

小丁道：「我家二少爺自然會給你一大筆銀子，從此吃香的，喝辣的，保証一輩子也用不完，可以衣錦還鄉當大爺。」

却被徐光祖一口回絕了：「還是留在少城主身邊比較安全，一旦放單獨行，很可能出不了森林便遭了白骨令主的毒……」

「手」字未出，猛聽有人在喊：「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接着又是兩聲喊，短促、惶恐、凄厲，足証情況緊急，危如燃眉。

四人聽音辨向，拔腿就跑，在十丈以外很順利的找到那個喊救命的人。

兩脚被繩索套住，頭下脚上，被高高的吊在一棵大樹上。

更令人驚異的是，此人非別人，乃胡百勝之子，鳳凰之夫——胡小狂是也。

頭下脚上的滋味不好受，胡小狂的一張臉脹得通紅，連聲喊叫道：「快放我下來，快放我下來！」

小丁對他很感冒，故意拿他尋開心：「胡小狂，你在幹嘛，打鞦韆？還是要猴戲？」

胡小狂聞言大怒，雖在厄難之中，火氣依然不小：「臭小子，少說風涼話，快放人呀。」

「別忙，這種機會很難得，多享受享受嘛。」

「小雜種，你太可惡了，本少爺要是有個三長兩短，你們要負全責。」

「笑話，你的死活跟我們毫無關係。」

「與鳳凰却關係重大。」

「哼！」

「小爺若死，鳳凰就要守寡。」

「未見得，她可以改嫁。」

「殘花敗柳，破銅爛鐵，沒人要。」

「姓胡的，休得胡言亂語，你們只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想要的人多的是，隨便找一個也比你胡小狂要强上千百倍。」

玩笑越開越大，言詞越來越刻薄，龍傳人連忙出面阻止道：「阿狗，別再瞎胡鬧，此刻救人要緊，還不快上樹去把繩索放下來。」

徐光祖道：「不必上樹也可以把他放下來。」

繞至樹後，發現一塊數百斤重的大石頭，石上綁着一根粗逾拇指的蔴繩，穿過樹幹，另一端就套在胡小狂的脚上。

莫愁莞爾道：「又是一個土機關。」

徐光祖道：「是土機關，却很管用，繩索一端做成圈套，放在地上，圈套的中間設有踏板，下面另有環扣將繩索緊緊扣住，另一端繫上一塊大石頭，只要有人踩中踏板，環扣便會立即鬆開，繩索飛快的上升，人也跟着被吊上了半空中。」

阿翔道：「這樣說根本不需要人來操縱？」

徐光祖道：「不需要，是全自動的。」

小丁大罵道：「媽的，這個婆娘好狠好毒，也好聰明，長了一顆超人一等的好腦袋，難怪天下英雄會吃她的虧，上她的當。」

這邊四人談個不停，那邊的胡小狂却苦不堪言，大聲嚷叫道：「奶奶的，你們有完沒有完，只顧談天說地，把小爺的死活拋到九霄雲外去，還談什麼俠義，道什麼英雄，簡直是一羣一文不值的狗屁蛋。」

小丁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故意想給他一點苦頭吃吃，猛然拔刀在手，將繩索割斷。

這一來胡小狂可慘了，由於另一邊無人牽扯，整個人疾墜而下，幸好他身懷絕技，凌空翻了一個身，以脊背着地，若是頭下脚上，腦袋不破也會受重創。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滿天星救了龍幫少主白蛟與白龍，將其藏在自己小屋中。于在山等四人追殺至此不見了白蛟與白龍，心想雙白已負傷絕不能走遠，因此便向船上的滿天星索人，雙方打了起來，于在山敗退。但于在山死要搜出雙白，便率領了三光門下的七煞以及二十壯士齊出動，又來搜捕，激鬥一場，滿天星雖勇，總是寡不敵衆，幸好汪玉人又派了江南酒仙又助陣，終於令于在山等大敗而去……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

文·辛棄疾
圖·可飛

慾海五壯士

失去心中星　恍如迷心竅

滿天星道：「我送他們順河走，不久，他們過河走了。」

文浩大怒道：「眞他娘的倒推得一乾二淨呀！」

滿天星叱道：「你們已經搜過了，從今起我不要再看到你們了，滾！」

于在山怒道：「這裡面疑雲太多了，咱們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就不走！」

阿星緩緩的往于在山走去，滿天星也跟過去了。

「你這位仁兄，還有甚麼好問的？我們都不知道呀。」

于在山怔了一下，不由脫口道：「那個酒鬼呢？」

阿星道：「你說的是我張大叔呀，他昨夜就走了，他找酒多的地方去喝酒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還想知道甚麼？」

于在山道：「妳……是誰？」

阿星回手拉住滿天星，道：「我是他妻子呀！」

她這一句話倒令滿天星全身一震，如果不是面前這麼多三光門的人，滿天星會立刻趁前抱緊了阿星狂吻。

阿星指着遠處，又道：「我們有兩處家，有時候我們不住這裡的！」

于在山楞住了，另外六人也不知如何是好，總不能硬起心腸亂殺人吧？

當然，如果換是當年在三門灣外海幹海盜，那情況自然不一樣了，他們早就動刀子幹了。

如今三光門總堂設在杭州灣，海盜船一躍而爲運貨船，這是幹的運輸行業，官家也知道的事，怎好亂來？

滿天星看到這些人發楞，他暴吼一聲如虎，道：「呔，可要動手？」

于在山冷冷道：「少咋唬，小子，咱們今日暫退，如果知道你小子同那兩個少年人有關係，你等着挨刀吧！」

滿天星冷冷一哂，他扶着阿星往屋內走。

阿星還回眸看，她看看遠處二十個弓箭手，她更低聲對滿天星，道：「你看到那些弓箭手沒有？」

「怎麼？」

「對付他們你有把握？」

滿天星一笑，道：「有！」

阿星道：「七個手持盾牌的人，他們似乎武功不差，你可曾……」

滿天星道：「星，妳有甚麼意見麼？」

阿星道：「我出來，只是看看敵人的陣式，他們的力量是不是足以壓過我們。」

「我們？難道妳……」

「是的，我們！我也出手，這樣才會一擧成功。」

滿天星吃驚的道：「原來……」

阿星道：「來時幫主交代，再有三光門人出現，通通殺！」

滿天星道：「可是剛才……」

阿星道：「剛才我摸不清情況，貿然出手難有把握。」

滿天星「咯嗒」咬牙，道：「走，快跟我來！」

他說完當先往側面草坡躍去，阿星不再說話，緊緊的跟在滿天星身後。

二人繞過後坡，穿過一條小河，過河後便從河邊柳林中往南飛奔！

直到一個小土坡，滿天星才對阿星道：「我先收拾那些弓箭手，再同那七個傢伙搏殺。」

阿星道：「我們分工合作。」

滿天星道：「如何分法？」

阿星道：「我收拾弓箭手，你對付七惡煞，出手要快，要狠，要準。」

滿天星道：「不留活口！」

阿星道：「不錯！」

二人只這麼簡單幾句話，便立刻往土坡另一面奔去。

果然，三光門的人正自排成一行順着小路往南走去，那于在山正走在最前面。

這是狙殺，也是于在山七人料想不到的事，眼看着再有半里地就是通埠大道了，忽見翠衣騰空，阿星的婀娜身子變得十分靈巧的騰空平飛，直往前面一列正在快步移動的三光門大漢們殺過去。

直到她的光刀在雙手連削中，她才發出沉長的一聲厲叱：「殺！」

於是，那二十名跟在後面的弓箭手宛如海浪捲岸似的狂嗥不斷的往地上倒下去。

他們一個接一個的往地上倒，鮮血却也自他們的脖子上往外標濺。

弓箭手們幾乎沒有一人有還手的機會，更被這突如其來的突襲楞住了。

三光門的七煞便吃驚的立刻拔傢伙回撲。

而阿星，却滿面冷霜的收刀，然後……

然後她雙手叉腰穩穩的站在小道中央……

她很得意，半笑不笑的對來自身後的滿天星，道：「他們七個是你的了！」

滿天星拍着阿星的肩頭，他笑了。

「妳……星啊，妳那出刀的架式也令我呼吸順暢快樂無比呀。」

阿星一笑，道：「小滿，有時候出刀也是一項比藝術還藝術的快意之事，我已許久未動刀了。」

滿天星道：「妳這一招『風捲殘雲』，很令我欣賞，妳們姐妹的刀法都絕。」

只這麼幾句話，于在山幾人已狂怒的圍上來了。

于在山戟指阿星怪叫又罵：「他娘那老皮，妳是蛇蝎美人呀，妳出刀殺我們那麼多人，妳手不痛呀！」

阿星道：「我好得很！」

李大膽連連頓足，道：「奶奶的，老子們放你二人一馬，你們不知回報，反過來突下殺手，可惡呀！」

滿天星道：「我住的小屋也是你們這幾個畜牲可以隨便進去搜的嗎？」

郭永這時候開口了。

「別以爲你們偷襲我們弓箭手便得意，我兄弟七人也不是省油燈！」

他把牛皮盾平擧，緊接着另外六人也擧盾，這架式就是準備搏殺了。

滿天星指着五丈遠處，道：「七位，看見了嗎，咱們前面地方大，幹起來方便呀！」

他又對阿星，道：「我親愛的星，妳就在這裡站着，妳看我怎麼樣的收拾這七個惡棍！」

阿星吃吃一笑，道：「好呀，我就站在這裡，我除了看你的拿手星子鏢之外，許久未見你動刀了。」

滿天星哈哈一聲笑，他雙肩平擧，身子往空中旋去了，那眞的好身法，當然他也帶着幾分賣弄！

心上人在一邊觀看，男人最愛賣弄，無他，搏愛人的高興。

滿天星是不會放過這種令他的星兒高興的事。

初時三光門七煞是要圍殺阿星與滿天星二人的，但聽得阿星要在一旁觀看，七個人的心中一樣的高興，因爲他們相信，只要七個人圍緊了滿天星一人，他們七人便會發動七星陣法把滿天星圈在七星陣中。

七煞的武功本就高，再加上他們自創的七星陣，威力自然了得。

先是四個人把滿天星圍在正中央，另外三人順序站在一人的後面，未發動，還眞像天上的七巧星。

滿天星飛落在地，他這就要大開殺戒了，不料形勢突變，變得嚇人一跳！

好長的一聲厲叫發自阿星的口中。

「噢……啊……」

這叫聲三里遠也可以聽得見，只見星兒的雙手捧着肚皮，兩支利箭已穿透了她的身子。

一看便知道那是從阿星的背後

射穿的。

她太大意了，她殺了二十人，她以爲這些人不會再有活着的機會了。

她毫無戒備的雙手叉腰看滿天星殺人了，豈知仍有兩個死而未死的大漢坐在地上了。

兩個大漢的脖子仍在冒血，但他二人發現阿星就站在他們前面不過三丈遠，這種機會怎可錯過。

這二人輕取弓，慢搭箭，力拔弦，「颯」的一聲兩箭齊發，狠狠的穿過阿星的肚子。

這眞是突如其來的慘事，滿天星一把星子鏢出手，便聽得兩聲「噢」與幾聲「叮咚」響，他已拔空回躍……

半空中，滿天星狂叫着：「星啊……」

他回躍得快，快得宛如他就在原地似的只在阿星的身邊雙足點地再起，幽靈似的直往坐在地上又欲搭箭的兩個弓箭手撲去，人未到，兩粒星子鏢先發出手。

「唷！」

這兩個欲再射箭的大漢立刻拋箭掩面，嗥叫着不知是起還是往地上倒去。

待滿天星落在這二人的面前，便見冷芒激盪不已，滿天星也不知在這二人的身上殺了多少刀，直到二人的頭爛了，身子也模糊得內腸流了一地！

滿天星發瘋般的猛回身，他要殺光三光門七煞，只可惜當他轉頭看去，三光門七煞已經不見了。

滿天星的這種瘋狂怒殺，早把于在山七人看得心膽欲裂，何況他們已有三人中了星子鏢！

他七人夠狠了，但比之滿天星這種瘋子似的殺人，他們也吃驚了。

七個幾乎沒有彼此打聲招呼，便轉頭往南狂奔而去，便回頭看也不看了。

＊　＊　＊

滿天星撲向阿星，他見阿星不倒，口角溢血面現無奈，伸出一手却不再動了……

滿天星奔上去，使力拔出兩支箭，立刻便也帶出那股要命的鮮血標濺。

「星，星，我的阿星喲……」

滿天星把阿星抱緊在懷中，他大叫，也狂號，那哭聲震天，叫聲穿耳的聲音聽得人們心寒膽顫。

滿天星的哭聲慢慢的變得沙啞了，他托抱着阿星拖着沉重的步履，緩緩的往回走去。

走了，滿天星又走回他那小屋了。

他把阿星放在床上，仍然不敢相信這是眞實的。

他忽然往門外跑，口中低呼：

「這不是眞的，這是在做夢，啊，一定在做夢。」

於是，他伸手放入口中咬……

「唉！」他的手流血了，滿天星又哭了……

「這……爲甚麼不是夢？」

他再奔進屋內，撲在阿星的身上，哭了。

很久，很久，滿天星都不會掉過眼淚了，尤其是投入快活幫之後，他從未落過眼淚。

然而，他的阿星死了，他最愛的女人就這麼死在他的眼前，這是他無法忍受的。

阿星死了，這對於滿天星而言，他就像失去了一切，也失去了希望。

天黑了。

第二個白天又來了，滿天星却仍然匐伏在床前，癡癡的看着阿星！

他不時的陷入迷惘，當他再也忍不住疲累的時候，他昏睡了，然後又突然的跳起來。

滿天星已至發瘋邊緣了。

＊　＊　＊

滿天星是被一聲聲的錢響吵醒過來的，錢響，那是「花花啦啦」的大方孔制錢發出來的。

那聲音聽得遠，半里外也能聽得見！

這聲音對滿天星不陌生，快活幫的「錢如命」丁當祥來了！

姓丁的中等身材，稍胖，兩手白淨，十指尖又長，看上去四十多歲，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單他的那衣着，識貨的一看便知都是上等綢緞的。

姓丁有一個繡着五路財神的搭褳，長年搭在他的肩上，二十四個大制錢就在他的掌中玩得花啦啦的響！

錢聲傳入小屋，滿天星不哭了，他急忙把雙目擦拭着，更把床上的阿星用被子蓋好！

滿天星猛吸一口氣，他走出內室，木然的站在外間，那眼睛直直的看着屋外面。

外面已站了一個人，那人當然是快活幫的丁當祥！

＊　＊　＊

花啦啦的錢聲，加上丁當祥的笑聲，反而令滿天星十分刺耳！

滿天星不同於往日，往日丁當祥來的時候，他早就哈哈一笑的迎出去了，但今天……

今天滿天星就以爲丁當祥來的不是時候。

滿天星眞想把姓丁的叱走，但丁當祥開口了！

「砸啦？小滿呀，怎不出來相迎呀！」

「你既知道怎麼還進來？」

「我的乖，你莫非吃錯葯了？

小滿。」

「有事嗎？」

「操，沒事就不能來找你聊聊呀。」

「我累了！」

「我知道，不就是打發三光門那些龜孫子們嗎？有甚麼累的，舉手之勞呀！」

「你囉嗦了！」

「我的媽呀，你莫非因爲你的阿星走了，你就有些神不守舍的不認我這老友了？」

「走！」

丁當祥提到阿星，滿天星忍不住忿怒。

丁當祥往門內走了，他邊走邊叱道：「我說小滿，阿星是可人，阿星也長得美，我知道你愛得阿星發瘋，但阿星已經來此陪你一天了，你還不滿足呀，你怎麼不想想，人家方中天、席人鳳，還不是同你一個樣，你……」

「呼……」滿天星擋住丁當祥的進門了。

丁當祥道：「砸啦，你不叫我進去？」

「我們去小船！」

「爲甚麼！」

「去小船上再說。」

「你現在就說。」

「小船有酒喝！」

丁當祥道：「我又不是老酒鬼張天良！」

滿天星道：「小船上也有銀子！」

丁當祥道：「眞的？」

滿天星道：「去了便知眞假！」

丁當祥還歪頭往屋內看看，這才退一步，道：「好，去小船上一敘。」

滿天星走出來了！

他的神色是痛苦的，那滿面的倦容也難掩他的悲傷。

就在外面陽光下，丁當祥猛可裡伸手扣緊了滿天星，他大爲吃驚的道：「你……小滿呀，你怎麼了？」

「我……很好！」

「好？好個屁！」

「我有甚麼地方不對？」

「你全身都不對，小滿，單只你的這一雙眼睛，我的媽呀，血紅呀！」

滿天星不自覺的以雙手去掩面，他難掩痛苦呀！

是的，阿星就是他的希望，當一個人的希望突然間消失時，這個人便生不如死啊！

滿天星就幾乎崩潰，他痛苦極了。

他也緩緩的往地上蹲去，像個見到大人的小孩子一樣，不知是哭還是叫吼！

一怔，丁當祥忽然騰空平飛……

他身法突然也細膩，他越過滿天星的頭頂，直往那灰暗的小屋中落去！

丁當祥只不過稍頓，立刻又撲入內室，他也毫不遲疑的奔到床前，他一瞪眼。

「阿星。」

他低呼着，然後伸手掀起蓋在阿星身上的棉被。

於是丁當祥楞住了。

他只是一楞間，忽然滿天星奔進來，他用力的推開丁當祥，雙臂一張匐伏在阿星的身上，大聲吼道：「別動，別動我的星啊！」

丁當祥張口不知要說甚麼，但滿天星却又吼道：「出去，出去，別吵醒我的星，叫她好生的歇歇，她太累了，她要歇過以後才醒來，出去！」

丁當祥看着阿星那腰際的鮮血，血早已乾了，但衣裙却染紅大片，如今也成褚赤。

丁當祥咬牙咯咯響，他乃是北方人，中原才有他的家，但他也是個血性漢，心中要罵就開口罵。

「我操他親娘舅子的，這是何人下的手？」

說完伸手按在床沿上，又罵：「奶奶的，丁大爺賠上這條命，也要殺了這個下手的人。」

滿天星「哇」的一聲哭了。

丁當祥手上的銅錢花啦啦的響，他咬牙道：「小滿，你別哭呀，走，我們去殺了這個狠心的人，阿星這麼美的女子，甚麼人忍心辣手摧了這朵花呀，操他媽！」

滿天星不回答，他一味的哭，哭得丁當祥也忍不住的在拭淚了……

＊　＊　＊

就在二人傷心欲絕好一陣之後，丁當祥突然的怔了一下，他的臉上一片煞白。

丁當祥低聲對滿天星道：「小滿，小滿呀，如今阿星死了，幫主會不高興的，她的十二金釵少一個，她會對你……」

滿天星却並不吃驚，他拭淚，淡淡的道：「我的星死了，我還有甚麼希望，幫主要怎樣隨她便吧！」

丁當祥叱道：「不行，我不忍見你受死，小滿，聽我的話，快走！」

「走？」

「是呀，立刻就走！」

「走到那裡？」

「越遠越好，如果你願意，去我家鄉。」

滿天星道：「在中原，你那個一年收成三年飢荒的土窰子地方？」

丁當祥急切的，也是關懷的道

：「那也比在此等死要好吧，我的哥哥、太爺……」

滿天星道：「痛苦的活下去，不如痛快的就義，錢如命，你的善意我心領了！」

一把制錢「花啦」响，丁當祥吼道：「你不走難道要同我老丁打一架呀！」

滿天星却不再回答了。

他又抱緊了一身血跡的阿星哭了。滿天星的悲哀比之喪考喪妣還眞有過之，那丁當祥却急得直跳脚。

* * *

已近中午了，丁當祥弄了些吃的端在滿天星面前，勸道：「人都死了，你也想開點，來吃點東西吧！」

滿天星搖搖頭，道：「我的星不吃，我也不吃！」

丁當祥一聽火了。

「這他娘的甚麼話，我說小滿呀，你幾曾見過死人也張口吃飯的？」

滿天星道：「我的星沒有死！」

丁當祥道：「你瘋了？」

滿天星道：「我如果瘋了，我一定快活了！」

丁當祥道：「別胡說了，你把這些東西吃掉！」

滿天星道：「不，我不會餓的，只要有我的星在身邊，我甚麼也不需要。」

丁當祥嘆口氣，道：「操，你愛女人，比之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毫不遜色也，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滿天星忽然戟指丁當祥吼叫起來了。

「你滾，你說我愛女人入魔呀，你愛的甚麼？你見了銀子沒了命，一身銅臭惹人厭，你滾，我這裡半紋也沒有，你賴在我這裡幹甚麼？」

丁當祥一瞪眼，道：「六親不認了！」

滿天星道：「誰同你攀親帶故呀，錢如命，你快滾呀，我不要看到你。」

無奈了，滿天星似乎快瘋了。

丁當祥嘆了一口氣，道：「也罷，我走，三天之後我回來收屍！」

滿天星道：「收甚麼人的屍？」

丁當祥道：「當然收你與阿星的屍，做朋友三年了，我不忍見你們二人曝屍在此地，為你二人收屍下葬，燒上幾斤紙錢，也算是朋友一場吧！」

滿天星淒厲的大笑起來了！

* * *

丁當祥眞的走了，就好像他眞的等三天以後再來為滿天星收屍了。

滿天星仍然爬在床邊上，他並未去看丁當祥，偶爾從屋子裡傳出一聲淒慘的長笑，好像滿天星瘋了。

瘋子不就是他那種模樣嗎？

這時候如果有人來把床上的阿星抱走，滿天星一定會玩命。

然而，還眞的來了人！

* * *

不遠處來了三匹馬，三匹馬上只有兩匹馬上騎着人，那是美俏的女子。

仔細看，原來是阿秀與阿嬋，她二人騎馬往小屋這面過來了。

那阿秀還牽着一匹馬，二人緩緩的到了小屋外，那阿嬋停下馬，她對阿秀道：「好像不是好兆頭。」

阿秀道：「也許幫主猜對了，阿星她……」

「誰在外面，滾開！」

「小滿哥，你出來呀。」

滿天星立刻奔到門下，他雙目赤紅，怒視着門外的阿秀與阿嬋二人。

「妳們……妳們是來殺我的？」

阿秀吃吃一笑，道：「我們為甚麼要殺你？」

滿天星道：「難道不是嗎？」

阿秀道：「幫主命我二人來接回阿星姐的呀，阿星姐昨晚就應該回去了。」

滿天星道：「我的星要睡覺，她不回去！」

阿秀下了馬，她緩緩的往門內走。

滿天星道：「妳不要進來！」

阿秀道：「小滿哥，我猜阿星眞的起不來了，但幫主有辦法再叫阿星姐站起來的！」

滿天星道：「妳為甚麼要騙我？」

阿秀道：「幫主的話是這麼說的呀！」

滿天星道：「我不信，一千個一萬個不相信！」

阿嬋也下馬了。

她走到滿天星面前，伸出嬌柔的手在滿天星的臉上輕輕的摸着，道：「小滿哥，你一定要相信，阿嬋以性命擔保，不久之後阿星姐就會再回到你身邊的，而且令你如同過去一樣的快活。」

滿天星半帶怔忡的道：「是的，快活，快活，我們是快活幫喲！」

阿秀道：「小滿哥，我進去把阿星姐抱出來，幫主要她早早的回去，也好早早的醫治呀。」

滿天星道：「人死……還能復生？」

阿秀道：「我們不能，但幫主能……」

阿嬋緊接一句，道：「只有咱

們幫主神通廣大呀！」

滿天星不爭了。

他猛然奔進房中，很快的抱住床上的阿星屍體大哭了起來，他還捶胸頓足，一副痛不欲生的樣子。

於是，阿秀過來了。

她看到了阿星那死狀，她並未特別悲傷！

阿嬋也來了，她勸開了滿天星，阿秀便挾起阿星屍體走向門外，她用一塊大白巾把阿星的頭包住放在那匹無人騎的馬上。

當阿秀與阿嬋再騎上馬背，阿秀對滿天星道：「小滿哥，好生把身體養好，就快有任務了！」

滿天星自言自語：「任務……任務……」

阿嬋道：「小滿哥，如果快的話，阿星姐五七天之後，也許，嗯，也許在你出任務回來之後，就來看你了……」

滿天星道：「我的星兒還會回來？」

阿秀道：「當然……」

滿天星道：「休誆我吧。」

阿秀道：「幾天之後，你自然會知道。」

於是，阿秀當先牽馬走了，阿嬋却看着滿天星，她的雙目似乎有淚了。

她在此刻才想起落淚，也算稍見眞情，只不過當她快落淚的時候，她立刻撥馬而去。

她不要滿天星見她落淚。

而滿天星……

滿天星一跤跌坐在門下，他幾乎癱瘓了。

* * *

「錢如命」丁當祥勸滿天星遠走中州，但滿天星根本不聽他的話，丁當祥急壞了。

丁當祥心中明白，快活幫五大高手間，只有「老酒鬼」張天艮與滿天星的私交最好，也許他們三人之間也最是談得來，當然除了三人的嗜好不一樣之外。

滿天星的最愛就是他的阿星。

老酒鬼却是口不離酒葫蘆，不吃飯可以，不喝酒那會要了他的命。

而丁當祥，老酒鬼就叫他「叮噹响」，因為丁當祥小時候是個小叫化子，十歲以前手就不會碰個錢，等他學了本事有了能耐，便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錢也！

* * *

丁當祥離開滿天星之後，他便連夜匆匆的去找一個他要找的人，那便是去找老酒鬼。

如果他去找方中天，方中天一定會大駡滿天星沒情沒義不是人。

方中天也一定會說……世上最愛死了，就應該操刀殺光三光門為愛人報仇，之後再自己抹脖子殉情，那才顯得是個多情聖手。

丁當祥也不會去找席人鳳，因為席人鳳早就說過，他的阿月是上天為他配的，如果有人傷到他的阿月，這個人就非死不可。

丁當祥如果找席人鳳，席人鳳駡死滿天星了。

丁當祥只有去找老酒鬼張天艮了。

張天艮最愛去的地方便是紹興，因為紹興府有個正記紹興酒館，那家掌櫃叫王大口，找到那裡，八成就能找到張天艮！

* * *

丁當祥雖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但他却盡抄小路走，不時的展開輕功跑上五七十里遠，因為他的心中明白，而且明白得比他那隻搭褳中有多少銀子還清楚，如果他不盡快的把張天艮找到，滿天星就會眞的發瘋！

如果滿天星發了瘋，好端端的一人個便毀了。

為朋友跑斷腿，江湖上常有的事。

丁當祥就是沒命的跑，三百里路他走了一天多那麼一個多時辰，他咆喘着大氣走進紹興府了。

丁當祥在這種寒天也出了汗，但他手掌上的二十四個大制錢，仍然抖得花啦啦的响。

他走進「正記紹興酒館」了，眞的巧，迎面有個人在打哈欠，那嘴巴足可以塞入拳頭。

誰有如此大的嘴巴？全紹興的人都知道正記酒館的大掌櫃叫王大口。

王大口是他的眞名，王大口的嘴也眞夠大，他出了一口氣，白氣好像煙囱冒了一股煙似的，却也發現，闖進一個人來。

「啊哈，是你呀！最有錢的人來了……」

「我不喝酒。王大口，我找人……」

「那一定是張仙了……」

張仙，那是王大口對老酒鬼的稱呼，也是暱稱。開酒館的人，不會稱他們的酒客為酒鬼的。

酒仙比酒鬼好聽得多了，喝酒成仙，也蠻令人高興的！

王大口所說的酒仙，當然就是張天艮。張天艮幾乎以酒館為家了。

王大口哈哈笑，伸手拍拍丁當祥的肩上錢搭褳，道：「想賺你老哥幾個錢可也眞的不容易，丁老哥，我自從認識了你以來，我就從來未曾見過你取過半紋銀子的。」

丁當祥道：「王大口，今天有急事，快帶我去找我那老酒鬼老友吧！」

王大口道：「請跟我來，因為這一回你怕是找不到他！」

丁當祥跟在王大口身後走，他們過二門，繞兩院，穿過一道圓月門，後院好濃的酒糟味，大酒缸放在大院中，就有五十多口那麼多……

有幾個伙計在缸邊攪拌着，從城外挑來的泉水一桶桶的倒在一個大水池中，那泉水普天之下也只有紹興才有，好像專門爲釀酒才出這種甘甜泉水似的。

* * *

王大口繞到一排矮房門口，他神秘的對後面的丁當祥一笑，道：

「地窖下！」

進了矮門一堆乾柴，那是燒火用的，看上去足有幾千斤。王大口到了房左面，他搬去幾捆柴，地上露出一塊大木板，王立刻把木板掀起來了。

「下去吧，酒仙在下面。」

丁當祥先是往下面看，有盞馬燈照得亮，木梯子靠在足下面，他立刻順着梯子往下走，一邊走，一邊還把手上的制錢弄得花啦啦的響。

「娘的，視錢如命的傢伙來了。」

這聲音正是張天艮的。

丁當祥發現張天艮正斜臥在一排酒缸邊，靠最裡面還有個大肚子酒缸，看上去足可以進去兩個人，而張天艮身邊還躺了兩個年輕人。

丁當祥怔住了。

「你……你自己沉醉，還要拖人下水呀！」

張天艮吃吃一笑，道：「他二人非別人，太湖龍幫少幫主兄弟二人也。」

丁當祥道：「你怎麼把他兄弟弄來這裡呀？」

張天艮坐起來了，他把酒葫蘆，交向丁當祥道：「喝幾口免費酒吧，你一定渴壞了。」

丁當祥道：「也餓壞了。」

兩個年輕人也站起來了，果然正是受傷不輕的白龍與白蛟兩兄弟。

兄弟二人向丁當祥施禮了，而丁當祥仍笑呵呵的道：「免禮，禮多不值錢吶！」

張天艮叱道：「三句話不離錢……」

丁當祥道：「你怎麼把他兄弟弄來這裡？」

張天艮道：「理由有二……」

「快說！」

「其一，我把他二人帶來這裡我就不會缺酒喝；其二，紹興在南邊，如回太湖那要往北走，三光門派出人馬找他兄弟二人，必然是把守在往北的各通道，他們那些狗雜碎却再也想不到我把他們藏在南邊了，哈……」

丁當祥一聽，哈哈一笑，但他却又指指張天艮身後的大肚子酒缸，道：「你們也往那缸裡躲？」

張天艮却愉快的仰天哈哈大笑了……

張天艮笑得怪，丁當祥花花啦的抖着手上制錢，道：「笑甚麼？」

張天艮拍拍那製造得厚又光的大肚子酒缸，笑道：「這缸，這缸內的陳年紹興老酒，我的呀，哈……」

丁當祥道：「操，你喝得完嗎？」

張天艮道：「誰說我要喝這裡面的酒呀？」

他得意的又道：「這是我的壽終正寢之所呀，哈……」

丁當祥喝着酒，聞得張天艮的話，不由怔怔的道：「你說甚麼？」

張天艮拍着大酒缸，道：「我的棺材呀！」

丁當祥兩眼一瞪，道：「酒言酒語不是？」

張天艮道：「不信你去問王大口，我已交代過王大口，等我有一天不能出氣了，死了，或被人殺死在外地，他一定會派人爲我收屍，然後洗淨了身子安放在這隻大酒缸內，哈……封口以後永埋地下，死後也不缺酒喝，你說說，我這後事的安排不錯吧？」

丁當祥哈哈笑了。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我與你就不一樣了，哈……」

丁當祥笑着拍拍肩上搭褳，又道：「你看看，我這袋中多少錢？」

張天艮道：「銅臭太重，沒意思。」

丁當祥道：「我弄了銀子換錢，一袋袋的背到一個我一個人知道的地方，我已經弄了幾百斤了，哈……」

張天艮道：「你弄那麼多制錢做甚麼用？」

丁當祥道：「我死之後就埋在那些制錢中，哈……便是來生也不怕缺錢用，哈……」

他笑着，却突然一拍腦袋，道：「不行，我幾乎忘了一件大事了！」

張天艮道：「你忘了甚麼大事？」

丁當祥道：「我不說你不會知道哇。」

張天艮叱道：「廢話，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丁當祥道：「快跟我走。」

他忽的站起來，又道：「我路上告訴你！」

丁當祥看看白氏兄弟二人，他皺眉了。

張天艮道：「說清楚再走。」

丁當祥道：「老酒鬼，小滿出

事了。」

他此言一出，張天艮吃一驚，道：「怎麼說？」

丁當祥道：「小滿呀，他紕漏搞大了呀。」

張天艮怒道：「你娘的，快說呀，小滿他出甚麼事了，他會出甚麼事？」

丁當祥道：「小滿，唉，他的心愛女人死了！」

張天艮幾乎整個人從地上彈起來了。

他一把扣住丁當祥，道：「你小子是說阿星死了？」

丁當祥嘆口氣，道：「除了阿星還會有誰呀！」

張天艮手指頭戳在白龍頭上，沉聲道：「你們兩個聽清楚，我不回來，你二人誰也不許走出去，知道嗎？」

白龍道：「張大叔你放心，我兄弟一定等你回來，絕不離開此地半步！」

張天艮，這才拉着丁當祥往酒窖外面走去。

* * *

張天艮背着酒葫蘆，丁當祥托着一把大制錢，兩個人往正記紹興酒館外走，前廳上飄來一陣酒菜香，原來王大口已備了一桌酒席，等着丁當祥與張天艮出來吃一頓了。

那丁當祥也眞的餓了，王大口見二人匆匆走出來，立刻笑迎道：「快，趁熱喝幾杯！」

張天艮道：「沒空了！」

但見一桌好酒菜，便對丁當祥道：「快，咱二人比比看誰吃喝得快！」

丁當祥道：「可以，來吧！」

兩個人不入席，站個面對面，六個菜盤用手抓，一壺酒直往口中灌，還直叫着過癮吶！

王大口瞪了眼，見二人這種吃相不由暗自發笑。

張天艮吃完一抹嘴道：「王大口呀，後面那兩個小子你看牢，按時送吃的，我辦完事就回來。」

王大口一笑，道：「你吩咐的錯不了。」

於是，丁當祥與張天艮出門往北就走。

這二人一邊走一邊還在吵着，那張天艮道：「我問你，阿星怎麼死的？」

「中了箭，箭自背後射入肚子裡！」

「這是偷襲呀！」

「三光門也死了二十名弓箭手。」

「兩百個也不足以抵上阿星一個人！」

「所以小滿快瘋了，我力勸，他不聽，抱住個死屍不放手，我沒辦法，只好找你來了！」

張天艮道：「小滿可憐了呀，幫主也不會饒過他的，阿星乃十二金釵之一，幫主身邊的人，你想想幫主會放過小滿嗎？」

丁當祥道：「老酒鬼，快想法子呀，小滿可是咱們二人的知心人吶！」

張天艮道：「所以我立刻跟你來了呀，唉，眞叫人傷腦筋。」

丁當祥道：「我一路上想了個主意，不知你以爲我這主意如何？」

張天艮道：「快說出來大家商量。」

丁當祥道：「等我們見了小滿之後，咱們三人直闖三光門，殺他們一個雞犬不留，爲阿星報仇，然後挖出三光門的藏金，搬他娘的一乾二淨！」

張天艮早就在搖頭了。

「不行，不行，絕對行不通！」

「爲甚麼？」

張天艮道：「這就是幫主高明的地方，你想想，太湖、上海、杭州灣，這麼大的地方只有兩個大幫派，他們之間有矛盾，咱們才有錢賺，如果只有一個太湖龍幫，想弄銀子那裡來？」

丁當祥怔住了。

張天艮又道：「所以幫主不叫咱們亂殺人，莫忘了，咱們快活幫只爲銀子殺人，所以你看我，我就把白家兩兄弟弄在身邊藏起來，無他，等候機會呀！」

丁當祥道：「我明白了，難怪小滿痛苦，原來幫主不許他亂殺人吶！」

他想了一下，又道：「不對，那二十名弓箭手就死的一個不留！」

張天艮道：「如果有礙快活幫的生意，那又另當別論。」

丁當祥終於明白了。

* * *

二人走得快，眞怕晚了以後滿天星也發瘋，或者已被幫主處置掉。

匆忙的，二人過了小河來到小屋門口，那丁當祥大聲呼叫，道：「小滿呀，我們來了！」

張天艮也高聲道：「開門！開門！」

二人在門外叫了半天門未開，丁當祥可急了，不由對張天艮道：「老酒鬼，那門……」

張天艮手按小木門，暗吐眞氣猛一推。

「啪！」門被推開了，兩個人急忙往屋內擠進去。

外間沒有人，立刻又往裡間奔，荷！只見滿天星平躺在床上，一雙眼睛木然的看着上方。

（未完・九）



亡命怪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小胡和淸虛串通救了白雲，遇到梁七才將他交到小余手中，根據白雲筆述，他雖是幫主，但受太上幫主控制，依法行事，不願回幫胡作非爲，按名份他是小余師弟，小余願意帶他找白骨居士救治，鄺海來索人，糾纏不淸，小余只好用「一炁功」將他打傷才走，小梁便將救秦所遇告知，途中小余和燕、梁又到靑苗幫保護的賭坊詐騙了巨款，全部送給三寸丁作爲經費之用……

激鬥不敵詐死　救人全仗炁功

小余看看中年人的右手，他的小指與無名指之間有一疤痕，這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記號。小余証明了他的身份。

然後，他試過中年人的心脈，竟然斷了。他殺死了自己的授業師父。

雖然遲先覺行爲不正，爲害武林，但畢竟是他的師父。

小余淌下悲痛的淚水。

大義滅親是一件痛心的事，那也是個悲壯的境界。

只不過他還是不明白，剛才他固然用了八成半內力施出此學，但遲先生也施出此功。

就算遲先生此武功學得不多，或火候不足，也不大可能在一次巨震下震斷心脈的。

可是事實的確如此。遲先生眞的死了。

要証明一個人是否眞正死亡，僅是呼吸停止還不夠。心臟停止也不夠，因爲高手也能暫時停止脈搏。

內行人還可以翻翻他的眼皮，看看他的眼珠了。

由這一切証明，遲先生確實已經死了。

就在這時，林外馳來五六個人。

爲首的是一級一品的蕭光祖，另有譚子羽、黃天保、何湘英、錢仲。

另外一人是個一級二品的人物。

這些人一看地上的中年人，就有三個撲向小余。

另外三人掠到中年人身邊一試心脈，錢仲立刻大吼一聲。

正在對付小余的三人之一的何湘英道：「怎麼哩？」

錢仲悲聲道：「太上幫主已經歸天了！」

六個人幾乎同時吼叫了一聲。

這已經証明了兩件事，一是中年人正是太上幫主，這也就等於他是遲先生。第二是，他已死亡。

要不，「靑苗幫」的人絕對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

「靑苗幫」的人公開承認太上幫主死亡，是極爲丟人的事。

何湘英抱起遲先生的屍體，對小余道：「姓余的，從今天起，你更出名了。武林中無人不知你弒師的壯舉！」

何湘英由兩個一級一品的高手護送離去。

小余無心動手，疾退一丈之外道：「你們走吧！」

譚子羽道：「我們今夜要逮住你這個叛上惡徒。」

小余道：「你們何時能醒？遲先覺有此下場，不是很好的前車之鑑嗎？你們該收攤子了。」

譚子羽道：「解散『靑苗幫』是必然的，但爲太上幫主復仇，却也是必然的。」

小余道：「燕翎、白雲及胡來呢？」

譚子羽道：「他們目前還很好，但沒有人敢保証以後會如何。」

小余道：「太上幫主一死，誰是負責人？」

譚子羽冷峻地道：「何湘英……」

三人正要再次反撲，小余拉開了「玄牛一炁功」的架子。

三人自知擋不住，互視一眼，掉頭而去。

這工夫小梁奔了過來，道：「余大俠，那老賊眞的死了？」

「是的！我們去追何湘英。」

「爲甚麼要追他？」

「因爲目前是他發號施令，這也是因爲他是太上幫主的貼身保鏢之故。」

二人向何湘英所去的方向追去。

奔出不遠，又遇上了「三寸丁」高嘉。高嘉道：「小余，先不用急，何湘英已被我的人盯上了！」

「謝謝前輩。」

「你眞的宰了遲先覺？」

「是的前輩，我很難過。」

「你仔細看過，他確實死了？」

「錯不了的，前輩，他的呼吸停止，脈搏靜止，眼珠定滯……」

「太好了！此人可算是惡貫滿盈，死有餘辜！」

小余道：「據說太上幫主死後，暫由何湘英負責，所以燕翎、白雲及胡來三人應在何湘英身邊。」

「三寸丁」道：「好，我們就全力拯救他們三人。」

「他們表示會解散『靑苗幫』，但必爲太上幫主復仇。」

「三寸丁」道：「小余，你還要特別小心！」

「前輩是說……」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是的前輩。」

這工夫有個「三寸丁」的得力部下來通報消息，向「三寸丁」深施一禮，道：「主人，何湘英一干人停在西北方十二里外一個墓園中……」

「墓園？馬上要下葬啊？」

「不知道，由於戒備極嚴，無法太接近。」

「三寸丁」道：「好，回去盯上，一有動靜隨時來報。」

部下走後，「三寸丁」道：「馬上安葬，固是太草率了些，該幫羣龍無首，却也不便大肆鋪張。」

三人返回棉花店，天也快亮了。

大約是早膳時刻。部下來報，太上幫主已經葬了。

那墓園中有一新墓，而且有人看到四個人抬了口棺木進入那墓園中，可見遲先覺確已下葬了。

小余道：「遲先生一生就此結束。正是所謂：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碍；貞婦白頭失節，半生淸白俱非……」

「三寸丁」道：「老弟說的一點不錯，遲先生之名，深入武林中人心底，却是如此收場的。」

午後，有部下回報，燕翎、白雲及胡來在十八里外一個小莊子內，但有十五六個高手戒備。

「三寸丁」道：「要去必須先有個計劃，不可輕進。」

「前輩可有甚麼妙計？」

「這要想一想。」「三寸丁」道：「十五六個高手，至少有七八個人是一級一品的人物，也許還要多些。」

「這當然不可輕視，但他們羣龍無首，人心渙散。」

「三寸丁」道：「一擊不成，很可能導致三人的生命危險！」

小梁道：「余大俠如果一照面就施展『玄牛一炁功』，來個措手不及，連施幾次，高手大半傷亡，我們就可以搶人。」

小余道：「小梁，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容易，萬一他們以人質的生命爲威脅，必然前功盡棄。」

「三寸丁」道：「對，這顧慮是對的，我們先要設法弄淸他們三人押在何處，然後再研究下手方法。」

小余當然很焦急。

經過大半天的研究，加上消息的不斷供應，他們終於決定這天晚上行動，「三寸丁」的人大部份都出動了。

燕翎等三人押在兩個屋中，燕翎單獨一屋。

白雲和小胡二人一屋。

小余果然採納了小梁的笨辦法，一照面就施展「玄牛一炁功」，加之小梁也作牛吽聲，擾亂他們，眞正是當者披靡，立有傷亡。

不過對方的反應也很快，立刻就以人質爲威脅。

何湘英揪着燕翎的秀髮，道：「姓余的，你要死的還是活的？或者是不死不活、半死半活的？」

小余一字字地道：「姓何的，你如敢動她，我就……」

燕翎大聲道：「余大哥，不要管我，馬上向他施展『玄牛一炁功』，我不信他不顧自己的生命！」

何湘英冷峻地道：「太上幫主是我的主人，他去了我也不想獨活，拉個墊底的也很不錯，不信就試試看！」

小余當然不敢向何湘英施展奇功。

此刻「三寸丁」的人正在和其餘高手搏殺。

小梁一邊搏殺，一邊爲小余焦急，也一邊牛吽。

何湘英誰也不挾持，僅是揪住了燕翎，這一手很絕。

燕翎不啻是小余的命根子。

就在小余一籌莫展時，忽然一條黑影如電射至。

此刻是深夜，視野不佳。

這兒是個大宅的後院，院中有些花木，因而很容易藏人。這人影是自何湘英右後側撲到的。

何湘英的注意力在小余身上，要迴避已是不及。

「蓬」地一聲，把何砸出三四步，

燕翎已在來人手中。

此人居然是「大力神」鄺海。

不但小余吃驚，「三寸丁」及小梁也大為震驚。

何湘英已受了內傷，對方又損失一大高手，更是不利。

小余道：「鄺老，想不到你會來……」

鄺海冷冷地道：「鄺某不是為你來的。」

小梁道：「鄺老頭，你這把子年紀了！有點涵養好不好？」

鄺海道：「小子，你說的沒錯。老夫的涵養不怎麼樣。」

小梁道：「鄺老頭，把燕翎交給余大俠呀！」

鄺海好像沒有聽到，他大聲道：「不要打了！」

他這一嚷嚷，還眞的停止了打鬥。

近百十人的大院中，落針可聞。

鄺海道：「『青苗幫』死了太上幫主，哪個負責？」

何湘英道：「在下負責！」

何湘英不知鄺海要幹甚麼，他以為鄺海對小余冷淡，對「青苗幫」總是極有利的。

鄺海道：「好！你很想要這個人質對不？」

「不錯！」

「那好，把白雲交給我，我把她交給你！」

何湘英一震，原來他只是想交換。

由於鄺海和小余之間的過節對方根本不知，所以何湘英楞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因為他有困難。

太上幫主知道白雲被俘以及被殘了之後，曾命令少數幾個一級一品人物，在適當機會人道毀滅。

所謂「人道毀滅」，就是免得讓他活受罪而予以安樂死。

這自是十分狠毒的事。

他們畢竟是師徒關係，一個人被殘了，他仍然是一個人。

所以何湘英很想交換，但却說不出口。

一旦答應了，別人會笑他們是冷血，出賣幫主。

鄺海道：「換不換，只要一句話！」

小梁道：「鄺老賊，原來你不是個玩藝。」

鄺海道：「對！我不是個玩藝兒！你是……」

「三寸丁」道：「姓鄺的，人都要有個『格』！你似乎連起碼的『格』都不要了！眞他媽的是個雜碎！」

鄺海道：「你是個怪物！沒有你說話的份兒。」

燕翎大聲道：「余大哥，不要理他，自管出手！」

鄺海道：「叫他出手試試看！」

燕翎厲聲道：「鄺海，你這一手會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冷靜一下想想，值得這麼作嗎？」

「當然值得！我說過，不把白雲交給我就沒有完！」

小余慨然道：「鄺老，你這是意氣用事。」

鄺海道：「試問，白雲為害武林，你們為甚麼要護着他？」

小梁道：「你把人家也整夠了！如果別人拴着你的鼻子，像畜牲一樣，到處牽着走，你又如何呢？」

鄺海道：「他本來就不是人！」

小梁道：「我看你也是個……」

小余示意，叫他不要再撩撥鄺海。

這工夫何湘英道：「由於白雲被殘後怕見幫內部下及熟人，堅不回幫，如今被帶回幫內，由於太上幫主已經去世，白雲開始懺悔，且表示願一死賠罪，至於交換，他一定也願意的。」

小梁道：「你少在這兒胡說，這是你編出來的。」

何湘英道：「白雲叛幫主死罪，不處決他，他自然感恩，他願意交換，這本是順理成章的。」

小梁道：「白雲不能說話，你才敢胡造謠言。」

何湘英道：「既然白雲願意交換賠罪，就該成全他。」

燕翎大聲道：「你少在這兒自說自話！」

何湘英道：「我們並不怕『玄牛一炁功』。它固然是一門絕技，却還不是獨步天下，我們也有應付之策。」

小梁道：「別吹！」

何湘英道：「『青苗幫』能成氣候，不是吹起來的，本幫中有些具有特殊才能的高手……」

這一點小余知道，燕翎和小梁更知道。

如火藥能手、驅使動物能手以及會旁門邪術的能手等等。

這些人一直很少露面，近來才陸續出現。

而此刻，四周又出現了六七人之多。

這些人的面孔很陌生，只有一二人在燕翎及小梁看來似曾相識，小余以為這六七人就是有特殊技藝之人。

何湘英道：「姓余的，你現在還是穩操勝算嗎？」

余懷芝道：「不。」

「既然知道必敗，何不全身而退？看在你也是太上幫主門徒份上，我們留一條路給你走。」

小余笑笑道：「我們雖無絕對勝算，却也未必會敗。」

「你們還有甚麼路可走？一旦四周的人以火器或炸藥招呼，你們比火器的爆炸還快些嗎？」

小余道：「不會，但至少你們在用火器之前也要酌量一下！」

「酌量甚麼？」

「會不會作法自斃？」

「你少在這兒虛張聲勢！」

小余道：「『玄牛一炁功』連你們的太上幫主都接不下來，在你們用火器時，我施展『玄牛一炁功』會如何？」

何湘英吶吶道：「又會如何？」

小余道：「火器會回饋你們自己，不信可以試試。」

這一手還眞唬人。

「玄牛一炁功」名震武林，談「牛」色變。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聽說有任何一位武林高手能破此絕學的。

只不過想就此唬住這麼多的「青苗幫」中人，自不可能。

四周有人大聲道：「何大俠，咱們就試試看！」

這人自身上摸出兩支火龍鏢。

小余蓄勢以待，道：「老兄，一旦炸開，看看哪一方面的人受傷最重？」

拿火龍鏢的人道：「我不管別人，主要目標是你。」

「那你就要失望，你試試看火龍鏢能不能到達我的身邊？你如果不試，就永遠也得不到證明。」

此人是火器能手，他不信這份邪。

他相信，如果徵求何湘英的意見，可能會阻止他。

太上幫主和幫主已不見，何湘英暫代幫主，這些人物自不會把他放在眼裡，突然揚手射出兩道金芒。

火龍鏢外表呈金黃色，在火炬下光芒耀目。

此刻兩支火龍鏢已到達小余頭頂附近。

小余雙掌作捧物狀，一推一托，而且作了一聲輕吽。

奇的是，兩支火龍鏢竟然先行停止前進，然後倒退回去，居然返回到發鏢者身前。

這人本來想迴避的。

自己發的鏢，自己却不敢去接，這算甚麼？

況且，兩鏢被震回，乍看力道並不很大。

人都犯有一種要面子的毛病，沒有把握却硬要充殼子。

此人伸手一接，立刻心頭大駭。

這力道太怪了。

要是力道大，怎麼會回射不快呢？

通常力道就代表速度，速度也等於力道。

只不過在「玄牛一炁功」來說，却未必盡然。

它能在看來緩慢之下，一着力即爆發至大的力量。

幾乎同時，「轟轟」兩聲，兩支火龍鏢在此人手中炸開，把此人的左右身上炸了兩個海碗大小的洞。

瞬間驚叫連連，紛紛暴退。

這個人眞正是作法自斃，死在自己的火器之下。

其餘使火器及驅使動物的高手大驚之下，不免激起了同仇敵愾之心，他們要聯手大幹。

死的人太慘，不免兔死狐悲之感。

六個具有特殊技藝之人一打手勢，就有了默契。

他們六人要作兩波攻擊，使小余無法招架。

他們不信「玄牛一炁功」那麼神氣。

六個人站在四面八方，還要作數波攻擊行動。小余的後腦上未長眼睛，「玄牛一炁功」的確沒有這麼神奇。

這六人之中有四人是火器專家，兩人是驅毒虫的能手，至於是甚麼毒物，自然無法預先知道。

燕翎道：「余大哥，先下手為强，快點……」

就在雙方都在搶這先機時，突然傳來一聲嬌喝。

雖是女子之聲，却因內力雄厚，威震全場。

原來是秦純純。

似乎「青苗幫」的人認識她的不多。

只不過，最少還有二三人認識，尤其是何湘英。

何湘英道：「小姐有何吩咐？」

秦純純道：「把人質交給我吧！」

何湘英道：「小姐要她何用？」

秦純純道：「我和她有仇，應交我處理！」

小梁大聲道：「秦姑娘，妳不能這樣！」

秦純純道：「要你管我！」

小梁道：「妳不能助紂為虐呀！」

秦純純道：「你算甚麼東西？」

何湘英知道她的身份，但却不知她的用意。

因為何湘英過去知道小姐和小余等人有點往來。

如今又和小余敵對，可能是情感問題。

何湘英不敢把人質交給她，却又不敢頂撞她。

秦純純大聲道：「何大俠，太上幫主剛去，屍骨未寒，你就不聽指揮了？」

小余和小梁不由一怔，聽口氣，秦純純似是該幫中人。

非但是「青苗幫」中的人，可能和遲先生有點瓜葛。

何湘英道：「不是不聽指揮，而是太上幫主去世，羣龍無首，才推派在下暫代幫主，而小姐在幫中又無職位，在下實在不能服從小姐的命令。」

秦純純道：「怎麼？你要造反？」

「在下有沒有造反，可以問問其餘的弟兄姐妹們。」

「這麼說，你是不肯把燕翎交給我了？」

何湘英道：「小姐務請原諒！」

那知這時秦純純向小余使了眼色，小余立刻向那些有特殊技藝的人出

了手，事出陡然，當者披靡。

小余連連出手，不待他們的火器及毒物出手，已被擊傷，而且十分沉重，這當然是事出意料之外的。

幾乎在此同時，秦純純已到了鄺海身後。

鄺海精神分散，正在注視四周被擊傷的特殊技藝之人。

鄺海乃是一流高手，怎奈秦純純不比他弱，鄺海幾乎應指而倒之下，燕翎已到了秦純純手中。

有此意外轉變，大事已去，黃天保挾起何湘英，其餘的人也挾起被炸死及被小余擊傷的人逃走了。

現場上立刻就恢復了平靜，鄺海恨恨而去。

小余抱拳道：「秦姑娘，原來妳和此幫……」

「對，有點關連。」

「我早就有此預感。」

「你發現了甚麼？」

「發現妳和此幫關連，甚至和太上幫主很近。」

「你沒有猜錯。」

小余道：「秦姑娘，今夜若非妳及時援手，那眞是不堪設想了。請把燕翎交給在下好嗎？」

秦純純道：「當然可以！但是有一個條件。」

小余道：「妳自管提出來。」

「你是說提出來你就全答應？」

「只要合理，在下一定答應。」

秦純純道：「好，在場有數十人之多，高嘉高前輩可以作證嗎？」

高嘉道：「當然，只不過我希望知道是甚麼條件。」

秦純純道：「一定是可以接受的條件。」

小余道：「秦姑娘，我答應了。」

「好！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他把燕翎丟給小余。小余接住了燕翎，自是興奮不已。

「三寸丁」走近，道：「老弟，你不該問明白是甚麼條件嗎？這叫着先小人而後君子呀！」

「前輩，應該不會是無法接受的條件。」

回頭望去，秦純純已不見了。

只不過現場中又多了兩個人。一是白雲，一是胡來。

原來秦純純早已把看守白雲及小胡的「青苗幫」嘍囉制服，救出了白雲和胡來兩人。

* * *

此刻小余等人在「三寸丁」的秘密居處。

「三寸丁」總以為小余未把條件說明白，會有後患。

小梁道：「高前輩，她肯出面救人，且不怕暴露身份，足以證明秦姑娘不會有甚麼壞心眼的。」

「三寸丁」道：「你小子為她說好話？」

「這只不過是就事論事而已。」

「三寸丁」道：「小余，你不以為『青苗幫』很矛盾嗎？」

「前輩是說……」

「他們聲明要解散，何湘英却又代理幫主了。」

「也許是在未解散之前，他暫時代理。」

「三寸丁」道：「小余，三十萬兩銀子，使我們的日常開銷寬裕多了，我要部下及晚輩向你致謝。」

「高前輩，說謝的應該是我。」

* * *

姜雪紅和司徒聖終於成為美滿的一對。

他們不再留戀江湖，決定要到華山去覓一山明水秀之處，與世無爭，過田園生活，這天來到華陰縣城內。

當他們在一家酒樓中餐畢，正要離開時，七個「青苗幫」的人上了樓，其中只有一個人是他們認識的。

這個是一級一品的鄒勤。

其餘雖不相識，看他們的派頭，八成也是該幫中人。

鄒勤往兩人桌邊一坐，其餘的人佔了另一桌。

此刻是未時末，申時頭，酒樓上只有這些人。

鄒勤道：「本幫曾向兩位傳出了信息，希望兩位投靠本幫，兩位似乎並沒有任何反應。」

司徒聖道：「有過反應，我們沒興趣！」

鄒勤道：「『明哲保身』這句話兩位該明白的。」

司徒聖道：「我們自然知道。」

姜雪紅道：「聽說貴幫的太上幫主已死，幫主也被人殘了，已變成廢人，你們還拉角幹甚麼？」

鄒勤神秘地一笑道：「既然還沒有解散，自然要繼續擴充，怎麼樣？兩位要不要攷慮一下？」

姜雪紅道：「永不攷慮。」

鄒勤道：「那就走着瞧吧！」

鄒勤回座，姜雪紅和司徒聖付帳下樓。

鄒勤一撥人也跟了下來。

司徒聖道：「雪紅，七個人齊上，咱們只怕接不下來。」

姜雪紅道：「如果七人之中只有兩三個一級一品的，也許還有希望。」

司徒聖道：「咱們要歸隱了，何必和他們爭一日之短長，咱們加快腳步甩掉他們吧！」

姜雪紅道：「只怕也不容易甩掉。」

司徒聖道：「雪紅，妳已有四個月的身孕，可不能用力搏殺，我們走吧！」拉着她加快腳步。

鄒勤等人立刻疾追。

七人之中有四人是一級一品的人物，輕功並不差。

姜雪紅如未懷孕，尤其是先起步，七人一定追不上。

不久，鄒勤等人就追上了，把兩

人包圍起來。

鄒勤道：「怎麼樣？兩位還可以改變主意。」

姜雪紅道：「不幹就是不幹，少囉嗦！」

鄒勤道：「兩位聯手很不錯，但仍然差了一截。」

司徒聖道：「這種強迫方式，逼人入伙，能和你們一條心嗎？」

鄒勤道：「入伙之後，自會產生向心力。」

司徒聖道：「好，讓我們攷慮一下。」

「不行，我們已探試過你們幾次，你們必須立下決定。」

此刻是非動手不可了，姜雪紅一出手就傷了一個。

只不過此人是一級二品的人物。

兩人聯手，非同小可，只不過僅是四個一級一品的人物就夠他們調理的了，五七十招後，亮出兵刃，還是不成。

姜雪紅有四個月的身孕，不敢硬拚。

在保留實力之下，等於打了個對折，自然不敵了。

百招之後，姜雪紅忽然慢了下來。

司徒聖見他一臉痛苦之色，知道不妙。

對方更加猛攻，司徒聖全力反擊，保護姜雪紅，他發現她目蘊淚光，褲腳下淌出血漬。

司徒聖大驚。

這顯然是流產的現象。

司徒聖道：「雪紅，我們還是……」

姜雪紅淌淚道：「阿聖，我們的孩子已經完了！我絕不屈服，殺死一個少一個！」

司徒聖當然也恨透了這些人，但以姜雪紅的狀況，最多還能支持五十招，這是很不利的。

要報復也要使自己活着才成呀。

可是司徒聖也知道姜雪紅的脾氣，要改變她是很難的，現在只有豁出去和他們力拚了。

就在姜雪紅力不從心，虛汗直冒，身子搖晃欲倒時，忽然自不遠處林中傳來年輕人的口音，道：「鄒大俠……鄒大俠……」

鄒勤立刻停手，張望一下道：「是哪一位？」

林中之人道：「在下姓王。」

鄒勤道：「鄒某姓王的朋友可就太多了！」

林中之人道：「只不過在下會使飛刀而已！」

鄒勤面色驟變，道：「你是……」

「『飛刀王』王飛……」

鄒勤大恨，他的那箇被此人削去三分之二。

如今用起來簡直就等於沒有一樣。

一點沒有還好，乾脆不去想它，就怕有一點却又不管用。

他被飛刀削去了三分之二。

被削去三分之二和被留下三分之二是大大不同的。

此刻，鄒勤是既恨又怕。

無論如何，留三分之一總比一點沒有好些吧？

「鄒大俠，可以停手了吧？」

就像已聽到太上幫主的命令一樣，他大喝「住手」。

衆人收手退下。

黃天保道：「鄒兄，為甚麼不一鼓作氣把他們拿下。」

鄒勤道：「黃兄，上面的意思，要我們使對方自動投靠是最好，你看姜女士的褲腳。」

黃天保道：「這是怎麼回事兒？」

鄒勤道：「有人說小產比正式生產更危險。」

「為甚麼？」

「因為正式生產是瓜熟蒂落，小產大多數是摔跤或用力過度而流產的，傷身體自是不用說了。弄不好還會失去生命的。」

黃天保道：「可是他們至死不從。不知林中講話者是誰？」

鄒勤以「蟻語蝶音」道：「像是余懷芝的聲音。」

小余是武林中最頭痛的人物。

提起他的名字不頭痛的可能不多。

黃天保道：「那是姓余的嗓音嗎？」

「好像是！」

「可是他說他是飛刀王。」

「據在下所知，『飛刀王』和小余走得很近。」

「飛刀王」已不大好調理，如果小余也來了，今天非栽不可。兩位幫主都不在了，可犯不着樹敵太多。」

於是鄒勤帶着人離去了。

可以說是虎頭蛇尾，眞正是一點身份都沒有了。

這工夫姜雪紅已坐在地上了。血大量地流出來，司徒聖慌了手腳，道：「雪紅……這怎麼辦？我這就抱妳去找醫生。」

姜雪紅道：「先不要急，林中是小藍和紅豆嗎？」

一連問了三聲，紅豆才應聲道：「姜姐姐……」

原來小藍羞於見到姜雪紅和司徒聖，所以本來是不想現身，想一走了之的，怎奈紅豆一定要現身。

他們二人也正好路經此處，聽到打鬥聲。

紅豆要出頭，小藍阻止了她，說是不好意思。

他說只要救了人，幫助了他們也就成了。

至於小藍怎麼知道「飛刀王」削去了鄒勤的那話兒呢？他認識魏薇，有一次遇上魏薇和王飛，聽他們二人

說。

所以小藍本不想現身，只要把鄒勤唬退即可。

他相信，鄒勤不會把那件事告訴任何人。

和上次小梁消遣鄒勤一樣，他一聽到有人談這件事，立刻就會離開現場。

小藍和紅豆出現了。

當他們看到姜雪紅大量流血時，不由驚叫。

紅豆道：「怎麼回事？」

司徒聖道：「八成是流產。」

紅豆道：「大國手羅雅堂就住在附近，馬上去找他。」

紅豆目前不但不恨姜雪紅，反而敬佩她。

她對姜雪紅就像大姐姐一樣。

姜雪紅幫助她，使小藍收了心，重回她的懷抱。

這一輩子她忘不了她的大恩，於是她也不怕血污弄髒了衣衫，抱起來就奔向東南方。

* * *

秦純純要求小余的條件是甚麼？

她爲甚麼不馬上告訴小余而匆匆離去？

是不是除了她自己就沒有人知道？

不，還有一個人知道，那就是燕翎。

深夜，小余和燕翎在燈下小酌，小余道：「秦純純會提出一個甚麼條件？她却又不說出來……」

「哥，你眞想知道？」

「答應人家的條件，總不能食言對不？」

「當然，況且她救了我一命！我知道。」

「妳知道甚麼？」

「她的所謂條件。」

「妳會知道？」

「是的，就是她制住何湘英，把我搶到手那段時間內，她曾經以『蟻語蝶音』對我說了她的條件。」

「妳怎麼現在才說？」

「我以爲早說晚說都一樣。」

「妳是不是曾經考慮過不說出來？」

「不錯。」

「也許我能猜出來！」

「你猜猜看？」

「是不是要求妳共事一夫……」

「不是。」

「不是？那是甚麼條件，而能使妳幾乎想瞞過我？」

「在她來說，算是大事，比共事一夫更大。」

「到底是甚麼大事？」

「萬一有一天你擒住了遲先生，請留他一命……」

小余一愣，吶吶道：「遲先生不是死了？」

「是啊！」

「聽她的口氣，不是暗示遲先生沒有死嗎？」

「也許她提條件的時候，還不知道太上幫主死了，或者根本不信他死了，所以才會提出此一要求。」

小余微微搖頭，道：「燕翎，只怕不是……」

「你懷疑遲先生還活着？甚至秦純純也知他活着？」

「是的。」

「一個人的呼吸及脈搏停止，眼珠也停滯不動，會沒有死？」

小余道：「這一點我還想不通，却一直認爲他可能未死。」

「那是因爲你把他看得太神化了。」

「這是原因之一，另外，他也會『玄牛一炁功』，即使有所差距，他也不可能一擊之下立刻死亡！」

燕翎道：「你是說秦純純知道他未死？」

「可能。」

「她怎麼會知道？」

「燕翎，如果她是遲先生的女兒，她有無可能知道？」

「這……」燕翎大爲震動。

「妳不信？」

「哥，她會是遲先生的女兒？」

「我只是這麼想，我有時會覺得秦純純像一個人，但又不是很像，現在我才以爲確實像遲先生。」

「如果她是遲先生的女兒，我在幫中爲甚麼一次也未遇上？」

「很可能她不住在『青苗幫』中。」

「你是說『青苗幫』中的人一個也不認識她？」

「我却以爲，至少何湘英知道她的身世。」

「對，那天她救我時和何湘英的交談，就暗示她和『青苗幫』的關係，只是猜不出她是太上幫主的女兒。」

「燕翎！這條件太難了！」

「你不想放過他？」

「我很想放過他！只怕有很多人不會放過他。」

「是那些人？」

「『飛刀王』王飛、『白馬劍客』呂玉山、『金鞭客』李孟秋、『插翅狻猊』上官昱以及魏薇等人。」

「爲甚麼是這些人？他們不是已入了幫，願受該幫保護嗎？」

小余笑笑道：「只怕他們不會那麼沒出息。」

燕翎道：「這我就不懂了！」

小余沒有進一步談這件事，這是因爲事關重大，關係整個武林的存亡絕續。

燕翎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也沒有再問，却道：「哥，你到底能不能放他一馬，如果他眞的沒有死的話。」

小余道：「他畢竟教過我是不是？」

燕翎道：「我就知你會的，只不過，你能阻止所有恨他入骨的人不要殺他嗎？所有的人都會聽你的話嗎？」

「我會儘力而爲，因爲我已經答應了秦純純。」

* * *

此刻，秦純純倚坐在林中樹幹上。

小梁坐在她的面前，他們之間地上放了些食物和美酒。

小梁上街遇上秦純純，他要求她找個地方談談。

秦純純點了頭，居然未反對，小梁買了很多酒餚、包子、油餅和一罐美酒，來到郊外林中。這兒距鎮上約三、五里。

「純純，我敬妳一杯。」

「爲甚麼要敬我？」

「第一是妳救了燕翎。」

「你那麼敬重她？」

「是的，在『青苗幫』時，她就很照料我，而她如今又是余大俠的人了，而我更敬重余大俠，所以……」

「還有其他敬酒的原因嗎？」

「還有，慶祝我們二人相好的大事滿兩個月！」

「小梁，你眞的很喜歡我，願意娶我？」

「妳怎麼到現在還不信？」

「因爲你只是看到我的表面，不知我的內在。」

「我相信妳雖刁鑽些，仍不失爲一位淑女！」

「不，小梁，我有很大的缺點，只怕你知道了之後，你一定會厭惡我的。」

「不會，不會，絕對不會！純純，不管妳有甚麼缺點，我都不會改變，永遠！永遠……」

「小梁，我知道你喜歡我，可是我很自卑。」

「哈！妳自卑，那世上的人都應該自卑了……」

「你不知道，以前，我曾和另外一個男人有過一次……」

「有過一次？」小梁吶吶道：「是誰？」

「就是『東海堡』小堡主朱廉……」

「這……這是多久的事？」

「大約是我十四、五歲的時候……」

「妳怎麼會認識朱廉？」

「因爲我們是表兄妹……」

「以後怎不來往了？」

「因爲朱廉已於前年在海上率部下操練水戰，風浪太大，落水淹死了……」

小梁好久好久沒有出聲。

「小梁，沒有人會喜歡一個不貞的女人，所以我不怪你。」

「純純，妳和朱廉的一段情，那是青梅竹馬，發乎情止乎禮，我怎麼會怪妳？倒是妳肯告訴我這些，更使我相信妳是一個淑女！」

「小梁，我能配得上你嗎？」

「當然能，我只怕自己配不上妳！」

「小梁……」秦純純張開了雙臂，小梁以渴驥奔泉之勢抱住了她，一個是基於自卑，拒人於千里之外，其實另一個是早有傾慕之意而不敢表示。

事實上都是基於自卑。

只不過在表面看來，秦純純是目高過頂，一般的男人看不上，其實有些人表面的自大也正是內心自卑的反射。

兩個年輕人，有用不完的熱情，且有過肌膚之親的一對，很容易無法把持而作重覆的事。

發乎情，止乎禮。他們就在這景色宜人的林中重續鴛夢。這光景已是初更了。

「純純，消滅了『青苗幫』，我帶妳回原籍河南！」

「但願如此，只不過消滅該幫也不是容易的事。」

「太上幫主已死，幫主也殘了，該幫還有甚麼作爲？」

「你不懂！」

「我是不懂，我以爲余大俠也未必懂。」小梁道：「純純，我要回去了！余大俠和燕翎一定很擔心。」

「好吧！我不留你了。」

「純純，今後我想見妳如何連絡？」

「我會隨時與你連絡的……」

小梁心情愉快，輕輕鬆鬆地離去不久，秦純純正要離開樹林，忽然林中出現了另一個人。

林中極暗，秦純純不知來人是誰。

只不過，至少她不以爲是小梁去而復返。

小梁是中等身材，此人軀幹魁梧。

秦純純道：「甚麼人？」

這人一字字地道：「賤丫頭，妳該知道我是誰的！」

秦純純陡然一震，道：「你是鄺海？」

「不錯，今夜妳還能玩出花梢嗎？」

「鄺海，你不以爲自己的行爲太離譜了嗎？」

「老夫一生中作事就是如此，我行我素！」

「鄺海，在目前，白道武林必須團結，你却獨唱反調，對得起小余和你自己的良心嗎？」

「妳也能算是白道中人嗎？」

「我並不計較自己是不是白道人物，却很希望你是。」

「我相信過去都是，未來也是，今夜是不是無所謂。」

秦純純心頭一驚。對方暗示，今夜他會不擇手段。

鄺海似也不便輕估秦純純，撤出六十餘斤重的十三節鞭。

秦純純撤劍攻上。她知道只能勝不能敗。

這老傢伙目前像一頭瘋狗，到處亂咬人。

三十招之後，秦純純就落了下風。

「大力神」鄺海本來就已成名，也不僅僅是力大而已，他那十三節亮銀鞭上的功夫十分精純渾厚。

當然，以鄺海原有的功夫對付她，那自然還不行。

鄺海的精進在於被「白骨居士」療傷之後所傳的一些武功。

同樣接受高人傳授，成就却未必相同。

如果要藍豪或小梁接受「白骨居士」的絕學，他們的造詣就會差得很遠，底子越厚，吸收的就越多。

正如小余接受「白骨居士」的「玄牛一炁功」下半部的傳授，立刻就能轟動武林，成了氣候。

五十招之後，秦純純架不住。

主要原因是秦純純的劍時時要廻避沉重的十三節鞭。

這樣打法自然是吃了大虧。

在七十招左右，秦純純馬步不穩，鄺海狂攻狠打之下，點中了她的「維道穴」此穴在腰腿之間處。

秦純純應指而倒。

鄺海冷笑道：「並不是老夫以大欺小，妳既是『青苗幫』中的人，可就不能怪我了！」

鄺海正要挾起離去，小梁又出現了。

原來小梁去而復返，是想問她一件事，也就是太上幫主到底有未死亡。正好看到二人在搏鬥。

他還未出手，秦純純已經被制住了「維道穴」。

小梁知道，他出手也絕不會超過三十招。

白白地被擒，那太划不來，所以他要施襲。

他身上經常帶有骰子及牌九，甚至還有撲克牌。

他只希望能把他逼退一丈以上，趁機解了她的穴道，以二人合擊方式對付這老傢伙，大概能勝。

這工夫他已把一副撲克射出。

「刷刷」聲盈耳，每一張牌都像一張刀片，不規則地飛射着，鄺海當然不敢輕估。

他當然未想到是小梁去而復返。

鄺海急閃十步以外，以鞭擋住射來的撲克牌。

鄺海不諳賭術，在黑暗的林中看不出是甚麼東西。

一副撲克牌尚未全落地，七、八張牌九又出了手。

接着，三枚骰子也出了手，人也立即撲上。

小梁到了秦純純身邊，却不確知鄺海點的是甚麼穴。

秦純純乾焦急，又不能說話告訴他。

這麼一躭擱，鄺海又撲上來。

他已發現是小梁，更加盛怒，道：「小王八旦，你要找死，誰也救不了你！我要是不宰了你們，就不姓鄺！」

未出十招，就砸了小梁一拳。

鄺海的一拳，沒有幾個人能承受得住，小梁踉蹌退了兩大步，又被貼上，未出五招，再挨一掌。

小梁搖晃後退，吐了一口鮮血。

小梁道：「鄺海，你恨我，我不怪你，你殺了我，我也不怨你，只求你放了無辜的秦純純！」

「她無辜？」

「她是無辜的，你放了她，我由你處置！」

「小崽子，你的命不值錢。」

「你要怎麼樣？」

「以這丫頭交換白雲，我一定要白雲。」

「你是知道，余大俠是言出必踐的人，他既然決定要保護已改邪歸正的白雲，就不會再把他交給你。」

「蓬蓬」兩聲，小梁再中兩拳，人竟飛出五七步外，坐在地上，且又吐了一口血，但他又搖晃着站起來。

鄺海道：「小崽子，你走吧！」

「我……我不走，除非讓我帶走秦姑娘！」

「你作夢！」

「就算我作夢吧！我不會一個人回去的。」

「小子，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你眞的活夠了嗎？老夫要殺你，也不過是捏死一隻螞蟻。」

「老頭，你可以殺我，一定要放了秦姑娘。」

「蓬」地一聲，小梁剛站起，又被一拳打倒。

「回去告訴小余，叫他以白雲來換人，限時兩天，過時就宰人。快滾！可別自趨敗亡。」

小梁道：「姓鄺的，你眞是個老雜碎，幾十年歲月，你是怎麼混的？你以爲我會回去爲你傳信？」

「怎麼？你眞的想死？」

「我也不想死，要是秦姑娘死了！我也不會獨活！」

「那我就先把這丫頭宰了，看看你是不是無法獨活了？」

「姓鄺的，你積點陰德吧！」

鄺海走近秦純純，不知要如何折騰她，小梁大吼一聲，噙着一臉的血漬攻了上去，鄺海殺機陡起，一掌撩出。

此刻突然有人厲喝一聲：「鄺海……」

鄺海緊急撤掌收勁，仍然一稍慢了一步。

小梁又被砸出五步以外倒在地上。

來人竟是清虛，冷冷地道：「你太過份了吧？」

「清虛，這件事你最好別管。」

「我要是不管，我能算白道中人嗎？」

（未完・廿五）

註册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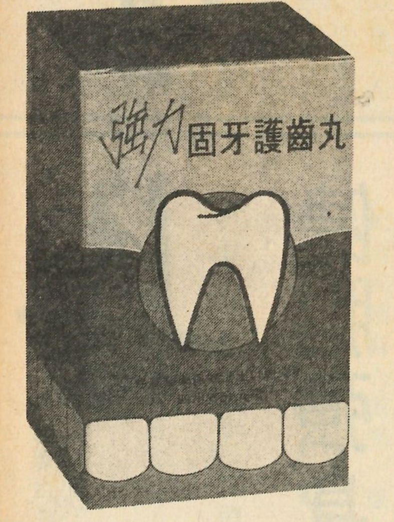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強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牙齒發炎
・嘴嚼無力
・牙根鬆動
・牙肉酸軟
・牙根出血膿腫
・牙週袋深
・牙齒鬆脫